

隋唐演义

清 褚人获 著

(下)

中国古典名著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隋唐演义

(下)

(清) 褚人获 编著

目 录

第六十七回	女贞庵妃主焚修 雷塘墓夫妇殉节	(692)
第六十八回	成后志怨女出宫 证前盟阴司定案	(703)
第六十九回	马宾王香醪濯足 隋萧后夜宴观灯	(715)
第七十回	隋萧后遗榱归坟 武媚娘披缁入寺	(722)
第七十一回	武才人蓄发还宫 秦郡君建坊邀宠	(731)
第七十二回	张昌宗行雉幸太后 冯怀义建节抚硕贞	(741)
第七十三回	安金藏剖腹鸣冤 骆宾王草檄讨罪	(749)
第七十四回	改国号女主称尊 闯宾筵小人怀肉	(759)
第七十五回	释情痴夫妇感恩 伸义讨兄弟被戮	(767)

第七十六回	结采楼嫔御评诗 游灯市帝后行乐	(778)
第七十七回	鸩昏主竟同儿戏 斩逆后大快人心	(788)
第七十八回	慈上皇难庇恶公主 生张说不及死姚崇	(796)
第七十九回	江采苹恃爱追欢 杨玉环承恩夺宠	(807)
第八十回	安禄山入宫见妃子 高力士沿街觅状元	(817)
第八十一回	纵嬖宠洗儿赐钱 惑君王对使剪发	(829)
第八十二回	李谪仙应诏答番书 高力士进谏议雅调	(836)
第八十三回	施青目学士识英雄 信赤心番人作藩镇	(847)
第八十四回	幻作戏屏上婵娟 小游仙空中音乐	(857)
第八十五回	罗公远预寄蜀当归 安禄山请用番将士	(868)
第八十六回	长生殿半夜私盟 勤政楼通宵欢宴	(880)
第八十七回	雪衣娘诵经得度 赤心儿欺主作威	(889)
第八十八回	安禄山范阳造反 封常清东京募兵	(898)
第八十九回	唐明皇梦中见鬼 雷万春都下寻兄	(907)

第 九 十 回	矢忠贞颜真卿起义 遭妒忌哥舒翰丧师	(917)
第九十一回	延秋门君臣奔窜 马嵬驿兄妹伏诛	(927)
第九十二回	留灵武储君即位 陷长安逆贼肆凶	(935)
第九十三回	凝碧池雷海青殉节 普施寺王摩诘吟诗	(944)
第九十四回	安禄山屠肠殒命 南霁云啖指乞师	(953)
第九十五回	李乐工吹笛遇仙翁 王供奉听棋谒神女	(963)
第九十六回	拚百口郭令公报恩 复两京广平王奏绩	(974)
第九十七回	达奚女钟情续旧好 采苹妃全躯返故宫	(984)
第九十八回	遗锦袜老姬获钱 听雨铃乐工度曲	(995)
第九十九回	赦反侧君念臣恩 了前缘人同花谢	(1003)
第 一 百 回	迁西内离间父子情 遣鸿都结证隋唐事	(1012)

第六十七回 女贞庵妃主焚修 雷塘墓夫妇殉节

词曰：

忏悔尘缘思寸补，禅灯雪月交辉处，举目寥寥空万古。鞭心语，迥然明镜横天宇。蝶梦南华方栩栩，相逢契阔欣同侣，今宵细把中怀吐。江山阻，天涯又送飞鸿去。

右调《渔家傲》

天下事自有定数，一饮一啄，莫非前定，何况王朝储贰，万国君王，岂是勉强可以侥幸得的？又且王者不死，如汉高祖鸿门之宴，荥阳之围，命在顷刻，而卒安然逸出；楚霸王何等雄横，竟至乌江自刎。使建成、元吉安于义命，退就藩封，何至身首异处！

今说秦王杀了建成、元吉，张、尹二妃初只道两个风流少年，可以永保欢娱；又道掇转头来，原可改弦易辙，岂知这节事不破则已，破则必败。一回儿宫中行住坐卧，都是谈他们短处。唐帝晓得原有些自差，只得将张、尹二妃退入长乐宫，连这老皇帝也没得相见了，只与乔乔、小莺等抹牌鞠球，消遣闷怀而已。

时秦王立为太子，将文武宾僚，个个升陟得宜，就是建成、元吉的旧臣，亦各复其职位。惟魏征当年在李密时是有恩于秦王，因归唐之后，唐帝见建成学问平常，叫魏征为太子师傅，今必要驾驭一番，即召魏征。魏至，秦王道：“汝在东府时，为何

离间我兄弟，使我几为所图？”魏征举止自乐，毫不惊异，答道：“先太子早从征言，安有今日之祸？”秦王大怒道：“魏征到此，尚不自屈，还要这般光景，拿出斩了！”左右正要动手，程知节等跪下讨饶。秦王道：“吾岂不知其才，但恐以先太子之故，未必肯为我用耳！”遂改容礼之，拜为詹事主簿；王珪、韦挺亦召为谏议大夫。

唐帝见秦王每事仁政，举措合宜，众臣亦各抒忠事之，因即让位太子。武德九年八月，秦王即皇帝位于东宫显德殿，尊高祖为太上皇，诏以明年为贞观元年；立妃长孙氏为皇后；追封故太子建成为息隐王，齐元吉为海陵刺王；立子承乾为皇太子，政令一新。

且说萧后在周喜店中冒了风寒，只道就好，无奈胸膈蔽塞，遍体疼热，不能动身，月余方痊。将十两银子谢了杨翩翩，同王义、罗成等起程。路上听见人说道：“朝中弟兄不睦，杀了许多人。”萧后因问王义：“宫中那个弟兄不睦？”王义道：“罗将军说建成、元吉与秦王不和，已被秦王杀死，唐帝禅位于秦王了。”自此晓行夜宿，早到潞州。王义问萧后道：“娘娘既要到女贞庵，此去到断崖村不多几步。臣与罗将军兵马停宿在外，只同女眷登舟而去甚便。”萧后道：“女贞庵是要去的，只捡近的路走罢了。”王义道：“既如此，娘娘差人去问窦公主一声，可要同行么？”萧后使差小喜同宫奴到窦公主寓中问了，来回覆道：“窦公主与花二娘多要去的。”

正说时，许多本地方官府来拜望罗成。罗成就着县官快叫一艘大船，选了十个女兵，跟了窦公主、花二娘、两位小相公。线娘差金铃来接了萧后、薛冶儿过船去了，小喜儿宫奴跟随。真是

一泓清水，荡桨轻摇，过了几个湾，转到断崖村，先叫一个舟子上去报知。

且说女贞庵中，高开道的母亲已圆寂三年了，今是秦夫人为主。见说吃了一惊，问道：“萧后怎样来的？同何人在这里？”舟子道：“船是在本地方叫的，一个姓罗，一个姓王的二位老爷，别的都不晓得。”秦、狄、夏、李四位夫人听了，大家换了衣裳，同出来迎接。

刚到山门，只见袅袅婷婷一行妇人在巷道中走将进来。到了山门，秦夫人见正是萧后、窦公主，眼眶里止不住要落下泪来。大家接到客堂上，萧后亦垂泪说道：“欲海迷踪，今日始游仙窟。”秦夫人道：“借航寄迹，转眼即是空花。请娘娘上坐拜见。”萧后道：“妾与夫人辈俱在邯郸梦中，驹将鸣矣，何须讲礼？”秦夫人辈俱以常礼各相见了。萧后把手指道：“这是罗小将军、窦夫人的令郎，这位是花夫人的令郎。”又指薛冶儿道：“你们还认得么？”狄夫人道：“那位却像薛冶儿的光景。”夏夫人道：“怎么身子肥胖长大了些？”萧后道：“夫人们不知那姜亭亭已故世，沙夫人就把他配了王义；王义已做了彼国大臣，他也是一位夫人。”四位夫人重要推他在上首去，薛冶儿道：“冶儿就是这样拜了。”四位夫人忙回拜后，各各抱住痛哭。

桌上早已摆列茶点，大家坐了。窦线娘道：“怎不见南阳公主？”李夫人道：“在内面楞严坛主忏，少刻就来。”萧后道：“他在这里好么？”秦夫人道：“公主苦志焚修，身心康泰。”狄夫人道：“娘娘，为什么沙夫人与赵王不来？”萧后把突厥夫妻死了无后，立赵王为国王，罗罗为国母一段说了。狄夫人道：“自古说，有志者事竟成。沙夫人有志气，守着赵王，今独霸一方，也算守

出的了。”秦夫人道：“梦回知己散，人静妙香闻，到盖棺时候方可论定。”

夏夫人道：“娘娘的圣寿增了，颜色却与两个小相公一般。”萧后道：“说甚话来？我前日在鸳鸯镇周家店里害病，几乎死在那里，有什么快活。”李夫人笑道：“娘娘心上无事，善于排遣。”薛冶儿道：“夏夫人、李夫人的容颜依旧，怎么秦夫人、狄夫人的脸容这等清黄？”小喜儿在背后笑道：“倒是杨夫人的宠儿，一些也不改。”李夫人道：“那里见杨翩翩？”萧后把杨、樊二夫人随了周喜，周夫人随了尤永，周、樊二夫人都已死了，那杨夫人与周喜开着饭店在鸳鸯镇那里，说了一遍。李夫人道：“杨翩翩与那周喜可好？”萧后道：“如胶投漆。”夏夫人叹道：“周、樊二夫人也死了！”窦线娘道：“四位夫人，有多少徒弟？”秦夫人道过：“我与狄夫人共有三个。夏夫人、李夫人俱未曾有。”

花又兰道：“如今的忤事，是何家作福？”秦夫人道：“今年是秦叔宝的母亲八十寿诞，我庵是他家护法，出资置产供养，故在庵中遥祝千秋。”窦线娘道：“可晓得单家妹子夫妻好么？”李夫人道：“后生夫妻有甚不好？”狄夫人道：“单夫人已添了两个令郎在那里。”萧后起身道：“我们同到坛中，去看看法事。”

大家握手正要进去，只听见钟鼓声停，冉冉一个女尼出来。线娘道：“公主来了。”萧后见也是妙常打扮，但觉脸色深黄，近身前却正是他，不觉大恸起来。南阳公主跪在膝前，呜呜咽咽，哭个不止。萧后双手挽他起来，说过：“儿不要哭，见了旧相知。”南阳公主拜见窦线娘道：“伶仃弱质，得蒙鼎力提携，今日一见，如同梦寐。”线娘拜答道：“滚热蚁生，重睹仙姿，不觉尘嚣顿释。”又与花又兰、薛冶儿相见了。萧后执着南阳公主的手道：“儿，你

当初是架上芙蓉，为甚今日如同篱间草菊？”南阳公道：“母后，修身只要心安，何须皮活？”

秦夫人引着走到坛中来，灯烛辉煌。幢幢灿烂，好一个齐整道场！众人瞻礼了大士。萧后对五个尼姑各各见礼过。窦线娘道：“这三位小年纪的，想是二位夫人的高徒了。”秦夫人道：“正是。这两位真定、真静师太，还是高老师太披剃的；高老师太的龕塔，就在后边，停回用了斋去随喜随喜。”众夫人道：“我们去看了来。”

秦夫人引着，过了两三带屋，只见一块空地上，背后墙高插天，高耸一个石台，以白石砌成龕子在內，雕牌石柱，树木阴翳，中间享堂、拜台，甚是齐整。线娘道：“这是四位夫人经营的，还是他的遗资？”秦夫人道：“不要说我们没有，就是师太也没有所遗，多亏着叔宝秦爷替他布置。”萧后道：“这为什么？”秦夫人把秦琼昔年在潞州落难时，遇着了高开道母亲赠了他一饭，故此感激护法报恩。众人啧啧称羨。

线娘道：“秦夫人，领我们到各位房里去认认。”萧后忙转身一队而行，先到了秦夫人的卧室，却是小小三间，庭中开着深浅几朵黄花；那狄夫人与南阳公主同房，就在秦夫人后面，虽然两间。到也宽敞。狄夫人道：“我们这里真是茅舍荒庐，夏、李二夫人那里，独有片云埋玉。”萧后道：“在那里？”狄夫人道：“就在右首。”花夫人道：“快去看了，下船去罢！”秦夫人道：“且用了斋，住在这里一天，明早起身；若今晚就回去，你罗老爷道是我们出了家薄情了。”一头说时，走到一个门首，秦夫人道：“这是李夫人的房。”萧后走进来，只见微日挂窗，花光映榻，一个大月洞，跨进去却有一株梧桐，罩着半窗，窗边坐一个小尼，在

那里写字。萧后问是谁人。李夫人道：“这是舍妹，快来见礼。”那小尼向各人拜见了。里面却是一间地板房，铺着一对金漆床儿被褥，衣饰尽皆绚彩。萧后出来，向写字的桌边坐下，把疏笺一看，赞道：“文理又好，书法更精，几岁了，法号叫什么？”小尼低着头答道：“小字怀清，今年十七岁了。”萧后道：“几时会见令姊，在这里出家几年了？”李夫人道：“妹子是在乡间出家的，记挂我，来这里走走。”薛冶儿道：“娘娘，到夏夫人房中去。”萧后道：“二师父同去走走。”遂挽着怀清的手，一齐走到夏夫人房里。也是两间。却收拾得曲折雅致，其铺陈排设，与李夫人房中相似。夏夫人问起萧后在赵王处的事体，李夫人亦问花又兰别后事情，只见两个小尼进来，请众人出去用斋。萧后即同窦线娘等到山堂上来坐定。

众妇人多是风云会合过的，不是那庸俗女子，单说家事粗谈，他们抚今思昔，比方喻物，说说笑笑，真是不同。萧后道：“秦夫人的海量，当初怎样有兴，今日这般萧索，岂不令人懊悔！”秦夫人道：“只求娘娘与公主夫人多用几杯，就是我们的福了。”狄夫人道：“我们这几个不用，李夫人与夏夫人，怎不劝娘娘与众夫人多用一杯儿？”原来秦、狄、南阳公主都不吃酒。李、夏夫人见说，便斟与萧后，公主夫人猜拳行令，吃了一回，大家多已半酣。萧后道：“酒求免罢，回船不及，要去睡了。”秦夫人道：“不知娘娘要睡在那里？”萧后道：“在李夫人那里歇一宵罢。”秦夫人道：“我晓得了，娘娘与薛夫人住在李夫人房里，窦公主与花夫人下榻在夏夫人屋里罢。”狄夫人道：“大家再用一大杯。”各各满斟，萧后吃了一杯，余下的劝与怀清吃了起身。

夏夫人领了线娘、又兰与两个小相公去。萧后、薛冶儿同李

夫人进房，见薛夫人的铺陈已摊在外间，丫环铺打在横头。小喜问萧后道：“娘娘睡在那一张床上？”萧后一头解衣，一头说道：“我今夜陪二师父睡罢。”怀清不答，只弄衣带儿。李夫人道：“娘娘，不要他孩子家睡得顽，还说梦话，恐怕误触了娘娘。”萧后道：“既如此说，你把被窝铺在李夫人床上罢，大家好叙旧情。”小喜把自己铺盖，摊在怀清床边，萧后洗过了脸，要睡尚早，见案上有牙牌，把来一搔勘，便对李夫人道：“我只晓得勘牌，不晓得打牌，你可教我一教。”二人坐定，打起牌来，你有天天九，我有地地八；此有人七七，彼有和五五。两个一头打牌，一头说话，坐了二更天气，上床睡了。

到了五更，金鸡三唱，李夫人便披衣起来，点上灯火，穿好衣裳，走到怀清床边叫道：“妹妹，我去做功课，你再睡一回，娘娘醒来，好生陪伴着。”怀清应了，又睡一忽，却好萧后醒来叫道：“小喜，李夫人呢？”小喜道：“佛殿上做功课去了。”萧后道：“二师父呢？”怀清道：“在这里起身了。”慌忙到萧后床前，掀开帐幔：“啊呀，娘娘起身了，昨夜可睡得安稳？”萧后道：“我昨夜被你们弄了几杯酒，又与李妹子说了一会儿的话，一觉直睡到这时候了，手也没有解，你坐了。”怀清道：“娘娘身上不冷么？”萧后道：“不冷。”怀清见粉白胸膛，嫩粉双乳，把手向前道：“待我替娘娘把钮儿扣了。好个嫩滑的身子！玉雪尚觉次之。这一双粉乳，就放一万两金子在那里，也无处寻觅。那种红色，却与十七、八岁女子相同。”萧后道：“二师父，你不要说这顽话，绞完了脚下去解手。”

正说着，只听见小喜道：“秦夫人来了，起得好早。”秦夫人在外房对薛夫人道：“你们做官的，在外边要见你呢。”萧后道：

“我家谁人在那里！”秦夫人道：“就是王老爷，跟了四五个人，绝早来要会薛夫人，如今坐在东斋堂里。”说罢出房去了。夏、狄、李三位夫人亦进来强留，薛冶儿出去会了王义，亦来催促。萧后道：“这是我的正事，就要起身，待我祭扫，与陛下见过，再来未迟。”众夫人替萧后收拾穿戴了。窦公主、花夫人亦进来说道：“娘娘，我们谢了秦夫人等去罢。”萧后把六两银子封好，窦公主亦以十两一封，俱赠与秦夫人常住收用，薛冶儿也是四两一封。秦夫人俱不敢领。萧后又以二两二封赠李夫人，李夫人推之再三，方才收了。萧后又与南阳公主些土仪物事，叮咛了几句，大哭一场，齐到客堂里来。

秦夫人请萧后同众夫人用了素餐，萧后把礼仪推与秦夫人收了，忙与公主几位谢别出门。南阳公主与四位夫人亦各洒泪，看他们下了船，然后进去。却好小喜直奔出来，狄夫人道：“你为何还在这里？”小喜道：“娘娘一个小妆盒忘在李夫人房中，我取了来。”夫人们多谢说了，赶下船中，一帆风直到濮州。驴轿乘马，罗成都已停当。差五十名军丁护送娘娘到雷塘墓所去，约在清江浦会齐进京，大家分路。正是：

江汀犹喜逢知己，情客空怀吊故坟。

不说罗成同窦线娘、花又兰领着两个孩儿，到雷夏墓中去祭奠岳母。单说萧后与王义夫妻一行人，走了几日，到了扬州，就有本地方官府来接。萧后对王义道：“此是何时，要官府迎接，快些回他不必劳顿。”那些人晓得了，也就回去。独有一人神清貌古，三绺髯须，方巾大服，家人持帖而来拜王义。王义看了帖，骇道：“贾润甫我当初随御到扬州曾经会他一面，后为魏司马之职，声名大著，如今不屑仕唐，也算有志气的人，去见见何妨。”

忙跳下马来迎住，大家寒温叙过礼。

贾润甫道：“小弟前年从雷夏迁来，住在这里，与隋陵未有二里之遥，何不将娘娘车辇暂时停止舍下，待他们收拾停当，然后去未迟。”王义正要分付，只见两个老公公，走到面前大叫道：“王先儿，你来了么？娘娘在何处？”王义把手指道：“后面大车辇里，就是娘娘在内。”二太监紧走一步，跪在车旁叫道：“娘娘，奴婢们在此叩首。”萧后掀开帘来看了，问道：“你是我们上官老奴李云、毛德，为什么在此？”二监道：“今天子着我们两个，守隋先炀帝的陵。”萧后想道：“当初他两个在宫中何等威势，如今却流落在这里看守孤坟。”二监道：“旗帐鼓乐，礼生祭礼，都摆列停当，只候娘娘来祭奠。”萧后道：“旗鼓礼生，我都用不着，这是那里来的？”太监道：“这是三日前，有罗将军的宪牌下来伺候的。”萧后就对自己内丁道：“你去对王老爷说，先帝陵前，止用三牲酒醴楮锭，余皆赏他一个封儿，叫他们回去，我就来祭奠了。”内丁如飞去与王义说知。

王义忙同贾润甫走到贾家，封好了赏包儿，便到庭前，把这些人都打发回去，自己悄悄叩了四个头，与贾润甫各处安排停当。

萧后当初正位中宫时，有事出宫，就有銮舆扈从，宝盖旌旗这些人来供奉。今日二太监没奈何，只在贾润甫处，借了二乘肩舆在那里伺候。萧后易了素服羽衣，上了桥子，心中无限凄惨，满眼流泪，到了墓门，萧后就叫住了下来，小喜等扶着，同薛冶儿一头哭，一头走。只见碑亭坊表冲出云霄，树影披横，平空散乱。见主墓下边尚有数穴，中间玉柱高出，左首一石碑，是烈妇朱贵儿美人灵位，右首是烈妇袁宝儿美人灵位，两旁数穴，俱有

石碑，是谢夫人、梁夫人、姜夫人，花夫人、薛夫人及吴绛仙、杏娘、妥娘、月宾等，这是广陵太守陈稜搜取各人棺木来埋葬的。王义领娘娘逐个宣读看过，萧后见了巍然青冢，忙扑倒地上去，大哭一场，低低叫道：“我那先帝呀，你死了尚有许多人扈从，叫妾一人怎样过？”凄凄楚楚又哭起来；独有薛冶儿捧着朱贵儿石栏，把当初分别的话，一一诉将出来：我如何要随驾，你如何分付我许多话，必要我跟着沙夫人，再三以赵王托我，今赵王已为正统可汗，不负你所托了。横身放倒，咬住牙关，好像要哭死的一般。

王义见妻子哭得悲伤，萧后甚觉哭得平常，料想没有他事做出来，对小喜并宫奴说道：“你们快扶娘娘起来。”众妇女齐上前，挽了萧后起身，化了纸，奠了酒，先行上轿。王义走到陵前，高声叫道：“先帝在上，臣矮民王义，今日又在此了。臣当时即要来殉国，从陛下九泉，因陛下有赵王之托，故此偷生这几年。今赵王已作一方之主，立为正统可汗，先帝可放心，旧臣来服侍陛下。”说完站起来，望碑上奋力一扑，自后跌倒。众人喊道：“王老爷怎么样！”“薛冶儿正要上轿，听见了，掉转身来，飞赶上前，对众人道：“你们闪开。”冶儿看时，只见王义天庭华盖，分为两半，血流满地，只见那双眼睛，瞪开不闭。薛冶儿道：“丈夫也算是隋家臣子，你快去伺候先帝，我去回覆贵姐的话儿了来。”薛冶儿见王义登时双目闭了，即向朱贵儿碑上尽力一撞，一回儿香消玉碎，血染墓草，已作泉下幽魂矣。

贾润甫同众人忙去报知萧后，萧后坐在小轿上吃了一惊，想道：“好两个痴人，他们死了，叫我同何人到清江浦去？”贾润甫道：“不知娘娘可要去检视？”萧后想道：“去看他，还是同他们

死好，还是撇了他们去好？”把五十两银子付于贾润甫道：“烦大夫买两口棺木，葬了二人，但是我如今要到清江浦同罗老爷进京，如何是好？”贾润甫道：“娘娘不要愁烦，臣到家去一次就来，送娘娘去便了。”萧后道：“如此说，有劳大夫。”润甫到家，把银子付与儿子，叫他买棺木殓殓，自即骑了牲口，同萧后起行。

未知此去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十八回 成后志怨女出宫 证前盟阴司定案

词曰：

九十春光如闪电，触目垂慈，便觉阳和转。幽恨绵绵方适愿，普天同庆恩波遍。生死一朝风景变，漫道黄泉，也自通情面。满地荆榛绕指揃，惊回恶梦堪欣羨。

右调《蝶恋花》

凡人好行善事，而人不之知，则为阴德；或一时一念之感发，或真心诚意之流行，无待勉强，不事矫饰，盖有不期然而然者。语云：有阴德者，必有阳报。昔长兴顾氏宦成无子，娶姬妾十余人，一日与内君酌，诸姬皆侍，叹曰：“我平生事皆阴德，何以绝我嗣乎？”一姬曰：“阴德不在远。”某悟曰：“我今行阴德，当嫁汝辈。”姬曰：“我岂自言，理固如是，我死从夫子耳！”某尽嫁十余人，已而生三子，母即言死从者。何况朝廷举动，有关宗庙社稷，其获报又何可量哉。

话说罗成将到长安，叫潘美督率兵丁，护着家眷慢行，自己先入京会见秦叔宝。闻知柴绍已于去年夏间复命，便同叙宝进去拜见秦老夫人，先把寿仪补送。叔宝道：“表弟远隔几千里，家母寿期至今不忘。”罗成便把征北一段，至同萧后回南，“贱内到女贞庵会见秦、狄、夏、李四位夫人，知是舅母八十整寿，在那里遥祝千秋。”及萧后到扬州祭奠，撞死了王义夫妻的话来说完。

秦老夫人道：“罗家甥儿，即是你二位娘子并令郎多在这里，快叫人把轿马去接了进来。”叔宝道：“母亲，萧后尚在旅中，待他陛见了，安顿过，好接两位表嫂来。”秦老夫人道：“既如此，且叫怀玉到城外去接萧娘娘、二位夫人到承福寺中，暂住一二日。”怀玉如飞带了家丁出城，去安顿萧后及罗成家眷。

罗成朝见过太宗，赏劳再三，赐宴旌功。早有旨意出来，差四个内监，宣萧后进宫。窦、花二夫人到叔宝家，又献上寿仪，拜过老夫人的寿，与张夫人交拜。单小姐亦拜见，命二子出来，与罗家二子拜见了，互相问候。袁紫烟及江、罗、贾三位夫人闻知，亦时差人馈送礼物。住了月余，罗成辞朝回去，便到花弧墓上祭扫不提。

却说太宗自登基已后，四方平定，礼乐迭兴。魏征、房玄龄辈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君臣相得。一日奉太上皇，置酒未央宫。时当秋暑，那日恰逢天气清朗，金紫辉映。上皇命颉利可汗起舞，冯智戴咏诗，既而笑道：“胡越一家，古未有也！”太宗捧觞上寿，说道：“此皆陛下教化，非臣智力所及。昔汉高祖亦从太上皇宴此宫，妄自矜大，臣不取也。”上皇大悦，问秦叔宝：“你母亲好么？今多少年纪了？”叔宝跪答道：“臣母今年八十有三，托赖上皇陛下洪福，得以粗安。”随命众臣自皇族以下，各依品级而坐，无得喧哗失礼。众臣皆循序列班坐定，命黄门行酒，琴瑟齐鸣，歌声盈耳。

君臣正在欢饮，不意尉迟敬德，坐在任城王下首，忽大怒起来，便道：“汝有何功，却坐在我上！”任城王却不理他。他便伸出一只大拳头打来，正中道宗左目，众人起身劝时，道宗目睛反转，青肿几眇，便逃席而出。上皇问什么缘故，众臣以直奏上。

上皇心上不悦，道：“任城王道宗，是朕宗支，不要说有功无功，就是他僭越了，今日是个良会，也该忍耐，为甚就动起手来！”太宗率众臣谢罪，便命罢宴，奉上皇还宫。

到了次日，太宗视朝，对群臣道：“昨日朕同上皇君臣相乐，一时良会，敬德有失人臣之礼，朕甚不乐。况任城王实朕之亲族，彼便如是行凶，况其他乎！朕之此言，甚非有私道宗也。”言未毕，左右奏敬德自缚请罪，众臣怀惧，皆为跪请道：“敬德武臣，本不习儒雅，今无礼有忤圣旨，乞陛下念其汗马之劳，而生全之。”太宗召敬德入，命左右去其缚，对敬德道：“朕欲与卿等共保富贵，然卿居官数犯法，朕不以过而掩卿之功，乃知汉室韩彭一旦菹醢，非高祖之过也。”敬德叩头谢罪。太宗道：“国家纪纲，惟赏与罚，非分之恩，不可数得，勉自修饰，无致后悔。”敬德再拜而出，由是强暴顿敛。

贞观九年五月，上皇有疾，崩于太安宫，颁诏天下，谥曰神尧。一日，太宗闲暇，与长孙皇后众嫔妃游览至一宫，即有许多宫女承应，看去虽多齐整，然老弱不一。太宗见了，觉得有些厌憎。有几个奉茶上来，皇后问道：“你们这些宫奴，都是几时进宫的？”众宫人答道：“也有近时进宫的，随时进宫的居多。”皇后道：“随时进宫有二十余年了。”众宫奴道：“十二三岁进宫，今年已三十五六岁了。”皇后道：“当初隋炀帝嫔妃虽广，为甚要这许多人伺候？”宫人道：“当初炀帝有夫人、美人、昭仪、充华、婕妤、才人等名，安顿各宫，安得如万岁与娘娘仁慈俭素，合宫无不共沐天恩。”太宗道：“朕想天子一人，就是嫔御，像朕不过三四人足矣，精力有限，何苦用着这许多人伺候，使这班青春女子，终身禁锢宫中。”徐惠妃道：“看他们情景，原觉可悯。”太

宗对皇后道：“御妻，朕欲将此辈放些出去，让他们归宗择配，完他下半世受用。”皇后笑道：“恩威悉听上裁，妾何敢仰参。不要说真个放他们出去，就是这点念头，亦是一种大阴德。”太宗笑道：“朕岂戏言耶！”只见众宫娥俱跪下谢恩，娘娘与嫔妃等都大笑起来。太宗对内侍说道：“你去对掌宫的内监说，把这些宫女，都造册籍进呈来。”内侍对掌宫监臣魏荆玉说了。

那一夜，各宫中宫娥彩女，如同鼎沸。天明造完，交与魏荆玉。荆玉伺天子视朝毕，将册籍呈上。太宗看了一回，道：“你去叫他们多到翠华殿来。”那魏监领旨去了。太宗回宫，指着册籍对皇后道：“那些宫女，不知糜费了民间多少血泪，多少钱粮，今却蔽塞在此，也得数日工夫去查点他。”皇后道：“不难，陛下点一半，妾同徐夫人点一半，顷刻就可完了。”

太宗便同皇后登了宝辇，徐惠妃坐了平舆，到翠华殿来。见这班宫娥，拥挤在院子里。太宗与皇后，各自一案坐了，徐惠妃坐在皇后旁边。宫女均为两处点名，点了一行，又是一行，都是搽脂抹粉，妍媸参半。太宗拣年纪二十内者，暂置各宫使唤，其年纪大者，尽行放出，约有三千余人。叫魏监快写告示，晓谕民间，叫他父母领去择配，如亲戚远的，你自择对头，与他配合。三千宫娥欢天喜地，叩谢了恩，携了细软出宫。魏监将一所旧庭院，安放这些宫女，即出榜晓谕。一月之间，那些百姓晓得了，近的领了会，远的魏监私下受了些财礼嫁去，到也热闹。不上两月，将及嫁完，只剩天天、小莺两个，他是关外人，亲戚父母都不见来；又因天天出宫时，害起病来，小莺伏侍他，住在魏太监寓中三四个月，依旧养得身子肥壮。

偶然一日，魏太监有个好友，锦衣卫挥使姓韦名元贞来拜，

年纪将近四旬，妻子竟不生嗣，着实要替他娶妾，他竟不肯。那日魏监留在书房中小饮，说起放宫女事，魏太监道：“韦老先，你尚无子，闻得你嫂子又贤惠，前日何不来娶一个好些的，生个种儿出来，也是韦门之幸。”元贞摇手道：“妻子生得出也好，生不出也就罢了。”魏太监道：“如今剩得两个，就像一父母所生，生得甚好，待我叫他出来，你赏鉴一赏鉴。”就对小太监说了。

不一时那两个走将出来，朝着韦官儿行礼下去，元贞如飞站起来回礼，见他两个身材袅娜，肌肤嫩白，忙说道：“请进。”魏监道：“韦老先，如何？”元贞道：“使不得，这是上用过的，我们做官儿的娶去为妾，就是失体统了。”魏太监笑道：“真是老婆子的话儿！前日那李官儿也娶了蔡修容，张官儿也讨了赵玉娇去。偏你娶不得！”便也不提。吃完了酒，韦元贞别去了。

过了一日，魏太监打听韦挥使不在家中，便唤一个车儿，叫小莺、天天坐了，对一个小太监说道：“你到韦家，进去看见他夫人，说我晓得韦老爷无子，故此公公特送这两个美人来。”小莺、天天到了韦家，见了韦夫人，韦夫人欢喜不胜，等元贞进门时，将他两个藏在书房碧纱窗里。元贞看见了，知是夫人美意，就在书房内睡了一回，忙同进去谢了夫人。自是妻妾相得，后来各生下子女，小莺生一女，为中宗皇后，封元贞为上洛王，这是后话休提。

时房玄龄因谏诤之事，见上颇疏，便告老回去。贞观十年六月间，长孙皇后疾病起来，渐觉深重，遂嘱太宗道：“妾疾甚危，料不能起，陛下宜保圣躬，以安天下。房玄龄事陛下久，小心谨密，且无大故，不可弃之。妾之家族，因缘以致禄位，既非德举，易致颠危，愿陛下保全之，慎勿与之权要。妾生无益于人，若死

后勿高丘垅，劳费天下，因山为坟，器用瓦木可了。更愿陛下亲君子，远小人，纳忠谏，屏谗佞，省作役，止游畋，妾虽死亦无恨。”又对太子道：“汝宜竭尽心力，以报陛下付托之重。”太子拜道：“敢不遵母后之命。”后嘱咐罢，是夜崩于仁静宫。

次日，宫司将皇后采择自古得失之事为《女则》三十卷进呈。太宗览之悲恻，以示近臣道：“皇后此书，足以垂范百世。朕非不知天命，而为无益之悲；但入宫不闻规谏之言，失一良佐，故不能忘怀耳。”乃遣黄门召房玄龄复其位。冬十一月，葬文德皇后于昭陵，近窦太后献陵里许。上念后不已，乃于苑中作层楼观以望昭陵。尝与魏征同登，使征视之。征熟视良久道：“臣昏眊不能见。”上指视之，魏征道：“臣以为陛下望献陵，若昭陵则臣固见之矣！”上泣，为之毁观，然心中终觉悲伤。

一日，太宗突然病起来，众臣日夕问候，太医勤勤看视。过四五日不能痊可，恍惚似有魔祟。惟秦琼、尉迟恭来问安时，颇觉神清气爽，因命画二人之像于宫门以镇之。及病势沉重，乃召魏征、李勣等入宫受顾命，李勣道：“陛下春秋正富，岂可出此不吉之言。”魏征道：“陛下勿忧，臣能保龙体转危为安。”太宗道：“吾病已笃，卿如何保得？”说罢转面向壁，微微的睡去了。

魏征不敢惊动，与李勣等退至宫门前。李勣问道：“公有何术，可保圣躬转危为安？”魏征道：“如今地府掌生死文簿的判官，乃先帝驾下旧臣，姓崔名珏。他生前与我有交，今梦寐中时常相叙。我若以一书致之，托他周旋，必能起死回生。”李勣闻言，口虽唯唯，心却未信。少顷，宫人宣报皇爷气息渐微，危在顷刻矣。魏征即于宫门厢阁中写下一封书，亲持至太宗榻前焚化了，分付宫人道：“圣体尚温，切勿移动，静候至明日此时定有好意。”遂

与众官住宫门前伺候。

且说太宗睡到日暮时，觉渺渺茫茫，一灵儿竟出五凤楼前，只见一只大鹞飞来，口中衔着一件东西。太宗平昔深喜佳鹞，见了欢喜，定眼一看，心上转惊道：“奇怪！此鹞乃是魏征奏事时，我匿死怀中之物，为甚又活起来？”忙去捉他，那鹞儿忽然不见，口中所衔之物，坠于地上。太宗拾起看时，却是一封书柬，封面上写道：“人曹官魏征，书奉判兄崔公。”下注云：“讳珏，系先朝旧臣，伏乞陛下致此书，此祈回生。”太宗看了欢喜，把书袖了，向前行去。好一个大宽转的所在，又无山水，又无树木。正在惊惶，见有一个人走将来，高声叫道：“大唐皇帝往这里来！”太宗闻言，抬头一看，那人纱帽蓝袍，手执象笏，脚穿一双粉底皂靴，走近太宗身边，跪拜路旁，口称：“陛下，赦臣失远迎之罪。”太宗问道：“卿是何人，是何官职？”那人道：“微臣是崔珏，生日曾在先皇驾前为礼部侍郎，今在阴司为丰都判官。”太宗大喜，忙将御手挽起来道：“先生远劳，朕驾前魏征有书一封，欲寄先生，却好相遇。”崔判官问：“书在何处？”太宗在袖中取出，递与崔珏。崔珏接来，拆开看了，说道：“陛下放心，魏人曹书中，不过要臣放陛下回阳之意，且待少顷见了十王爷，臣送陛下还阳，重登玉阙便了。”太宗称谢。又见那边走两个软翅的小官儿来，说道：“阎王有旨，请陛下暂在客馆中宽坐一回，候勘定了隋炀帝一案，然后来会。”太宗道：“隋炀帝还没有结卷么？”二吏道：“正是。”太宗对崔珏道：“朕正要看隋炀帝这些人，烦崔先生引去一观。”崔珏道：“这使得。”

大家举步前行，忽见一座大城，城门上边写着“幽明地府鬼门关”七个大字。崔珏道：“微臣在前引着陛下去，恐有污秽相

触。”领太宗入城，顺街而行，看那些人蓬头跣足，好似乞丐一般。走了里许，只见道旁边走出先帝李渊，后边随着故弟元霸。太宗见了，正要上前叩拜父皇，转眼就不见了。又走了几步，忽见建成引着元吉、黄太岁而来，大声喝道：“世民来了，快还我们命来！”崔判官忙把象笏擎起，说道：“这是十殿阎君请来的，不得无礼！”三人听了，倏然不见。太宗问道：“翟让、李密、王伯当、单雄信、罗士信想还在此？”崔珏道：“他们早已托生太原、荆州数年矣！”还要问太穆皇后、文德皇后在何处，只见一座碧瓦楼台，甚是壮丽，外面望去，见里面环珮叮当，仙香奇异。

正在凝眸之际，见三个长大汉子，后面有七八个青面獠牙鬼使押着。崔珏道：“陛下可认得那三个么？”太宗道：“有些面善，只是叫他不出。”崔珏道：“那第一个披猪皮的是宇文文化及；第二个穿牛皮的是宇文智及；第三个穿狗皮的是王世充。他们俱定了案，万劫为猪、牛、狗，受后来的千刀万剐，以偿生前弑逆之罪。”正是：

善恶到头必报，只争来早来迟。

太宗正在那里观看，听见两边人说话：“又是那一案人出来了？”崔珏看是何人，见一对青衣童子执移着幢幡宝盖，笑嘻嘻的引着一个后生皇帝，后面随着十余个纱帽红袍的，两个官吏随着。崔珏叫道：“张寅翁，这一宗是什么人？”那官吏说道：“是隋炀帝的宫女朱贵儿，他生前忠烈，骂贼而死，曾与杨广马上定盟，愿生生世世为夫妇。后面这些是从亡的袁宝儿、花伴鸿、谢天然、姜月仙、梁莹娘、薛南哥、吴绛仙、妥娘、杏娘、月宾等。朱贵儿做了皇帝，那些人就是他的臣子，如今送到玉霄宫去修真一纪，然后降生王家。”太宗听了笑道：“朕闻朱贵儿等尽难之时，

表表精灵，至今述之，犹为爽快；但生为天子，不知是在那分手里？”又见两个鬼卒，引着一个垂头丧气的炀帝出来，后面跟着三四个黑脸凶神。崔珏又问问跟出来的鬼吏押他到那里去。那鬼吏答道：“带他到转轮殿去，有弑父弑兄一案未结。要在畜生道中受报。待四十年中，洗心改过，然后降生人世，改形不改姓，仍到杨家为女，与朱贵儿完马上之盟。”崔珏问道：“为何顶上白绫还未除去？”鬼吏道：“他日后托生帝后受用二十余年，仍要如此结局。”崔珏点头。太宗道：“炀帝一生残虐害民，淫乱宫闱，今反得为帝后，难道淫乱残忍到是该的？”崔珏道：“残忍，民之劫数；至若奸烝，此地自然降罚，今为妃后，不过完贵儿盟言。”太宗正要细问，见一吏走来对太宗道：“十王爷有请。”太宗忙走上前，早有两对提灯照着，十位阎王降阶而至，控背躬身迎接；太宗谦让，不敢前行。十王爷道：“陛下是阳间人王，我等是阴间鬼王，分所当然，何须过让？”太宗道：“朕得罪麾下，岂敢论阴阳人鬼之道？”逊之不已。

太宗前行，竟入森罗殿上，与十王礼毕坐定。秦广王拱手说道：“先年有个泾河老龙，告陛下许救，而终杀之，何也？”太宗道：“朕当时曾梦老龙求救，实是允他生全，不期他犯罪当刑，该人曹官魏征处斩。朕宣魏征在殿下棋，岂知魏征倚案一梦而斩，这是龙王罪犯当死，又是人曹官出没神机，岂是朕之过处？”十王闻言伏礼道：“自那老龙未生之前，南斗生死簿上已注定，该杀于魏人曹之手，我等皆知。但是他折辩定要陛下下来此，三曹对质，我等将他送入轮藏转生去了。但令兄建成、令弟元吉，旦夕在这里哭诉陛下害他性命，要求对质，请问陛下这有何说？”太宗道：“这是他弟兄合谋，要害朕身，假言夺槊，使黄太岁来刺

朕，若非尉迟敬德相救，则朕一命休矣。又使张、尹二妃设计挑唆父皇，若非父皇仁慈，则朕一命又休矣。置鸩酒于普救禅院，满斟劝饮，若非飞燕遗秽相救，则朕一命又休矣。屡次害朕不死，那时又欲提兵杀朕，朕不得已而救死，势不两立，彼自阵亡，于朕何与？昔项羽置太公于俎上以示汉高，汉高曰：‘愿分吾一杯羹。’为天下者不顾家，父且不顾，何有于兄弟？愿王察之。”十王道：“吾亦对令兄令弟反覆晓谕，无奈他执诉愈坚，吾暂将他安置闲散，俟他时定夺，今劳陛下降临，望乞恕我等催促之罪。”言毕，命掌生死簿判官：“快取簿来，看唐王阳寿天禄该有多少。”

崔判官急转司房，将天下万国之王天禄总簿一看，只见南赡部洲大唐太宗皇帝注定贞观一十三年。崔判官看了，吃了一惊，急取笔蘸墨将一字上添上两画，忙出来将文簿呈上。十王从头一看，见太宗名下注定三十三年，十王又问：“陛下登基多少年了？”太宗道：“朕即位已经一十三年。”十王道：“陛下还剩二十年阳寿，此一来已是对案明白，请还阳世。”太宗听见，躬身称谢。十王差崔判官、朱太尉送太宗还魂。

太宗谢别出殿。朱太尉执着一枝引魂幡在前引路，只见一座阴山，觉得凶恶异常。太宗道：“这是何处？”崔判官道：“这是枉死城，前日那六十四处烟尘草寇，众好汉头目，枉死的鬼魂，都在里头，无收无管，又无钱钞用度，不得超生。陛下该赏他些盘缠，才好过去。”太宗道：“朕空身在此，那里有钱钞？”崔判官道：“陛下的朝臣尉迟恭有制钱三库，寄存在阴司，陛下若肯出名立一契，小判作保，借他一库，给散与这些饿鬼，到阳间还他；那些冤鬼，使得超生，陛下可安然竟过。”太宗大喜，情愿出名借用。崔判官呈上纸笔，太宗遂立了文书。

崔判官袖着，将到山边，听得神嚎鬼哭，乱哄哄拥出许多鬼来，尽是拖腰折臂，也有无头的，也有无脚的，都喊道：“李世民来了，还我命来！”太宗吓得胆战心惊，扯住崔判官。崔判官道：“你们不得无礼，我替大唐皇爷借一库银子的票儿在此，你们去叫那魔头来领票去支付分给便了。唐皇爷阳寿未终，到阳间去还要做水陆道场，超度你们哩！”众鬼听了，如飞去叫那魔头来。崔判官分付了，把票儿付与魔头，众鬼欢喜而去。三人又走了里许，见一条青石大桥，滑润无比，太宗向桥上走去，刚要下桥，听得天庭一个霹雳，吃了一惊，跌将下来，忙叫道：“跌死我也！跌死我也！”开眼看时，见太子嫔妃都在旁伺候。

太子忙传魏征等。魏征走近御床，牵衣说道：“好了，陛下回阳了。”太宗醒了片时，太医进定心汤吃了，站起身来。魏征问道：“陛下到阴司可曾会见崔瑗？”太宗点头道：“亏他护侍。”便将幽梦所见，细细述与众人听了。众人拜贺而出。

太宗即传旨，宣隐灵山法师唐三藏、窦建德至京。天使到时，窦建德已圆寂四五天了。使者随唐三藏到京，建水陆道场，超度幽魂；又命以金银一库还尉迟恭，恭辞不受，太宗再三勉谕，敬德拜受而出。库吏将银盘交敬德，照册缺了五百贯，库吏惊惶，只见梁上堕下一帖，取视之，乃大业十二年，敬德打铁时，支付书生票也，闻者奇异。太宗在宫中调养了三四天，御体比前愈觉强健，不期被火焚了大盈库，魏征道：“天灾流行，皆由宫中阴气抑郁所致，乞将先帝所御老嫔妃尽行放出。”

太宗见说，深以为是，即将老宫女尽数放出，复有三千余人，连张、尹二妃亦出宫归家，宫禁为之一空。遂差唐俭往民间点选良家女子，年十四五岁者，止许百名，预使太常少卿祖孝孙教习

音乐。将近四五月，唐俭选秀女回来，太宗散给后宫，止选武媚娘为才人，安顿福绥宫，宠幸无比。

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十九回 马宾王香醪濯足 隋萧后夜宴观灯

词曰：

春到王家亦太秣，锦香绣月万千重。

笑他金谷能多大，羞杀巫山只几峰。

屏鉴照来真富贵，羊车引去实从容。

只愁云雨终难久，若个佳人留得侬。

宋时维扬秦君昭妙年游京师。有一好友姓邓，载酒祖饯，界一殊色小环至前令拜。邓指之道：“某郡主事某所买妾也，幸君便航附达。”秦弗诺，邓恳之再三，勉从之。舟至临清，天渐热，夜多蚊，秦纳之帐中同寝，直抵都下。主事知之取去，三日方谒谢道：“足下长者也，弟昨已作简附谢邓公矣！”此真不近女色之奇男子。还有商时九侯，有女色美而庄重，献于纣，奈此女不好淫，触纣怒，杀女而醢九侯，鄂侯谏，并烹之，此真不喜近男子之美妇人。是知男女好恶，原有解说说不出的。

太宗是个天挺豪杰，并不留情于色欲，不想长孙皇后仙逝，又选了武氏进宫，色宠倾城，欢爱无比。却说那武氏，他父亲名士彧，字行之，住居荆州。高祖时曾任都督之职，因天性恬淡，为宦途所鄙，遂弃官回来。妻子杨氏，甚是贤能，年过四十无子，杨氏替他娶一邻家之女张氏为妾。月余之后，张氏睡着了，觉得身上甚重，下边像有个物放进来。张氏只道是武行之，朦胧开眼，却是一个玉面狐狸。张氏大惊，拿手一推，却把自己推醒，自此

成了娠孕。过了十月，时将分娩，行之梦见李密特来拜访，云：“欲借住十余年，幸好生抚视，后当相报。”醒来却是一梦。张氏遂尔脱身，行之意是一儿，及看时却是女儿。张氏因产中犯了怯症，随即身亡。武行之夫妇把这女儿万分爱护。到了七岁，就请先生教他读书。先生见他面貌端丽，叫做媚娘。及至十二三岁，越觉娇艳异常，便与同学读书的相通，茶余饭罢，行步不离。父母只道他幼小嬉戏，岂知两下里相与绸缪。又过年余，是他运到，唐俭点选进宫，敕赐才人，性格聪敏，凡诸音乐，一习便能，敢作敢为，并不知宫中忌惮。太宗行幸之时，好像与家中知己一般，才动手就叫他、搂他、亲他、媚他，太宗从没有经过这般光景，愈久愈觉魂消，因此时刻也少他不得。

如今且说太子承乾，是长孙皇后所生，少有臂疾，喜声色畋猎驰骋，有妨农事。魏王名泰，太子之弟，乃韦妃所生，多才能，有宠于帝，见皇后已崩，潜有夺位之意，折节下士，以求声誉，密结朋党为腹心。太子知觉，阴遣刺客纣于承基谋杀魏王，正值吏部尚书侯君集怨望朝廷，见太子暗劣，欲乘衅图之，因劝太子谋反，太子欣然从之，遂将金宝厚赂中郎将季安俨等，使为内应。不意太宗闻知，便把太子承乾废为庶人，侯君集等典刑。

时魏王泰日入侍奉，太宗面许立为太子。褚遂良、长孙无忌固请立晋王治。太宗谓侍臣道：“昨青雀投我怀云：‘臣今日始得为陛下子，臣死之日，当为陛下杀之，传于晋王，朕甚怜之。’”褚遂良道：“陛下失言。此国家大事，存亡所系，愿熟思之。且陛下万岁后，魏王据天下之重，肯杀其爱子以授晋王哉！今必立魂王，愿先措置晋王，始得安全耳。”

太宗流涕，因起入宫，想起太子二王，不觉懊恨填胸，击床

大叹。徐惠妃、武才人问道：“陛下有何闷事，发此长叹？”太宗把太子与魏王、晋王之事说了，又道：“朕临敌万阵，屡犯颠危，未尚稍挂胸臆，不意家室之间，反多狂悖，何以生为？”徐惠妃道：“陛下平定四海，征伐一统，得有今日，何苦以家政细务，常生忧戚？”太宗道：“妃子岂不知向日建成、元吉，淫乱于前，二王欲步武于后，所为如此，我心诚无聊赖。”因自投于床，拔佩刀欲自刺。武氏忙上前夺住道：“陛下何轻易如此，不肖者已废之，图谋者亦未妥，何不收此蛤蚌，尽付渔人之利。晋王亦皇后所生，立为未为不可。”徐惠妃道：“晋王仁孝，立之为嗣，可保无虞。”太宗闻言甚悦，即御太极殿，召君臣说道：“承乾悖逆，泰亦凶险，诸子谁可立者？”众皆欢呼道：“晋王仁孝，当为嗣。”太宗遂立晋王治为皇太子，时年十六。太宗谓侍臣道：“我若立泰，则是太子之位，可经营而得。自今太子失道，藩王窥伺者，皆两弃之，传诸子孙永为世法。”晋王既立，极尽孝敬，上下相安。

时维九月，正直秦叔宝母亲九十寿诞，太宗亲自临幸，见琼宅无堂，命辍小殿之材以构之，五日而成，手书“仁寿堂”以赐之，又赐锦屏褥几仗等。徐惠妃赏赉亦甚厚。琼上表申谢，太宗手诏道：“处卿至此，盖为太上皇报德，何事过谢？”

话分两头。却说有清河荏平人，姓马名周，号宾王，少孤贫好学，精于诗赋，落拓不为州里所敬。曾补博州助教，日饮醇醪，不以讲授为务，刺史屡加咎责，周乃拂衣游于长安，宿新丰市中。主人唯供诸商贩，有失款待，宾王自己无聊，把青田石制汉将李陵一碑，战国时孙臆一碑，供在桌上。沽酒饮醉了，便击桌大哭道：“李陵呵，汝有何负，而使汝辱及妻孥；汉王何心，而使汝

终于沙漠！”哭了一番，吃一回酒，又向孙膑的牌位哭道：“孙膑呵，汝何修未得，以致结怨于好友；汝何罪见招，以致颠蹶于终身！”哭了又吃酒，总是处逆境之人，若狂若痴，好像掷下了东西，坐卧不安的光景，其激烈处，恨不化为博浪椎，为秦庭筑，为田将军泪；感愤处，恨不化为斩马剑，为散盗车，为荆轲匕首。因是不与世俗伍。

一日遇见中郎将常何，虽是武官无学，颇有知人之识，知马宾王必成大器，延至家中，待为上宾，一应翰墨之事，尽出其手。是时星变异常，下诏文武官极言得失。常何遂烦马周代陈便宜二十余事进上。马周旋邸无聊，袖了些杖头，散步出门。

那日恰是三月三日上巳佳节，倾城士女，皆至曲江祓禊，杂剧吹弹，旗亭都张灯结彩。马周也到那里去闲玩。上了店中，踞了一个桌儿，在那里独酌畅饮。那些公侯驸马，帝子王孙，都易服而来嬉耍。只见一个宦者，跟了几个相知，许多仆从，也在座头吃酒，见马周饮得爽快，便对马周道：“你这个狂生，独酌村醪，这般有兴。我有一瓶葡萄御酒在此，赠与你吃了罢。”家人把一瓶酒送与马周。马周把酒揭开一看，却有七八斤，香喷无比，把口对了瓶饮了一回。饮下的，瞥见桌边有一拌面的瓦盆儿在，便把酒倾在里头，口中说道：“高阳知己，不意今日见之。”一头说，一头将双袜脱下，把两足在盆内洗濯。众人都惊喊道：“这是贵重之物，岂可如此轻褻？”马周道：“我何敢轻褻？岂不闻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曾子云：启予足，启予手。我何敢媚于上而忽于下？”洗了，抹干了足，把盆拿起来，吃个罄尽。

刚饮完时，只见七八个人抢进店来，说道：“好了，马相公在此了！”马周道：“有何事来寻我？”常何家里二人说道：“圣上

宣相公进朝。”原来太宗在宫，翻阅臣僚本章，见常何所上二十条，申说详明，有关政治。因思常何是个武臣，那有此学问，就出宫来召问常何。常何只得奏云：“是臣客马周所代作。”太宗大喜，即着内监出来宣召。当时马周见说，忙到常何寓中，换了衣衫靴帽，来到文华殿。

太宗把二十条事，细细详问，马周抗词质辩，一一剖析，真是个学富五车，才高八斗。太宗大喜，即拜他为刺史之职，赐常何彩绢二十匹出朝。

太宗即散朝进宫，行至凤辉宫前，只见那里笑声不绝。便跟了两个宫奴转将进去，见垂柳拖丝，拂境清幽，姹紫嫣红，迎风弄鸟，别有一种赏心之境。听见笑声将近，却是一队宫女奔出来，有的说打得好，竟像一只紫燕斜飞；有的说这般年纪，一些也不吃力，还似个孤鹤朝天，盘旋来往。太宗叫住一个宫奴问道：“你们那里来？为什么笑声不绝？”那宫奴奏道：“在倚春轩院子里，看萧娘娘打秋千耍子。”太宗道：“如今还在那里打么，可打得好？”宫奴道：“打得甚好，如今还在那里玩。”

太宗见说，即便行到凤辉宫来下辇偷觑，见院子里站着许多妇女，在那里望着大笑。看见秋千架上，站着一个女人，浅色小龙团袄，一条松色长裙扣了两边，中间扎着大红缎裤，翻天的飞打下来，做一个蝴蝶穿花；又打起来，做一个丹凤朝阳；改了个饥鹰掠食势，扑将下来，真个风流袅娜，体态轻狂。太宗正侧着身子，掩在石屏间细看，只见一个宫奴瞥眼看见，忙说道：“万岁爷来了！”那些官奴一哄而散。

太宗此时不好退出，只得走将进去。萧后如飞下了架板，小喜忙把萧后头上一幅尘帕取了下来，又除下裙扣。萧后直到太宗

膝前，跪下说道：“臣妾不知圣驾降临，有失迎接，罪该万死。”太宗把手扶起道：“萧娘娘有兴，寻此半仙之乐。”萧后道：“偶尔排遣，稍解岑寂，有污龙目，实为惶悚。”太宗携着萧后进宫坐下。小喜捧上茶来。太宗吃了，心中觉有些意思。鼻间有阵异香，一沁入心窝，令人好过不去。太宗道：“香从何来？”两人走进卧房，四围一看，并不见宝鼎喷烟。因走近床边细看，但见锦衾虚拥，绣褥叠装，又是一种香气，遂留幸焉。萧后泣对太宗道：“妾以衰朽之姿，得蒙恩宠，实出意外；但生前常望眷顾，死后得葬于吴公台下，妾愿毕矣。”太守许诺，因说：“今日清明佳节，宫中张灯设宴，娘娘可同玩赏。”萧后点头叹道：“今日清明，民间都祭扫坟墓，妾先帝墓木已拱，无人祭扫，言之痛心。”朕当为署守冢三百户，并拨田五顷，以供春秋祭祀。后随谢恩。太宗道：“少顷朕来宣你。”又道：“为何适间香气，今却寂然？”萧后笑而不言。原来此香乃外国制的结愿香，在突厥可汗那里带来的。

当下太宗回宫宣旨，宣萧娘娘看灯。萧后即唤小喜跟随，来到太宗宫中，朝见毕，与徐惠妃、武才人等相见了。太宗坐首席，请萧后坐左边第一席。武才人戏说道：“娘娘何不就与陛下同席？”萧后道：“妾蒲柳衰质，强陪至尊，甚非所宣，就是这席还不该坐。”太宗笑道：“总是一家，不必推逊。”于是坐定，行酒奏乐。至晚，合宫都张起花灯，光彩夺目。萧后道：“清明不过小节，怎么宫掖间这般盛设名灯？”太宗道：“朕自四方平定以后，凡遇令节与除夜上元，一样摆设庆赏。”萧后道：“金翠光明，燃同白昼，佳丽得紧；只是把那些灯焰之气消去了更妙。”

太宗问萧后道：“朕之施設，与隋主何如？”萧后笑而不答。

太宗固问，萧后道：“彼乃亡国之君，陛下乃开基之主，奢侈固自不同。”太宗道：“奢侈到底，各具其一。”萧后道：“隋主享国十余年，妾常侍从，每逢除夜，殿前与诸院设火山数十座，每山焚沉香数车，火光若暗，则以甲煎沃之，焰起数丈，其香远闻数十里。一夜之中，则用沉香二百余车，甲煎二百余石。殿内宫中，不燃膏火，悬大珠一百二十颗以照之，光比白日。又有外国岁献明月宝夜光珠，大者六七寸，小者犹径三寸，一珠之价，值数十万金。今陛下所设，无此珠宝，殿中灯烛，皆是膏油，但觉烟气薰人，实未见其清雅。然亡国之事，亦愿陛下远之。”太宗口虽不言，遥思良久，心服隋主之华丽，道：“夜光珠，明月宝，改日当为娘娘致之。”于是觥筹交错，传杯弄盏，足有两更天气。

武才人看那萧后无限抑扬婉转，丰韵关情处，竟不似五十多岁的光景，暗想：“他那种事儿，不知还有许多勾引人的伎俩。”萧后亦只把武才人细看，越看越觉艳丽，但无一种窈窕幽闲之意；徐惠妃与众妃见他三人玩成一块，俱推更衣，各悄悄的散去。萧后亦要辞出，太宗挽着萧、武二人说道：“且到寝室之中，再看一回灯去。”

未知后事何如，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十回 隋萧后遗榛归坟 武媚娘披缙入寺

诗曰：

治世须凭礼法场，声名一裂便乖张。

已拼流毒天潢内，岂惜邀欢帝子旁？

国是可胜三叹息，人言不须更筹量。

千秋莫道无金鉴，野史稗官话正长。

人之遇合分离，自有定数，随你极是智巧，揣摩世事，意则屡中的，却度量不出。萧后在隋亡之时，只道随波逐浪，可以快活几时，何知许多狼狈？今年将老矣，转至唐帝宫中，虽然原以礼貌相待，却是身不由己。今日突然临幸，在妇女家最难得之喜，他则不然，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岂是云？晓得太宗宠一个如花似玉的武媚娘，自知又不能减了一二十年年纪，反老还童起来，与他争上去。故此太宗虽然一幸，觉得付之平淡。不想被太宗看灯接去，连宵达旦，媚娘见他风流可爱，便生起妒忌心来，却极力的撺掇太宗冷淡了。他又把两个蠢宫奴换了小喜，去与太宗幸了。因此萧后日常饮恨，眉头不展，凭你佳肴美味，拿到面前，亦不喜吃；即使清歌妙舞，却也懒观，时常差宫奴去请小喜到来，指望说说隐情，那武才人却又奸滑，叫两个心腹跟了，他衷肠难吐，彼此慰问了一番，即便别去。萧后只得自嗟自叹，拥衾而泣，染成怯症，不多几时，卒于唐宫。太宗闻知，深为惋惜，厚加殡殓，诏复其位号，谥曰“愍”，使行人司以皇后卤簿扶柩

到吴公台下，与隋炀帝合葬。小喜要送至墓所，武才人不许，只得回宫。

武才人因萧后已死，欢喜不胜，弄得太宗神魂飞荡，常饷金石。会高士廉卒，太宗将往哭之，长孙无忌、褚遂良谏道：“陛下饷金石，于方不得临丧，奈何不为宗庙社稷自重？”太宗不听，无忌中道伏卧，流涕固谏，太宗乃还，入东苑南望而哭，涕下如雨，遂命图画功臣二十四人于凌烟阁，列其姓名爵里，已故者书谥。

适徐世勣得一疾，太医说唯须灰可疗，太宗亲自剪须，为之和药，勣顿首泣谢。太宗又因勣妻袁紫烟新逝，姬妾甚少，恐他无人侍奉，意欲选二宫奴赐他作伴。勣再三辞谢，太宗道：“朕为社稷，非为卿也，何须逊谢？”即日着内监选两个有年纪的宫奴，赐与徐世勣不提。

时太白屡昼见，太史令占，道女主昌，民间又传秘记云：“唐三世之后，女主武王代有天下。”太宗闻言，深恶之。

一日，会诸武臣宴于宫中，行酒令使言小名。左武卫将军李君羨，自言小名五娘，其官称封邑皆有武字，出为华州刺史。御史复奏君羨谋不轨，遂坐诛。因密问太史令李淳风：“秘记所云信有之乎？”淳风对道：“臣仰稽天象，俯察历数，其人已在陛下宫中，自今不过三十年，当有天下，杀唐子孙殆尽，其兆既成。”太宗道：“疑似者尽杀之何如？”淳风对道：“天之所命，人不能违，王者不死，徒多杀无辜；况自今以往三十年，其人已老，或者颇有慈心，为祸或浅。今若得而杀之，天或更生壮者，肆其怨毒，恐陛下子孙无遗类矣！”太宗听言乃止，心中虽晓得才人姓武有碍，但见媚娘性格柔顺，随你胸中不耐烦，见了他就回嗔作

喜，顷刻不忍分手，因此虽放在心上，亦且再处。

武才人也晓得大臣的议论，谅天子意思必不加刑，但欲逃避，恨无其策。日复一日，太宗因色欲太深，害起病来，那太子晋王朝夕入侍，瞥见武才人颜色，不胜骇异道：“怪不得我父皇生这场病，原来有这个尤物在身边，夜间怎能个安静。”意欲私之，未得其便，彼此以目送情而已。

一日晋王在宫中，武才人取金盆盛水，捧进晋王盥手。晋王看他脸儿妖艳，便将水洒其面，戏吟道：“乍忆巫山梦里魂，阳台路隔恨无门。”武才人亦即接口吟道：

未曾锦帐风云会，先沐金盆雨露恩。

晋王听了大喜，便携了武才人的手，同往宫后小轩僻处，殢雨尤云，取乐一回。武才人道：“陛下闻知。取罪不小。”晋王笑道：“我今与你会合也是天缘，何人得知。”武才人扯住晋王御衣泣道：“妾虽微贱，久侍至尊，今日欲全殿下之情，遂犯私通之律。倘异日嗣登九五，置妾于何地？”晋王见说，便矢誓道：“倘宫车异日晏驾，册汝为后，有违誓言，天厌绝之。”武才人叩谢道：“虽如此说，只是廷臣物议不好，倘皇爷要加罪于妾身，何计可？”晋王想了一想道：“有了，倘父皇着紧问你，你须如此如此说，自可免祸，又可静以待我了。”武才人点首，晋王乃解九龙羊脂玉钩赠武才人，才人收了，随即别出。

时京中开试，放榜未定日期，太宗病间，召李淳风问道：“今岁开科取士，不知状元系何地何人，料卿必知。”淳风道：“臣昨夜梦入天廷，见天榜已放，臣看完，只见迎榜首出来，他彩旗上面有诗一首。”太宗道：“诗句怎样说？”淳风道：“臣犹记得。”遂朗吟道：

“美色人间至乐春，我淫人妇妇淫人。

色心若起思亡妇，遍体蛆钻灭色心。”

太宗听了说道：“诗后二句，甚不解其意，不知何处人，什么姓名？”淳风道：“圣天子洪福不浅，今科三鼎甲乃是忠直之士，大有裨于社稷；姓名虽知，不便说出，恐泄漏于臣，上帝震怒不浅，乞陛下赐臣于密室写其姓名籍贯，封固盒中，俟揭榜后开看便知。”大家叫太监取一个小盒，淳风写了封在盒内，太宗又加上一封，藏于柜中。淳风辞了出来。

不一日开榜时，太宗取柜中李淳风写的一对，却是状元狄仁杰，山西太原人；榜眼骆宾王，浙江义乌人；探花李日知，京兆万年人。不胜骇异，始信淳风所言非诳，讖数之言必准。因思：“今日已如此大病，何苦留此余孽，为祸后人。”便对才人武氏说道：“外延物议，道你姓应图讖，你将何以自处？”武才人跪下泣奏道：“妾事皇上有年，未尝敢有违误。今皇上无故，一旦置妾于死，使妾含恨九泉，何以瞑目？况妾当时同百人选进宫，蒙皇上以众人为宫娥，妾独赐为才人，受恩无比。今日若赐妾死，反为他人笑话，望陛下以好生为心，使妾披剃入空门，长斋拜佛，以祝圣躬，以修来世，垂恩不朽。”说罢大恸。太宗心上原不要杀他，今见他肯削发为尼，不胜大喜道：“你心肯为尼，亦是万幸的事。宫中所有，快即收拾回家，见父母一面，随即来京，赐于感业寺削发为尼。”武才人同小喜谢恩，收拾出宫。正是：

玉龙且脱金钩网，试把相思付与谁。

时武士获闻知媚娘要出宫为尼，忙差人去接到家中相聚。家人领了命，不多几日，接到家中。杨氏母亲见媚娘当年怎么样进宫，今日这般样出来，不觉大哭一场，小喜亦思量起父母死了，

如今要见他，怎能够了，亦哭了一场。大家拜见过，武媚娘道：“闻得父亲过继三思侄儿，怎么不见？”杨氏道：“他怎比当初，近来准日有许多朋友，不是会文，定是讲学，日日在外面吃得大醉回来。”媚娘道：“我忘记今年几岁了？”杨氏道：“当年你父亲过继他来，已是三岁，如今已一十五岁了，看去像个人，不知他心中如何？”

正说时，只见武三思半醉的回来。杨氏道：“三思，你家姑娘回来了，快来拜见。”媚娘抬头一看，只见：

生得唇红齿白，更兼目秀眉清。风流俊雅正青春，必是偷香首领。昔日角端未露，今朝满座皆惊。等闲难与共为群，须得姮娥相称。

媚娘与小喜忙起身，与三思见了礼。三思道：“姑娘在宫中受用得紧，为什么朝廷听信那廷臣之议，把姑娘退出宫来，却教会削发为尼。这皇帝也算无情了，亏他舍得放出你来。”媚娘止不住落下泪来。三思道：“姑娘，你不要愁烦，我看那些尼姑到快活，并无忧愁。”媚娘心上初出宫的时节，到觉难过，今见了三思相貌娇好，也就罢了。

吃了夜饭，三思见父母与小喜走开，即走近媚娘身边，带醉的说道：“姑娘，我看你好股青丝细发的，日后怎舍得剃将下来了？”媚娘因是自家骨肉，又见他年纪幼小，庞儿俊俏，一把搂在怀里。三思道：“姑娘睡在那里？”媚娘道：“就在母房内。”三思道：“我有许多话要问姑娘，今夜我陪姑娘睡了罢。”媚娘道：“有话待我母亲睡着了，你进房来说。”三思道：“如此却切记，不要关了门。”媚娘点点头儿。

那夜，武三思候父母睡着，悄悄挨进媚娘房中，成了鹑鹊之

乱。

过了几日，武士彠恐怕弄出事来，只得打发媚娘、小喜出门。武三思送了一二里，媚娘悄对他说道：“侄儿，你若忆念我，到了考试之期，竟到感业寺中来会我。”三思唯唯，洒泪而别。

在路上行了几日，到了感业寺中。那庵主法号长明，出来接了武媚娘与小喜进去，见媚娘千娇百媚，花枝般一个佳人，又见小喜年纪二十四五，丰姿绰约，也不是安静主顾，想道：“如此风流样子，怎出得家？”领到佛堂中，四五个徒弟在那里动响器，长明老尼叫武媚娘参拜了佛，便与他祝了发，小喜也改了打扮，佛前忏悔过。停了音乐，各人下来见礼。小喜看到第四个，宛如女贞庵里二师父，心里是这般想，因初相见不好说破，大家定睛看了一回。长明道：“这四个俱是小徒。”指着怀清道：“这位是去岁冬底来的。”就领武夫人进去说道：“这两间是夫人喜姐住的房，间壁就是这位四师父的卧室。媚娘听了，暂时收拾，安心住着。到了黄昏时候，只见小喜笑嘻嘻的走进来。媚娘道：“你这个女儿，倒像惯做尼姑的，到这个地位，还有什么好笑？”小喜道：“夫人不知，那位四师父，就是女贞庵李夫人的妹子怀清，是我认得的，刚才不好叫出来，如今在他房里，问了别后的事情，故此好笑。”媚娘道：“什么女贞庵李夫人？”小喜把当初隋萧后回南上坟，到女贞庵与隋南阳公主、秦、狄、夏、李四位夫人相会，说了一遍。媚娘道：“如此说他好了，为什么又到这里来了”小喜道：“濮州连岁饥荒，又染了疫症，秦、夏、李三位夫人，相继病亡。他被一个士子挈了要同到京，不想中途士子被盜杀了，他却跳在水中，被商船上救了，带到京都。送在此地暂寓。”媚娘道：“他们果有人来往么？”小喜道：“他说有个姓冯的表弟，

住在蓝桥，开张药铺，常来走走。”媚娘点点头儿。

一日媚娘正在佛堂内看怀清写对，听得外面叩门，恰好长明老尼不在庵中，领众徒到人家念经去了。怀清出来，问道：“是谁？”那人道：“阿姊，是我。”怀清知是冯小宝，难喜不胜，忙开了进来。怀清道：“为什么多时不来？”冯小宝道：“闻得你们庵中，有甚么朝廷送的武夫人，在此出家，故此我不敢来。今见寺门闭着，想是徒众不在家，我悄悄来会你一会。”怀清道：“那武夫人在堂中，你要去见见么？”那冯小宝随了怀清进来，见武夫人倚在桌上看怀清写的榜对。怀清道：“五师父，我们兄弟在这里看我，见个礼儿。”媚娘掉转身来一看，只见：

身躯寡弱，态度幽娴。鼻倚琼瑶，眸含秋水。眉不描而自绿，唇不抹而凝朱。生成秀发，尽堪盘云髻一窝；天与娇姿，最可爱桃花两颊。漫道落水中宵梦，欲卜巫山一段云。

媚娘忙答一礼道：“这个就是令弟么？恰好小喜寻媚娘进去，小宝见了，也与他揖过。小喜问道：“此位尊姓？”怀清道：“就是前日说的冯家表弟。”小喜道：“原来就是令弟，失敬了。”说罢，怀清同着小宝，走到自己的房中，只见小宝走到桌边，取一幅花笺，写一绝道：

天赋痴情岂偶然，相逢已自各相怜。

笑予好似花间蝶，才被红迷紫又牵。

怀清笑道：“妾亦有一绝赠君。”提起笔来，写在后面道：

一睹芳容即耿然，风流雅度信翩翩。

想君命犯桃花煞，不独郎怜妾亦怜。

写完，怀清出房到厨下去收拾酒菜，同小宝在房中吃酒玩耍。

媚娘在房，细想了一回，随同小喜走到怀清房门首，悄悄立着，只听得外面进门声响，晓得老师父领众回来。媚娘便走进房，小喜出去开门，那怀清亦出来。只见长明领了四个徒弟，婆子背着经忏，怀清与那几个说些闲话，小喜恐怕媚娘冷淡，即便归房去，只见媚娘展开了鸾笺，上写道：

花花蝶蝶与朝朝，花既多情蝶更妖。

窃得玉房无限趣，笑他何福可能销。

从来乐事恨难长，倏尔依回恣采香。

讨尽花神许多债，慢留几点未亲尝。

两人正在那里看诗，见怀清进来，说道：“武上师，你同六师父到我房里去谈谈。”媚娘道：“你有令弟在那里，我怎好来？”怀清道：“自古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何况你我？”媚娘道：“既如此说，何不同到我房里来坐坐，我泡好茶相候。”怀清道：“我同六师父去挽他来。”携了小喜出房。

不一时，先把酒肴送到，小喜也先进来。媚娘道：“你可曾拿我的诗么？”小喜道：“诗在案上，没有人动。我刚才在他房里，见桌上一幅字，也是什么诗儿，被我袖在这里，与夫人看。”放了东西，在袖子里取出来，媚娘接来细看，乃是怀清与小宝唱和的两首绝句。忽见怀清与小宝走进来，媚娘悄悄将诗藏过，便道：“四师父，我在这里没有破钞，怎好相扰？”怀清道：“几个小菜，叫人笑死。”便将高烛放在中间，叫小宝朝南坐了，自同媚娘对席，叫小喜也坐在横头，大家满斟细酌，狎邪嘲笑，饮酒欢乐不题。

贞观二十三年五月，太宗疾甚，召长孙无忌、褚遂良、李勣辈至榻前说道：“朕与卿等扫除群丑，费了无数经营，始得归于

一统。今四方宁靖，正欲与卿等共享太平，不意二竖忽侵，魏征、房玄龄先我而去，近又丧我李靖、马周，朕今将分手，别无他嘱。太子躬行仁俭，言动礼仪，可谓佳儿佳妇，卿等共辅佐之。”说了大恸。无忌等拜谢道：“陛下春秋正富，正好励精图治，今龙体偶不豫，何出此不祥之语！”太宗道：“朕已预知，故为叮咛耳。”诸臣辞了出宫。是夜上崩，太子即位，是为高宗。颁白诏于天下，诏以明年为永徽元年。

时武氏在感业寺，闻之亦为之恸泣。后因太宗忌日，高宗诣感业寺行香，恰值冯小宝在庵，回避不及；长明无奈，只得把小宝落了发。高宗问及，说是侄儿：“在土地堂里出家，才来看我。”高宗道：“白马寺中，田地甚多，僧众甚少，朕给度牒一纸与他，限他明日即往白马寺住扎。”武氏见了高宗大恸，高宗亦为之泣下，悄悄分付长明：“叫武氏束发，朕即差人来取。”嘱咐了即起行。

未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十一回 武才人蓄发还宫 秦郡君建访邀宠

词曰：

景物因人成胜概，满目更无尘可碍。等闲蓦地喜相逢，愁方解，心先快，明月清风如有待。谁信门前鸾辂隘，别是人间花世界。座中无物不清凉，情也在，恩也在，流水白云真一派。

右调《天仙子》

情痴婪欲，对景改形，原是极易为的事。若论储君，毕竟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从幼师传涵养起来，自然悉遵法则。不意邪痴之念一举，那点奸淫如醉如痴，专在五伦中丧心病狂做将出来；反与民间愚鲁火树银台，桑间濮上，尤为更甚。

今不说高宗到感业寺中行香回宫。再说武夫人到了房中，怀清说道：“夫人好了，皇上驾临，特嘱夫人蓄发，便要取你回宫；将来执掌昭阳，可指日而待，为何夫人双眉反蹙起来？”媚娘道：“宫中宠幸，久已预料必来，可自为主；只是如今一个冯郎，反被我三人弄得他削发为僧，叫我与你作何计筹之？”怀清道：“我们且不要愁他，看他进来怎么说。”只见冯小宝进房来问道：“你们为什么闷闷的坐在此？”小喜道：“武夫人与四师父，在这里愁你。”小宝道：“你们好不痴呀，夫人是不晓得，我姐姐久已闻知，我小宝上无父母，下无兄弟妻室，又不想上进，只想在温

柔乡里过活。今日逢着夫人，难得怀清姐姐分爱，得沾玉体，又兼喜姑娘帮衬，这种恩情，不要说为你三人剃了头发，就死亦不足惜。”怀清道：“只是出了家，难得妇人睡在身边，生男育女。”小宝道：“姐姐，你不知那些妇人，巴不得个有本事的和尚，整日夜搂住不放出来。”武夫人道：“若如此说，你将来有了好处，不想我们的了。”小宝道：“是何言欤！若要如夫人这般倾城姿色，世所罕有；即如二位之尚义情痴，亦所难得；但只求夫人进宫时，撺掇朝廷赏我一个白马寺主，我就得扬眉了，料想和尚没有什么官儿在里头可以做得。”怀清道：“你这话就差了，难道皇帝只是男子做得，或者武夫人掌了昭阳，也做起来，亦未可知。”武夫人笑道：“这且慢与他争论，只要你们心中有我就够了。”小宝跪下罚誓道：“苍天在上，若是我冯怀义日后忘了武夫人与怀清师父、小喜姑娘的恩情，天诛地灭。”武夫人脱下一件汗衫，怀清解下玉如意，小喜也脱下一件粗衣，三件东西赠与冯小宝。

正在叮咛之际，只见长明执着一壶酒，老婆子捧了夜膳，摆在桌上。长明道：“冯师父，我斟一杯酒与你送行，你不可忘了我。论起刚才在天子面前，我认了你是个侄儿，你今夜该睡在我房里才是；但是我老人家年纪有了，不敢奉陪，只要你到白马寺中去，收几个好徒弟来下顾就是。快些吃杯酒儿睡了，明日好到寺里去。”说了，出房去了。小宝与媚娘等三人你贪我爱，我说你泣，弄了一夜。到五更时，听见钟声响动，只得起身收拾，大家下泪送别怀义出庵不题。

再说高宗过了几日，即差官选纳武才人与小喜进宫，拜才人为昭仪。高宗欢喜不胜。亦是武昭仪时来运至，恰好来年就生一子，年余又生一女，高宗宠幸益甚。王皇后、萧淑妃恩眷已衰，

会昭仪生女，后怜而弄之。后出，昭仪潜扼杀之，上至昭仪宫，昭仪阳为欢笑，发被观之，女已死矣，惊啼问左右，皆言皇后适来此。高宗大怒道：“后杀吾女！”昭仪因泣数其罪。后无以自明，由是有废立之意。

高宗一日退朝，召长孙无忌、李勣、褚遂良、于志宁于殿内，遂良道：“今日之事，多为宫中。既受顾托，不以死争之，何以下见先帝？”勣称疾不入。无忌等至内殿，高宗道：“皇后无子，武昭仪有子，今欲立昭仪为后何如？”遂良道：“先帝临崩，执陛下手谓臣道：‘朕佳儿佳妇，今以付卿。’此陛下所闻，言犹在耳，皇后未闻有过，岂可轻废。”上不悦而罢。明日又言之，遂良道：“陛下必欲易皇后，伏请妙择天下令族，何必武氏？况武氏经事先帝，众所共知，万代之后，谓陛下为何如？”因置笏于殿阶，免冠叩头流血。高宗大怒，命官人引出。昭仪在帘中大言曰：“何不扑杀此獠？”无忌道：“遂良受先帝顾命，有罪不可加刑。”韩瑗因间奏事，泣涕极谏，高宗皆不纳。

隔了几日，中书舍人李义府叩阁，表请立武昭仪。适李勣入朝。高宗道：“朕欲立武昭仪为后，前问遂良，以为不可，子当何如？”李勣道：“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许敬宗从旁赞道：“田舍翁多收十斛麦，尚欲易妇，况天子乎？”帝意遂决，废王皇后、萧淑妃为庶人，命李勣赍玺绶，册武氏为皇后。贬褚遂良为潭州都督，又贬为爱州刺史，寻卒。

自后僭乱朝政，出入无忌，每与高宗同御殿阁听政，中外谓之“二圣”。高宗被色昏迷，心反畏惧武后，即差人封怀义为白马寺主。又令行人司迎请母亲来京，赠父武士彠司徒，赐爵周国公，封母杨氏为荣国太夫人，武三思等俱令面君，亲赐官爵，置

居京师。因恨王皇后、萧淑妃，令人断其手足，投于酒瓮中，道：“二贱奴，在昔骂我至尊，今待他骨醉数日，我方气休。”因此日夜荒淫。

武后怀着那点初心，要高宗早过，便百般献媚。弄得高宗双目枯眩，不能票本。百官奏章，即令武后裁决。武后曾经涉猎文史，弄些聪明见识，凡事皆称圣意，因遂加徽号曰“天后”。一日，高宗因目疾枯塞，心下烦闷，因对天后道：“朕与你终日住在宫中，目疾怎能得愈？闻得嵩山甚是华丽，朕与你同去一游，开爽眼界如何？”天后亦因在宫中，时见王、萧为祟，巴不能个出去游幸，便道：“这个甚好。”

高宗令宫监出来说了，不一时銮仪卫摆列了旗帐队伍，跟了许多宫女。高宗同天后上了一个双凤銮舆坐下，天后道：“文臣自有公务，要他们跟来做甚，只带御林军四五百就够了。”高宗遂传旨，大小文臣不必随御，一应文臣便自回衙门办事。銮仪卫把那些旗帐，齐齐整整摆将出来，甚是严肃。在路晓行夜宿，逢州过县，自有官员迎接供奉。

不日已到嵩山，但见奇峰叠出，高耸层云，野鸟飞鸣，齐歌上下；寺门前一条石桥，沸滚的长川冲将下来；奈是秋杪时候，只有红叶似花，飘零石砌。又见那寺里日宫月殿，金碧辉煌。只可恨那寺后一两进小殿，被了火灾，还没有收拾。因天已底暮，在寺门前看那红日落照，游了一回，便转身上辇。天后呆坐了仔细凝思。高宗道：“御妻想什么？”天后道：“聊有所思耳！”因取鸾笺一幅，上写道：

陪銮游禁苑，侍赏出兰闾。

云掩攒峰盖，霞低捶浪旗。

日宫疏涧户，月殿启岩扉。
金轮转金地，香阁曳香衣。
铎吟轻吹发，幡摇薄露稀。
昔遇焚芝火，山红迎野飞。
花台无半影，莲塔有金辉。
实赖能仁力，攸资善世威。
慈缘兴福绪，于此欲皈依。
风枝不可静，泣血竟何为？

高宗看天后写完，拿起来念了一遍，赞道：“如此词眼新艳，用意古雅，道是翰苑大臣应制之作，岂属佳人游戏之笔？妙极，妙极。”

行了数日，已到宫门首，几个大臣来接驾奏道：“李勣抱疴半月，昨夜三更时已逝矣！”高宗见说，为之感伤，赐谥贞武，其孙敬业，袭爵英公。高宗因天后断事平允，愈加欢喜。天后览臣工奏章。见内有薛仁贵讨突厥余党，三箭定了天山，因叹道：“几万雄师，不如仁贵之三箭耳！”遂问高宗道：“此人有多少年纪？”高宗道：“好只三十以内人。”天后道：“待他朝见时，妾当觑他。”

高宗临朝，薛仁贵进朝覆旨，天后在帘内私窥，见其相貌雄伟，心中甚喜，撷高宗以小喜赠之。

时天后设宴于华林园，宴其母荣国夫人并三思，高宗饮了一回，有事与大臣会议去了。杨氏换了衣服，同天后、三思各处细玩园中景致。但见：

楼阁层出，树影离奇。纵横怪石，嵌以精庐。环池以憩。
万片游鱼。绀树镂楹，视花光为疏密；长桥复道，依草态以

萦回。既燠房之奥交，亦凉室之虚无。乃登峭阁，眺层丘，条八窗之竞开，洗万壑之争流。能不结遥情之亹亹，真堪增逸兴之悠悠。

游玩一遍，荣国夫人辞别天后升舆回第。三思俟杨氏去后，换了衣服，也来殿上游玩一遍，各自散归。武后回宫不题。

且说沛王名贤，周王名显，因宫中无事，各出资财，相与斗鸡为乐，以表输赢。时王勃为博士，年少多才，二王喜与之谈笑。每至斗鸡时，王勃亦为之欢饮，因作斗鸡檄文云：

盖闻昂日，著名于列宿，允为阳德之所钟。登天垂象于中孚，实唯翰音之是取。历晦明而喔喔，大能醒我梦魂；遇风雨而胶胶，最足增人情思。处宗窗下，乐与纵谈；祖逖床前，时为起舞。肖其形以为幘，王朝有报晓之人；饰其状以作冠，圣门称好勇之士。秦关早唱，庆公子之安全；齐境长鸣，知君黎之生聚。决疑则荐诸卜，颁赦则设于竿。附刘安之宅以上升，遂成仙种；从宋卿之窠而下视，常伴小儿。唯尔德禽，固非凡鸟。文顶武足，五德见推于田饶；雌霸雄王，二宝呈祥于嬴氏。迈种首云祝祝，化身更号朱朱。苍蝇恶得混其声，蟋蟀安能窃其号。即连飞之有势，何断尾之足虞？体介距金，邀荣已极；翼舒爪奋，赴斗奚辞？虽季郈犹吾大夫，而埒桀隐若敌国。两雄不堪并立，一啄何敢自安？养威于栖息之时，发愤在呼号之际，望之若水，时亦趾举而志扬；应之如神，不觉尻高而首下。于村于店，见异己者即攻；为鸛为鹅，与同类者争胜。爰资梟勇，率遏鴟张。纵众寡各分，誓无毛之不拔，即强弱互异，信有喙之独长。昂首而来，绝胜鹤立；鼓翅以往，亦类鹏搏。搏击所施，可即用充公膳；

剪除略尽，宁犹容彼盗啼。届必命付庖厨，不啻魂飞汤火。羽书捷至，惊闻鹅鸭之声；血战功成，快睹鹰鹯之逐。于焉锡之鸡幘，甘为其口而不羞；行且树乃鸡碑，将味其肋而无弃。倘违鸡塞之令，立正鸡坊之刑。牝晨而索家者有诛，不复同于彘畜；雌伏而败类者必杀，定当割以牛刀。此檄。

高宗见了檄文，便道：“二王斗鸡，王勃不行谏诤，反作檄文，此乃交构之际。”遂斥王勃出沛府。王勃闻命，便呼舟省父于洪都。舟次马当山下，阻风涛不得进。那夜秋杪时候，一天星斗，满地霜华。王勃登岸纵观，忽见一隻坐石叽上，须眉皓白，顾盼异常，遥谓王勃道：“少年子何来？明日重九，滕王阁有高会，若往会之，作为文词，足垂不朽，胜于斗鸡檄文多矣！”勃笑道：“此距洪都，为程六七百里，岂一夕所能至？”叟道：“兹乃中元，水府是吾所司，子欲决行，吾当助汝清风一帆。”勃方拱谢，忽失叟所在。勃回船，即促舟子发舟，清风送帆，倏抵南昌。舟人叫道：“好呀，谢天地，真个一帆风已到洪州了！”王勃听见，欢喜不胜。

时宇文钧新除江州牧，因知都督阎伯屿有爱婿吴子章，年少俊才，宿构序文，欲以夸客，故此开宴宾僚。王勃与宇文钧亦有世谊，遂更衣入谒，因邀请赴宴，勃不敢辞，与那群英见礼过，即上席。因他年方十四，坐之末席。笙歌迭奏，雅乐齐鸣。酒过三巡，宇文钧说道：“忆昔滕王元婴，东征西讨，做下多少功业，后来为此地刺史，牧民下士，极尽抚绥，黎庶不忘其德，故建此阁，以为千秋仪表；但可惜如此名胜，并无一个贤人做一篇序文镌于碑石以为壮观。今幸诸贤汇集，乞尽其才，以纪其事何如？”遂叫左右取文房四宝，送将下去。

诸贤晓得吴子章的意思，各各逊让，次第至勃面前。勃欲显己才，受命不辞。阎公心中转道：“可笑此生年少不达，看他做什么出来！”遂起更衣，命吏候于勃旁：“看他做一句报一句，我自有处。”王勃据了一张书案，提起笔来，写道：“南昌故郡，洪都新府。”书吏认真写一句报一句，阎公笑道：“老生常谈耳。”次云：“星分翼轸，地接衡庐。”阎公道：“此故事也。”又报至：“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阎公即不语。俄而数吏沓报至，阎公即颌颐而已，至“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不觉矍然道：“奇哉此子，真天才也！快把大杯酒送去助兴。”

顷而文成，左右报完，忽见其婿吴子章道：“此文非出自王兄之大才，乃赝笔也；如不信，婿能诵之，包你一字不错。”众人大惊。只见吴子章从“南昌故郡”背起，直至“是所望于群公”，众人深以为怪。王勃说道：“吴兄记诵之功，不减陆绩诸人矣；但不知此文后，小弟还有小诗一首，吴兄可诵得出么？”子章无言可答，抱惭而退。只见王勃又写上“一言均赋，四韵俱成”：

滕王高阁临江渚，珮玉鸣鸾罢歌舞。

画栋朝飞南浦云，珠帘暮卷西山雨。

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

阁中帝子今何在？槛外长江空自流。

阎公与宇文钧见之，无不赞美其才，赠以五百缗，才名自此益显。

却说高宗荒淫过度，双目眩眊。天后要他早早归天，时刻伴着他玩耍，朝中事务，俱是天后垂帘听政。一日看本章内，礼部

有提请建坊旌表贞烈一疏。天后不觉击案叹道：“奇哉！可见此等妇人之沽名钓誉，而礼官之循声附会也。天下之大，四海之内，能真正贞烈者，代有几人？设或有之，定是蠢然一物，不通无窍之人；不是为势所逼，即为义所束。闺阁之中，事变百出，掩耳盗铃，谁人守着？可笑这些男子，总是以讹传讹，把些银钱换一个牌坊，假装自己的体面，与母何益？我如今请贞烈建坊的一概不准，却出一诏，凡妇人年八十以上者，皆版授郡君，赐宴于朝堂，难道此旨不好似前朝？”遂与一道旨意于礼部颁谕天下。时这些公侯驸马以及乡绅妇女，闻了此旨，各自高兴，与了履历年庚，递进宫中。天后看了一遍，足有数百，天后拣那在京的年高者，点了三四十名，定于十六日到朝堂中赴宴。至日，席设于宝华殿，连自己母亲荣国夫人亦预宴。对各勋戚大臣的家眷，都打扮整齐而来。

独有秦叔宝的母亲宁氏，年已一百有五，与那张柬之的母亲滕氏，年登九十有余，皆穿了旧朝服，来到殿中。各各朝见过，赐坐饮酒。天后道：“四方平静，各家官儿俱在家静养，想精神愈觉健旺。”秦太夫人答道：“臣妾闻事君能致其身，臣子遭逢明圣之主，知遇之荣，不要说六尺之躯，朝廷豢养，即彼之寸心，亦不敢忘宠眷。”天后道：“令郎令孙都是事君尽礼，岂不是太夫人训诲之力？”张柬之的母亲道：“秦太夫人寿容竟如五六十岁的模样，百岁坊是必娘娘敕建的了。”荣国夫人道：“但不知秦太夫人正诞在于何日，妾待好来举觞。”秦母道：“这个不敢，贱诞是九月二十三日；况已过了。”过三巡，张母与秦母等各起身叩谢天后。

明日，秦叔宝父子暨张柬之辈俱直朝面谢，天后又赐秦母建坊于里第，匾曰：“福寿双高”。此一时绝胜。

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十二回 张昌宗行雉幸太后 冯怀义建节抚硕贞

诗曰：

春风着处惹相思，总在多情寄绿枝。
莫怪啼莺窥绣幕，岂怜佳树绕游丝。
盈盈碧玉含娇日，袅袅文姬下嫁时。
博得回眸舒一笑，凭他见惯也魂痴。

谚云：饱暖思淫欲，是说寻常妇人。若是帝后，为天下母仪，自然端庄沉静，无有邪淫的。乃古今来却有几个？秦庄襄后晚年淫心愈炽，时召吕不韦入甘泉宫；不韦又觅嫪毐，用计诈为阉割，使嫪毐如宦者状，后爱之，后被杀，不韦亦车裂。汉吕后亦召审食其入宫，与之私通。晋夏侯氏至与小吏牛金通，而生元帝，流秽宫内，遗讥史策。可惜月下老布置姻缘，何不就拣这几个配他，使他心满意足，难道他还有什么痴想？

如今再说天后在宫中淫乱，见高宗病入膏肓，欢喜不胜。一日高宗苦头重，不堪举动，召太医秦鸣鹤诊之。鸣鹤请刺头出血可愈。天后不欲高宗疾愈，怒道：“此可斩也，乃欲于天子头刺血！”高宗道：“但刺之未必不佳。”乃刺二穴出少血。高宗道：“吾目似明矣！”天后举手加额道：“天赐也。”自负彩百匹以赐鸣鹤。鸣鹤叩头辞出，戒帝静养。

天后好像极爱惜他，时伴着依依不舍。岂知高宗病到这时，还不肯依着太医去调理，还要与太后亲热，火升起来，旋即驾崩，

在位三十四年。天后忙召大臣裴炎等于朝堂，册上太子英王显为皇帝，更名哲，号曰中宗；立妃韦氏为皇后，诏以明年为嗣圣元年，尊天后为皇太后，擢后父韦元贞为豫州刺史，政事咸取决于太后。

一日，韦后无事，在宫中理琴，只见太后一个近侍宫人，名唤上官婉儿，年纪只有十二三岁，相貌娇艳，性格和顺，生时母梦人舁大秤而生，道使此女称量天下，后遂颇通文墨，有记诵之功。偶来宫中闲耍，韦后见了便问道：“太后在何处，你却走到这里来？”婉儿道：“在宫中细酌。我不能进去，故步至此。”韦后道：“岂非冯、武二人耶！”婉儿点头不语。韦后道：“你这点小年纪，就进去何妨？”婉儿道：“太后说我这双眼睛最毒，再不要我看的。”韦后道：“三思犹可，那秃驴何所取焉！”正说时，只见中宗气忿忿的走进宫来，婉儿即便出去。

韦后道：“朝廷有何事，致使陛下不悦？”中宗道：“刚才御殿，见有一侍中缺出，朕欲以与汝父，裴炎固争，以为不可。朕气起来对他们说：‘我欲以天下与韦元贞，何不可，而惜侍中耶！’众臣俱为默然。”韦后道：“这事敢没要紧，不与他做也罢了。只是太后如此淫乱奈何？听见冯、武又在宫中吃酒玩耍。”中宗道：“诗上边说有子七兮，莫慰母心。母要如此，叫我也没奈何。”韦后道：“你到有这等度量；只是事父母几谏，宁可悄悄的谏他一番。”中宗道：“不难，我明日进宫去与他说。”

到了明日，中宗朝罢，先有宫监将中宗要与韦元贞为侍中并欲与天下，与太后说了。太后道：“这般可恶。”不期中宗走进宫来，令诸侍婢退后，悄悄奏道：“母后恣情，不过一时之乐，恐万代后青史中不能为母后隐耳，望母后早察。”太后正在含怒之

际，见他说出这几句话来，又恼又惭，便道：你自干你的事罢了，怎么毁谤起母来？怪不得你要将天下送与国丈，此子何足与事！”遂召裴炎废中宗为庐陵王，迁于房州；立豫王旦为帝，号曰睿宗，居于别宫。所有宫内大小政事咸决于太后，睿宗不得与闻。太后又迁中宗于均州，益无忌惮，心甚宽畅。又知宗室大臣怨望，心中不服，欲尽杀之。盛开告密之门，有告密称旨者，不次除官。用索元礼、周兴、来俊臣共撰《罗织经》一卷，教其徒网罗无辜。

中宗在均州闻之，心中惴惴不安，仰天而祝，因抛一石子于空中道：“我若无意外之虞，得复帝位，此石不落。”其石遂为树枝勾挂。中宗大喜，韦后亦委曲护持之。中宗道：“他日若复帝位，任汝所欲，不汝制也。”这是后事，不题。

且说洛阳有张易之、张昌宗兄弟二人，他父亲原是书礼之家，一日因科举到京中应试，寓在武三思左近。恰好三思与怀义不睦，要夺他宠爱，遂荐昌宗兄弟于太后，不题。

却说怀清见怀义到白马寺里去，料想他不能个就来，适有一睦州客人陈仙客，相貌魁伟，更兼性好邪术，怀清竟蓄了发，跟他到睦州；那寺侧毛皮匠，也跟去做了老家人。恰值那年睦州亢旱，地里忽裂出一个池来，中间露出一条石桥，桥上刻着“怀仙”两字，人到地边照影，一生好歹都照出来。因此怀清夫妻也去照照，那知池中现出竟如天子皇后的打扮，并肩而立。怀清深以为怪，对仙客道：“桥上‘怀仙’二字，合着你我之名；又照见如此模样。武媚娘可以做得皇帝，难道我们偏做不得？”遂与仙客开起一个崇义堂来，只忌牛犬，又不吃斋，所以人都皈依信服。男人怀清收为徒，女人仙客收为徒，不上一两年，竟有数千余人。怀清自立一号曰“硕贞”，拣那些精壮俊俏后生，多教了

他法术，皆能呼风唤雨。不期被县尹晓得了，要差兵来捕他，那些徒弟们慌了，报知陈仙客、硕贞。硕贞见说，选了三四百徒弟，拥进县门，把县尹杀了，据了城池，竖起黄旗，自称文佳皇帝。仙客称崇义王，远近州县，望风纳款。扬州刺史阴润只得申文报知朝廷。

是日，太后闲着无事，恰值差人去请怀义在宫中二雅轩宴饮，见了奏章，太后微笑道：“天下只道唯我在女子中有志敢为，可谓出类拔萃者矣；不意此女方欲振起巾帼之意，擅自称帝。”怀义道：“莫非就是睦州的文佳皇帝陈硕贞么？前日有两个女尼，对臣说那陈硕贞凶勇无比，说起来就是感业寺里怀清，未知确否？”正说时，只见象州刺史薛仁贵申文请发兵讨陈硕贞，附有夫人小喜一幅私礼，禀启中备说陈硕贞就是怀清，在睦州起义，曾遇异人，得了天书符箓，凶锋难犯，或抚或剿，恩威悉听上裁。太后道：“我说那里有这样斗气女子，原来果是令姊。”怀义亦笑道：“罢了，男人无用的了，怎么一个柔弱女子便做得这个田地？”太后笑道：“这样话只算得放屁。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难道女子只该与男子践如敝屣的？我前日的意思，建官分职，原要都用女子，男人只充使令；举朝皆妇人，安在不成师济之盛？我今烦你去招安他，难道他不肯来？”怀义道：“臣无官职，怎能够去招他？”太后道：“我封你一个大将军之职，你去何如？”即传旨封怀义为右卫大将军之职，星夜往睦州招抚陈硕贞。咨文发下，怀义便辞朝，太后又叮咛了许多话，差御林军三千助之。又移咨象州刺史薛仁贵会兵接应。仁贵得了旨意，亦发兵进剿。

原来陈硕贞夫妻两个近日不睦，仙客嫌妻拥着精壮徒弟不与他管，硕贞亦嫌其抢虏娇娃，带了随处宣淫。你道我兵强，我

道已兵强，因此大家分路，各自建功。仁贵将赶到淮上，早有细作来报道：“崇义王陈仙客带了一二千人马，离此地只有三十余里，要到徐州借粮，伏乞老爷主裁。”薛仁贵即便驻扎，点三百精兵扮作逃难百姓，星夜赶去伏着；又发一百精兵扮做贩酒煮的客人；又发二百精兵扮作香客，看前头下得手处埋伏。分付完了，各自起行。

仁贵自己统领大军，连夜追赶，离贼只有二三里，便停住。候至半夜，只听得一声号炮，仁贵如飞赶上前去，只见后边火星迸起，炮声不绝。仁贵持枪直杀到寨门。可怜那些贼兵，从未达这样精锐，各自卸了甲冑走了。陈仙客尚在炕上安寝，便梦中听得杀喊，正要想逃走，那晓得仁贵一条枪直刺进来，被后边四五个精兵杀进，逃走不及，被仁贵一枪刺死在地，枭了首级。还有七八百人、见主帅被诛，只得弃戈投降。

却说怀义同了三千御林军起行，预先差四五个徒弟，扮作游方僧人，去打听可是怀清还俗的。众徒弟领命去了，自己却慢慢而行。过了几日，只见那四五个徒弟同了一个老人家转来，怀义问道：“所事可有着实么？”徒弟道：“文佳皇帝一个亲随家人，被我们哄到这里，师爷去问他便知。”怀义出来问道：“你是那里人？姓什么？”那老者道：“难道老爷不认得小的了？小的姓毛名二，长安人，当年住在感业寺侧首，做皮匠为活。小的单身，时常蒙怀清师父热汤茶饭总承我的。不想被那睦州陈仙客王爷到寺中拐了六师父，竟往睦州蓄了发，做了夫妻，小的也只得随他去了。”怀义问道：“他们有什么本事，哄骗得这些人动？”毛二道：“那陈仙客，喜的是诅咒邪术，不想遇着六师父更聪明，把这些书符秘诀，练习精熟，着实效验故此远近果女知道，都来降服皈依。”

怀义道：“你知陈仙客勇力如何？”毛三垂泪道：“老爷，我们的主儿已死，还要问他什么勇力？”怀义听见喜道：“几时死的？”毛二道：“前日被薛仁贵来剿他，不意路上撞见，黑夜里杀进寨来。我那主子正在睡梦中，不及穿甲，被他杀了。”怀义道：“你这话不要调谎。”毛二道：“小的若是调谎，听凭老爷处死。”怀义道：“你如今要往那里去？”毛二道：“小的要去报知王爷的死信。”怀义道：“你不晓得你文佳皇帝与我是亲戚？”毛二道：“小的怎么不晓得？”怀义道：“朝廷晓得他造反，故此差我来招安。你今要去报知他崇义王死信，可同我的人去，他便明白了。”说罢，怀义就写一封书，一件东西付与四个徒弟，又叮咛了一番，徒弟同毛二起身去了。

行不多几日，到了沛县。只见他们摆着许多营盘在城外把守。守营军卒看见了，问道：“毛老伯，你为何回来了？你们那里何如？”毛二摇手道：“少顷便知，皇爷在何处？”小卒道：“在中军。”毛二如飞走到中军报知。

叫毛二进去，毛二跪在地上只是哭泣。陈硕贞心焦道：“你这老儿好不晓事，好歹说出来罢了，为什么只管啼哭？”毛二将崇义王如何行兵，薛仁贵如何举动，不想王爷正在宴乐之时，杀进来死了。陈硕贞不觉大恸。正哭时，毛二又说道：“皇爷且莫哭，有一件事在此，悉凭皇爷主裁。”取出那怀义的一封书来。陈硕贞接了书，看见封面上写着“白马寺主家报”，便问：“你如何遇见了怀义？”毛二将骗去一段说了。陈硕贞将怀义的书拆开，只见上写道：

忆昔情浓宴乐，日夕佳期，不意翠华临幸，忽焉分手，此际之肠断魂消，几不知有今日也。自贤姊乔迁，细访至今，

始知比丘改作花王。雨师堪为敌国，至杨枝之水，一滴千条，反不如芸香片席，共沐莲床也。良晤在即，先此走候。统唯慈照不宣。怀清贤姊妆次，辱爱弟冯怀义顿首拜。

毛二道：“他那里差四个童子在外。”硕贞便叫唤他进寨来。毛二出去不多时，领着四个徒弟走进寨门；两边刀枪密密，剑戟重重，上边一个柔弱女子，相貌端严，珠冠宝顶，着一件暗龙绒色战袍，大红花边镶袖口。四个徒弟一见这般光景，只得跪下叩头道：“家爷启问娘娘好么？”陈硕贞道：“你家老爷，朝廷待得好么？”徒弟答道：“好。家爷有一件东西在此奉与娘娘，须屏退众人。”陈硕贞道：“多是我的心腹。”那徒弟就在袖中取将出来，硕贞接在手中一看，却是前日临别时名与怀义白玉如意。见了双泪交流，便道：“我只道我弟弟不得见面的了，谁知今日遭逢。”便对四个徒弟道：“这里总是一家，你们住在此，待你老爷来罢。”四人只得住下。

过了一宵，五更时分，听得三个轰天大炮，早有飞马来报道：“敌兵来了！”陈硕贞道：“这是我家师爷，说甚敌兵！”各寨穿了甲冑，如飞摆齐队伍，也放三声大炮，放开寨门，硕贞差人去问：“是何处人？”怀义的兵道：“我们是白马寺主右卫大将军冯爷，你们来的是何人？”军卒答道：“是文佳皇帝在此。”说了，就转身去报与陈硕贞。硕贞选了三四十人跟了，跨上马来接圣旨。怀义叫三千御林军驻扎站立，自同三四十个徒弟，背了玉旨，昂然而来。到硕贞寨中，香案摆列。硕贞接罢了圣旨，两个相见过，拥抱大哭，到后寨中去各诉衷情。正欲摆酒上席，城内各官俱来参谒。怀义差人辞谢了，对硕贞道：“贤姊既已受安，部下兵马如何处置？”硕贞道：“我既归降，自当同你到京面圣，兵马且屯扎

睦州再处。”怀义道：“如此绝妙。”硕贞传众军头目说了，军马只得暂在睦州驻扎候旨；只带三四十亲随，同怀义亲切的慢慢而行。

行不及两三日，遇见了薛仁贵兵马，怀义把招安事体对他说了。仁贵道：“既是事体已妥，师爷同令姊面圣，学生具疏上闻，去守地方了。”大家相别，仁贵自回象州去了。怀义同硕贞一路而行，到了京中，报知太后，太后晓得陈硕贞到了，怀义先进宫去说明，差个官儿去接，即召陈硕贞进宫。太后一见，悲喜交集，大家把别后事情说了，留在宫中住了两三日，赠了金银缎匹，买一所民房居住，敕赐硕贞为归义王，与太后宾客；怀义赐封鄂国公。

后事如何，下回分解。

第七十三回 安金藏剖腹鸣冤 骆宾王草檄讨罪

词曰：

兔走乌飞，一霎时，翻腾满目。兴告讦，网罗欲尽，律严刑酷。眼底赤心肝一片，天边鳄浪愁千斛。吐尽怀草檄，整天庭，仇方复。

斟绿酒，浓情续。烧银烛，新妆簇。向风亭月榭，细谈衷曲。此夜绸缪恩未竟，来朝离别情何促！倩东风，博得上林归，双心足。

右调《满江红》

自古好名之士，为义而死；好色之人，为情而亡。然死于情者比比，死于义者百无一二。独有春秋时卫大夫宏演纳懿公之肝于腹中；战国时齐臣王蠋闻闵王死，悬躯树枝，自奋绝脰而亡。立心既异，亦觉耳目一新，在宇宙中虽不能多，亦不可少。

今说太后在宫追欢取乐，倏忽间又是秋末冬初。太平公主乃太后之爱女，貌美而艳，丰姿绰约，素性轻佻，惯恃母势胡作敢为。先适薛绍，不上两三年把他弄死。归到宫申，又思东寻西趁，不耐安静。太后恐怕拉了他心上人去，将他改适大夫武攸暨，不在话下。

是日恰值太后同武三思在御园游玩，太后道：“两日天气甚是晴和。”三思道：“天气虽好，只是草木黄落，觉有一种凋零景象，终不如春日载阳，名花繁盛之为浓艳耳！”太后道：“这又何

难？前日上林苑丞奏梨花盛开，梨花可以开得，难道他花独不可开？况今又是小春时候，明日武攸暨必来谢亲，赐宴苑中，当使万花齐放，以彰瑞庆。”三思道：“人心如此，天意恐未必可。”太后笑道：“明日花若开了，罚你三大杯酒。”三思亦笑道：“白玉杯中酒，陛下时常赐臣饮的，只是如今秋末冬初的天气，那得百花齐放来？”太后怒目而视，别了三思回宫，便传旨宣归义王陈硕贞入朝，将前事与他说了，叫他用些法术，把苑中树木尽开顷刻之花，以显瑞兆。

硕贞道：“若是明日筵宴，陛下要一二种花，臣或可向花神借用；若要万花齐发，这是关系天公主持，须得陛下诏旨一道，待臣移檄花神，转奏天廷，自然应命。”太后展开黄纸，写一诏道：

明朝游上苑，火速报春知。

花须连夜发，莫待晓风吹。

太后写完，将诏付陈硕贞。硕贞又写了一道檄文，别了太后，竟到苑中，施符作法，焚与花神不题。太后又传旨着光禄寺正卿苏良嗣，进苑整治筵席。

再说武三思回家，途遇了怀义。怀义问道：“上卿何不宿于宫，而跋涉道途耶？”三思道：“可笑太后要问花神借春，使明早万花齐放。我想人便生死由你，这发蕊放花系上帝律令，岂花神可以借得？我与你到明日看苑中之花，便知天意。”两人大笑而别。

到了明日，大气愈觉融和，怀义放心不下，忙进苑来。只见万卉敷荣，群枝吐艳。一转转畅华堂来，一个官儿在那里主持。原来苏良嗣为因旨意叫他检点筵席，故早到此。怀义被他看见，

便道：“何物秃驴，辄敢至此！”怀义见他说这两句话，道他眼睛有些近视，只得忍着气对苏良嗣道：“苏老先，彼此朝廷正卿，难道学生来不得的？”苏良嗣道：“今日是武驸马谢亲，是一席喜筵，朝廷差我在此料理。你是何科目出身，居为正卿，妄自尊大？你若不走，我就把朝笏来批你的颊，看你把我如何？”怀义睁着眼睛，要发出话来，不意苏良嗣向着怀义把牙笏照脸批来，打了几下。怀义着了忙，只得逃进太后宫中，双膝跪下。太后道：“你为何这般光景？”怀义道：“苏良嗣无礼，见了臣僧，便批臣的颊。”太后道：“他在何处打你？”怀义道：“在苑中畅华堂。”太后即挽他起来道：“是朕叫他在那里主持酒席的，你为什么到那里闲趁起来？南衙宰相往来，今后阿师当从北门出入。”便叫内侍分付司北门的官儿：“今后上师进来，不可禁止。”又对怀义道：“你今日住在此，待他们酒席散了，朕与你去游赏如何？”

且说苏良嗣在畅华堂检点，屏开孔雀，座映芙蓉，满山百花开放，照耀的好不热闹。只见御史狄仁杰领着各官进来，见了这些花朵，不胜浩叹道：“奇哉，天心如此，人意何为？”内史安金藏道：“不知万卉中可有不开的？”众臣各处闲看，唯有槿树杳无萌芽，仍旧凋零，不觉赞叹道：“妙哉槿树，真可谓持正不阿者矣！”正说时，只见驸马武攸暨进宫去朝见了，到畅华堂来领宴。又见许多宫女，拥着太后进来，叫大臣不必朝参，排班坐定。太后道：“草木凋零，毫无意兴，故朕昨宵特敕一旨，向花神借春，不意今朝万花齐放，足见我朝太平景象。此刻饮酒，须要尽兴回去，或诗或赋做来，以记盛事。”又分付内侍去看万卉中可有违诏不开的。左右道：“万花齐放，只有槿树不开。”太后命左右剪除枝干，谪在野间，编篱作障，不许复植苑中。

那武三思辈这些谄佞之徒，无不谀词赞美。独有狄仁杰等俱道：“春荣秋落，天道之常。今众花特发，亦陛下威福所致；但冬行春令，还宜修省。”酒过三巡，众臣辞退。太后也因怀义在内，命驾进宫。

武三思看见太后不邀他到宫里去，心中疑惑，走到旁边，穿过了玩月亭，将到翠碧轩转去，只见上官婉儿倚栏呆想。正是：

淡白梨花面，轻盈杨柳腰。

倚栏惆怅立，妩媚觉魂消。

三思在太后处时常见他，也彼此留心。今日见他独自在此，好不欢喜，便道：“婉姐，你独自在此想着甚来，敢是想我么？”婉儿撇转头来，见是三思，笑道：“我是不想你，另有个心上人在那里想着。”三思道：“是那个？”婉儿道：“我且问你，今日在畅华堂中赴宴，为何闯到这里？”三思道：“你莫管。我同你到翠碧轩里去，有话问你。”婉儿道：“有话就在此说罢。”三思笑道：“我偏要到轩里去说。”婉儿没奈何，只得随了他到轩里来。三思问道：“谁在太后宫中玩耍？”婉儿道：“是怀憎。”三思便把婉儿搂住道：“亲姐姐，你方才说有人想我，端的是那个？”婉儿便道：“韦后在宫时，我常在他面前赞你如何风流，如何温存，又说你同太后在宫，如何举动，他便长叹一声，好似痴呆的模样道：‘怪不得太后爱他！’这不是他想你么？可惜如今同圣上移驾房州去了。他若得回来，我引！你去，岂不胜过上宫么？”三思道：“韦后既有如此美情，我当在太后面前竭力周全，召还庐陵王便了。”说了，分手而别。

时索元礼、周兴、来俊臣辈，同在畅华堂与宴，觉得狄仁杰、安金藏诸正人意气矜骄，殊不为礼，心中饮恨。怀义又怪苏良嗣

批其颊，大肆发怒。适虢州人杨初成矫制募人迎帝于房州。太后敕旨捕之。怀义买嘱周兴诬苏良嗣、狄仁杰与安金藏等同谋造反。来俊臣又投一扇于匭上，有《醉花阴》词二首，云是皇嗣讥讪母后，同谋不轨。词云：

花到春开其常耳，破腊花有几？除却一枝梅，再要花开，
只恐无其二。上苑催花丹诏至，不许拘常例。草木亦何
知，役使随人，博得天颜喜。

违例开花花何意？要把君王媚。昨夜诏花开，今早来看，
却果都开矣。槿树一枝偏独异，不肯随凡卉。篱下尽悠
然，万紫千红，对此应含愧。

太后见了大怒，然知狄仁杰乃忠直之臣，用笔抹去，余谕索元礼勘问。元礼临审酷烈，不知诬害了多少人，把苏良嗣一夹，要他招认谋反。良嗣喊道：“天地九庙之灵在上，如皇嗣稍有异心，臣等愿甘灭族。”又把安金藏要夹起来。金藏道：“为子当孝，为臣当忠。如君欲臣死，臣孰敢不死？但欲叫臣去陷君，臣不为也。今既不信金藏之言，请剖心以明皇嗣不反。”即引佩刀，自剖其胸，五脏皆出，血涌法堂。杜景俭、李日知他两个尚存平恕，见了忙叫左右夺住佩刀，奏闻太后。太后即传旨，着俊臣停推，叫太医院看视。

安金藏此事远近传闻。眉州刺史英公徐敬业同弟敬猷行至扬州，忽闻此报。不胜骇怒道：“可惜先帝天挺英雄，数载亲临鏖战，始得太平；至今日被一妇人安然坐享，把他子孙剪灭殆尽。难道此座，竟听他归之武氏乎？举朝众公卿何同木偶也！”敬猷道：“吾兄是何言欤？众臣俱在辇毂之下，各保身家，彼虽淫乱，朝廷之纪纲尚在，但可恨这班狐鼠之徒耳。如今日有忠义之士，

出而讨之，谁得而禁哉！”正说时，只见唐之奇、骆宾王进来。原来唐、骆因坐事贬谪，皆会于扬州。二人听见了，便道：“好呀，你们将有不轨之志，是何缘故？”敬业道：“二兄来得正妙，有京报在这里，请二兄去看便知。”

二人看了一遍，唐之奇只顾叹气。骆宾王对敬业道：“这节事，令祖先生若存，或者可以挽回，如今说也徒然。”敬业道：“贤兄何必如此说，人患不同心耳。设一举义旗，拥兵而进，孰能御之？”唐之奇道：“既如此说，兄何寂然？”骆宾王道：“兄若肯正名起义，弟当作一檄以赠。”敬业道：“兄若肯扶助，弟即身任其事。即日祭告天地，祀唐祖宗，号令三军，义旗直指耳！且把酒来吃，兄慢慢的想起来。”骆宾王道：“这何必想，只要就事论事说去，已书罪无穷矣。”敬猷道：“只就断后妃手足，这种利害之心，实男子所无。”一回儿摆上酒来，大家用巨觥饮了数杯，宾王立起身来说道：“待弟写来与诸兄一看，悉凭主裁。”忙到案边，展开素纸写道：

伪周武氏者，人非和顺，地实寒微。昔充太宗下陈，尝以更衣入侍。洎乎晚节，秽乱春宫，潜隐先帝之私，阴谋后庭之嬖。入门见妒，蛾眉不肯让人；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践元后于鞶翟，陷吾君于聚麀；加以虺蜴为心，豺狼成性。近狎邪僻，残害忠良，杀姐屠兄，弑君鸩母，人神之所共嫉，天地之所不容，犹复包藏祸心，窥窃神器。君之爱子，幽之于别宫；贼之宗盟，委之以重任。呜呼，霍子孟之不作，朱虚侯之已亡。燕啄王孙，知汉祚之就尽；龙髯帝后，识夏庭之遽衰。敬业皇唐旧臣，公侯冢子，奉先君之承业，荷朝廷之厚恩。

敬业坐在旁边，看他一头写，一头眼泪落将下来，忍不住移

身去看，只见他写道：

公等或家传汉爵，或地协周亲；或膺重寄于话言，或受顾命于王室。言犹在耳，忠岂忘心？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

敬业看完，不觉杯儿落将下来，双手击案大恸。宾王写完，把笔掷于地上道：“如有看此不动心者，直禽兽也！”众人亦走来念了一遍，无不涕泗交流。岂知一道檄文，如同治安策，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叹息者六，弄得一堂之上，彼此哀伤。敬猷道：“这节事不是哭得了事的，只要诸公商议做去便了。”大家复坐。敬业道：“明日屈二兄早来，尚有几个好相知，邀他同事。”骆、唐二人，唯唯而别。

时狄仁杰为相，见狱中引虚伏罪者，尚有八百五十余人。仁杰俱疏将索元礼等残酷之事奏闻太后，命严思善按问。思善与周兴方推事对食，谓兴道：“囚多不承，当为何法？”兴道：“令囚入瓮，以火炙之，何事不承？”思善乃索大瓮，炽炭如兴法，因起谓兴道：“有内状推公，请公入此瓮。”兴叩头伏罪，流岭南为仇家所杀。索元礼、来俊臣弃市，人争啖其肉，斯须而尽。太后知天下恶之，乃下制数其罪恶，加以赤族之诛。这些残酷之事，一朝除灭殆尽，军民相贺道：“自今眠者背始贴席矣。”

一日，武三思进宫，将徐敬业檄文并裴炎回敬业书与太后看。太后看罢，不觉悚然长叹，问：“此檄出自谁手？”三思道：“骆宾王。”太后道：“有才如此，而使之流落不偶，则前此宰相之过也。”三思因问敬业约炎为内应，而炎书只有“青鹅”二字，众所不解。太后道：“此何难解？青者十二月也，鹅者我自与也，言十二月中至京，我自策应也。今裴炎出差在外，且不必追捉，

只遣大将李孝逸征讨敬业便了。但我想庐陵王在房州，他是我嫡子，若有异心，就费手了。要着一个心腹去看他作何光景？只是没有人去得。”三思想起婉儿说韦后慕我之意，便道：“我不是陛下的心腹么，就去走遭。”太后道：“你是去不得的。”三思道：“此行关系国家大事，若他人去，真假难信。”太后唯唯，只见宫娥报说：“师爷进来了！”太后叫婉儿：“你且送武爷出去。”婉儿对三思道：“我同你到右首转出去罢。”三思道：“为什么不往东边走？”婉儿道：“西边清净些。”三思会意，勾住他的香肩，取乐一回，又把太后要差人往房州去的事说了，叫他撺掇我去。婉儿道：“这在我，我有些礼物送与韦娘娘，待我修书一封，打动他便了，只是日后不要把我撇在脑后。”三思道：“这个自然。”随即分手出宫。

到了次日，太后有旨，着武三思速往房州公干。三思得了旨意，进宫辞别太后，太后叮咛数语，婉儿暗将礼物并书递与三思。三思随即起身。

不多几日，已到房州，天色已晚，上店歇了，随叫手下假说是文爷在这里买些小货。三思到了夜间，闲语中问及：“庐陵王在这里可好么？”店主人道：“王爷甚好，唯与比丘时常往来。这里有感德寺大和尚，号慧范，王爷朔望必到寺中，听他讲经说法；至于百姓，真是秋毫无犯。可惜这个好皇爷，不知为什么事他母后不喜欢，赶了出来。”三思心上想道：“庐陵如此举动，无异心可知的了，更喜今日是十四，明日是望日，待他出门，我去方妙。”过了一宵，明日捱到日中，跟了三四小使，肩舆而至。

门上人知是武三思，不知为什么事体，忙去报知韦后。韦后叫太监进去问：“那武爷是怎样来的？还有何人奉陪？”太监答了。

韦后道：“既如此，他与我们是至戚，不妨请进宫来相见。”太监出去，请进宫来。三思看见韦后走将出来，但见：

身躯袅娜，体态娉婷。鼻倚琼瑶，眸含秋水，生成秀发，
尽堪盘窝龙髻；天与娇姿，慢看舞袖吴宫。

三思连忙拜将下去，韦后也回拜了。坐定，韦后问道：“太后好么？”三思笑道：“比先略觉宽厚些。”韦后垂泪道：“我们皇爷偶然触了母后一句，不想被逐。如今我夫妇不知何日再得瞻依膝下？”三思道：“想皇爷不在宫中么？”韦后道：“今早往感德寺，已差人去请了。不知武爷何来？”三思道：“因上官婉儿思念娘娘，故赍书到此。”向靴里取出书来送与韦后，左右就把礼物摆下。韦后把婉儿的书拆开，看了微笑，忽见女奴进来报道：“王爷回来了。”

韦后进去，中宗出来，与三思叙礼坐定，中宗先问了母后的安，又叙了寒暄，彼此把朝政家事说了。中宗道：“兄如今何往？寓在何处？”三思道：“在府前饭店暂过一宵，明日即行。”中宗道：“岂有此理！兄不以我为弟耶？何欲去之速也！弟还有许多话问兄。”对左右说：“武爷行李在寓所，你去分付他们取来。”

一回儿请到殿上饮酒，三思把安金藏剖腹屠肠说了，又把日前徐敬业讨檄一段说了，道：“太后差李孝逸去剿灭，今差我到扬州命娄师德去合剿，故此枉道来问候。”中宗听了大怒道：“徐世勣是太后的功臣，母后何等待他，不想他子孙如此倡乱。若擒住他，碎尸万段，不足以服其辜。”更命整席在后书斋，中宗进内更衣去了。三思见内已摆设茶果，又见刚才随韦后的宫奴捧上茶杯，近身悄悄对三思进：“武爷不要用酒醉了，娘娘还要出来与武爷说话。”正说时，中宗出来入席，大家猜谜行令，到把中

宗灌醉，扶了进去。

三思见里边一间床帐已摆设齐整，两个小厮住在厢房。三思叫他们先睡了，自己靠在桌上看书。不多时韦后出来，三思忙上前接住，道：“下官何幸，蒙娘娘不弃？”韦后道：“噤声。”把手向头上取那明珠鹤顶与袖中的碧玉连环放在桌上。两个共赴阳台，追欢取乐。韦后道：“你却不要薄情待我。”三思道：“我回去，如飞在太后面前说王爷许多孝敬，包你即日召回。”韦后道：“如此甚好，妾鹤顶一枝聊以赠君，所言幸勿负我。婉儿我不便写书，替我谢声。碧玉连环一副，乞为致之。”别了三思进去。三思在府中三日，恐住久了，太后疑心，就与中宗话别，上路回京。

要知后事，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十四回 改国号女主称尊 闯宾筵小人怀肉

词曰：

武氏居然改号，唐家殆矣堪哀。却缘妖梦费疑猜，
留得庐陵还在。

只怪僧尼恋色，怎叫臣庶持斋？阿谁怀肉首将来，
笑煞小人无赖。

右调《西江月》

国势颠危之际，还亏那有手段的出来支倾振坠，做个中流砥柱；若都像那一班狗苟之徒，未有不把祖宗栉风沐雨之天下，拱手而付之他人。国号则改为周，宗庙则易武氏，视中宗、睿宗如几上之肉。岂知天不厌唐。拨乱反正之玄宗，早已挺生宫掖矣。

今且不说武三思在房州别了中宗回来。且说有个傅游艺，原系无籍，因其友杜肃与怀义相好，怀义荐二人于太后，遂俱得幸，擢为侍御。游艺怂恿太后更改国号，又请立武承嗣为太子。太后大喜，遂改唐为周，改元天授，自称圣神皇帝，立武氏七庙。正是：

皇后称皇帝，小君作大君。

绝无仅有事，亘古未曾闻。

武三思回到京中，闻武承嗣欲谋为太子，心怀不平。及入宫复命，突遇上官婉儿，三思问：“太后安否？”婉儿道：“太后日来偶患目疾，如今叫沈南璆在那里医。王爷处怎么光景？”三思

道：“王爷日夕奉佛，作事甚好。韦娘娘已谐素愿，他说不及写书，送你碧玉连环一只，叫我多多致谢。”袖中取出连环付婉儿收了。婉儿道：“此时太后闲着，你快去见了。两日武承嗣在此营求为太子，你须小心承奉。”三思依言，随即进宫朝见太后，称贺毕，把中宗如何思念太后，如何佛前保佑太后，细细说完；见太后默然半晌不语。

一日太后夜梦不祥，召狄仁杰详解。太后道：“朕夜来梦见先帝授我鸚鵡一只，双翼披垂，朕抚弄移时，两翼再不能起。”仁杰道：“武者陛下国姓，召回佳儿佳妇，则两翼振矣。”太后道：“卿言甚是；但武承嗣求为太子，事当如何？”仁杰对道：“文皇帝亲冒锋镝以定天下，传之子孙。先帝以二子托陛下，今乃欲移之他族，无乃非天意乎。且姑侄与母子孰亲？陛下立子，则千秋万岁后，配飨太庙，承继无穷；陛下若立侄，未闻有侄为天子，而觐姑于庙者也。”后悟，由是召回中宗。母子相见，悲喜交集不题。

一日，太后与三思在窗前细语，恰好昌宗兄弟进来。太后笑道：“我正拟九个美人题在此，要众人分做。”昌宗在案上取来一看，却是美人浴、美人睡、美人醉许多好题目。尚未看完，只见太平公主携着婉儿的手走进来。原来昌宗、易之久与太平公主有染，太后亦微知其事，当日大家上前见了，太平公主道：“苑中荷花大放，母后怎不去看，却在此弄这冷淡生活？”太后笑道：“正是同去看来。”遂命摆宴在苑中。

大家同到苑中来。只见啸鹤堂前，那荷花开得红一片，绿一堆，芳香袭人。太后道：“妙呀！两日荷花正在不浓不淡之间。”四围看了一遍，入席饮了一回酒。太后道：“今日之宴，实为赏

心，宁可有诗无花，岂可有花无诗？”婉儿道：“正是花、酒、诗四美具矣，岂可使他虚负！”太平公主道：“花、酒、诗只有三样，为何说四美具？”婉儿道：“难道人算不得一美的！”大家笑了一回，易之道：“荷花吟咏甚多，何不以人喻之，方不盗袭。”太后道：“五郎之言甚善。刚才诗题尚在上宫，快写出来。”昌宗道：“在臣袖中。”取来送与太后，太后接了笑道：“题目恰好十二个，只要随意描写，不要写出宫闱中身分，可拈阄取题。六人在此，一人做两首。”便命婉儿写了十二个阄子，成团儿放在盒儿里。先是太后拈了两个，其余各各拈齐。太后先向上边桌上执笔而写。公主与婉儿两个向旁边东首桌上做。三思与易之、昌宗向近窗桌上凝思。太后不多时已做完，起身道：“聊以涂鸦，殊失命题之意。”众人齐来看，只见上写道《美人醉》：

细酌流霞尽少年，宜都春好自陶然。
玉山荡影无坚壁，银海光摇欲泄天。
龟勉添香还裹足，艰难临镜又凭肩。
听郎啐语和郎笑，丐尔温存一霎眠。

第二题是《美人睡》：

罗家夫妇太轻狂，如许终宵一半忙。
晓起自嫌星眼倦，午余犹觉锦衾凉。
朦胧楚国行云境，撩乱梁家堕马妆。
耳畔俏呼身半转，粉腮凝汗枕痕香。

众人正在那里赞美，只见昌宗与婉儿的诗亦完。太后先把昌宗的来看，是《美人坐》：

咄咄屏窗对落晖，飞花故故点春衣。
支颐静听林莺语，抱膝遥看海燕归。

爱把玉钗撩鬓发，闲将金尺整腰围。

卖花墙外声声唤，懒得抬身问是非。

再看第二首是《美人忆》：

记得离亭折柳条，风姿何处玉骢骄？

春情得梦虚鸳枕，世态依人几绉袍？

其雨日高谁适沐，日归河广不容刀。

金钱卜惯难凭准，乱剪灯花带泪抛。

太后赞道：“这二首得题之神，清新俊逸，兼而有之。”看婉儿的诗，第一首是《美人浴》：

秋炎扶梦倚栏干，小婢传言待浴兰。

绦脱渐松衫半掩，步摇徐解髻重盘。

春含豆蔻香生暖，雨晕芙蓉腻未干。

怪底小姑乖劣甚，悄拈窗纸背奴看。

第二首是《美人谑》：

盈盈十五惯娇痴，正是偷闲谑浪时。

方胜叠香移月姐，绣裙围树笑风姨。

申严仲子三章法，细数诸姑百两期。

何事悄将巾带裹，教人错认是男儿。

太后看了笑道：“我说你是惯家，自与人不同；即使梓行于世，人亦不认是宫闱中做的。”只见三思也写完，呈将上来。太后一看，却是《美人语》：

何人输却口脂香，骂尽东风负海棠。

连袂踏青忆款曲，临池对影自商量。

频嫌东陆行长日，未许西部听隔墙。

不尽喁喁绣幕外，细教鹦鹉数檀郎。

第二题是《美人病》：

消裹常州透额罗，画床绮枕皱凌波。
原因忆梦成消瘦，错认伤春受折磨。
剪彩情怀今寂寞，踏青境况久磋跎。
儿家夫婿谁知道，减却腰围剩几多？

只见太平公主也呈上来，却是《美人影》：

何事追随不暂离？惯将肥瘦与人知。
日中斜傍花阴出，月下横移草色披。
避雨莫窥眉曲曲，摇风多见袖垂垂。
堪怜临水萍开处，白小吹波乱接伊。

第二题乃《美人步》：

款蹴香尘冉冉移，畏行多露滑春泥。
花阴点破来无迹，月影冲开去有期。
觅句推敲何觉懒？寻芳措曳故教迟。
玉奴步步莲花地，应为东风异往时。

太后未及品题，张易之也完了呈上，却是《美人立》：

凝睇中天顾影明，迟回却望最含情。
斜抱琵琶空占影，稳垂环珮不闻声。
闲将衣带和衫整，懒为花枝绕砌行。
露湿弓鞋犹待月，小鬟频唤未将迎。

第二题是《美人歌》：

雍门三日有余声，不为骊驹唱渭城。
子夜言情能婉转，罗敷诉怨最分明。
朱唇乍启千人静，皓齿才分百媚生。
谱尽香山长恨句，听来真与燕莺争。

太后看了笑道：“你四人的诗，不但俱得香奁之体，如出一人之手。”正说时，只见宫奴捧着莲花三四枝进来，三思把一枝置于昌宗耳边，戏道：“六郎面似莲花。”太后笑道：“还是莲花似六郎耳。”饮酒笑说了一回，三思、昌宗、易之等散出，太后着内监牛晋卿去召怀义。

那晓得怀义做了鄂国公之后，积蓄多金，倚势骄蹇，私藏着极美的妇人，日夜取乐。这日正吃得大醉，忽见牛晋卿传太后有旨宜召，怀义怒道：“这里娇花嫩蕊尚不暇攀折，况老树枯藤乎？你且回去，我当自来。”晋卿无奈，只得回宫，以怀义之言实告。太后听了，不觉大怒道：“秃子恁般无礼！前者火烧天堂，延及明堂，都因此秃；今又如此可恶！”正在大怒之际，恰好太平公主进来，见太后大怒，忙问其故。晋卿将怀义之言说知。公主道：“秃奴无礼极矣！母后不须发怒，待儿日处死他便了。”太后道：“须处得泯然无迹。”太平公主领命而出。

明日用早起身，选了二三十个壮健宫娥去苑中伏着，又叫两个太监往召怀义，哄他进苑来。那怀义因宵来酒醉失言，懊悔无及，又闻差人来召他，正要粉饰前非，即同二太监从后宰门进宫。太平公主先令宫娥于半路传谕道：“太后在苑中等着，可快进去。”怀义并不疑心，忙进苑来，宫娥引到幽僻之处，只见太平公主坐着，将一纸叫他看。怀义拿来一看，却是王求礼请阉怀义的疏。两个内监即时动手割阉，又加痛打，不消半刻，怀义气绝身亡。将尸首装入蒲包内，送到白马寺中，放火烧了，回奏太后不题。

且说太后因明堂火灾，天堂中所供佛像都已损坏。又四方水旱频仍，各处奏报灾异，遂下诏着百官修省，禁止民间屠宰，甚

至鱼虾之类亦不许捕捉。这禁屠之令一下，军民士庶无不凛遵。

其时翼国公秦叔宝致仕家居，尚有老母在堂，叔宝极尽孝养。其子秦怀玉蒙高祖赐婚单雄信之女，生二子，长名秦琮，次名秦瑀。瑀娶拾遗张德之女，一胎双生二子。叔宝与叔宝之母俱甚欢喜。到满月时，为汤饼之会，朝中各官，都往称贺。叔宝父子开筵宴客。张德亦在座，傅游艺与杜肃也随众往贺，一同饮宴。只见杯盘罗列，水陆毕具，极其丰腴。张德对着众官道：“若论奉诏禁屠，今日本不该有此陈设；只因敝亲翁老年得这曾孙，不胜欣喜，又承诸公枉顾，不敢褻慢，故有此席，违禁之愆，祈仰容庇。”叔宝父子也一齐拱手道：“总求诸兄见原。”众官俱唯唯。只有傅游艺、杜肃这两个小人口虽答应，心里不然，要想去太后面前出首献功。游艺目视杜肃而笑，杜肃会意，乘着众人酌酒酬酢之时，暗将盘中肉馅包子一枚藏于袖内，至晚散席，各自别去。

次日早朝已罢，百官俱退。游艺、杜肃独留身奏事，随太后至便殿。太后问道：“二卿欲奏何事？”杜肃奏道：“陛下遇灾修省，禁止屠宰，人皆奉法，不敢有犯。大臣之家尤宜凛遵诏旨，乃翼国公之子秦怀玉，因次子秦瑀生男宴客，臣与傅游艺俱往赴宴，见其珍馐毕备，干犯明禁。臣已窃怀其一物为证，乞陛下治其违旨之罪，庶臣民知畏，诏令必行。”奏罢，将昨日所袖的肉馅包子献上。傅游艺亦奏道：“拾遗张德徇庇姻私，嘱托众官使相容隐，殊属不法，亦宜加罪。”太后闻奏，微微而笑，即传旨召秦怀玉、张德。

少顷，二人宣至。太后问秦怀玉道：“闻卿次子秦瑀之妻张氏连举二雄，秦家得子，张家得甥，大是喜事。”怀玉与张德俱顿首称谢。太后道：“昨日在家宴客乎？”怀玉奏道：“臣父因祖

母年高，欲弄孙以娱之，偶召亲故小饮，不识陛下何以闻之？”太后命左右将肉馅包子与他看，笑道：“此非卿家筵上之物耶，张拾遗虽欲为对卿蔽，其如有怀肉出首之人何？”怀玉与张德俱大惊，叩头道：“臣等干犯明禁，罪当万死。”太后道：“朕禁止屠宰，为小民无端聚饮，残害物命故耳。至于吉凶庆吊之所需，原不在禁内。卿父为开国功臣，且又年老，况有老母在堂，今喜连得二曾孙，汤饼嘉会，击鲜烹肥，理固宜然，岂朕所禁？但卿自今请客，亦须择人。”因指着傅游艺、杜肃道：“如此等辈，不必再请也。”怀玉、张德叩头谢恩而退。傅游艺、杜肃羞惭无地，太后挥之使出。二人出得朝门，众官无不唾骂。正是：

漫道老妖作怪，有时却甚通情。

犯禁不准出首，小人枉作小人。

太后思念昔日功臣死亡殆尽，又闻程知节亦弃世，凌烟阁上二十四人惟秦叔宝一人尚在，喜其得了曾孙，特命以彩缎二十端，金钱二贯赐与新生的二小儿；又赐二名，一名思孝，一名克孝。叔宝父子俱入朝谢恩。不及一月，叔宝之母身故，叔宝因哭母致病，未几亦亡。太后闻讣，为之辍朝三日，赐祭赐谥，正是：

开国元勋都物故，空留画像在凌烟。

第七十五回 释情痴夫妇感恩 伸义讨兄弟被戮

词曰：

有意多缘，岂必尽朱绳牵接？只看那红拂才高，药师情热。司马临邛琴媚也，文君志向何真切！乍相逢，眼底识英雄，堪怡悦。有一种，天缘结。有一种，萍踪合。叹芳情未断，痴魂未绝。不韦西秦曾斩首，牛金东晋亦诛灭。这其间，史册最分明，何须说！

右调《满江红》

天下治乱常相承，久治或可不至于乱，而乱极则必至于复治。虽无问世首出之王者，亦必有拨乱反正之英主挺生于其间。有英主，即有一二持正不阿之元宰，遇事敢言之侍从应运而兴，足以挽回天意，维持世道，其关系岂浅鲜哉！

今且不说中宗到京，尚在东宫。太后依旧执掌朝政，年齿虽高，淫心愈炽，又以张昌宗为奉宸令，每内廷曲宴，辄引诸武、二张饮博嘲谑；又多选美少年为奉宸内供奉，品其妍媸，日夜戏弄。魏元忠为相，奏道：“臣承乏宰相，使小人在侧，臣之罪也。”元忠秉性忠直，不畏权势，由是诸武、二张深怨，太后亦不悦元忠。昌宗乃谮元忠私议道：“太后年老，且淫乱如此；不若挟太子为久长，东宫奋兴，则狎邪小人皆为避位矣！”太后知之大怒，欲治元忠。昌宗恐怕事不能妥，乃密引凤阁舍人张说，赂以多金，许以美官，使证元忠。张说思量要推不管，他就变起脸来，不好

意思；倘若再寻了别个，在元忠宰相身上，有些不妥。我且许之，且到临期再商，只得唯唯而别。

太后明日临朝，诸臣尽退，止留魏元忠与张昌宗廷问。太后道：“张昌宗，你几时闻得魏元忠私议的？却与何人说之？”昌宗道：“元忠与凤阁舍人张说相好，前言是对张说说的，乞陛下召张说问之，便知臣言不谬。”太后即命内监去召张说。是时大臣尚在朝房探听未归，闻太后来召张说，知为元忠享。说将入，吏部尚书宋璟谓说道：“张老先生，名义至重，鬼神难欺，不可党邪陷正，以求苟免，获罪流窜，其荣多矣。倘事有不测，景等叩阍力争，与子同生死，努力为之。万代瞻仰，在此一举也！”又有左史刘知几道：“张先生无污青史，为子孙累。”张说点头唯唯，遂入内庭。太后问之，张说默然无语。昌宗从旁促使张说言之。张说便道：“臣实不闻元忠有是言，但昌宗逼臣使证之耳。”太后怒道：“张说反覆小人，宜一并治之！”于是退朝。

隔了几日，太后叫张说又问，说对如前。太后大怒，元忠贬高要尉，说流岭表，昌宗因张说不肯诬证元忠，挟太后之势，连夜要促他起身。

却说张说有爱妾姓宁，名怀棠，字醒花。生时母梦人授海棠一枝，生而娇好，其诸母戏道：“海棠睡未足耶？”其母道：“名花宜醒不宜睡。”故号醒花。及归张说，时年十七，姿容艳丽，文才敏捷，张说所有机密事故，俱他掌管。一日有个同年之子，姓贾名若愚字全虚，父亲贾恪，官拜礼部尚书。全虚年方弱冠，应试来京，特来拜望张说，因见全虚年少多才，留为书记。凡书札来往，皆彼代笔，住在家中。忽忽过了一夏，秋来风景，甚是可人，残梧落叶，早桂飘香。全虚偶至园中绿玉亭前闲玩，劈面撞

见醒花。全虚色胆如天，竟上前深深作揖道：“小生苏州贾全虚，偶尔游行，失于回避，望娘子恕罪。”那醒花也不回言，答了一礼，竟往里边进去了。醒花心上思想起来：“吾家老爷只说贾相公文学富赡，家世贵显，并不提起他丰姿秀雅，性格温和。看他举止安详，一决不像个落薄之人，吾今在此，虽然享用，终无出头之日。”到有几分看上他的意思。全虚虽然一见，并不知此是何人，又无从那里访问，胸中时刻想念，只索付之无可如何。

过了一日，正直张说有事，全虚出去打听了回家，独坐书斋。月色如昼，听见窗外有人嗽声。全虚出来一看，见一女郎缓步而至。全虚惊问，女郎答道：“吾乃醒娘侍女碧莲。前日醒娘亭前一见，偶尔垂青，至今不忘。兹因老爷在寓，即日起行，醒娘欲见郎君一面，特命妾先容。”语未完，只见醒花移步而来，满身香气氤氲。全虚迎上一揖道：“绿玉亭前，瞥然相遇，度娘子决不是凡人，所以敢于直通款曲。今幸娘子降临，天遣奇缘。若是娘子不弃，便好结下百年姻眷了。”那醒花却安雅，徐徐的答道：“我在府中一二年，所见往来贵人多矣，未有如君者。君若不以妾为残花败絮，请长侍巾栉。承此多故之际，如李卫公之挟张出尘，飘然长往，未识君以为可否？”全虚道：“承娘子谬爱，全虚有何不可。只是年伯面上不好意思。”醒花道：“你我终身大事，那里顾得，须自为主张。”碧莲携着酒肴，二人对酌。全虚道：“卿字醒花，只恐夜深花睡去，奈何？”醒花笑道：“共君今夜不须睡，否则恐全虚此一刻千金也。”相与大笑。碧莲道：“隔墙有耳，为今之计，三十六着，走为上着。”疾忙收拾，连夜逃遁。正是：

婚姻到底皆前定，但得多情自有缘。

早已有人将此事报知张说。张说差人四下缉获住了，来见张说。张说要把全虚置之死地，全虚厉声道：“睹色不能禁，亦人之常情。男子汉死何足惜，只是明公如此名望素著，如此爵禄尊荣，今虽暂谪，不久自当迁擢，安知后日宁无复有意外之虞，缓急欲用人乎？何靳一女子而置大丈夫于死地，窃谓明公不取也。一旦楚庄王不究绝缨之事，袁盎不追窃姬之书生，杨素亦不穷李靖之去向，后来皆获其报，岂明公因一女子，而欲杀国士乎？”张说奇其语，遂回嗔作喜道：“汝言似亦有理，今以醒花赠汝，并命家人厚具奁资赠之。”全虚也不推辞，携之而去。

太后闻知，以张说能顺人情，不惟不究前事，且命以原官兼为睿宗第三子隆基之傅。这隆基即后来中兴之主玄宗皇帝也，但那时节正未得时，太后亦等闲视之。其时太后所宠爱的人，自诸武而外，只有太平公主与安乐公主。那安乐公主乃中宗之女，下嫁于太后之侄武崇训。太后从武氏一脉推爱，故亦爱之。他倚了夫家之势，又会谄媚太后，得其欢心，因便骄奢淫佚，与太平公主一样的横行无忌。

一日，两个公主同在宫中闲坐，偶见壁上挂着一轴美人斗百草的画图，且是画得有趣，有《西江月》词道得好：

春草春来交茂，春闺春兴方浓。争教小婢向园中，偏觅芳菲种种。各出多般多品，赌看谁异谁同。因何一笑展欢容，斗着宜男心动。

太平公主看了画图，对安乐公主说道：“美人斗草，春闺韵事。今方二月，百草未备，待春深草茂之时，我和你做个斗草会，大家赌些什么，何如？”安乐公主欣然应诺。到得三月初旬，正欲预遣宫女们去御苑中采觅各种异草，适上官婉儿来闲话，闻知

其事，因说道：“公主若但使人觅草，只怕你会觅，他也会觅，何能取胜？必须觅得一件他人所必无之物方好。”公主道：“你道那一件是他人所无的？”婉儿道：“这倒不必拘定是草不是草，只要与草相类的便了。”公主道：“你且说何物与草相类？”婉儿道：“草为地之毛，人身有五毛，亦如地之有草。五毛之中须为贵。吾闻南海祇洹寺塑的维摩诘之像，其须乃晋朝名公谢灵运面上的，此真世间有一无二的东西，得此一物，定可取胜。”安乐公主闻言大喜。

原来晋时谢灵运一代名人，官封康乐郡公，生得一部美髯，不但人人欣羨，自己亦甚爱惜。后因犯罪罹刑，临死之时，不忍埋没此须，亲自剪付家人。其时适当南海祇洹寺内装塑维摩诘像，遗命将此须舍为维摩诘法像之须。后世因相传为此寺中一件胜迹。那维摩诘是释迦牟尼佛同时的人，他与文殊菩萨最相善，其往来问答之语，载在内典，今藏经中有维摩诘所说经。此乃西天一个未出家不落发的居士，所以塑其像者，要用须髯。

闲话少说。且说安乐公主听了上官婉儿之言，立即密遣内侍林茂飞骑往南海祇洹寺，将维摩诘之须，剪取一半，以备斗草之用。林茂既行之后，公主又想：“我若取须之半，倘太平公主知道，也遣人去剪了那一半来，却不大家扯直了，不如一并剪取，一则斗草必胜，二则留此一部全须，以为奇事，却不甚妙？”遂令遣内侍阳春景星夜前往。此及到半途，已见林茂转来了。阳春景一面自去剪取余须，林茂自将先剪之须回宫覆命。

原来太平公主正约定这一日与安乐公主各出珍奇宝玩，在长春宫内满绿轩中斗草赌胜，请上官婉儿监局。却好正直林茂到了，料道须已取得，心中欢喜，且不说破，便先将各样异草相比，

只见他多的，我也不少；我有的，他也不无，两家赌个持平。安乐公主道：“地上的草，不如人身上的草。我有一种草，是古人身上遗留下来的，岂非世上无双之物？”太平公主问是何物。安乐公主道：“是晋人谢灵运之须。”太平公主道：“吾闻谢灵运死时，已将此须舍与祇洹寺装塑在维摩诘面上了，你何从得之？”安乐公主笑道：“灵运能舍，我能取，今已取得在此了。林茂快把来看。”林茂捧过一锦囊，于中取出须来，放在桌上，果然好须，却像在生人颧下剪下来的，极其光润。正看间，可煞作怪，忽地轩前起一阵香风，把须儿吹向空中，悠悠扬扬的飘散了。林茂不知高低，赶着风，向空捉搦，指望抢得几茎，却被阶石绊了一跌，把右臂跌坏，卧地不能起。众内侍扶之出宫，太平公主道：“佛面上的须，原不该去剪他，今此报应，必是佛心不喜。”上官婉儿闻言，自想：“这件事，是我说的。”心上好生惊骇不安，默然无语。安乐公主还强争道：“且莫闲讲，斗草要算我胜了。”太平公主笑道：“莫说须原当不得草，只今须在那里哩！正好大家不算输赢罢了。”于是嬉笑宴饮而散。安乐公主虽然未赢，却也不输，只可惜须儿被风吹去，不曾留得，还想那一半即日取到，好留为珍秘。

又过了好几日，阳春景方取得余须回报。原来那阳春景也于路上跌坏了右臂，故而归迟。公主既得了须，十分欢喜，正拿在手中细看，却又作怪，一霎时香风又起，又把须儿吹入空中去了。香风过后，继以狂风，将前树上开的花卉，尽皆吹落，不留一朵，众俱大骇。有语为证：

灵运面，维摩面，何仿佛面如人面。此须借作彼须留，
怎因嬉戏轻相剪？才喜见，吹不见，不许妖淫女子见。谁将

金剪向慈容，剪得须时两臂断。

当下安乐公主惊惧之极，合掌向空忏悔。太平公主与上官婉儿闻知，更加骇异，于是三个女子各捐帑千金给与祇洹寺，增修殿宇，重整金身，不在话下。

且说那时朝中大臣，自狄仁杰死后，只有宋璟极其正直，丰采可畏。太后亦敬礼之，诸武都不敢怠慢他。至于张易之、张昌宗两个，其畏惮宋璟与向日畏惮狄仁杰一般。一日，适海国进贡一裘，名曰集翠裘，乃集翠鸟身上软毛做成的，最轻暖鲜丽，是一件奇珍难得之物。张昌宗见而欲之，恃爱乞恩求赐，太后便把来赐与他。昌宗谢了恩，便就御前穿着起来，太后看了笑道：“你着了此裘，越觉妩媚了。”昌宗欣欣得意。适狄仁杰入宫奏事，太后既准其所奏之事，意欲引仁杰与昌宗亲昵，因见几案之上，有棋局棋子，遂命二人对坐弈棋。二人领旨，彼此坐定。太后道：“棋高者用白棋，昌宗棋颇高。”仁杰起身奏道：“臣自信是精白一心，涅而不淄之人。弈虽小数，愿从其类，请用白者。”太后道：“任卿取用可也，但你二人，须各赌一物，今所赌何物？”仁杰道：“请即赌昌宗身所穿之裘。”太后道：“卿以何物为对？”仁杰道：“臣亦即以身所穿紫袍为对。”太后笑道：“此集翠裘价逾千金，卿袍安能与相抵？”仁杰道：“此袍乃大臣朝见奏对之衣，昌宗此裘乃嬖佞宠幸之服。以袍对裘，臣犹不屑也。”太后闻言，笑而不答，昌宗心赧气沮，遂累局连北。仁杰即对御褫其裘。披于身上，谢恩而出。至光范门便脱下来，付家奴服之而归。太后知之，亦置不问。因此群小都畏惮他。在廷正人如张柬之、桓彦范、敬晖、袁恕己、崔元晖等又皆仁杰所荐引，与宋璟共矢忠心，誓除逆贼。

一日，同中宗南山出猎，张柬之五人随骑而行。到了山中幽僻之处，五人下马奏道：“臣等幽怀向欲面奏，因耳目众多，不敢启齿。今事势已迫，不能再隐。臣思陛下年德皆备，太后感二张言语，贪位不还。近闻二张宠幸太过，太后欲将宝位让与六郎，万一即真，则置陛下于何地？臣等情急，只得奏闻。陛下筹之。”中宗闻言大惊道：“为今奈何？”柬之道：“直须杀却张、武乱臣，方得陛下复位。”中宗道：“太后尚在，怎生杀得？”柬之道：“臣定计已久，无烦圣虑，但恐惊动圣情，故先与闻。”中宗道：“二张可杀。武氏之族，系我中表之亲，望看太后之面留之。”柬之道：“臣兵至宫闱，不遇则已，如或遇着，恐刀剑无情，不能自主。”中宗道：“孤若得位，反周为唐，当封汝等为王。”柬之称谢。遂草草猎毕而回，归至朝门，各各散去。

中宗回至宫中，恰好武三思那日晓得中宗出猎，正与韦后在宫玩耍。见左右报说王爷回来，三思惊得身子战栗。韦后道：“不须害怕，我同你在外头书室里去打一盘双陆。他进来看见了，包你不说一声，还要替我们指点。”三思没奈何，只得随韦后出来，坐了对局。

中宗走进来，看见笑道：“你两个好自在，在此打双陆。”三思忙下来见了。中宗道：“你们可赌什么？”韦后道：“赌一件玉东西。”中宗坐在旁边道：“待我点筹，看你们谁赢。”下了两局，大家一胜一北，第三盘却是三思输了。中宗道：“什么玉东西，拿出来。”三思道：“粗蠢之物，陛下看不得的，改日还要与娘娘复局。天已昏黑，臣要回去了。”中宗道：“今夜且在此用了夜宴，然后回去何妨？”

三思同中宗到内书房里，只见灯烛辉煌，宴已齐备，二人坐

了。三思道：“我们怎么样吃酒？”中宗想道：“我且卜一卦，看外廷之事如何？”便道：擲个状元罢！”三思道：“状元虽好，只是两个人有何意味？”中宗道：“你与我总是亲戚，我请娘娘与上官昭仪出来，四人共擲，岂不有趣。”三思见说，心中大喜，道：“妙。”中宗分付左右。只见韦后与上官昭仪俱素净打扮，另有一种袅娜韵致，大家坐了擲起，不多几擲，中宗就是一个么浑纯，三人鼓掌笑道：“妙呀！状元还是殿下占着。”中宗道：“好便好，只是么色，若是纯六，再无人夺去。”三思道：“说甚话来，一是数之始，绝妙的了，所谓一元复始，万象更新，快奉一巨觞与殿下。”中宗饮干，三人又擲。上官昭仪擲了四个四，说道：“好了，我是榜眼。”韦后道：“不要管榜眼探花，也该喝一杯；待我擲六个四出来，连殿下都扯下来。”两个在那里擲，中宗心上想：“此时初更时分，怎么还不见动静；若是他们做不来，不如且放三思回家去，我今叫人去打听一回。”就叫婉儿道：“你看他两个再擲，有了探花，我就要考了。我去一回就来。”

三思见中宗去了，把椅子移近了韦后，名虽擲色，免不得捏手捏脚。昭仪知趣，笑道：“娘娘，妾去看看王爷来。”韦后恨不得昭仪起身去了。韦后连侍女们也都遣开，正待与三思做些勾当，只见昭仪嚷将进来道：“娘娘不好了！”二人听见，忙走开坐了，问道：“有什么不好？”话未说完，只见中宗已在面前叫道：“武大哥，我叫婉儿陪你暂在后边阁中坐一回儿。”三思道：“此时为甚人声鼎沸？”中宗便道：“张柬之等五人，要斩绝张、武二氏，我再三劝他不要加害于你，二张想已诛矣！”三思听见，忙双膝跪下道：“求万岁爷救臣之命！”只见身上战栗不已。韦后道：“皇爷留你在此，自有主意，何必惊惧？”说时只见许多宫奴跑进

来禀道：“众臣在外，请皇爷出去。”中宗忙叫婉儿推三思到阁中去了，即便来到外面。

原来张柬之等统兵已到中宫，恰好二张正与武后酣寝，躲避不及，被军士们一刀一个，双双杀了。太后大惊，柬之等请太后即日迁入上阳宫，取了玺绶来见中宗奏道：“太后已迁，玉玺已在此，众臣都在殿上，请陛下速登宝位。”中宗升殿，柬之等先献上玺绶，又将张昌宗、张易之首级呈验，然后各官朝贺，复国号曰唐，仍立韦后为皇后；封后父玄贞为上洛王，母杨氏为荣国夫人。张柬之等五人俱封为王。柬之道：“武三思一门，必欲如二张之罪诛之。前蒙陛下分付，只得姑免，今若仍居王位，臣等实难与为僚。”中宗听了，不得已削三思王位为司空。众人谢恩出朝。洛州长史薛季昶对五王说道：“二凶虽除，产禄犹存，去草不除根，终当复生。”五王道：“大事已定，彼犹几肉耳，何复能为？”季昶叹道：“三思不去，我辈不知死所矣！”中宗改元神龙，尊武后号曰则天大圣皇帝，封弟旦为湘王，大赦天下，万民欢悦。

太后被柬之等迁到上阳宫去，思想前事，如同一梦，时常流泪，患病起来，日加沉重。三思心上不好意思，只得进宫去问候，见太后睡卧，颜色黄瘦，不胜骇叹道：“臣因多故，不便时常进宫，不意圣容消铄如此。”便把手来着体抚摩。太后对三思道：“我的儿呀，你许久不进来，可知我病已入膏肓，只在旦夕要长别了，不知我宗族可能保全否？”三思道：“不必陛下忧烦，圣上已面许生全武氏，尊体还当着意调摄，自然痊愈。”三思又诉张柬之等凶恶，所以不能时进宫来，说罢大哭。太后叹一声道：“儿呀，近闻得韦后与你私通，甚是欢爱，你去诉与他知，叫他

设计除此五恶，我属可高枕矣。”三思点首，太后道：“你去请皇上来，我有话分付他。”三思出去与中宗说知。中宗忙到上阳宫，太后叮咛了一回。过了两日，太后驾崩，中宗颁诏天下，整治丧礼不题。

且说三思门下兵部尚书宗楚客、御史中丞周利用、侍御史冉祖雍、太仆李俊、光禄丞来之逊、监察御史姚绍之为之耳目，是为五狗，与韦后、婉儿日夜譖柬之等五王不已。三思阴令人疏皇后秽行，榜于天津桥，请加废黜。中宗知之，不胜大怒，命监察御史姚绍之穷究其事。绍之奏言敬晖等五王使人为之，虽曰废后，实谋大逆，请族诛张柬之等，以雪皇后之愤。中宗命法司结其罪案，将柬之等五王流边远各州。三思又遣人矫制于途中杀之。三思方得放心，于是权倾天下，谁不惧着他？中宗也没了主意，每事反去问他，亦听其节制。况韦后一心爱他，常对他说道：“我必欲如你姑娘，自得登临宝位，方遂我心。”

未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十六回 结彩楼嫔御评诗 游灯市帝后行乐

词曰：

试诵斯干训女，无非还要无仪。炫才宫女漫评诗，
大褻儒林文字。

帝后嫔妃公主，曹严那许轻窥？外臣陪侍已非宜，
怎纵俳優谐戏？

右调《西江月》

人亦有言：男子有德便是才，女子无才便是德。盖以男子之有德者，或兼有才，而女子之有才者，未必有德也。然虽如此说，有才女子岂反不如愚妇人？周之邑姜序于十乱，惟其才也。才何必为女子累，特患恃才妄作，使人叹为有才无德，为可惜耳。夫男子而才胜于德，犹不足称，乃若身为女子，秽德彰闻，虽夙具美才，创为韵事，传作佳话，总无足取。故有才之女，而能不自炫其才，是即德也。然女子之炫才，皆男子纵之之故，纵之使炫才，便如纵之使炫色矣。此在士庶之家且不可，况皇家嫔御，宜何如尊重，岂可轻炫其才，以至褻士林而渎国体乎？无奈唐朝宫禁不严，朝臣俱得见后妃公主，侍宴赋诗，恬不为怪，又何有于嫔御之流？甚或宦官宫妾与俳優侏儒，杂聚谐谑，狂言浪语，无忌至尊，殊堪嗤笑。

如今且不说中宗昏暗，韦后弄权，且说那时朝臣中有两个有名的才子，一姓宋，名之问，字延清，汾州人氏，官为考功员外

郎；一姓沈，名佺期，字云卿，内黄人氏，官为起居郎。若论此二人的文才，正是一个八两，一个半斤。那宋之问更生得丰姿俊秀，兼之性格风流，于男女之事，亦甚有本领。他在武后时已为官，因见张易之、张昌宗辈俱以美丈夫为武后所宠幸，富贵无比，遂动了个羡慕之心，又每于御前奏对之时，见武后秋波频转，顾盼着他，似有相爱之意，却只不见召他入内。他心痒难忍，托一个极相契的内监于武后前从容荐引，说他内才外才都妙。武后笑道：“朕非不爱其才，但闻其人有口臭，故不便使之入侍耳。”原来宋之问人虽俊雅，却自小有口臭之疾，曾有人在武后前说及，故武后不欲与之亲近。当时内监将武后所言述与宋之问听了，之问甚是惭恨，自此日常含鸡舌香于口中，以希进幸，即此一端可知是个有才无品行的人了。那沈佺期亦与张易之辈交通，后又在安乐公主门下走动，曾因受赃被劾，长流欢州，夤缘安乐公主，复得召用。安乐公主强夺临川长公主旧第，改为新宅，邀中宗御驾游幸，召沈佺期陪侍宴，因命赋诗以纪其事，限韵“天”字。佺期应制，即成一律云：

皇家贵主好神仙，别业初开云汉边。

山出尽如鸣凤岭，池成不让饮龙川。

妆楼翠幌教春住，舞阁金铺借日悬。

敬从乘舆来至此，称觞献寿乐钧天。

中宗与公主见诗十分赞赏。公主道：“卿与宋之问齐名，外人竞称沈宋，今日赋诗，既有沈不可无宋。”遂遣内侍立宣宋之问到来，也要他作诗一首，先将佺期所咏，付与他看过。公主道：“沈卿已作七言律诗，卿可作五言排律罢。”宋之问道：“佺期蒙皇上赐韵，臣今亦乞公主赐一韵。”公主笑道：“卿才空一世，便

用‘空’字为韵何如？”之问领命，即赋一律云：

英藩筑外馆，爱主出皇宫。

宾至星槎落，仙来月宇空。

玳梁翻贺燕，金埒倚长虹。

箫奏秦台里，书开鲁壁中。

短歌能驻日，艳舞欲娇风。

闻有淹留处，山阿花满丛。

诗成，公主叹赏，中宗看了，亦极称赞，命各赐彩帛二端，公主又另有赏赉，二人谢恩而出。那沈佺期心甚快快，你道为何？盖因当时沈、宋齐名，不相上下，今见公主独称宋之问才空一世，为此心中不服。

至景龙三年，正月晦日，中宗欲游幸昆明池，大宴朝臣。这昆明池乃是汉武帝所开凿。当初汉武帝好大喜功，欲征伐昆明国，因其国有滇池，方三百里，极为险要，故特凿此昆明池，以习水战。此池阔大弘壮，池中有楼台亭阁，以备登临。当下中宗欲来游幸宴集，先两日前传谕朝臣，是日各献即事五言排律一篇，选取其中佳者为新翻御制曲。于是朝臣都争华竞胜的去做诗了。韦后对中宗道：“外庭诸臣，自负高才，不信我宫中嫔御有才胜于男子者。依妾愚见，明日将这众臣所作之诗，命上官昭容当殿评阅，使他们知宫廷中有才女子，以后应制作诗，俱不敢不竭尽心思矣。”中宗大喜道：“此言正合吾意。”上官婉儿启奏道：“臣妾以宫婢而评品朝臣之诗，安得他们心服？”中宗笑道：“只要你评品得公道确当，不怕他们不心服。”遂传旨于昆明池畔另设帐殿一座。帐殿之侧，高结彩楼。听候上官昭容登楼阅诗。

此旨一下，众朝臣纷纷窃议：也有不乐的，以为褻渎朝臣；

也有喜欢的，以为风流韵事。到那日，中宗与韦后及太平公主、安乐公主、长宁公主、上官昭容等，俱至昆明池游玩，大排筵宴，诸臣毕集朝拜毕，赐宴于池畔。帝后与公主辈，就帐殿中饮宴。酒行既罢，诸臣各献上诗篇。中宗传谕道：“卿等虽俱系美才，然所作之诗，岂无高下。朕一时未暇披览，昭容上官氏才冠后宫，朕思卿等才子之诗，当使才女阅之，可作千秋佳话，卿等勿以为褻也。”诸臣顿首称谢。中宗命诸臣俱于帐殿彩楼之前左边站立，其诗不中选者，逐一立向右边去。少顷，只见上官婉儿头戴凤冠，身穿绣服，飘轻裙，曳长袖，恍如仙子临凡，先向中宗与韦后谢了恩，内侍宫女们簇拥着上彩楼，临楼槛而坐。楼前挂起一面朱书的大牌来，上写道：

昭容上官氏奉诏评诗，只选其中最佳者一篇进呈御览，不中选者即发下楼，付还本官。

槛前供设书案，排列文房四宝，内侍将众官诗篇呈递案上。婉儿举笔评阅。众官都仰望着楼上。须臾之间，只见那些不中选的诗，纷纷的飘下楼来。众人争先抢看，见了自己名字，即便取来袖了，默默无言的立过右边去。只有沈佺期、宋之问二人，凭他落纸如飞，只是立着不动，更不去拾来看。他自信其诗与众不同，必然中选。不一时，众诗尽皆飘落，果然只有沈、宋二人之诗不见落下。沈佺期私语宋之问道：“奉旨只选一篇，这二诗之中，毕竟还要去其一。我二人向来才名相埒，莫分优劣，只看今日选中那一个的诗，便以此定高下。以后勿得争强。”宋之问点头笑诺。良久，只看又飘飘的落下一纸，众人竟取而观之，却是沈佺期的诗。其诗云：

法驾乘春转，神池象汉回。

双星遗旧石，孤月隐残灰。
战鷁逢时去，恩鱼望幸来。
山花缦绮绕，堤柳帐城开。
思逸横汾唱，歌流宴镐杯。
微臣雕朽质，差睹豫章才。

诗后有评语云：

玩沈、宋二诗，工力悉故，但沈诗落句辞气已竭，宋作犹陡然健举，故去此取彼。

众人方聚观间，婉儿已下楼复命，将宋之问的诗呈上。中宗与韦后及诸公主传观，都称好诗，并称赞婉儿之才。中宗即召诸臣至御前，将宋之问的诗传与观看。其诗云：

春豫灵池会，沧波帐殿开。
舟凌石鲸动，拂槎斗牛回。
节晦赏全落，春迟柳暗催。
象羹看浴景，烧劫辨沉灰。
镐饮周文乐，汾歌汉武帝。
不愁明月尽，自有夜珠来。

原来汉武帝当初凿此昆明池之时，池中掘出黑灰数万斛，不知是何灰，乃召东方朔问之。东方朔道：“此须待西城梵教中人来问之便晓。”后来西方有人号竺法兰者入中国，因以此灰示之，问是何灰。竺法兰道：“世界终尽，劫火洞烧，此乃劫烧之余灰也。东方朔固已知之矣，何待吾言耶！”又池中有台，名豫章台，台下刻石为鲸鱼，每至雷雨，石鱼鸣吼震动。旁有二石人，传闻是星陨为石，因而刻成人像。有此许多奇迹，故二诗中都言及之。当下众官见了宋之问的诗，无不称美。沈佺期也自谓不及。中宗

并索佳期之诗来看，又看了婉儿的评语，因笑道：“昭容之评诗，二卿以为何如？”二人奏言评阅允当。中宗又问：“众卿之诗，多被批落了，心服否？”众官俱奏道：“果是高才卓识，即沈、宋二人，尚且服其公明，何况臣等。”中宗大悦，当日饮宴极欢而罢。自此沈佳期每逊让宋之问一分，不敢复与争名。正是：

漫说诗才推沈、宋，还凭女史定高低。

且说中宗为韦后辈所玩弄，心志蛊惑。又有那些俳优之徒，谄佞之臣趋承陪奉，因此全不留心国政，惟日以嬉游宴乐为事。时光荏苒，不觉腊尽春回，又是景龙四年正月，京师风俗，每逢上元灯夕，灯事极盛。六街三市，花团锦簇，大家小户，都张灯结彩，游人往来如织，金鼓喧阗，笙歌鼎沸，通宵达旦，金吾不禁。曾有《念奴娇》一词为证：

煌煌火树，正金吾弛禁，漏声休促。月照六街人似蚁，多少紫骝雕毂。红袖妖姬，双双来去，娇冶浑如玉。坠钗欲觅。见人羞避银烛。但见回首低呼，上元佳节，只有今宵独。一派笙歌何处起？笑语徐归华屋。斗转参横，暗尘随马，醉唱升平曲。归来倦倚，锦衾帐里芬馥。

韦后闻知外边灯盛，忽发狂念，与上官婉儿及诸公主邀请中宗一同微服出外观灯。中宗笑而从之。于是各换衣妆，打扮做街市男妇模样。又命武三思等一班近臣也易服相随，打伙儿的遍游街市，与这些看灯的人，挨挨挤挤，略无嫌忌。军民士庶，有乖觉的都窃议道：“这班看灯的男妇像是大内出来的，不是公主，定是嫔妃，不是王子王孙，定是公侯驸马。可笑我大唐皇帝，难道宫中沒有好灯赏玩，却放他们出来，与百姓们饱看。如此人山人海，男女混杂，贵贱无分，成何体统！”众人便如此议论，中宗

与韦后却率领着一班男妇，只拣热闹处游玩，全不顾旁人瞩目骇异；又纵放宫女几千人结队出游，任其所往；及至回宫查点，却不见了好些宫女。因不便追缉，只索付之不究，糊涂过了。正是：

韦后观灯街市行，市人瞩目尽心惊。

任他宫女从人去，赢得君王大度名。

灯事毕后，渐渐春色融和，中宗与后妃公主俱幸玄武门，观宫女为水戏。赐群臣筵宴，命各呈技艺为乐。于是或投壶，或弹鸟，或操琴，或击鼓，一时纷纷杂杂，各献所长。独有国子监祭酒祝钦明，自请为八风舞，卷袖趋至阶前，舞将起来：弯腰屈足，舒臂耸肩，摇曳幌目，备诸丑态。中宗与韦后、诸公主见了，俱抚掌大笑；内侍宫女们，亦无不掩口。吏部诗郎卢藏用私向同坐的人说道：“祝公身为国子先生，而作此丑态，五经扫地尽矣！”时国子监司业郭山晖在坐，见那做祭酒的如此出丑，不胜惭愧。

少顷，中宗问及：“郭司业亦有长技可使朕一观否？”郭山晖离席顿首答道：“臣无他技，请歌诗以侑酒。”中宗道：“卿善歌诗，所歌何诗？”山晖道：“臣请为陛下歌诗经《鹿鸣》、《蟋蟀》之篇。”遂肃容吭声而歌。先歌《鹿鸣》之将云：

呦呦鹿鸣，食野之萍。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将。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呦呦鹿鸣，食野之蒿。我有嘉宾，德音孔昭。视民不佻，君子是则是效。我有旨酒，嘉宾式燕以敖。 呦呦鹿鸣，食野之芩。我有嘉宾，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乐且湛。我有旨酒，以燕乐嘉宾之心。

又歌《蟋蟀》之篇云：

蟋蟀在堂，岁聿其莫。今我不乐，日月其除。无已大康，职思其居。好乐无荒，良士瞿瞿。 蟋蟀在堂，岁聿其逝。

今我不乐，日月其迈。无已大康，职思其外。好乐无荒，良士蹶蹶。蟋蟀在堂，役车其休。今我不乐，日月其迈。无已大康，职思其忧。好乐无荒，良士休休。

郭山晖歌罢，肃然而退。中宗闻歌，回顾韦后道：“此郭司业以诗谏也，其意念深矣。”于是不复命他人呈技，即撤宴而罢。正是：

祭酒身为八风舞，堪叹五经扫地尽。

《鹿鸣》《蟋蟀》抗声歌，还亏司业能持正。

时安乐公主乘间请昆明池为私沼。中宗曰：“先帝未有以与人者。”公主不悦，遂开凿一池，名曰“定昆池”，其意欲胜过昆明池，故取名“定昆”，言可与昆明抗衡之也。司农卿赵履温为之缮治，不知他耗费了多少民财，劳动了多少民力，方得凿成这一池。又于池上起建楼台，极其巨丽。中宗闻池已告成，即率后妃及内侍俳優杂技人等前来游幸。公主张筵设席，款留御驾。从驾诸臣亦俱赐宴。中宗观览此池果然宏阔壮观，胜似昆明，心中甚喜，传命诸臣就筵席上各赋一诗，以夸美之。

诸臣领命，方欲构思，只见黄门侍郎李日知离席而起，直趋御前启奏道：“臣奉诏赋诗，未及成篇，先有俚言二句，敢即奏呈。”遂高声朗诵云：“所愿暂思居者逸，勿使时称作者劳。”

中宗听了笑道：“卿亦效郭山晖以诗谏耶！”因沉吟半晌，命内侍传谕：“诸臣不必赋诗了，且只饮酒。”及酒酣，优人共为回波之舞。中宗看了大喜，遂命诸臣各吟《回波辞》以侑酒。那日宋之问因病告假，沈佺期却在赐宴诸臣之列。他原任给事中考功郎，自落职流徙后，虽幸复得召用，却还未有迁擢，今欲乘机借回波自嘲，以感动君心。因遂吟云：

回波尔如佺期，流向岭外生归，

身名幸蒙齿录，袍笏未复牙绯。

中宗听了微微而笑。安乐公主道：“沈卿高才，牙笏绯袍，诚不为过。”韦后道：“陛下当即有以命之。”中宗道：“行将擢为太子詹事。”沈佺期便叩首谢恩。

时有优人臧奉，向中宗、韦后前叩头奏道：“臣亦有俚语，但近乎谐谑，有犯至尊。若皇帝皇后赦臣万死，臣敢奏之。”中宗与韦后都道：“汝可奏来，赦汝无罪。”臧奉乃作曼声而吟云：

回波尔如栲栳，怕婆却也大好。

外头只有裴谈，内里无过李老。

原来那时有御史大夫裴谈，最奉释教，而其妻极妒悍，裴谈畏之如严君。尝云妻有可畏者三：当其少好之时，视之如生菩萨，安有人不畏生菩萨者；及男女满前之时，视之如九子魔母，安有人不畏九子魔母者；及其年渐老，薄施脂粉，或青或黑，视之如鸠盘茶，安有人不畏鸠盘茶者。此言传在人耳，共为笑谈，因呼之为“裴怕婆”。时韦后举动，欲步趋武后一般，也会挟制夫君，中宗甚畏之，因此臧奉敢于唱此词，他为韦后张威，不怕中宗见罪。正是：

欺夫婆子怕婆夫，笑骂由人我自吾。

却怪当年李家老，子如其父媳如姑。

当下中宗闻歌大噱，韦后亦欣然含笑，意气自得。座间却恼了一个正直的官员，乃谏议大夫李景伯，他因看不上眼，听不入耳，蹶然而起，进前奏道：“臣亦有一词奏上。”道是：

“回波尔持酒卮，微臣职在箴规。

侍宴不过三爵，欢哗或恐非仪。”

中宗听罢，有不悦之色。同三品萧至忠奏道：“此真谏官也，愿陛下思其所言。”于是中宗传命罢宴，起驾回宫。次日朝臣中也有欲责治优人臧奉者，却闻韦后到先使人赉金帛赐臧奉，因叹息而止。

俳优谑浪胆如天，帝不敢嗔后加奖。

纪纲扫地不可问，堪叹阳消阴日长。

未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十七回 鸩昏主意同儿戏 斩逆后大快人心

词曰：

天子至尊也，因何事却被后妃欺？奈昏聩无能，优柔不断，斜封墨敕，人任为之。故一旦宫廷兴变乱，寝殿起灾危，似锦江山，如花世界，回头一想，都是伤悲。

还思学武后，刑与赏，大权尽我操持。冀立千秋事业，百世根基，再欲更逞荒淫。为欢不足，躬行弑逆，获罪难辞。试看临淄兵起，终就刑诛。

右调《内家娇》

从来宫闱之乱，多见于春秋时。周襄王娶翟女为后，通于王弟叔带，致生祸患。其他侯国的夫人，如鲁之文姜、卫之南子辈，不可枚举。至于秦、汉、晋以及前五代，亦多有之。总是见之当时，则遗羞宫闱；传之后世，则有污史册，然要皆未有如唐朝武、韦之甚者也。有了如此一个武后，却又有韦后继之，且加以太平、安乐等诸公主与上官婉儿等诸宫嫔，却是一班寡廉鲜耻、败检丧伦的女人。好笑唐高宗与中宗，恬然不以为羞辱，不惟不禁之，而反纵之。使酿成篡窃弑逆之事，一则几不保其子孙，一则竟至殒其身，为后人所嗤笑唾骂，叹息痛恨。

如今且说上官婉儿自彩楼评诗之后，才名大著，中宗愈加宠爱，升他做了婕妤，其穿的服饰与住的宫室，都如妃子一般。他愈恃宠骄恣，又倚着皇后与诸公主都喜欢他，更自横行无忌。中

宗又特置修文馆，选择公卿中之善为诗文者，如沈佺期、李峤等二十余人，为修文馆学士，时常赐宴于内庭，吟诗作赋，争华竞美，俱命上官婉儿评定其甲乙，传之词林，或播之乐府。由是天下士子，争以文采相尚，一切儒学正人与公说正言，俱不得上达。正是：

不求方正贤良士，但炫风云月露篇。

上官婉儿又与韦后公主们私议，启奏中宗，听说婉儿自立私第于外，以便诸学士时常得以诗文往还评论，因此那些没品行的官员，多奔走出入其私第，以希援引进用。婉儿因遂勾结其中少年精锐者，潜入宫掖，与韦后公主们交好。于是朝臣中崔湜、宗楚客等，俱先通了婉儿，后即为韦后与公主们的心腹。中宗自观灯市里之后，时或微服出游，或即游幸上官婉儿私第，或与韦后公主们同来游幸。婉儿既自有私第在外，宫女们日夕来往，宫门上出入无节，物议沸腾，却没人敢明言直谏。只有黄门侍郎宋璟独上一密疏，其略曰：

臣前者闻诸道路，天子与后妃公主微服夜游市里观灯，士庶瞩目称异。臣初以为必无是事，既而知人言非妄，不胜骇诧。周礼云：夫人过市罚一幕，世子过市罚一帟，命夫过市罚一盖，命妇过市罚一帷，国君过市则刑人赦。诚以市里嚣尘，逐利者之所趋，非君子所宜入也！夫国君、世子，命夫、命妇、夫人等一过市中，尚且有罚，况帝后妃主之尊，而可改妆易服，结队夜游，招摇过市乎！至于怨女三千，放之出宫，乃太宗皇帝之美政，陛下既不此之法，而纵宫人数千，任其出游，以致逋逃者无可追查，成何体统？且宫妃岂容居外第，外臣岂容于与宫妃往还？此皆大褻国体之事，伏乞陛下立改前失，速下禁约，严别内外，稽察宫

门出入；更不可白龙鱼服，非时游幸；亦不可无端宴集，使谄媚者流，闲吟浪咏，更唱迭和；尤不可使俳優侏儒与朝臣混杂于帝后妃主之前，戏谑无忌。轻万乘渎百僚，致滋物议也。

中宗览疏，也不批发，也不召问，竟置之不理，宋璟也无可如何。韦后等愈无忌惮，太平公主、安乐公主久已奉诏，各自开府第，自置官属。这班无耻幸进之徒，多营谋为公主府中官员。

安乐公主府中，有两个少年的官儿，一个姓马，名秦客；一个姓杨，名均。那马秦客深通医术，杨均却最善于烹调食品。二人都生得美貌，为安乐公主所宠爱，因荐与韦后，又极蒙爱幸。由是马秦客夤缘得升为散骑常侍；杨均亦得升为光禄少卿。那崔湜与宗楚客，既私通上官婉儿，又转求韦后、公主于中宗面前交口称赞，说此二人可作宰相。中宗遂以宗楚客为中书令，崔湜同平章事。自此小人各援引其党类，滥官日多，朝堂充溢，时人以为三无坐处。谓有三样官，因做的人多，朝堂中坐不下也。你道那三样官？却是宰相、御史、员外郎，这三样官是何等官职？乃至人多而无坐处，则其余众官之滥可知矣！时吏部侍郎郑愔掌选，赃污狼藉，有选人系百钱于靴带上，愔问其故，答曰：“当今之选，非钱不行。”愔默不言。中宗又惑于小人之说，谓朝廷当不次用人，遂于吏部铨选之外，另用墨敕除授官职，于是太平公主、安乐公主与长宁公主、上官婉儿俱招权。

时突厥默啜侵挠边界，屡为朔方总管张仁愿所败。默啜密与宗楚客交通，楚客受其重贿，阻挠边事。监察御史崔琬上疏劾之，当殿朗读弹章。原来唐朝故事，大臣被言官当殿面劾，即俯躬趋出，立于朝堂待罪。是日宗楚客竟不趋出，且忿怒作色，自陈忠鯁为崔琬所诬，宋璟厉声道：“楚客何得强辨，故违朝廷法制！”

中宗更弗推问，只命崔琬与宗楚客结为兄弟以和解之。时人传作笑谈，因呼为和事天子。

时处士韦月将抗疏直言武三思私通宫掖，必生逆乱。韦后闻知大怒，劝中宗速杀之。宋璟道：“彼言中宫私于武三思，陛下不究其所言，而即杀其人，何以取天下；若必欲杀月将，请先杀臣，不然臣终不敢奉诏。”中宗乃命贷其死，长流岭南。自此中宗心里亦颇怀疑，传旨查察宫门出入之人，群小因此亦多不自安。太子重俊，亦有明断，中宗唯唯不决。次日魏元忠入内殿奏事，中宗以立太女废太子说密询之。元忠道：“太子初无失德，陛下岂可轻动国本。‘皇太女’之称向未曾有，且公主称太女，駉马作何称号？此断不可。”中宗意悟，将此二事俱置不行。韦后与公主好生不悦。那安乐公主又急欲韦后专政，使自己得为皇太女，却一时无计可施。

一日杨均以烹调之事入内供应，韦后因召他至密室中，屏退左右，私相谋议。韦后道：“此老近来多信外臣之言，而有疑惑宫中之意，此不可不虑。”杨均道：“我看娘娘玉貌生光，将来必有喜庆。皇上千秋万岁后，娘娘自然临朝称制了，何必多虑。”韦后惊讶道：“他若心变，我怎等得他千秋万岁后？”杨均沉吟半晌道：“若依娘娘如此说，此事要用着些人谋了。”韦后附耳道：“有甚好药，可以了此事否？”杨均道：“药是问马秦客便有，但此事非同小可，当相机而行，未可造次。”

不说二人密谋。且说太子重俊闻知韦后欲要谋废他，心怀疑惧，又恐为三思、婉儿辈所陷，因欲先发制人，与东宫官属李多祚等矫诏引羽林军杀入武三思私第。恰值武崇训在三思处饮酒，都被拿住，太子仗剑手刃之。更命军士乱剁其尸，合家老幼男女

尽都诛死。又勒兵至宫门欲杀上官婉儿。中宗闻变大惊，急登玄武门楼宣谕军士，一面令宫闱令杨思勰与李多祚交战。多祚战败兵溃，自刎而死，太子亦死于乱军中。正是：

太子拼身诛逆贼，休将成败论英雄。

此时若便清宫闱，何待临淄建大功？

武崇训既诛死，中宗命武延秀为安乐公主驸马，延秀即崇训之弟也，以嫂妻叔，伦常扫地矣！自此韦、武之权愈重。

时有许州参军燕钦融上疏，言韦后淫乱干政，宗楚客等图危社稷。中宗览疏，未及批发，韦后即传旨将燕钦融扑杀。中宗心下怏怏不悦，未免露之颜色。韦后十分疑忌，密谓杨均道：“此老渐已心变，前所云进药之说，若不急行，祸将不测。”杨均道：“马秦客有一秋末药，人服之腹中作痛，口不能言，再饮人参汤，即便身死，不露伤迹。”韦后道：“既有此药，可速取来。”杨均笑道：“事成之后，要封我为武安君哩！”韦后道：“不必多言，同享富贵便了。”杨均遂与马秦客密谋取药进宫。韦后知中宗喜吃三酥饼，即将药放入饼馅里，乘中宗那日在神龙殿闲坐，尚未进膳，便亲将饼儿供上。中宗连吃了几枚，觉得腹胀微微作痛，少顷大痛起来，坐立不宁，倒于榻上乱滚。韦后佯为惊问，中宗说不出话，但以手自指其口。韦后急呼内传道：“皇爷想欲进汤，可速取人参汤来！”此时人参汤早已备着，韦后亲手擎来灌入中宗口中。中宗吃了人参汤便滚不动了。淹至晚间，呜呼崩逝。正是：

昔日点筹烦圣虑，今将一饼报君王。

可怜未死慈亲手，却被贤妻把命伤。

韦后既行弑逆，秘不发丧。太平公主闻中宗暴死，明知死得不明白，却又难于发觉，只得隐忍，急与上官婉儿议草遗诏，意

欲扶立相王。韦后与安乐公主都不肯，乃议立温王重茂。遗诏草定，然后召大臣入宫，韦后托言中宗以暴疾崩，称遗诏立温王重茂为太子嗣，即皇帝位。时年方十五，韦后临朝听政。宗楚客劝韦后依武后故事，以韦氏子弟典南北军，深忌相王与太平公主，谋欲去之。又妄引图讖，谓韦氏当革唐命，遂与安乐公主及都知兵马使韦温等密谋为乱，将约期举事。时相王第三子临淄王隆基，曾为潞州别驾，罢官回京，因见群小披猖，乃阴聚才勇之士，志图匡正。兵部侍郎崔日用，向亦依附韦党，今畏临淄王英明，又忌宗楚客独擅大权，知其有逆谋，恐日后连累着他，遂密遣宝昌寺僧人普润至临淄王处告变。临淄王大惊，即报与太平公主知道，一面与内苑总监钟绍京、果毅校尉葛福顺、御史刘幽求、李仙凫等计议乘其未发，先事诛之。众皆奋然，愿以死自效。太平公主亦遣其子薛崇行、崇敏、崇简来相助。葛福顺道：“贤王举事，当启知相王殿下。”临淄王道：“吾举大事为社稷计，事成则福归父王；如或不成，吾以身殉之，不累及其亲。今若启而听从，则使父王预危事；倘其不从，将败大计，不如不启为妥。”于是易服率众潜入内苑。

时夜将半，忽见天星散落如雨。刘幽求道：“天意如此，时不可失。”葛福顺拔剑争先，直入羽林营典军，韦温、韦璇、韦璠、高嵩等出其不意，措手不及，俱被福顺所杀。刘幽求大呼道：“韦后鸩弑先帝，谋危宗社，今当共诛奸逆，立相王以安天下。敢有怀两端助逆党者，罪及三族。”羽林军士稽颡听命。临淄王引众出南苑门，钟绍京率苑中匠丁二百余人，执斧锯以从，诸卫兵俱来接应。

其时中宗的棣宫停于太极殿，韦后亦在殿中。临淄王勒兵至

玄武门，斩关而入。那些宿卫棂宫的军士，鼓噪应之。韦后大骇，一时无措，止穿得小衣单衫，奔出殿门，正遇杨均、马秦客，韦后急呼救援。二人左右搀扶，走入飞骑营，指望暂避。却被本营将卒，先把杨均、马秦客斩首，砍其尸为肉泥。韦后哀求饶命，众人都嚷道：“弑君淫贼，人人共愤！”一齐举刀乱砍，登时砍死于乱刀之下。

临淄王闻韦后已为众所诛，传令扫清宫掖。武延秀方与云从私宿于玉树轩，被李仙凫搜出，双双斩首。刘幽求将上官婉儿挟至临淄王前，说他曾与太平公主共草遗诏，议立相王，可免其一死，临淄王道：“此婢妖淫，渎乱宫闱，不可轻恕。”即命斩讫；随遣刘幽求收安乐公主。

时天已晚，安乐公主深居别院，还不知外交，方早起新沐，对镜画眉。刘幽求率众突入，即挥兵从后砍之，头破脑裂而死，并将其家属都诛死。宗楚客逃奔至通化门，被门吏擒献，即时腰斩于市。

内外既定，临淄王乃叩见相王，谢不先禀白之罪。相王道：“社稷朝宗庙不坠于地，皆汝功也。”刘幽求等请相王早正大位。是日早朝，少帝重茂方将升座，太平公主手扶去之，说道：“此位非儿所宜居，当让相王。”于是众臣共奉相王为皇帝，是为睿宗，改号景云元年。重茂仍为温王，进封临淄王为平王。祭故太子重俊，赠恤李多祚、燕钦融等，追复张柬之等五人官爵。追废韦后、安乐公主庶人，搜捕韦党诸人。惟崔日用以出首叛逆有功，仍旧供职，其余治罪。韦后之妹崇国夫人为秘书监王浥之妻，王浥恐因妻被祸，以鸩酒毒死其妻，自白于官。御史大夫窦从一之妻乃韦后之乳母，俗呼乳母之夫为阿奢。窦从一每自称皇后阿

奢，恬然不以为耻，至此乃自杀其妻以献。正是：

昔使妇势真堪耻，今杀妻身太寡恩。

岂是有心学吴起，阿奢妹丈总休论。

景云元年，议立东宫，睿宗以宋王成器居嫡长，而平王隆基有大功，迟疑不决。宋王涕泣叩首固辞道：“从来建储之事，若当国家安，先嫡长，国家危，则先有功。今隆基功在社稷，臣死不敢居其上。”刘幽求奏道：“平王有大功，宋王有让德，陛下宜报平王之功，以成宋王之让。”睿宗乃降诏，立平王隆基为太子。后人诗称赞宋王之贤道：

储位本宜推嫡长，论功辞让最称贤。

建成昔日如知此，同气三人可保全。

未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十八回 慈上皇难庇恶公主 生张说不及死姚崇

词曰：

太平封号，公主名称原也妙。不肯安平，天道难容恶贯盈。嘉宾恶主，漫说开筵遵圣旨。诛死鸿篇，却被亡人算在先。

右调《减字木兰花》

酒色财气四字，人都离脱不得，而财色二者为尤甚。无论富贵贫贱，聪明愚钝之人，总之好色贪财之念皆所不免。那贪财的，既爱己之所有，又欲取人之所有，于是被人笼络而不觉。那好色的，不但男好女之色，女亦好男之色；男好女犹可言也，女好男，遂至无耻丧心，灭伦败纪，靡所不为，如武后、韦后、安乐公主、太平公主等是也。

且说太平公主与太子隆基共诛韦氏，拥立睿宗为帝，甚有功劳。睿宗既重其功，又念他是亲妹，极其怜爱。公主性敏，多权略，凡朝廷之事，睿宗必与他商酌；自宰相以下，进退系其一言。其所引荐之人，骤登清要者甚多，附势谋进者，奔趋其门下如市。子薛崇行、崇敏、崇简皆封为王，田园家宅遍于畿甸。公主怙宠擅权，骄奢纵欲，私引美貌少年至第，与之淫乱，奸僧慧范，尤所最爱。那班倚势作威的小人，都要生事扰民。亏得朝中有刚正大臣，如姚崇、宋意辈侃侃谔谔，不畏强御；太子隆基，更严明英察，为群小所畏忌，因此还不敢十分横行。

却说太子原以兵威定乱，故虽为平静之时，不忘武事。一日闲暇，率领内侍及护卫东宫的军士们，往郊外打围射猎。一行人来到旷野之处，排下一个大大的围场。太子传令众人各放马射箭，发纵鹰犬，闹了多时，猎取得好些飞禽走兽。正驰骋间，只见一只黄獐，远远的在山坡下奔走。太子策马向前，亲射一箭，却射不着，那獐儿望前乱跑。太子不舍，紧紧追赶，直赶至一个村落，不见了黄獐，但见一个女人，在那里采茶。太子勒马问道：“你可曾见有一只黄獐跑过去么？”那女人并不答应，只顾采茶。此时太子只有两个内侍跟随，那内侍便喝道：“兀那妇人好大胆，怎的殿下问你话，竟不回答！”女人不慌不忙，指着茶篮道：“我心只在茶，何有于獐也，那知什么殿下？”说罢，便提着篮走进一个柴扉中去了。太子见那女子举止不凡，分付内侍不许罗唖，望那柴扉中也甚有幽致。

正看间，只见一个书生跨着蹇驴而来。他见太子头戴紫金冠，身披锦袍，知是贵人，忙下驴伏谒。内侍道：“此即东宫千岁爷。”书生叩拜道：“村僻愚人，不知殿下驾临，失于候迎，乞赐宽宥。”太子道：“孤因出猎，偶尔至此。”因指着柴扉内问道：“此即卿所居耶？”书生道：“臣暂居于此，虽草庐荒陋，倘殿下鞍马劳倦，略一驻足，实为荣幸。”

太子闻言，欣然下马，进了柴扉，见花石参差，庭阶幽雅。草堂之上，图书满案，囊琴匣剑，排设楚楚。太子满心欢喜，坐定便问书生何姓何名。书生答道：“臣姓王名琚，原籍河南人。”太子道：“观卿器宇轩昂，门庭雅饬，定然佳士。顷见采茶之妇，言笑不苟，想即卿之妻也。”王琚顿首道：“村妇无知，失于应对，罪当万死。”太子笑道：“卿家既业采茶，必善烹茶，幸假一杯解

渴。”王琬领命，忙进去取。太子偶翻看他案上书籍，见书中夹着一纸，乃姚崇劝他出仕，写与他的手札，其略云：

足下奇才异能，愚所稔知，乘时利见，此其会矣；若终为韞匱之藏，自弃其才能于无用，非所望于有志之士也。一言劝驾，庶几幡然。

太子看罢，仍旧把纸夹在书中，想道：“此人与姚崇相知，为姚崇所识赏，必是个奇人。”

少顷，王琬捧出茶来献上，太子饮了一杯，赐王琬坐了，问道：“士子怀才欲试，正须及时出仕，如何却遁迹山野？”王琬道：“大凡士人出处，不可苟且，须审时度势，必可以得行其志，方可一出。臣窃闻古人易退难进之节，不敢轻于求仕，非故为高隐以傲世也。”太子点首道：“卿真可云有品节之士矣。”正闲话间，那些射猎人马轰然而至，太子便起身出门，王琬拜送于门外。太子上马，珍重而别，不在话下。

且说太平公主畏忌太子英明，谋欲废之。日夜进谗于睿宗，说太子许多不是处，又妄谓太子私结人心，图为不轨。睿宗心中怀疑，一日坐于便殿，密语侍臣韦安石道：“近闻中外多倾心太子，卿宜察之。”韦安石道：“陛下安得此亡国之言，此必太平公主之谋也。太子仁明孝友，有功社稷，愿陛下无惑于谗人。”睿宗悚然道：“朕知之矣！”自此谗说不得行。

太平公主阴谋愈急，使人散布流言，云目下当有兵变。睿宗闻知，谓侍臣道：“术者言五日内必有急兵入宫，卿等可为朕备之。”张说奏道：“此必奸人造言，欲离间东宫耳。陛下若使太子监国，则流言自息矣！”姚崇亦奏道：“张说所言，真社稷至计，愿陛下从之。”睿宗依奏，即日下诏，命太子监理国事。

太子既受命监国，便遣使臣赍礼往聘王琬入朝。王琬不敢违命，即同使臣来见。时太子正与姚崇在内殿议事，王琬入至殿庭，故意迂行缓步，使臣摇手止之道：“殿下在帘内，不可怠慢。”王琬大声说道：“今日何知所谓殿下，只知有太子公主耳！”太子闻其言，即趋出帘外见之。王琬拜罢，太子道：“适有卿之故人在此，可与相见。”便引王琬入殿内，指着姚崇道：“此非卿之故人耶？”王琬道：“姚崇实与臣有交谊，不识殿下何由知之？”太子笑道：“前日在卿家，案头见有姚卿手札，故知之耳。其手札中所言，卿今能从之否？”王琬顿首道：“臣非不欲仕，特未遇知己耳。今蒙殿下恩遇，敢不致身图报？但臣顷者所言，殿下亦闻之乎？”太子道：“闻之。”王琬因奏道：“太平公主擅权淫纵，所宠奸僧慧范，恃势横行，道路侧目。公主凶狠无比，朝臣多为之用，将谋不利于殿下，何可不早为之计？”姚崇道：“王琬初至，即能进此忠言，此臣所以乐与交也。”太子道：“所言良是，但吾父皇只此一妹，若有伤残，恐亏孝道。”王琬道：“孝之大者，当以安社稷宗庙为事，岂顾小节？”太子点头道：“当徐图之。”遂命王琬为东宫侍班，常与计事。

太极元年七月、有彗星出于西方，入太微。太平公主使术士上密启于睿宗道：“慧所以除旧布新，且逼近帝座，此星有变，皇太子将作天子，宜预为备。”欲以此激动睿宗，中伤太子。那知睿宗正因天象示变，心怀恐惧，闻术士所言，反欣然道：“天象如此，天意可知，传德弭灾，吾志决矣！”遂降诏传位太子。太平公主大惊，力谏以为不可。太子亦上表固辞。睿宗皆不听，择于八月吉日，命太子即皇帝位，是为玄宗皇帝。尊睿宗为太上皇，立妃王氏为皇后，改太极元年为先天元年，重用姚崇、宋璟辈，

以王琬为中书侍郎，黜幽陟明，政事一新，天下欣然望治。只有太平公主仍恃上皇之势，恣为不法。玄宗稍禁抑之，公主大恨，遂与朝臣萧至忠、岑羲、窦怀贞、崔湜等结为党援，私相谋划，欲矫上皇旨废帝而别立新君，密召侍御陆象先同谋。象先大骇，连声道：“不可不可，此何等事，辄敢妄为耶！”公主道：“弃长立幼，已为不顺；况又失德，废之何害？”象先道：“既以功立，必以罪废，今上新立，天下向顺，彼无失德，何罪可废？象先不敢与闻。”言罢，拂衣而出。

公主与崔湜等计议，恐矫旨废立，众心不服，事有中变，欲暗进毒以谋弑逆。遂私结宫人元氏，谋于御膳中置毒以进。王琬闻其谋。开元元年七月朔日早朝毕，玄宗御便殿。王琬密奏道：“太平公主之事迫矣，不可不速发！”玄宗尚在犹豫，时张说方出使东都，适遣人以佩刀来献，长史崔日用奏道：“说之献刀，欲陛下行事决断耳！陛下昔在东宫，或难于举动，今大权在握，发令诛逆，有何不顺，而迟疑若是？”玄宗道：“诚如卿言，恐惊上皇。”王琬道：“设使奸人得志，宗社颠危，上皇安乎？”正议论间，侍郎魏知古直趋殿陛，口称臣有密启。玄宗召至案前问之，知古道：“臣探知奸人辈，将于此月之四日作乱，宜急行诛讨。”于是玄宗定计，与岐王范、薛王业、兵部尚书郭元振、龙武将军王毛仲、内侍高力士，及王琬、崔日用、魏知古等，勒兵入虔化门，执岑羲、萧至忠于朝堂斩之，窦怀贞自缢，崔湜及宫人元氏俱诛死。太平公主逃入僧寺，追捕出，赐死于家，并诛奸僧慧范，其余逆党死者甚多。上皇闻交惊骇，乘轻车出宫，登承天门楼问故。玄宗急令高力士回奏，言太平公主结党谋乱，今俱伏诛，事已平定，不必惊疑。上皇闻奏，叹息还宫。正是：

公主空号太平，作事不肯太平。

直待杀此太平，天下方得太平。

玄宗既诛逆党，闻陆象先独不肯从逆，深嘉其忠，擢为蒲州刺史，面加奖谕道：“岁寒然后知松柏也。”象先因奏道：“书云：‘歼厥渠魁，胁从罔治。’今首恶已诛，余党乞从宽典，以安人心。”玄宗依其言，多所赦宥。又以太平公主之子薛崇简常谏其母，屡遭挞辱，特旨免死，赐姓李，官爵如故。其他功臣爵赏有差。自此朝廷无事。

玄宗意欲以姚崇为相，张说忌之，使殿中监姜皎入奏道：“陛下欲择河东总管而难其选，臣今得之矣。”玄宗问为谁。姜皎道：“姚崇文武全才，真其选也。”玄宗笑道：“此张说之意，汝何得面欺？”姜皎惶恐，叩头服罪。玄宗即日降旨，拜姚崇为中书令。张说大惧，乃私与岐王通款，求其照顾。姚崇闻知，甚为不满。一日入对便殿，行步微蹇。玄宗问道：“卿有足疾耶？”姚崇因乘间奏言：“臣有腹心之疾，非足疾也。”玄宗道：“何谓腹心之疾？”姚崇道：“岐王乃陛下爱弟，张说身为大臣，而私与往来，恐为所误，是以忧之。”玄宗怒道：“张说意欲何为？明日当命御史按治其事。”

姚崇回至中书省，并不提起。张说全然不知，安坐私署之中。忽门役传进一帖，乃是贾全虚的名刺，说道有紧急事特来求见。张说骇然道：“他自与宁馨花去后，久无消息，今日突如其来，必有缘故。”便整衣出见。贾全虚谒拜毕，说道：“不肖自豪明公高厚之恩，遁迹山野，近因贫困无聊，复至京师，移名易姓，佣书于一内臣之家。适间偶与那内臣闲话，谈及明公私与岐王往来，今为姚相所奏。皇上大怒，明日将按治，祸且不测。不肖惊闻此

信，特来报知。”张说大骇道：“如此为之奈何？”全虚道：“今为明公计，惟有密恳皇上所爱九公主关说方便，始可免祸。”张说道：“此计极妙；但急切里无门可入。”全虚道：“不肖已觅一捷径，可通款于九公主，但须得明公所宝之一物为贄耳。”张说大喜，即历举所藏珍玩。全虚道：“都用不着。”张说忽想起：“鸡林郡曾献夜明帘一具，可用否？”全虚道：“请试观之。”张说命左右取出，全虚看了道：“此可矣，事不宜迟，只在今夕。”张说便写一情恳手启，并夜明帘付与全虚。

全虚连夜往见九公主，具言来意，献上宝帘并手启。九公主见了帘儿，十分欢喜，即诺其所请。正是：

前日献刀取决断，今日献帘求遮庇。

一是为公矢忠心，一是为私行密计。

明日九公主入宫见驾，玄宗已传旨，着御史中丞同赴中书省究问张说私交亲王之故。九公主奏道：“张说昔为东宫侍臣，有维持调护之功，今不宜轻加谴责。且若疑以通岐王之故，使人按问，恐王感不安，大非吾皇上平日友爱之意。”原来玄宗于兄弟之情最笃，尝为长枕大被与诸王同卧，平日在宫中相叙，只行家人礼。薛王患病，玄宗亲为煎药，吹火焚须，左右失惊。玄宗道：“但愿王饮此药而即愈，吾须何足惜。”其友爱如此，当闻九公主之言，惻然动念，即命高力士至中书省宣谕免究，左迁张说为相州刺史。张说深感贾全虚之德，欲厚酬之，谁知全虚更不复来见，亦无处寻访他，真奇人也。正是：

拯危排难非求报，只为当年赠爱姬。

姚崇为相数年，告老退休，特荐宋璟来自代。宋璟在武后时，已正直不阿，及居相位，更丰格端庄，人人敬畏。那时内臣高力

士、闲厩使王毛仲俱以诛乱有功，得幸于上。王毛仲又以牧马番庶，加开府仪同三司，荣宠无比，朝臣多有奔趋其门者，宋璟独不以为意。王毛仲有女与朝贵联姻，治装将嫁。玄宗闻之，问道：卿嫁女之事，已齐备否？”王毛仲奏道：“臣诸事都备，但欲延嘉宾以为光宠，正未易得耳。”玄宗笑道：“他客易得，卿所不能致者一人必宋璟也，朕当为卿致之。”乃诏宰相与诸大臣明日俱赴王毛仲家宴会。

次日，众官都早到，只有宋璟不即到，王毛仲遣人络绎探视。宋璟托言有疾，不能早来，容当徐至，众官只得静坐拱候。直至午后方才来到，且不与主人及众客讲礼，先命取酒来，执怀在手，说道：“今日奉诏来此饮酒，当先谢恩。”遂北面拜罢，举杯而饮，饮不尽一杯，忽大呼腹痛，不能就席，向众官一揖，即升车而去。王毛仲十分惭愧，奈他刚正素著，朝廷所礼敬，无可如何，只得敢怒而不敢言，但与众官饮宴，至晚而散。正是：

作主固须择宾，作宾更须择主。

恶宾固不可逢，恶主更难与处。

后王毛仲恃宠而骄，与高力士有隙。其妻新产一子，至三朝，玄宗遣高力士赍珍异赐之，且授新产之儿五品官。毛仲虽然谢恩，心甚怏怏，抱那小儿出来与力士看，说道：“此儿岂不堪作三品官耶！”力士默然不答，回宫覆命，将此言奏闻，再添上些恶言语。玄宗大怒道：“此贼受朕深恩，却敢如此怨望！”遂降旨削其官爵，流窜远州。力士又使人讐告他许多骄横不法之事，奉旨赐死，此是后话。

且说姚崇罢相之后，以梁国公之封爵，退居私第。至开元九年间，享寿已高，偶感风寒，染成一病，延医调治，全然无效。

平生不信释道二教，不许家人祈祷。过了几日，病势已重，自知不能复愈，乃呼其子至榻前，口授遗表一道，劝朝廷罢冗员、修制度、戢兵戈、禁异端，官宜久任，法宜从宽，洋洋数百言，皆为治之要道，即誉写奏进。又将家事嘱咐一番，遗命身故之后，不可依世俗例，延请僧道，追修冥福，永著为家法。其子一一受命。乃至临终，又对其子说道：“我为相数年，虽无甚功业，然人都称我为救时宰相，所言所行，亦颇多可述，我死之后，这篇墓碑文字，须得大手笔为之，方可传于后世。当今所推文章宗匠，惟张说耳，但他与我不睦，若径往求他文字，他必推言不肯。你可依我计，待我死后，你须把些珍玩之物，陈设于灵座之侧。他闻讣必来吊奠，若见此珍玩不顾而去，是他记我旧怨，将图报复，甚可忧也。他若逐件把弄，有爱羡之意，你便说是先人所遗之物，尽数送与他，即求他作碑文，他必欣然许允，你便求他速作。待他文字一到，随即勒石，一面便进呈御览方妙。此人性贪多智，而见事稍迟，若不即日镌刻，他必追悔，定欲改作，既经御览，则不可复改，且其文中既多赞语，后虽欲寻瑕摘疵，以图报复亦不能矣，记之记之！”言罢，瞑目而逝。公子蹙踊哀号，随即表奏朝廷，讣告僚属，治理丧具。

大殓既毕，便设幕受吊，在朝各官，都来祭奠。张说时为集贤院学士，亦具祭礼来吊。公子遵依遗命，预将许多古玩珍奇之物，排列灵座旁边桌上。张说祭吊毕，公子叩颡拜谢。张说忽见座旁桌上排列许多珍玩，因指问道：“设此何意？”公子道：“此皆先父平日爱玩者，手泽所存，故陈设于此。”张说道：“令先公所爱，必非常物。”遂走近桌上，逐件取来细看，啧啧称赏。公子道：“此数物不足供先生清玩，若不嫌鄙，当奉贡案头。”张说

欣然道：“重承雅意，但岂可夺令先公所好？”公子道：“先生为先父执友，先父今日若在，岂惜贻赠？且先父曾有遗言，欲求先生大笔为作墓道碑文，倘不吝珠玉，则先父死且不朽，不肖方当衔结图报，区区玩好之微，何足复道。”说罢，哭拜于地。张说扶起道：“拙笔何足为重，既蒙嘱役，敢不揄扬盛美。”公子再拜称谢。张说别去。公子尽撤所陈设之物，遣人送与，又托人婉转求其速作碑文，预使石工磨就石碑一座，只等碑文镌刻。

张说既受了姚公子所赠，心中欢喜，遂做了一篇绝好的碑文，文中极赞姚崇人品相业，并叙自己平日爱慕钦服之意。文才脱稿，恰好姚公子遣人来领，因便付与来人。公子得了文字，令石工连夜镌于碑上。正欲进呈御览，适高力士奉旨来取姚崇生时所作文字。公子乘机便将张说这篇碑文，托他转达于上。玄宗看了赞道：“此人非此文不足以表扬之！”正是：

救时宰相不易得，碑文赞美非曲笔。

可惜张公多受贿，难说斯民三代直。

却说张说过了一日，忽想起：“我与姚崇不和，几受大祸，今他身死，我不报怨也够了，如何倒作文赞他？今日既赞了他，后日怎好改口贬他？就是别人贬他，我只得要回护地了，这却不值得。”又想文字付去未久，尚未刻镌，可即索回，另作一篇寓贬于褒之文便了。遂遣使到姚家索取原文，只说还要增改几笔。姚公子面语来使道：“昨承学士见赐鸿篇，一字不容移易，便即勒石；且已上呈御览，不可便改了。铭感之私，尚容叩谢。”使者将此言回覆了主人。张说顿足道：“吾知此皆姚相之遗算也，我一个活张说，反被死姚崇算了，可见我之智识不及他矣！”

连声呼中计，追悔已嫌迟。

姚崇死后、朝廷赐谥文献。后张说与宋璟、王琚辈相继而逝。又有贤相韩休、张九龄二人，俱为天子所敬畏者，亦不上几年，告老的告老，身故的身故，朝中正人渐皆凋谢。玄宗在位日久，怠于政事。当其即位之初，务崇节俭，曾焚珠玉锦绣于殿前，又放出宫女千人。到得后来，却习尚奢侈，女宠日盛。诸嫔妃中，惟武惠妃最亲幸。皇后王氏遭其谗谮，无故被废。又谮太子瑛及鄂王、光王，同日俱赐死，一日杀三子，天下无不惊叹。不想武惠妃亦以产后血崩暴亡。玄宗不胜悲悼，自此后宫无有当意者。高力士劝玄宗广选美人，以备侍御。玄宗遂降旨采选民间有才貌的女子入宫。正是：

靡不有初，鲜克有终。

开元天宝，大不相同。

第七十九回 江采苹恃爱追欢 杨玉环承恩夺宠

词曰：

国色自应供点选，一入深宫，必定多留恋。不是眉尖送花片，也教眼角飞莺燕。只道始终适所愿，不料红丝，恰又随风转。始知月老亦无凭，端合成全好姻缘。

右调《蝶恋花》

人生处世，无过情与理而已。忠臣孝子，作事循理不消说得；而大奸极恶之人行事背理，亦不消说得。至于情总属一般，孟夫子所云：知好色则慕少艾，有妻子则慕妻子，今古同然，无有绝情者。试看苏子卿穷居海上，啮雪吞毡，死生置于度外，犹不免娶胡妇生子。胡澹庵贬海外十年，比其归，日饮于湘潭胡氏园，喜侍姬黎倩，作诗赠之。乃知情欲移人，贤者不免，而况生居盛世，贵为天子乎？

今且不说玄宗遣人点选美女，且说闽中兴化县珍珠村有一秀才，姓江名仲逊，字抑之，人物轩昂，家私富厚，年过三旬，尚无子嗣。夫人廖氏单生一女，小名阿珍，九岁能诵二《南》，语父道：“吾虽女子，期以此为志。”仲逊奇之，遂名采苹，生得花容月貌，便是月里嫦娥也让他几分颜色。更兼文才渊博，诸子百家，无不贯串，琴棋书画，各件皆能。他性喜梅花，仲逊遣人于江浙山中遍觅各种最古梅植于庭除，额曰梅亭。采苹朝夕观玩，

遂自号梅芬。性耽文艺，有《萧兰》、《梨园》、《梅亭》、《丛桂》、《凤笛》、《玻杯》、《剪刀》、《绮窗》八赋，为时传诵，名闻籍甚。高力士自湖广历两粤，各处采选，并无当意者。至兴化，闻采苹名，得之以进。采苹年方二八，美貌无双。玄宗一见，喜动天颜，即令嫔妃随侍入宫，赐江仲逊黄金千两，采缎百端，回家养老。命高力士陪他赴光禄寺饮宴，仲逊含泪出朝。玄宗入宫，即命左右摆宴，与江妃共饮，饮了一回，玄宗兴致已浓，携着江妃退归寝室，共效鸾凤。但见江妃的愁思未遭风和雨，玄宗的兴趣偏施雨与风。一点花心被玄宗采战不休。江妃只得啮齿忍受，云情雨意，初未知也。有《西江月》一词为证：

倾国倾城一貌，为云为雨千觞。花间起舞散幽香，从此惊鸿绝赏。谢女休夸好句，班姬正倚新妆。数奇不愿似王嫱，谁向长门悒悒！

玄宗与江妃恣意交欢，任情取乐，真个欢娱夜短，正好受用，又早鸡鸣钟动，天光欲曙，玄宗免不得起身出朝听政。

一日回到宫中，见江妃在那里看《梅亭赋》，因知江妃喜梅，遂命宫中各处栽梅，朝夕游玩，赐名梅妃。玄宗道：“朕几日为朝政所困，今见梅花盛开，清芬拂面，玉宇生凉，襟期顿觉开爽。嫔色花容，令人顾恋，纵世外佳人，怎如你淡妆飞燕乎？”梅妃道：“只恐落梅残月，他时冷落凄其。”玄宗道：“朕有此心，花神鉴之。”梅妃道：“但愿不负此言，妾虽碎身，不足以报。”玄宗道：“妃子高才，前所作八赋，翰林诸臣无不叹赏。卿今可为《梅花赋》，待朕颁示词臣。”梅妃道：“贱妾蓬闺陋质，安敢艺苑鸿才。既辱钧旨，谨当献丑。”言未毕，只见内侍报道：“岭南刺史韦应物、苏州刺史刘禹锡，各选奇梅五种，星夜进呈。”玄宗

甚喜，分付高力士用心看管，以待宴赏，遂同梅妃回宫。

不一日，玄宗宴诸王于梅园，命梨园子弟承应，丝竹迭奏，果然清音缓节。有诗为证：

金屋画堂光闪闪，烹龙炮凤敲檀板。

歌喉宛转绕雕梁，琼浆满泛玻璃盏。

诸王饮至半席间，忽闻宫中笛声嘹亮。诸王问道：“笛声清妙，不知何人所吹，似从天上飞来。”玄宗道：“是朕梅妃所吹；诸兄弟若不弃嫌，宣他一见何如？”诸王道：“臣等愿洗耳请教。”命高力士宣梅妃来。不一时梅妃宣到，诸王见礼毕。玄宗道：“朕常称妃子乃梅精也，吹白玉笛，作惊鸿舞，一座生辉，今宴请王，梅妃试舞一回。”梅妃领旨，装束齐整，向筵前慢舞。有《西江月》词为证：

紫燕轻盈弱质，海棠标韵娇容。罗衣长袖慢交横，络绎回翔稳重。纤縠蛾飞可爱，浮腾雀跃仙踪。衫飘绰约动随风，恍似飞龙舞凤。

舞罢，诸王连声赞美。玄宗道：“既观妙舞，不可不快饮。今有嘉州进到美酒，名瑞露珍，其味甚佳，当共饮之。”即命内侍取酒至，斟于金盏，命梅妃遍酌诸王。时宁王已醉，见梅妃送酒来，起身接酒，不觉一脚踢着了梅妃绣鞋。梅妃大怒，登时回宫。玄宗道：“梅妃为何不辞而去？”左右道：“娘娘珠履脱缀，换了就来。”等了一回，又来再宣。梅妃道：“一时胸腹疾作，不能起身应召。”玄宗道：“既如此，罢了。”即命撤席而别。

宁王惊得魂不附体，猛然想起驸马杨回足智多谋，又是圣上宠爱的，密地差人请来商议。不一时杨回到来，礼毕，宁王道：“寡人侍宴梅园，只因多吃几杯酒，干了一桩天大不明白的事。”

杨回道：“不是戏梅妃的事么？”宁王道：“你为何知道？”杨回道：“若要不知，除非莫为，如今那一个不晓得？止有圣上不知。”宁王道：“请你来商议此事，倘若梅妃在圣上面前说些是非，叫我怎得安稳哩！”杨回想了一想，说道：“不妨，我有二计在此，包你无事。”附宁王耳低言道：“只须如此如此。”宁王大喜，依了他计，相约次日早朝，肉袒膝行，请罪道：“蒙皇上赐宴，力不胜酒，失错触了妃履，臣出无心，罪该万死。”玄宗道：“此事若计论起来，天下都道我重色而轻天伦了。你既无心，朕亦付之不计。”宁王叩头谢恩而起。

杨回乃密奏玄宗道：“臣见诸宫嫔妃约有三万余人，又令高力士遍访美人何用？”玄宗道：“嫔妃固多，绝色者少，愿得倾国之色，以博一生大乐耳。”杨回道：“陛下必欲得倾城美貌，莫如寿王妃子杨玉环，姿容盖世，实是罕有。”玄宗道：“与梅妃何如？”杨回道：“臣未曾亲见，但闻寿王作词赞他，中一联云：‘三寸横波回幔水，一双纤手语香弦。’开元二十一年冬至寿邸时，有人见了赞道：‘只有天在上，更无山与齐。’陛下莫若召来便见。”玄宗闻之喜甚，即差高力士快去宣杨妃来。

力士领旨，即到寿王宫中宣召杨妃。杨妃道：“圣上宣我何干？”力士道：“奴婢不知，娘娘见驾，自有分晓。”杨妃惨然来见寿王道：“妾事殿下，祈订白头，谁知圣上着高力士宣妾入朝。料想此去，必与殿下永诀矣！”寿王执杨妃之手大哭道：“势已如此，料不可违。倘若此去不中上意，或者相逢有日，百凡珍重。”力士催促不过，杨妃只得拜别寿王，流泪出宫。正是：

宣谕多娇珍重甚，回轩应问镜台无。

高力士领着杨妃来覆旨。杨妃含羞忍耻参拜毕，俯伏在地，

玄宗赐他平身。此时宫中高烧银烛，阶前月影横空，玄宗就在灯月之下，将杨妃定睛一看。但见：

黛绿双蛾，鸦黄半额。蝶练裙不短不长，凤绡衣宜宽宜窄。腰肢似柳，金步摇曳。戛翠鸣珠，鬓发如云，玉搔头掠青拖碧。乍回雪色，依依不语。春山脉脉，幽妍清倩，依稀似越国西施；婉转轻盈，绝胜那赵家合德。艳冶销魂，容光夺魄。真个是回头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

玄宗分付高力士，令妃自以其意乞为女道士，赐号太真，住内太真宫。对杨回道：“二卿暂回，明日朕有重赏。”宁王方才放心，与杨回叩谢出朝。天宝四载，更为寿王娶左卫将军韦昭训女为妃，潜纳太真于宫中。命百官于凤凰园册太真宫女道士杨氏为贵妃。其父杨元琰，弘农华阴人，徙居蒲州之独头村，开元初为蜀州司户。贵妃生于蜀，早孤，养于叔父河南府士曹元珪家。册妃日，赠元琰兵部尚书，母李氏凉国夫人，叔元珪为光禄卿，兄钊侍御史，堂兄钊拜侍郎。那杨钊原系张昌宗之子，寄养于杨氏者。玄宗以钊字有金刀之象，改赐其名为国忠，杨氏权倾天下。贵妃进见之夕，奏《霓裳羽衣曲》，授金钗钿盒。玄宗自执丽水镇库紫磨金琢成步摇，至妆阁亲与插鬓。日与贵妃淫乐，便疏了梅妃。

梅妃问亲随的宫女嫣红道：“你可晓得皇上两日为何不到我宫中？”嫣红道：“奴婢那里得知，除非叫高力士来，便知分晓。”梅妃道：“你去寻来，待我问他。”嫣红领旨出宫寻问，走到苑中，见力士坐在廊下打瞌睡。嫣红道：“待我耍他一耍。”见一棵千叶桃花娇红鲜艳，便折下一小枝来，将花插在他头上，取一嫩枝，塞向力士鼻孔中去。力士陡然惊醒，见是嫣红，问道：“嫣红妹

子，你来做甚？”嫣红笑道：“我家娘娘特来召你。”力士便同嫣红走到梅妃宫中，叩头见过。梅妃问力士道：“圣上这几日为何不进我宫中？”力士道：“阿呀，圣上在南宫中新纳了寿王的杨妃，宠幸无比，娘娘难道还不知么？”梅妃道：“我那里晓得？且问你，圣上待他意思如何？”力士道：“自从杨妃入宫之后，龙颜大悦，亲赐金钿珠翠，举族加官，宫中号曰娘子，仪体侔于皇后。”梅妃听了这句话，不觉两泪交流道：“我初入宫之时，便疑有此事，不想果然。你且出去，我自的道理。”

高力士出宫去了。嫣红将适间苑内所见如何行径，如何快活，说与梅妃知道。梅妃听了，不胜怨恨。嫣红道：“娘娘不要愁烦，依奴婢愚见，娘娘莫若装束了，步到南宫去看皇爷怎么样说。”梅妃见说，便向妆台前整云鬓。梅妃对了菱花宝镜，叹道：“天乎，我江采苹如此才貌，何自憔悴至此，岂不令人肠断！”说了双泪交流，强不出精神来梳妆。嫣红与宫女再三劝慰，替他重施朱粉，再整花钿，打扮得齐齐整整，随了七八个宫奴，向南宫缓步而来。

却见玄宗独立花阴。梅妃上前朝见。玄宗道：“今日有甚好风，吹得你来？”梅妃微微的笑道：“时布阳和，忽南风甚竞，故循循至此，以解寂寥耳。”玄宗道：“名花在侧，正要着人来宣妃子，共成一醉。”梅妃道：“闻得陛下纳宠杨妃，贱妾一来贺喜，二来求见新人。”玄宗道：“此是朕一时偶惹闲花野草，何足挂齿。”梅妃定要请见，玄宗不得已道：“爱卿既不嫌弃，着他来参见你就是。但他来时，卿不可着恼。”梅妃道：“妾依尊命，须要他拜见我便是。”玄宗道：“这也不难。”即召杨妃出来，杨妃望着梅妃叩拜毕。玄宗即命摆宴，酒过三巡，玄宗道：“梅妃有谢

女之才，不惜佳句，赞他一首何如？”梅妃道：“惟恐不能表扬万一，望乞恕罪。”杨妃道：“妾系蒲姿柳质，岂足当娘娘翰墨揄扬？”玄宗道：“二妃不必过谦。”叫左右快快取一幅锦笺放在梅妃面前。梅妃只得提起笔来，写上七绝一首：

撇却巫山下楚云，南宫一夜玉楼春。

冰肌月貌谁能似？锦绣江天半为君。

梅妃写完，呈于玄宗。玄宗看了，连声赞美，付与杨妃。杨妃接来看了一遍，心中暗想：“此词虽佳，内多讥讽。他说‘撇却巫山下楚云’，笑奴从寿邸而来；‘锦绣江天半为君’，笑奴肥胖的意思。待我也回他几句，看他怎么说？”便对梅妃道：“娘娘美艳之举，绝世无双，待奴回赞一首何如？”梅妃道：“俚词描写万一，若得美人不吝名言，妾所愿也。”杨妃亦取笺写道：

美艳何曾减却春，梅花雪里亦清真。

总教借得春风早，不与凡花斗色新。

玄宗见杨妃写完，赞道：“亦来的敏快得情。”拿与梅妃道：“妃子你看如何？”梅妃取来一看，暗想道：“他说‘梅花雪里亦清真’，笑我瘦弱的意思；‘不与凡花斗色新’，笑我已过时了。”两下颜色有些不和起来。高力士通：“娘娘们诗词唱和，奴婢有几句粗言俗语解分。”玄宗道：“你试说来。”高力士道：“皇爷今日同二位玉美人，步步娇，走到高阳台，二位姑娘双劝酒，饮到月上海棠。奴婢打一套三棒鼓，唱一套贺新郎，大家沉醉东风。皇爷卸下皂罗袍，娘娘解下红衲袄，忽闻一阵锦衣香，同睡在销金帐，那时节花心动将起来，只要快活三，那里管念奴娇惜奴娇。皇爷慢慢的做个蝶恋花，鱼游春水，岂不是万年欢天下乐？”只见二妃听到他说到“花心动，快活三”，不觉的都嘻嘻微笑起来。

玄宗道：“力士之言有理。朕今日二美既具，正当取乐，休得争论。”遂挽手携着二妃回宫。梅妃性柔缓，后竟为杨妃所谮，迁于上阳东宫。

一月玄宗闲步梅园。忽想起梅妃来，差高力士去探望，力士领旨到上阳宫，只见梅妃正在那里伤感。力士连忙叩头。梅妃道：“高常侍，我自别圣驾已来，久无音问，今日甚事有劳你来？”力士道：“圣上今日偶步梅园，十分思念娘娘，特着奴婢来探望。”梅妃闻言，便欢欢喜喜问力士道：“圣上着你来探望，终非弃我，汝可为我叩谢皇恩，说我无日不望睹天颜，还祈皇恩始终无替。”力士领命，随即回至梅园，将梅妃所言奏上。

玄宗闻言，不觉嗟叹道：“我岂遂忘汝耶！高力士，你可选梨园最快戏马，密召梅妃到翠华西阁相叙，不可迟误。”力士应声而去。玄宗连声叫道：“转来，你须悄地里去，不可使杨妃知道。”力士道：“奴婢晓得。”便到梨园选了一匹上等骏马，竟到东楼，见了梅妃。梅妃道：“高常侍，你为何又来？”力士道：“奴婢将娘娘之言述与皇爷听了，皇爷浩叹道：‘我岂忘汝。’就令奴婢选上等骏马，密召娘娘到翠华西阁叙话。”梅妃道：“既是君王宠召，缘何要暗地里来？”力士道：“只恐杨娘娘得知，不是当耍。”梅妃道：“陛下为何怕着这个肥婢？”力士道：“娘娘快上马，皇爷等久了。”

梅妃便上马而来，到了阁前，玄宗抱下马来道：“爱卿，我那一日不想你来。”梅妃参拜道：“贱妾负罪，将谓永捐，不料又得复睹天颜！”玄宗就命宫女摆酒。饮至数巡，梅妃斟上一杯，敬与玄宗道：“陛下果终不弃贱妾，幸满饮此杯。”玄宗吃了，也斟一杯回赐。梅妃饮至半醉，玄宗双手捧着他面庞细看道：“妃子

花容略觉消瘦了些。”梅妃道：“如此情怀，怎免消瘦？”玄宗道：“瘦便瘦，却越觉清雅了。”梅妃笑道：“只怕还是肥的好哩！”玄宗也笑道：“各有好处。”又饮了几杯，便同梅妃进房，解衣上床，交合了一会，弄的梅妃如醉梦一般。两情欢畅，凤倒鸾颠，霎时云收雨散。玄宗身体微倦，抱颈而睡，不觉失晓。

杨妃在宫，不见玄宗驾来，问念奴道：“圣上何在？”念奴道：“奴婢闻万岁着高力士召梅娘娘至翠华西阁。”杨妃听了，忙自步到阁前，惊得那些常侍飞报道：“杨娘娘已到阁前，当如之何？”玄宗披衣，抱梅妃藏夹幕间。杨妃走到里面见礼毕，问道：“陛下为何起得迟？”玄宗道：“还是妃子来得早。”杨妃道：“贱妾闻梅精在此，特此相望。”玄宗道：“他在东楼。”杨妃道：“今日宣来，同至温泉一乐。”玄宗只是看着左右，也不去回答他。杨妃怒道：“肴核狼藉，御榻下有妇人珠舄，枕边有金钗翠钿，夜来何人侍陛下寝？欢睡至日出，还不视朝，是何体统？陛下可出见群臣，妾在此阁，以俟驾回。”玄宗愧甚，拽衾向屏复睡，道：“今日有疾，不能视朝。”杨妃怒甚，将金钗翠钿掷于地，竟归私第。

不想小黄门见杨妃势急，恐生余事，步送梅妃回宫。玄宗见杨妃已去，欲与梅妃再图欢庆，却被黄门送去，大怒，斩之，亲自拾起金钗翠钿珠舄包好，又将夷使所贡珍珠一斛，着永新领去，并赐梅妃。永新领旨，前往东楼。梅妃问道：“圣上着人送我归来，何弃我之深乎？”永新道：“万岁非弃娘娘，恐杨娘娘性恶，所送黄门，已斩讫矣。”梅妃道：“恐怜我又动这肥婢情，岂非弃我也？原物俱已拜领，所赐珍珠不敢受，有诗一首，烦你进到御前，道妾非忤旨不受珍珠，恐怕杨妃闻知，又累圣上受气

耳。”永新领命而去，将珍珠并诗献上。玄宗拆开一看，念道：

柳叶蛾眉久不描，残妆和泪湿红绡。

长门自是无梳洗，何必珍珠慰寂寥？

玄宗览诗，怅然不乐，又喜其诗之妙，令乐府以新声度之，号《一斛珠》。杨妃既怀前恨，又知此事，终日思量害他。未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八十回 安禄山入宫见妃子 高力士沿街觅状元

词曰：

幸得君王带笑看，莫偷安。野心狼子也来看，漫拈酸。俏眼盈盈恋所爱，尽盘桓。却教说在别家欢，被他瞒。

右调《太平时》

从来士子的穷通显晦，关乎时命，不可以智力求。即使命里终须通显，若还未遇其时，犹不免横遭屈抑，此乃常理，不足为怪。独可怪那女子的贵贱品格，却不关其所处之位。尽有身为下贱的，倒能立志高洁；那位居尊贵的，反做出无耻污辱之事。即如唐朝武后、韦后、太平公主、安乐公主这一班淫乱的妇女，搅得世界不清，已极可笑、可恨，谁想到玄宗时，却又生出个杨贵妃来。他身受天子宠眷，何等尊荣；况那天子又极风流不俗，何等受用，如何反看上了那塞外蛮奴安禄山，与之私通，浊乱宫闱，以致后来酿祸不小，岂非怪事？

且说那安禄山乃是营州夷种。本姓康氏，初名阿落山。因其母再适安氏，遂冒姓安，改名禄山，为人奸猾，善揣人意，后因部落破散，逃至幽州，投托节度使张守珪麾下。守珪爱之，以为养子，出入随侍。

一日守珪洗足，禄山侍侧，见守珪左脚底有黑痣五个，因注视而笑。守珪道：“我这五黑痣，识者以为贵相，汝何笑也？”禄

山道：“儿乃贱人，不意两脚底都有黑痣七枚，今见恩相贵人脚下亦有黑痣，故不觉窃笑。”守珪闻言，便令脱足来看，果然两脚底俱有七痣，状如七星，比自己脚上的更黑大，因大奇之，愈加亲爱，屡借军功荐引，直荐他做到平卢讨击使。时有东夷别部奚契丹，作乱犯边，守珪檄令安禄山督兵征讨。禄山自恃强勇，不依守珪方略，率兵轻进，被奚契丹杀得大败亏输。原来张守珪军令最严明，诸将有违令败绩者，必按军法。禄山既败，便顾不得养子情分，一面上疏奏闻，一面将禄山提至军前正法。禄山临刑，对着张守珪大叫道：“大夫欲灭贼，奈何轻杀大将！”守珪壮其言，即命缓刑，将他解送京师，候旨定夺。禄山贿嘱内侍们于玄宗面前说方便。当时朝臣多言禄山丧师失律，法所当诛，且其貌有反相，不可留为后患。玄宗因先入内侍之言，竟不准朝臣所奏，降旨赦禄山之死，仍赴平卢原任，带罪立功。禄山本是极乖巧善媚，他向在平卢，凡有玄宗左右偶至平卢者，皆厚赂之。于是玄宗耳中，常常闻得称誉安禄山的言语，遂愈信其贤，屡加升擢，官至营州都督、平卢节度使。至天宝二年，召之入朝，留京侍驾。禄山内藏奸狡，外貌假装愚直。玄宗信为真诚，宠遇日隆，得以非时谒见，宫苑严密之地，出入无禁。

一日，禄山觅得一只最会人言的白鹦鹉，置之金丝笼中，欲献与玄宗。闻驾幸御苑，因便携之苑中来。正遇玄宗同着太子在花丛中散步。禄山望见，将鹦鹉笼儿挂在树枝上，趋步向前朝拜，却故意只拜了玄宗，更不拜太子，玄宗道：“卿何不拜太子？”禄山假意奏说：“臣愚，不知太子是何等官爵，可使臣等就当至尊面前谒拜？”玄宗笑道：“太子乃储君，岂论官爵？朕千秋万岁后，继朕为君者，卿等何得不拜？”禄山道：“臣愚，向只知皇上一人，

臣等所当尽忠报效，却不知更有太子，当一体敬事。”玄宗回顾太子道：“此人朴诚乃尔。”

正说间，那鹦鹉在笼中便叫道：“安禄山快拜太子。”禄山方才望着太子下拜。拜毕，即将鹦鹉携至御前。玄宗道：“此鸟不但能言，且晓人意，卿从何处得来？”禄山扯个谎道：“臣前征奚契丹至北平郡，梦见先朝已故名臣李靖向臣索食，臣因为之设祭。当祭之时，此鸟忽从空飞至，臣以为祥瑞，取而养之，今已驯熟，方敢上献。”言未已，那鹦鹉又叫道：“且莫多言，贵妃娘娘驾到了。”

禄山举眼一望，只见许多宫女簇拥着香车，冉冉而来。到得将近，贵妃下车，宫人拥至玄宗前行礼。太子也行礼罢，各就坐位。禄山待欲退避，玄宗命且住着。禄山便也遥望着贵妃拜了，拱立阶下。玄宗指着鹦鹉对贵妃说道：“此鸟最能人言，又知人意。”因看着禄山道：“是那安禄山所进，可付宫中养之。”贵妃道：“鹦鹉本能言之鸟，而白者不易得；况又能晓人意，真佳禽也。”即命宫女念奴收去养着。因问：“此即安禄山耶，现为何官？”玄宗道：“此儿本塞外人，极其雄壮，向年归附朝廷，官拜平卢节度。朕爱其忠直，留京随侍。”因笑道：“他昔曾为张守珪养子，今日侍朕，即如朕之养子耳。”贵妃道：“诚如圣谕，此人真所谓可儿矣。”玄宗笑道：“妃子以为可儿，便可抚之为儿。”贵妃闻言，熟视禄山，笑而不答。

禄山听了些言，即趋至阶前，向着贵妃下拜道：“臣儿愿母妃千岁。”玄宗笑道：“禄山，你的礼数差了，欲拜母先须拜父。”禄山叩头奏道：“臣本胡人，胡俗先母后父。”玄宗顾视贵妃道：“即此可见其朴诚。”说话间，左右排上宴来，太子因有小病初愈，

不耐久坐，先辞回东宫去了，玄宗即命禄山侍宴。禄山于奉觞进酒之时，偷眼看那贵妃的美貌，真个是：

施脂太赤，施粉太白。增之太长，减之太短。看来丰厚，却甚轻盈。极是娇憨，自饶温雅。洵矣胡天胡帝，果然倾国倾城。

那安禄山久闻杨妃之美，今忽得睹花容，十分欣喜；况又认为母子，将来正好亲近，因遂怀下个不良的妄念。这贵妃又是个风流水性，他也不必以貌取人，只是爱少年，喜壮士，见禄山身材充实，鼻准丰隆，英锐之气可掬，也就动了个不次用人的邪心。正是：

色既不近贵，冶容又诲淫。

三郎忒大度，二人已同心。

话分两头，且不说安禄山与杨贵妃相亲近之事。且说其时适当大比之年，礼部奏请开科取士，一面移檄各州郡，集举子来京应试。当时西蜀绵州有个才子，姓李名白，字太白，原系西凉主李暹九世孙。其母梦长庚星入怀而生，因以命名。那人生得天姿敏妙，性格清奇，嗜酒耽诗，轻财狂侠，自号青莲居士。人见其有飘然出世之表，称之为李谪仙。他不求仕进，志欲遨游四方，看尽天下名山大川，尝遍天下美酒。先登峨嵋，继居云梦，后复隐于徂徕山山竹溪，与孔巢父、韩准、裴政、张叔明、陶沔日夕酣饮，号为竹溪六逸。因闻人说湖州乌程酒极佳，遂不远千里而往，畅饮于酒肆之中，且饮且歌，旁若无人。适州司马吴筠经过，闻狂歌之声，遣人询问，太白随口答诗四句道：

青莲居士谪仙人，酒肆逃名三十春。

湖州司马何须问？金粟如来是后身。

吴筠闻诗惊喜道：“原来李谪仙在此！闻名久矣，何幸今日

得遇。”当下请至衙斋相叙，饮酒赋诗，留连了几时，吴筠再三劝他入京取应。太白以近来科目一途全无公道，意不欲行。正踌躇间，恰好吴筠升任京识，即日起身赴京，遂拉太白同至京师。

一日，偶于紫极宫闲游，与少监贺知章相遇，彼此通名道姓，互相爱慕。知章即邀太白至酒楼中，解下腰间金鱼换酒同饮，极欢而罢。到得试期将近，朝廷正点着贺知章知贡举，又特旨命杨国忠、高力士为内外监督官，检点试卷，录送主试官批阅。贺知章暗想道：“吾今日奉命知贡举，若李太白来应试，定当首荐。但他是个高傲的人，若与通关节，反要触恼了他，不肯入试。他的诗文千人亦见的，不必通甚关节，自然入彀。只是一应试卷，须由监督官录送，我今只嘱托杨、高二人，要他留心照看便了。”于是一面致意杨国忠、高力士，一面即托吴筠力劝太白应试。太白被劝不过，只得依言打点入场。

那知杨、高二人与贺知章原不是一类的人，彼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只道知章受了人的贿赂，有了关节，却来向我讨白人情。遂私相商议，专记着李白名字的试卷，偏不要录送。到了考试之日，太白随众入场，这几篇试作，那够一挥，第一个交卷的就是他。杨国忠见卷面上有李白姓名，便不管好歹，一笔抹倒道：“这等潦草的恶卷，何堪录送？”太白待欲争论，国忠谩骂道：“这样举子，只好与我磨墨。”高力士插口道：“磨墨也不适用，只好与我脱靴。”喝令左右将太白扶出。正是：

文章无口，争论不得。堪叹高才，横遭挥斥。

太白出得场来，怨气冲天，吴筠再三劝慰。太白立誓，若他日得志，定教杨国忠磨墨，高力士脱靴，方出胸中恶气。这边贺知章在闱中阅卷，暗中摸索，中了好些真才，只道李白必在其内。

及至榜发，偏是李白不曾中得，心中十分疑讶。直待出闾，方知为杨、高二人所摈，其事反因叮嘱而起。知章懊恨，自不必说。

且说那榜上第一名是秦国桢，兄秦国模中在第五名，二人乃是秦叔宝的玄孙，少年有才。兄弟同掇巍科，人人称羨。至殿试之日，二人入朝对策。日方午，便交卷出朝，家人们接着，行至集庆坊，只听得锣鼓声喧，原来是走太平会的。一霎时，看的人拥挤将来，把他兄弟二人挤散。及至会儿过了，国桢不见了哥哥，连家人们也都不见，只得独自行走。正行间，忽有一童子叫声：“相公，我家老爷奉请，现在花园中相候。”国桢道：“是那个老爷？”童子道：“相公到彼便知。”国桢只道是那一个朝贵，或者为科名之事，有甚话说，因不敢推却。

童子引他入一小巷，进一小门，行不几步，见一座绝高的粉墙，从墙边侧门而入，只见里面绿树参差，红英绚烂，一条街径，是白石子砌的。前有一池，两岸都种桃花杨柳。池畔彩鸳白鹤，成对儿游戏。池上有一桥，朱栏委曲；走进前去，又进一重门。童子即将门儿锁了，内有一带长廊，庭中修竹千竿，映得廊檐碧翠；转进去是一座亭子，匾额上题着“四虚亭”三字，又写西州李白题。亭后又是一带高墙，有两扇石门，紧紧的闭着。童子道：“相公且在此略坐，主人就出来也。”说罢，飞跑的去了。国桢想道：“此是谁家，有这般好园亭？”正在迟疑，只见石门忽启，走出两个青衣的侍女，看了国桢一看，笑吟吟的道：“主人请相公到内楼相见。”国桢惊讶道：“你主人是谁，如何却教女使来相邀？”侍女也不答应，只是笑着，把国桢引入石门。早望见画楼高耸，楼前花卉争妍。楼上又走下两个侍女来，把国桢簇拥上楼。只听得楼帘前，笼中鹦鹉叫道：“有客来了。”国桢举目看那楼上，排

设极其华美，琉璃屏，水晶帘，照耀得满楼光亮，桌上博山炉内，燃着龙涎妙香，氤氲扑鼻，却不见主人。忽闻侍女传呼夫人来，只见左壁厢一簇女侍们拥着一个美人，徐步而出，那美人怎生模样？

眼横秋水，眉扫春山。可怜杨柳腰，柔枝若摆。堪爱桃花面，艳色如酣。宝髻玲珑，恰称绿云高挽，绣裙稳贴，最宜翠带轻垂。果然是金屋娇姿，真足称香闺丽质。

国桢见了，急欲退避，侍女拥住道：“夫人正欲相会。”国桢道：“小生何人，敢轻与夫人覷面？”那夫人道：“郎君果系何等人？乞通姓氏。”国桢心下惊疑，不敢实说，将那秦字桢字拆开，只说道：“姓余名贞木，未列郡庠，适因春游，被一童子误引入潭府，望夫人恕罪，速赐遣发。”说罢深深一揖，夫人还礼不迭，一双俏眼儿，把国桢觑着，见他仪容俊雅，礼貌谦恭，十分怜爱，便移步向前，伸出如玉的一只手儿，扯着国桢留坐。国桢逡巡退逊道：“小生轻造香阁，蒙夫人不加呵斥，已为万幸，何敢共坐？”夫人道：“妾昨夜梦一青鸾，飞集小楼，今日郎君至此，正应其兆。郎君将来定当大贵，何必过谦。”国桢只得坐下，侍女献茶毕，夫人即命看酒。国桢起身告辞。夫人笑道：“妾夫远出，此间并无外人，但住不妨，况重门深锁，郎君欲何往乎？”国桢闻言，放心坐定。

少顷，侍女排下酒席。夫人拉国桢同坐共饮，说不尽佳肴美味，侍女轮流把盏。国桢道：“不敢动问夫人何氏？尊夫何官？”夫人笑道：“郎君有缘至此，但得美人陪伴，自足怡情，何劳多问。”国桢因自己也不曾说真名字，便也不去再问他。两个一递一杯，直饮至日暮，继之以烛，彼此酒已半酣，国桢道：“酒已

阑矣，可容小生去否？”夫人笑道：“酒兴虽阑，春兴正浓，何可言去？今日此会，殊非偶然，如此良宵，岂宜虚度？”此时夫人春心荡漾，国桢也情兴勃然。遂大家起身，搂搂抱抱，命侍女撤去筵席，整顿床褥。两个拥入罗帏，解衣宽带，倒凤颠鸾。这一夜的欢娱，有《黄莺儿》一词为证：

何意忽成双遇，偏奇兴太狂，鸾颠凤倒同欢畅。春宵正长，春事正忙。五更生怕鸡声唱。嘱情郎，还图后会，恩爱莫相忘。

二人云雨既毕，交颈而睡。至次日，夫人不肯就放国桢出来，国桢也恋恋不忍言别。流连了四五日。那知殿试放榜，秦国桢状元及第，秦国模中二甲第一，金殿传胪，诸进士毕集，单单不见了一个状元。礼部奏请遣官寻觅，玄宗闻知秦国模即国桢之兄，传旨道：“不可以弟先兄，国桢既不到，可改国模为状元，即日赴琼林宴。”国模启奏道：“臣弟于廷试日出朝，至集庆坊，遇社会拥挤，与臣相失，至今不归。臣遣家僮四处寻问，未知踪迹，臣心甚惶惑。今乞吾皇破例垂恩，暂缓琼林赴宴之期，俟臣弟到时补宴，臣不敢冒其科名。”玄宗准奏，姑宽宴期，着高力士督率员役于集庆坊一带地方，挨街挨巷，查访状元秦国桢，限二日内寻来见驾。

这件奇事哄动京城，早有人传入夫人耳中。夫人也只当做一件新闻，述与秦国桢道：“你可晓得外边不见了新科状元，朝廷差高太监沿路寻访，岂不好笑！”国桢道：“新科状元是谁？”夫人道：“就是会榜第一的秦国桢，本贯齐州，附籍长安，乃秦叔宝的后人。”国桢闻言，又喜又惊，急问道：“如今状元不见，琼林宴怎么了？”夫人道：“闻说朝廷要将那二甲第一秦国模改为状

元，国模推辞，奏乞暂宽宴期，待寻着状元，然后覆旨开宴哩！”国桢听罢，忙向夫人跪告道：“好夫人，救我则个。”夫人一把拖起道：“这为怎的？”国桢道：“实不相瞒，前日初相见，不敢便说真名姓，我其实就是秦国桢。”

夫人闻说，呆了半晌，向国桢道：“你如今是殿元公了，朝廷现在追寻得紧，我不再留你，只得要与你别了，好不苦也。”一头说，一头便掉下泪来。国桢道：“你我如此恩爱，少不得要图后会，不必愁烦，但今圣上差高太监寻我，这事弄大了，倘究问起来，如何是好？”夫人想了一想道：“不妨，我有计在此。”便叫侍女取出一轴画图，展开与国桢看，只见上面五色灿然，画着许多楼台亭阁，又画一美人，凭栏看花。夫人指着画图道：“你到御前，只说遇一老嫗云：奉仙女之命召你，引至这般一个所在，见这般一个美人，被他款住。所吃的东西，所用的器皿，都是外边绝少的，相留数日，不肯自说姓名，也不问我姓名，今日方才放出。行动都被他以帕蒙首，教人扶掖而行，竟不知他出入往来的门路。你只如此奏闻，包管无事。”国桢道：“此何画图，那画上美人是谁，如何说遇了他，便可无事？”夫人道：“不必多问，你只仔细看了，牢牢记着，但依我言启奏。我再托人贿赂内侍们于中周旋便了。本该设席与你送行，但钦限二日寻到，今已是第二日了，不可迟误，只奉三杯罢。”便将金杯斟酒相递，不觉泪珠儿落在杯中，国桢也凄然下泪。

两人共饮了这杯酒。国桢道：“我的夫人，我今已把真名姓告知你了。你的姓氏也须说与我知道，好待我时时念诵。”夫人道：“我夫君亦系朝贵，我不便明言。你若不忘恩爱，且图后会罢。”说到其间，两下好不依依难舍。夫人亲送国桢出门，却不

是来时的门径了，别从一曲径，启一小门而出。看官，你道那夫人是谁？原来他覆姓达奚，小字盈盈，乃朝中一贵官的小夫人。这贵官年老无子，又出差在外，盈盈独居于此，故开这条活路，欲为种子计耳。正是：

欲求世间种，暂款榜头人。

当下国桢出得门来，已是傍晚的时候，踉踉跄跄走上街坊。只见街坊上人三三两两都在那里传说新闻。有的道：“怎生一个新科状元却不见了，寻了两日还寻不着？”有的道：“朝廷如今差高公公于城内外寺观中及茶坊酒肆妓女人家，各处挨查，好像搜捕强盗一般。”国桢听了暗自好笑。又走过了一条街，忽见一对红棍，二三十个军牢拥着一个骑马的太监，急急的行来。国桢心忙，不觉冲了他前导。军牢们呵喝起来，举棍欲打。国桢叫道：“呵呀，不要打。”只听得侧首一小巷里，也有人叫道：“阿呀，不要打！”好似深山空谷中说话应声响的一般。原来那马上太监便是奉旨寻状元的高力士，他一面亲身遍访，一面又差人同着秦家的家僮分头寻觅，此时正从小巷出来。那家僮望见了主人，恰待喊出来，却见军牢们扭住国桢要打，所以忙嚷不要打，恰与国桢的喊声相应。当下家僮喊说：“我家状元爷在此了！”众人听说，一齐拥住。力士忙下马相见，说道：“不知是殿元公，多有触犯，高某那处不寻到！殿元两日却在何处？”国桢道：“说也奇怪，不知是遇怪逢神，被他阻滞了这几时，今日才得出来，重烦公公寻觅，深为有罪。今欲入朝见驾，还求公公方便。”力士道：“此时圣驾在花萼楼，可即到彼朝参。”

于是乘马同行。来至楼前，力士先启奏了，玄宗即宣国桢上楼。朝参毕，玄宗问：“卿连日在何处？”国桢依着达奚盈盈所言，

宛转奏上。玄宗闻奏，微微含笑道：“如此说，卿真遇仙矣，不必深究。”看官，你道玄宗为何便不究了？原来当时杨贵妃有姊妹三人，俱有姿色。玄宗于贵妃面上推恩三姊妹，俱赐封号，呼之为姨：大姨封韩国夫人，三姨封虢国夫人，八姨封秦国夫人。诸姨每因贵妃宣召入宫，即与玄宗谐谑调笑，无所不至。其中惟虢国夫人更风流倜傥，玄宗常与相狎。凡宫中的服食器用，时蒙赐赉。又别赐第宅一所于集庆坊，这夫人却甚多情，常勾引少年子弟到宅中取乐。玄宗颇亦闻之，却也不去管他。那达奚盈盈之母曾在虢国府中做针线养娘，故备知其事。这轴图画亦是府中之物，其母偶然携来与女儿观玩的。画上那美人即虢国夫人的小像。所以国桢照着画图说去，玄宗竟疑是虢国夫人的所为，不便追究，那知却是盈盈的巧计脱卸。正是：

张公吃酒李公醉，郑六生儿盛九当。

当下玄宗传旨，状元秦国桢既到，可即刻赴琼林宴。国桢奏道：“昨已蒙皇上改臣兄国模为状元，臣兄推辞不就，今乞圣恩，即赐改定，庶使臣不致以弟先兄。”玄宗道：“卿兄弟相让，足征友爱。”遂命兄弟二人，俱赐状元及第，国桢谢恩赴宴。内侍赉着两副宫袍，两对金花至琼林宴上宣赐，秦家昆仲好不荣耀。时已日暮，宴上四面张灯，诸公方才就席。从来说杏苑看花，今科却是赏灯，且玉殿传金榜，状元忽有两个，真乃奇闻异事。次日，两状元率诸新贵赴阙谢恩，奉旨秦国模、秦国桢俱为翰林承旨，其余诸人照例授职，不在话下。

且说宫中一日赏花开宴，贵妃宣召虢国夫人入宫同宴。玄宗见了虢国夫人，想起秦国桢所奏之语，遂乘贵妃起身更衣时，私向夫人笑问道：“三姨何得私藏少年在家？”那知虢国夫人近日正

勾引一个千牛卫官的儿子藏在家中。今闻此言，只道玄宗说着这事，乃敛衽低眉含笑说道：“儿女之情，不能自禁，乞天恩免究罢！”玄宗戏把指儿点着道：“姑饶这遭。”说罢，相视而笑。正是：

阿姨风骚，姨夫识窍。

大家认错，付之一笑。

第八十一回 纵嬖宠洗儿赐钱 惑君王对使剪发

词曰：

痴儿肥蠹，娘看偏奇俊。何意洗儿蒙赐，更阿父能帮兴。不堪嫉妒性，暂使离宫寝。一缕香云轻剪，便重得君王幸。

右调《霜天晓角》

人生七情六欲，惟有好色之念最难祛除。艳冶当前而不动心者，其人若非大圣贤，大英雄，定是个愚夫呆汉，所以古人原不禁人好色。但好色之中，亦有礼焉：苟徒逞男女之情欲，不顾名义，渎乱体统，上下宣淫，以致丑声传播，如何使得？

且说秦国模、秦国桢兄弟二人都在翰林供职，这秦国模为人刚正，只看他不肯占其弟之科名，可知是个有品有志之人。他见贵妃擅宠，杨氏势盛，禄山放纵，宫闱不谨，因激起一片嫉邪爱主之心，便同其弟计议，联名上一疏，谓朝廷爵赏太滥，女宠太盛；又道安禄山本一塞外健儿，谬膺节钺，宜令效力边疆，不可纵其出入宫闱，致滋物议。其言甚切直。疏上，玄宗不悦。群小交进谗言，说他语涉讪谤，宜加重谴。有旨着廷臣议处，亏得贺知章与吴筠上疏力救，玄宗乃降旨道：“秦国模、秦国桢越职妄言，本当治罪，念系勋臣后裔，新进无知，姑免深究，着即致仕去。今后如再有渎奏者，定行重处。”此旨一下，朝臣侧目。

时奸相李林甫欲乘机蔽主专权，对众谏官说道：“今上圣明，

臣子只宜将顺，岂容多言？诸君不见立仗之马乎，日食三品料，若一鸣，便斥去矣。”自此谏官结舌不言。玄宗只道天下承平无事，又尝亲阅库藏，见财货充盈，一发志骄意满，视金帛如粪土，赏赐无限，一切朝政，俱委之李林甫。那李林甫奸狡异常，心中甚忌杨国忠，外貌却与和好；又畏太子英明，常思与国忠潜谋倾陷；又能揣知安禄山之意，微词冷语，说着他的心事，使之心服敬佩；却又以好言抚慰之，使之欣感不忘，因而朋比为奸，迎合君心，以固其宠。玄宗深居宫中，日事声色，以为天下承平无事，那知道杨贵妃竟与安禄山私通。正是：

大腹肥躯野汉，千娇百媚宫娃。

何由彼此贪恋，前生欢喜冤家。

因此安禄山肆横无忌。玄宗又命安禄山与杨国忠兄妹结为眷属，时常往来，赏赐极厚，一时之贵盛莫比；又加赐韩国、虢国、秦国三夫人，每月各给钱十万，为脂粉之资。三位夫人之中，虢国夫人尤为妖艳，不施脂粉，自然天生美丽。当时杜甫有诗云：

虢国夫人承主恩，平明骑马入宫门。

却嫌脂粉污颜色，淡扫蛾眉朝至尊。

一日，值禄山生日，玄宗与杨贵妃俱有赐赉。杨家兄弟姊妹们各设宴称庆。闹过了两日，禄山入宫谢恩，御驾在宜春院，禄山朝拜毕，便欲叩见母妃杨娘娘。玄宗道：“妃子适间在此侍宴，今已回宫，汝可自往见之。”禄山奉命，遂至杨妃宫中。杨妃此时方侍宴而回，正在微酣半醉之间，见禄山来拜谢，口中声声自称孩儿。杨贵妃因戏语道：“人家养了孩儿，三朝例当洗儿，今日恰是你生日的三朝了，我今日当从洗儿之例。”于是乘着酒兴，叫内监宫女们都来，把禄山脱去衣服，用锦缎浑身包裹，作襁褓

的一般，登时结起一彩舆，把禄山坐于舆中，宫人簇拥着绕宫游行。一时宫中多人，喧笑不止。那时玄宗尚在宜春院中闲坐看书，遥闻喧笑之声，即问左右：“后宫何故喧笑？”左右回奏道：“是贵妃娘娘为洗儿之戏。”玄宗大笑，便乘小车亲至杨妃宫中观看，共为笑乐，赐杨妃金钱、银钱各十千，为洗儿之钱。正是：

樽蒲点筹，洗儿赐钱。

家法相传，启后承前。

话分两头，那杨妃便宠眷日隆，这边梅妃江采苹却独居上阳宫，十分寂寞。一日偶闻有海南驿使到京，因问宫人：“可是来进梅花的？”宫人回说是进荔枝与杨贵妃的。原来梅妃爱梅，当其得宠之时，四方争进异种梅花；今既失宠，自此无复有进梅者。杨妃是蜀人，爱吃荔枝，海南的荔枝胜于蜀种，必欲生致之，乃置驿传，不惮数千里之远，飞驰以进。此正杜牧之所云：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当下梅妃闻梅花绝献，荔枝远来，不胜伤感，即召高力士来问道：“你日日侍奉皇爷，可知道皇爷意中还记得有江采苹三字么？”力士道：“皇爷非不念娘娘，只因碍着贵妃娘娘耳！”梅妃道：“我固知肥婢妒我，皇上断不能忘情于我也。我闻汉陈皇后遭贬，以千金赂司马相如作《长门赋》献于武帝，陈皇后遂得复被宠遇。今日岂无才人若司马相如者，为我作赋，以邀上意耶？我亦不惜千金之赠，汝试为我图之。”力士畏杨妃势盛，不敢应承，只推说一时无善作赋者。梅妃嗟叹说道：“是何古今人不相及也！”力士道：“娘娘大才，远胜汉后，何不自作一赋以献上？”梅妃笑而点首，力士辞出。宫人呈上纸墨笔砚，于是梅妃即自作《楼东赋》一篇，其略云：

玉鉴尘生，凤奁香殄，懒蝉鬓之巧梳，闭缕衣之轻练。苦寂寞于惠宫，但注思乎兰殿；信漂梅之尽落，隔长门而不见。况乃花心颯恨，柳眼弄愁。暖风习习，春鸟啾啾。楼上黄昏兮，听凤吹而回首；碧云日暮兮，对素月而凝眸。温泉不到，忆拾翠之旧事；闲庭深闭，嗟青鸟之信修。缅夫太液清波，水光荡浮；笙歌赏宴，陪从宸游。奏舞鸾之妙曲，乘画鹢之仙舟。君情缱绻，深叙绸缪。誓山海而常在，似日月而靡休。何期嫉色庸庸，妒心冲冲，夺我之爱幸，斥我乎幽宫。思旧欢而不得，想梦著乎朦胧。度花朝与月夕，慵独对乎春风。欲相如之奏赋，奈世才之不工。属愁吟之未竟，已响动乎疏钟，空长叹而掩袂，步踌躇乎楼东。

赋成，奏上。玄宗见了，沉吟嗟赏，想起旧情，不觉为之怆然。杨妃闻之大怒，气忿忿的来奏道：“梅精江采苹庸贱婢子，辄敢宣言怨望，宜即赐死。”玄宗默然不答，杨妃奏之不已。玄宗说道：“他无聊作赋，全无悖慢之语，何可加诛？为朕的只置之不论罢了。”杨妃道：“陛下不忘情于此婢耶，何不再为翠华西阁之会？”玄宗又见提其旧事，又惭又恼，只因宠爱已惯，姑且忍耐着。杨妃见玄宗不肯依他所言，把梅妃处置，心中好生不然，侍奉之间，全没有个好脸色，常使性儿，不言不语。

一日，玄宗宴诸王于内殿，诸王请见妃子，玄宗应允，传命召来，召之至再，方才来到。与诸王相见毕，坐于别席。酒半，宁王吹紫玉笛为念奴和曲。既而宴罢，诸王俱谢恩而退。玄宗暂起更衣，杨妃独坐，见宁王所吹的紫玉笛儿在御榻之上，便将玉手取来把玩了一番，就接着腔儿吹弄起来。此正诗人张祜所云：

深宫静院无人见，闲把宁王玉笛吹。

杨妃正吹之间，玄宗适出见之，戏笑道：“汝亦自有玉笛，何

不把他拿来吹着。此枝紫玉笛儿是宁王的，他才吹过，口泽尚存，汝何得便吹？”杨妃闻言，全不在意，慢慢的把玉笛儿放下，说道：“宁王吹过已久，妾即吹之，谅亦不妨。还有人双足被人勾踹，以致鞋帮脱绽，陛下也置之不问，何独苛责于妾也？”玄宗因他酷妒梅妃，又见他连日意态蹇傲，心下着实有些不悦，今日酒后同他戏语，他却略不谢过，反出言不逊，又牵涉着梅妃的旧事，不觉勃然大怒，变色厉声道：“阿环何敢如此无礼！”便一面起身入内，一面口自宣旨：“着高力士即刻将轻车送他还杨家去，不许入侍！”正是：

妒根于心，骄形于面。

语言触忤，遂致激变。

杨贵妃平日恃宠惯了，不道今日天威忽然震怒，此时待欲面谢哀求，恐盛怒之下，祸有不测，况奉旨不许入侍，无由进见。只得且含泪登车出宫，私托高力士照管宫中所有。

当下来至杨国忠家，诉说其故。杨家兄弟姊妹忽闻此信，吃惊不小，相对涕泣，不知所措。安禄山在旁，欲进一言以相救，恐涉嫌疑，不得轻奏；且不敢亲自到杨家来面候，只得密密使人探问消息罢了。正是：

一女人忤旨，群小人失势。

祸福本无常，恩宠固难恃。

却说玄宗一时发怒，将杨贵妃逐回，入内便觉得宫闱寂寞，举目无当意之人。欲再召梅妃入侍，不想他因闻杨妃欲谮杀之，心中又恼恨，又感伤，遂染成一病，这几日正卧床上，不能起来。玄宗寂寞不堪，焦躁异常，宫女内监们多遭鞭撻，高力士微窥上意，乃私语杨国忠道：“若欲使妃子复入宫中，须得外臣奏请为

妙。”时有法曹官吉温与殿中侍御史罗希奭，用法深刻，人人畏惧，称为“罗钳”、“吉网”。二人都是酷吏，而吉温性更贪忍，最多狡谋。宰相李林甫尤爱之，因此亦为玄宗所亲信。杨国忠乃求他救援，许以重贿。

吉温乃于便殿奏事之暇，从容进言曰：“贵妃杨氏，妇人无识，有忤圣意，但向蒙恩宠，今即使其罪得死，亦只合死于宫中，陛下何惜宫中一席之地，而忍令辱于外乎？”玄宗闻其言，惨然首肯。及退朝回宫，左右进膳，即命内侍霍韬光撤御前玉食及珍玩诸宝贝奇物赍至杨家，宣赐妃子。杨贵妃对使谢恩讫，因涕泣说道：“妾罪该万死，蒙圣上洪恩，从恩遣放，未即就戮。然妾向荷荣宠，今忽遭弃置，更何面目偷生人世乎？今当即死，无以谢上，妾一身衣服之外，无非圣恩所赐，惟发肤为父母所生，窃以一茎，聊报万岁。”遂引刀自剪其发一绺付霍韬光，说道：“为我献上皇爷，妾从此死矣，幸勿复劳圣念。”

霍韬光领诺，随即回宫覆旨，备述妃子所言，将发儿呈上。玄宗大为惋惜，即命高力士以香车乘夜召杨妃回宫。杨贵妃毁妆入见，拜伏认罪，更无一言，惟有呜咽涕泣。玄宗大不胜情，亲手扶起，立唤侍女为之梳妆更衣，温言抚慰，命左右排上宴来。杨贵妃把盏跪献，道：“不意今夕得复睹天颜。”玄宗掖之使坐。是夜同寝，愈加恩爱。至次日，杨国忠兄弟姊妹与安禄山俱入宫来叩贺，太华公主与诸王亦来称庆。玄宗赐宴尽欢。

看官听说，杨贵妃既得罪被遣，若使玄宗从此割爱了，禁绝不准入幸，则群小潜消，宫闱清净，何致酿祸启乱？无奈心志蛊惑已深，一时摆脱不下，遂使内竖得以窥视其举动，交通外奸，逢迎进说，心中如藕断丝连，遣而复召，终貽后患。此虽是他两

个前生的孽缘未尽，然亦国家气数所关。正是：

手剪青丝酬圣德，顿教心志重迷惑。

回头再顾更媚主，从此倾城复倾国。

杨贵妃复入宫之后，玄宗宠幸比前更甚，杨氏兄弟姊妹作福作威亦更甚于前日，自不必说了。

未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八十二回 李谪仙应诏答番书 高力士进谏议雅调

词曰：

当殿挥毫，番书草就番人吓。脱靴磨墨，宿憾今朝释。雅调清平，一字千金值。凭屈抑，醉乡酣适，富贵真何必？

右调《点绛唇》

自古道：凡人不可貌相，况文人才子，更非凡人可比，一发难限量他。当其不得志之时，肉眼不识奇才，尽力把他奚落；谁想他一朝发达，就吐气扬眉了。那奚落他的人，昔日肆口乱道诽谤之言，至今日一身自为之。可知道有才之人，原奚落他不得的。即使他命途多舛，遇人不淑，终遭屈抑；然人但能屈其身，不能遏其才华，损其声誉，遇虽蹇而名传不朽，彼奚落屈抑之者，适为天下后世所讥笑耳。

今且不说杨妃复入宫中，玄宗愈加宠爱。且说那时四方州郡节镇官员闻杨贵妃擅宠，天子好尚奢华，皆迎合上意，贡献不绝于道路。以致殊方异域亦闻风而靡，多有将灵禽怪兽，异宝奇珍及土产食物，梯山航海而来贡献者。玄宗欢喜，以为遐迩咸宾。

忽一日，有一番国名曰渤海国，遣使前来，却没甚方物上贡，只有国书一封，欲入朝呈进。沿边官员先飞章奏闻。不几日间，番使到京，照例安歇于馆驿。玄宗命少监贺知章为馆伴使，询其来意。那通事番官答道：“国王致书之意，使臣不得而知，候中

朝天子启书观看，便知其分晓了。”到得朝期，贺知章引番使入朝面圣，呈上国书，阁门舍人传接，递至御前。玄宗命番使且回馆驿候旨，一面着该值日宣奏官将番书拆开宣奏上闻。那日该值宣奏官却是侍郎萧灵。当下萧灵把番书拆看，大大的吃了一惊，原来那番书上写的字：

非草非隶非篆，迹导形奇体变。

便教子云难识，除是苍颉能辨。

萧灵看了，一字不识，只得叩头奏道：“番书上字迹，皆如蝌蚪之形，臣愚不能辨识，伏候圣裁。”玄宗笑道：“闻卿尝误读‘伏腊’为‘伏猎’，为同僚所笑。是汉字且多未识，何况番字乎？可付宰相看来。”于是李林甫、杨国忠一齐上前取看，只落得有目如盲，也一字看不出来，踟躇无地。玄宗再叫专掌翻译外国文字的官来看，又命传示满朝文武官僚，却并无一人能识者。玄宗发怒道：“堂堂天朝，济济多官，如何一纸番书竟无人能识其一字！不知书中是何言语，怎生批答？可不被小邦耻笑耶！限三日内若无回奏，在朝官员无论大小，一概罢职。”是日朝罢，各官闷闷而散。

贺知章且往馆驿陪侍番使，更不提起番书之事。至晚回家，郁郁不乐。那时李太白正寓居贺家，见贺知章纳闷，当即问其缘故。知章因把上项事情述了一遍，道：“如今钦限严迫，急切怎生回奏？若有能识此字者，不问何等人，举荐上去，便可消释上怒。”太白微微笑道：“番字亦何难识，惜我不得为朝臣，未得一见此书耳。”知章惊喜道：“太白果能辨识番书，我当即奏闻。”太白笑而不答。

次日早朝，知章出班启奏道：“臣有一布衣之交，西蜀人士，

姓李名白，博学多才，能辨识番书，乞陛下召来，以书示之。”玄宗准奏，遣内侍至贺家，立召李白见驾。李白即对天使拜辞道：“臣乃远方贱士，学识浅陋，所以文字且不足以入朝贵之目，何能仰对天子乎？谬蒙宠命，不敢奉诏。”内侍以此言回奏。知章复启奏道：“臣知此人文章盖世，学问惊人，诸子百家，无书不览。只因去年入试，被外场官抹落卷子，不与录送，故未得一第，今以布衣入朝，心殊惭愧，所以不即应召故也。乞陛下特恩，赐以冠带，更使一朝臣往宣，乃见圣主求贤下士之至意。”杨国忠与高力士听了，方欲进些谗言阻挠，只见汝阳王璵、左相李适之、京兆尹吴筠、集贤院侍制杜甫一齐启奏道：“李白奇才，臣等知之稔矣，乞陛下速召勿疑。”

玄宗见众口交荐李白之才，便传旨赐李白以五品冠带朝见，即着贺知章速往宣来。杨国忠、高力士二人遂不敢开口。知章奉旨到家宣谕李白，且备述天子拳拳之意。李白不敢复辞，即穿了御赐的冠带，与知章乘马同入朝中。三呼朝拜毕，玄宗见李白一表人材，器度超俊，满心欢喜，温言抚慰道：“卿高才不第，诚为惋惜，然朕自知卿可不至于终屈也。今者番国遣使臣上书，其字迹怪异，无人能识，知卿多闻广见，必能为朕辨之。”使命侍臣将番书付李白观看。李白接来看了一遍，启奏道：“番字各不相同，此正渤海国之字也。但旧制番书上表，悉遵依中国字体，别以副函写本国之字，送中书存照。今渤海国不具表文，径以国书上呈御览，已属非礼之极；况书中之语言悖慢，殊为可笑。”玄宗道：“他书中所说何言？卿可明白宣奏。”李白闻命，当时持番书于手中，立在御座之前，将中国唐音一一译出，即高声朗诵于御座之前：

渤海大可毒书达唐朝官家：自你占却高丽，与国逼近，边兵屡次侵犯疆界，想出自官家之意。俺今不可耐者，差官赍书来说，可将高丽一百七十六城让与俺国，俺有好物相送：太白山之兔、南海之昆布、栅城之鼓、扶余之鹿、郊颉之豕、率宾之马、沃野之绵、河沱湄之鲫、九都之李、乐游之梨，你家都有分，一年一进贡。若还不肯，俺即起兵来厮杀，且看谁胜谁败。

众文武官员见李白看着番书，宣诵如流，无不惊异。玄宗听了书中之言，龙颜不悦，问众官道：“番邦无道，辄欲争占高丽，将何以应之？”李林甫奏道：“番人虽肆为大言，然度其兵力，岂能抗衡天朝；今宜传谕边将，严加防守，倘有侵犯，兴师诛讨可也。”杨国忠说道：“高丽辽远，原在幅员之外，与其兵连祸结，争此鞭长不及之地，不如将极边的数城弃置，专力固守内边的地方为便。”时朔方节度使王忠嗣适在朝中，闻二人之言，因奏道：“昔太宗皇帝三征高丽，财力俱耗；至高宗皇帝时，大将薛仁贵以数十万雄兵，大小数十战，方才奠定。今日岂容轻于议弃？但今日承平日久，人几忘战，倘复动干戈，亦不可忽视小邦而轻敌也。”

诸臣议论不一，玄宗沉吟未决。李白奏道：“此事无烦圣虑，臣料番王慢辞渎奏，不过试探天朝之动静耳，明日可召番使入朝，命臣面草答诏，另以别纸，亦即用彼国之字示之，诏语恩威并著，摄伏其心，务使可毒拱手降顺。”玄宗大悦，因问：“‘可毒’是彼国王之名耶？”李白道：“渤海国称其王曰‘可毒’，犹之回纥称‘可汗’，吐蕃称‘赞普’、南蛮称‘诏’、诃陵称‘悉莫威’，各从其俗也。”玄宗见他应对不穷，十分欢喜，即擢为翰林学士，赐宴于金华殿中，着教坊乐工侑酒。是夜即命于殿侧寝

宿。众官见李白这般隆遇，无不叹羨，只有杨国忠、高力士二人心下不乐，却也无可如何。

次早玄宗升殿，百官齐集。贺知章引番使入朝候旨。李白纱帽紫袍，金鱼象简，雍容立于殿陛，飘飘然有神仙凌云之致。手执番书，对番使道：“小邦上书，词语悖慢，殊为无礼，本当诛讨。今我皇上圣度如天，姑置不较，有诏批答，汝宜静候恭听。”番使战战兢兢，鹄立于丹墀之下。玄宗命设七宝文几于御座之旁，铺下文房四宝，赐李白坐绣墩草诏。

李白奏道：“臣所穿靴不净，恐污茵席，乞陛下宽恩，容臣脱靴易履而登。”玄宗便传旨，将御用的吴綾巧样云头朱履，着小内侍与学士穿着。李白叩头说道：“臣有一言，乞陛下恕臣狂妄，方敢奏闻圣听。”玄宗准奏道：“任卿言之。”李白道：“臣前应试，横遭右相杨国忠、太尉高力士斥逐，今见二人列班于陛下之前，臣气不旺。况臣今日奉命草诏，手代天言，宣谕外国，事非他比，伏乞圣旨着杨国忠磨墨，高力士脱靴，以示宠异，庶使远人不敢轻视诏书，自然诚心归附。”玄宗此时正在用人之际，且心中深爱李白之才，即准其所奏。

杨、高二人暗想：“前日科场中轻薄了他，今日乘机便来报复。”心中虽甚恨，却不敢违旨。只得一个与他脱靴换鞋，一个与他磨墨，二人侍立相候。李白见此境况，才欣然就坐，举起兔毫笔，手不停挥，须臾之间，草成诏书一道，另将别纸一幅，写作副封，一并呈于龙案之上。

玄宗览诏，大喜道：“诏语堂皇，足夺远人之魄。”及取副封一看，咄咄称奇，原来那字迹与他来书无异，一字不识，传与众官看了，无不骇然。玄宗道：“学士可宣示番邦使官听罢，然后

用宝入函。”遂命高力士仍与李白换了双靴。李白下殿，呼番使听诏，将诏书朗宣一遍。诏曰：

大唐皇帝诏谕渤海可毒：本朝应命开天，抚有四海，恩威并用，中外悉从。颉利背盟，旋即被缚。是以新罗奏织锦之颂，天竺致能言之鸟，波斯进捕鼠之蛇，拂林献曳马之狗；白鹦鹉来自诃陵，夜光珠贡于林邑，骨利干有名马之纳，泥婆罗有良鲋之馈。凡诸远人，毕献方物，要皆畏威怀德，买静求安。高丽拒命，天讨再加，传世九百，一朝殄灭，岂非逆天衡大之明鉴欤！况尔小国，高丽附庸，比之中朝，不过一郡，土马刍粮，万不及一。若螳臂自雄，鹅痴不逊，天兵一下，玉石俱焚，君如颉利之俘，国为高丽之续。今朕体上天好生之心，恕尔狂悖，急宜悔过，洗涤其心，勤修岁事，毋取诛戮，为同类者笑尔。所上书不遵天朝书法，盖因尔邦所居之地，遐荒僻陋，未睹中华文字，故朕兹答尔诏言，另赐副封，即用尔国字体，想宜知悉。

李白宣读诏书，声音洪朗，番国使官俯首跪听，不敢仰视，听毕受诏辞朝。贺知章送出都门，番使私问道：“学士何官，可使右相磨墨，太尉脱靴？”贺知章道：“右相大臣，太尉近臣，不过是人间贵官。那个李学士乃上界谪仙，偶来人世，赞助天朝，自当异数相待。”番使咄嗟叹诧而别。

回至本国，见了国王，备述前事。那可毒看了诏书及副封番字大惊，与本国在朝诸臣商议：“天朝有神仙帮助，如何敌得过？”遂写了降表、遣使官入朝谢罪，情愿按期朝贡，不敢复萌异志，此是后话。正是：

干戈不动远人服，一纸贤于十万师。

且说玄宗敬爱李白，欲赐以金帛珍玩，又欲重加官职。李白

俱辞谢不受，道：“臣一生但愿逍遥闲散，供奉左右，如东方朔事汉之故事；且愿日得美酒痛饮足矣！”玄宗乃下诏光禄寺，日给与上方佳酿，不拘以职业，听其到处游览，饮酒赋诗，又时常召入内庭，赏花赐宴。

是时宫中最重大芍药花，是扬州所贡，即今之牡丹也，有大红、深紫、淡黄、浅红、通白，各色各种，都植于兴庆池东，沉香亭下。时值清和之候，此花盛开，玄宗命内侍设宴于亭中，同杨贵妃赏玩。杨贵妃看了花，说道：“此花乃花中之王，正宜为皇帝所赏。”玄宗笑说道：“花虽好而不能言，不如妃子之为解语花也。”正说笑间，只见乐工李龟年引着梨园中一班新选的一十六色子弟，各执乐器，前来承应。叩拜毕，便待皇上同贵妃娘娘饮酒命下，奏乐唱曲。玄宗道：“且住，今日对妃子，赏名花，岂可复用旧乐耶！”即着李龟年：“将朕所乘玉花骢马，速往宣召李白学士前来，作一番新词庆赏。”

龟年奉旨飞步出宫，牵了玉花骢马，自己也骑了马，又同着几个伙伴，一直走到翰林院里来，宣召李白学士。只见翰林院中人役回说道：“李学士已于今日早晨微服出院，独往长安市上酒肆里吃酒去了。”李龟年便叫院中当差人役，立刻拿了李白学士的冠袍玉带象笏，一同寻至市中，四处找寻。许多时候，忽听得前街一座酒楼上，有人高声狂歌道：

三杯通大道，一斗合自然。

但得酒中趣，莫为醒者传。

当时李龟年听了，说道：“这个高歌的不是李学士么？”遂下了马，同众人步入酒肆，大踏步走上楼来。果见李白学士占着一副临街座头，桌上瓶中供着一枝儿绣球花，独自对花而酌，已吃

得酩酊大醉，手中尚持杯不放。龟年上前高声说道：“奉圣旨立宣李学士至沉香亭见驾。”众酒客方知是李学士，又听说有圣旨，都起身站过一边。李白全然不理，且放下手中杯，向龟年念一句陶渊明的诗来道：“我醉欲眠君且去。”念罢，便瞑然欲睡，龟年此时无可奈何，只得忙叫跟随众人，一齐上前，将李白学士簇拥下楼来，搀上玉花骢马，众人左护右持，龟年策马后随。

到得五凤楼前，有内侍传旨，赐李白学士走马入宫。龟年叫把冠带袍服就马上替他穿着了，衣襟上的钮儿，也扣不及。一霎时走过了兴庆池，直至沉香亭，才扶下了马，醉极不能朝拜。玄宗命铺紫氍毹于亭畔，且教少卧一刻，亲往看视，解御袍覆其体。见他口流涎沫，亲以衣袖拭之。杨贵妃道：“妾闻冷水沃面，可以解酒。”急命内侍取兴庆池中之水，使念奴含而喷之，李白方在睡梦中惊醒，略开双目，见是御驾，方挣扎起来，俯伏于地奏道：“臣该万死。”玄宗见他两眼朦胧，尚未苏醒，命左右内侍，扶起李白学士，赐坐亭前；一面叫御厨光禄庖人，将越国所贡鲜鱼鮓，造三分醒酒汤来。

须臾，内侍以金碗盛鱼羹汤进上来。玄宗见汤气太热，手把牙箸调之良久，赐李白饮之。彼时李白吃下，顿觉心神清爽，即叩头谢恩道：“臣过贪杯罍，遂致潦倒不醒，陛下此时不罪臣躬疏狂之态，反加恩眷，臣无任惭感。”玄宗说道：“今日召卿来此，别无甚事。”当即指着亭下说：“只为这几本芍药盛开，朕同妃子赏玩，不欲复奏旧乐，待卿来作新词耳。”李白领命，不假思索，立赋《清平调》一章呈上，道是：

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

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

玄宗看了，龙颜大喜，称美道：“学士真仙才也！”便命李龟年与梨园子弟立将此词谱出新声，着李谟吹羌笛，花奴击羯鼓，贺怀智击方响，郑观音拨琵琶，张野狐吹觱篥，黄幡绰按拍板，一齐儿和唱起来，果然好听得。少顷乐阕，玄宗道：“卿的新词甚妙，但正听得好时，却早完了，学士大才，可为我再赋一章。”李白奏道：“臣性爱酒，望陛下以余樽赐饮，好助兴作诗。”玄宗道：“卿醉方醒，如何又要吃酒，倘卿又吃醉了，怎能再作诗？”李白道：“臣有诗云：酒渴思吞海，诗狂欲上天。臣妄自称为酒中仙，惟吃酒醉后，诗兴愈高愈豪。”玄宗大笑，遂命内侍将西凉州进贡来的葡萄美酒，赐与学士一金斗。李白一口气饮毕，即举起兔毫笔再写道：

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

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

玄宗览罢，一发欢喜，赞欢道：“此更清新俊逸，如此佳词雅调，用不着众乐工嘈杂。”乃使念奴啭喉清歌，自吹玉笛以和之，真个悠扬悦耳。曲罢又笑说与李白道：“朕情兴正浓，烦学士再赋一章，以尽今日之欢娱。”便命以御用的端溪砚，教杨贵妃亲手捧着，求学士大笔。李白逡巡逊谢，顷刻之间，濡其兔毫笔来，又题了一章献上，其诗云：

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

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栏杆。

玄宗大喜道：“此诗将花容人面，一齐都写尽，更妙不可言，今番歌唱，妃子也须要相和。”乃即命永新、念奴同声而歌，玄宗自吹玉笛，命杨妃弹琵琶和之。和罢，又命李龟年将三调再叶丝竹，重歌一转，为妃子侑酒。玄宗仍自弄玉笛以倚曲，每曲遍

将换一调，则故迟其声以媚之。曲既终，杨贵妃再拜称谢，玄宗笑道：“莫谢朕，可谢李学士。”杨贵妃乃把玻璃盏斟酒敬李学士，敛衽谢其诗意。李白转身退避不迭，跪饮酒讫，顿首拜赐。玄宗仍命以玉花骢送李白归翰林院。自此李白才名愈著，不特玄宗爱之，杨妃亦甚重之。

那高力士却深恨脱靴之事，想道：“我蒙圣眷，甚有威势，皇太子也常呼我为兄；诸王驸马辈，都呼我为翁，或呼为爷。叵耐李白小小一个学士，却敢记着前言，当殿辱我。如今天子十分敬爱他，连贵妃娘娘也深重其才华，万一此人将来大用，甚不利于吾辈，怎生设个法儿，阻其进用之路才好。”因又想道：“我只就他所作的清平调儿中，寻他一个破绽，说恼了贵妃娘娘之心，纵使天子要重用他，当不得贵妃娘娘于中间阻挠，不怕他不日远日疏了。”计划已定，一日入宫见杨贵妃娘娘独自凭栏看花，口中正微吟着清平调，点头得意。高力士四顾无人，乘间奏道：“老奴初意娘娘闻李白此词，怨之刻骨，何反拳拳如是？”杨妃惊讶道：“有何可怨处？”力士道：“他说可怜飞燕倚新妆，是把赵飞燕比娘娘。试想那飞燕当日所为何事，却以相比，极其讥刺，娘娘岂不觉乎？”原来玄宗曾阅赵飞燕外传，见说他体态轻盈，临风而立，常恐吹去，因戏语杨妃道：“若汝则任其吹多少。”盖嘲其肥也。杨妃颇有肌体，故梅妃诋之为肥婢，杨妃最恨的是说他肥。李白偏以飞燕比之，心中正喜，今却被高力士说坏，暗指赵飞燕私通燕赤凤之事，合着他私通安禄山，以为含刺，其言正中其隐微，于是遂变为怒容，反恨于心。正是：

小人谗譖，道着心病。

任你聪明，不由不信。

自此杨妃每于玄宗面前说李白纵酒狂歌，放浪难羁，无人臣礼。玄宗屡次欲升擢其官，都为杨妃所阻。杨国忠亦以磨墨为耻，也常进谗言。玄宗虽极爱李白，却因宫中不喜他，遂不召他内宴，亦不留宿殿中。李白明知为小人中伤，便即上疏乞休。玄宗那里就肯放他回去，温旨慰谕一番，不允所请。李白自此以后，乃益发狂饮放歌。正所谓：

安得山中千日酒，酩然直到太平时。

未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八十三回 施青目学士识英雄 信赤心番人作藩镇

词曰：

英雄罹祸身几殒，幸遇才人，留得奇人，好作他年定乱人。巧言能动君王听，轻信奸臣，误遣藩臣，眼见将来大不臣。

右调《采桑子》

古来立鸿功大业，享高爵厚禄的英雄豪杰，往往始困终亨，先危后显，所谓天将降大任，必先拂乱其所为。不但大才常屈于小用，甚至无端罹重祸，险些把性命断送了，那时却绝处逢生，遇着有眼力、有意思的人，出力相救，得以无恙。然后渐渐时来运转，建功立业，加官进爵，天下后世，无不赞他的功高一代，羡他的位极人臣，那知全亏了昔日救他的这位君子能识人，能爱才，能为国留得那英雄豪杰，为朝廷扶危定乱。若彼小人，便始而互相依托，后则互相忌嫉，始而养痍蓄疽，后则纵虎放鹰，只顾巧言惑主，利己害人，那顾国家后患？真可痛可恨也。

话说李白被高力士进谗，以致杨妃嗔怪，因此玄宗不复召他到内庭供奉。李白见机，即上疏乞休。玄宗原极爱其才，温旨慰留，不准休致。李白乃益自放纵于酒，以避嫌怨，其酒友自贺知章以外，又有汝阳王璣、左相李适之以及崔宗之、苏晋、张旭、焦遂诸人，都好酒豪饮，李白时常同他们往来饮酒。杜工部尝作《饮中八仙歌》云：

知章骑马似乘船，眼光落井水底眠。汝阳三斗始朝天，道逢曲车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左相日兴费万钱，饮如长鲸吸百川，衔杯乐圣称避贤。宗之潇洒美少年，举觞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树临风前。苏晋长斋绣佛前，醉中往往爱逃禅。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谈雄辩惊四筵。

李白日遂与这几个酒友饮酒吟诗，不觉又在京师混过了几时。一日酒后，偶遇安禄山于朝门外，安禄山欺他是醉人，言语戏谑，未免唐突。李白乘着酒兴，把禄山痛骂一场，禄山十分忿怒，无奈他是天子爱重之人，难以加害，只得含忍。李白自料为女子小人辈所忌，若不早早罢官归去，必有后祸，又见杨国忠、李林甫等，各自结党弄权，蛊惑君心，政事日坏，身非谏官，势不能直言匡救，何取乎备立朝端；因恳恳切切的上了一个辞官乞归之疏。玄宗知其去志已决，召至御前面谕道：“卿必欲舍朕而去，未便强留，许卿暂回田里；但卿草诏平番，有功与国，岂可空归；然朕知卿高雅，必无所需求，卿所不可一日缺者，惟独酒耳。”遂御笔亲写敕书一道以赐之，其敕略云：

敕赐李白为闲散逍遥学士，所到之处，官司支給酒钱，文武官员军民人等毋得怠慢；倘遇有事当上奏者，仍听其具疏奏闻。

李白拜受敕命。玄宗又赐与锦被金带与名马安车。李白谢恩辞朝。他本无家眷在京，只有仆从人等。当下收了行装，别了众僚友，出京而去。在朝各官，俱设宴于长亭饯送。惟杨国忠、高力士、安禄山三人，怀恨不送。贺知章等数人直送至百里之外。方分袂而别。李白因圣旨许他闲散逍遥，出京之后，不即还乡，

且只向幽燕一路，但有名山胜景的所在，任意行游，真个逢州支钞，过县给钱，触景题诗，随地饮酒，好不惬意。

一日行至并州界中，该地方官员都来迎候。李白一概辞谢，只借公馆安顿行李，带了几个从人骑马出郊外，要游览本处山川。正行之间，只见一伙军牢打扮的人，执戈持棍，押着一辆囚车飞奔前来。见李学士马到，闪过一边让路。李白看那囚车中囚着一个汉子，怎生模样：

头如圆斗，鬓发蓬蓬；面似方盆，目光闪闪。身遭束缚，若站起长约丈余；手被拘挛，倘舒开大应尺许。仪容甚伟，未知何故作囚徒；相貌非常，可卜他年为大物。

原来那人姓郭名子仪，华州人氏，骨相魁奇，熟谙韬略，素有建功立业，忠君爱国之志；争奈未遇其时，暂屈在陇西节度使哥舒翰麾下做个偏将。因奉军令查视余下的兵粮，却被手下人失火把粮米烧了，罪之其主，法当处斩。时哥舒翰出巡已在并州地界，因此军政司把他解赴军前正法。当下李白见他一貌堂堂，便勒住马问是何人，所犯何事何罪，今解往何处。郭子仪在囚车中，诉说原由，其声如洪钟。李白想道：“这个人恁般仪表，定是个英雄豪杰。今天下方将多事，此等品格相貌，正是为朝廷有用之人才，国家之柱石，岂容轻杀！”便分付手下众人：“尔等到节度军前且莫解进去，待我亲自见节度，替他说情免死。”众人不敢违命，连声应诺。李白回马，傍着囚车而行。一头走，一头慢慢的试问他些军机武略，子仪应答如流，李白愈加敬爱。

说话之间，已到哥舒翰驻节之所。李白叫从人把个名帖传与门官，说李学士来拜。门官连忙禀报。那哥舒翰也是当时一员名将，平昔也敬慕学士之才名，如雷贯耳，今见他下顾，诚以为荣

幸万一，随即将营门大开，延入。宾主叙坐，各道寒暄。献茶毕，李白即自述来意，要求他宽释郭子仪之罪。哥舒翰听罢，沉吟半晌说道：“学士公见教，本当敬从，但学生平时节制部下军将，赏罚必信，今郭子仪失火烧了兵粮，法所难贷，且事关重大，理合奏闻天子，学生未敢擅专，便自释放，如之奈何？”李白说道：“既如此，学生不敢阻挠军法，只求宽期缓刑，节度公自具疏情旨。学生原奉圣上手敕，听许飞章奏事，今亦具一小折，代奏乞命如何？”哥舒翰欣然允诺道：“若如此，则情法两尽矣！”遂传令将郭子仪收禁，候旨定夺。李白辞谢而出。于是哥舒翰一面具奏题报，李白亦即缮疏，极言郭子仪雄才伟略，足备干城腹心之选，失火烧粮乃手下仆夫不慎，实非子仪之罪，乞赐矜全，留为后用。将疏章附驿递星驰上奏。自己且暂留于并州公馆中候旨，日日闲散逍遥。哥舒翰遂同手下文官武将，连本州地方上的官员，日日遂设宴款待，李学士吟诗饮酒作乐。不则一日，圣旨已下，准学士李白所奏，只将郭子仪手下仆人失慎的，就地正法，赦郭子仪之罪，许其立功自效。正是：

若不遇识人学士，险送却落难英雄。

喜今日幸邀宽典，看他年独建奇功。

郭子仪感激李白活命之恩，誓将衔环图报。李白别了郭子仪并哥舒翰等众官，自往他处行游去了。临行之时，又谆嘱哥舒翰青目郭子仪。自此子仪得以军功渐为显官，此是后话。

且说朝中自李白去后，贺知章也告休致去了；左相李适之因与李林甫有隙，罢相而归。林甫又陷他以事，逼之自尽。林甫倚着天子信任，手握重权，安禄山亦甚畏之。杨国忠也心怀嫉忌。然其势不得不互为党援。玄宗往年连杀三子之后，林甫劝立寿王

瑁为太子，玄宗从高力士之言，立忠王玢为太子。林甫疑忌，谋倾陷之。时有户曹官杨慎矜依附杨国忠，自认为杨氏同族，又与罗希奭、吉温等俱为李林甫门下鹰犬，林甫因与计议，教他上密疏，诬告刑部尚书韦坚与节度使皇甫惟明同谋废帝而立太子，引杨国忠为证。原来那韦坚乃太子妃韦氏之兄，皇甫惟明是边方节度使，偶来京师，曾参谒太子，又曾面奏天子，说宰相弄权。林甫怀恨，因借端诬陷，并以动摇东宫。玄宗览疏大怒，亏得高力士力辩其诬，乃不显言二人之罪，只传旨贬削二人之官。太子闻知，惊惶无措，上表请与韦氏离婚。玄宗亦因高力士劝谏，不允太子所请。李林甫又密奏，乞将此事付杨慎矜与罗希奭、吉温等鞠问，并请着杨国忠监审。玄宗降旨，只将韦坚、皇甫惟明赐死，事情不必深究，于是太子之心始安。

过了几时，适有将军董延光奉诏征伐吐蕃，不能奏功，乃委罪于朔方节度使王忠嗣，说他阻挠军计。李林甫乘机使杨国忠诬奏王忠嗣欲拥兵奉太子。玄宗遂召王忠嗣入京，命三司鞠之。太子又惊惶无措，幸王忠嗣系哥舒翰所荐，哥舒翰素有威望，玄宗甚重之，却未曾面观其人。今因王忠嗣之事，特召哥舒翰陛见，欲面问此事之虚实。哥舒翰闻召，当时星夜赴京，其幕僚都劝他多将金帛到京使用，以救王忠嗣，哥舒翰说道：“吾岂惜金帛，但若公道尚存，王君必不致冤死；若无公道，金帛虽多，用之何益？”遂轻装往京而来。及至京师面君，玄宗先问了些边务，哥舒翰一一奏对。玄宗甚喜。哥舒翰乃力言王忠嗣之负冤，太子之被诬，语甚激切。玄宗感悟，乃云：“卿且退，朕当思之。”

次日，即召三司面谕道。“吾儿居深宫之中，安得与外藩交通？此必妄也！尔其勿复问。但王忠嗣阻挠军计，且贬官爵以示

罚。”遂贬王忠嗣为汉阳太守。将军董延光亦削爵。哥舒翰回镇并州，太子匍匐御前涕泣，叩首谢恩。玄宗好言慰之，自此父子相安。可恨这李林甫屡起大狱，以杨国忠有掖庭之亲，凡事有微涉东宫者，辄使之劾奏，或援以为证。幸太子是高力士劝玄宗立的，他常在天子前保护。太子又仁孝谨静，不敢得罪于杨贵妃、以此得无恙。那杨家兄弟姊妹骄奢横肆，日甚一日，总倚着妃子之势。当时民间有几句谣言道：

生男勿欢喜，生女勿悲酸。

男不封侯女作妃，君看女却是门楣。

杨国忠、杨钁与韩、虢、秦三夫人宅院都在宜阳里中，甲第之盛，拟于宫掖。国忠与这三个夫人原不是真兄妹。三个夫人中，虢国夫人尤为淫荡奢靡，每造一堂一阁，费资巨万。若见他家所造有更胜于己者，即自拆毁复造，土木之工，无时休息。其所居宅院与杨国忠宅院相连，往来最近，遂与国忠通奸。杨国忠入朝，有时竟与虢国夫人并舆同行，见者无不窃笑，而二人恬然不以为耻。安禄山亦乘间与虢国夫人往来甚密，夫人私赠以所爱玉连环一枚。禄山喜极，佩带身旁，不意于宴会之中，更衣时为国忠所见。国忠只因禄山近日待他简傲，心甚不平。今见此玉连环，认得是虢国夫人之物，知他两下有私，遂恨安禄山切骨。时于言语之间，隐然把他暗中私通贵妃之事，为危词以恐吓之，又常密语杨妃，说禄山行动不谨，外议沸然，万一天子知觉了些什么，为祸非同小可。杨妃闻国忠所言，着实心怀疑惧。正是：

贵妃不自贵，难为贵者讳。

无怪人多言，人言大可畏。

一日，玄宗于昭庆宫闲坐，禄山侍坐于侧，见他腹垂过膝，

因指着戏说道：“此儿腹大如抱瓮，不知其中何所有？”禄山拱手对道：“此中并无他物，惟有赤心耳。臣愿尽此赤心，以事陛下。”玄宗闻禄山所言，心中甚喜。那知道：

人藏其心，不可测识。

自谓赤心，心黑如墨。

玄宗之待安禄山，真如腹心。安禄山之对玄宗，却纯是邪心、狠心，乃真是负心、丧心；人方切齿痛心，恨不得即剖其心，食其心，亏他还哄人说是赤心；可笑玄宗还不觉其狼子野心，却要信他是真心，好不痴心！

闲话少说。且说当日玄宗与安禄山闲坐了半晌，回顾左右，问：“妃子何在？”此时正当春深时候，天气向暖，杨妃方在后宫坐汤洗浴，宫人回报玄宗说道：“妃子洗浴方完。”玄宗微笑说道：“美人新浴，正如出水芙蓉，令宫人即宣妃子来，不必更梳妆。”少顷，杨妃来到，你道他新浴之后，怎生模样？有一曲《黄莺儿》说得好：

皎皎欲生光，脸加莹，体愈香，云鬟慵整偏娇样。罗裙厌长，轻衫取凉，临风小立神骀宕。细端详，芙蓉出水，不及美人妆。

当下杨妃懒妆便服，翩翩而至，更觉风艳非常。玄宗看了，满脸堆下笑来。适有外国进贡来的异香花露，即取来赐与杨妃，叫他对镜匀面，自己移坐于镜台旁观之。杨妃匀面毕，将余霞染掌扑臂，不觉酥胸略袒，宝袖宽退，微微露出二乳来了。玄宗见了，说道：“妙哉！软温好似鸡头肉。”

安禄山在旁，不觉失口说道：“滑腻还如塞上酥。”他说便说了，自觉唐突，好生局促。杨妃亦骇其失言，只恐玄宗疑怪，捏

着一把汗。那些宫女们听了此言，也都愕然变色。玄宗却全不在意，倒喜孜孜的指着禄山说道：“堪笑胡儿只识酥。”说罢哈哈大笑。于是杨贵妃也笑起来了，众宫女们也都含着笑。咦！

若非亲手抚摩过，那识如酥滑腻来？

只道赤心真满腹，付之一笑不疑猜。

安禄山只因平时私与杨妃戏谑惯了，今当玄宗面前，不觉失口戏言，幸得玄宗不疑，但杨妃已先为国忠危言所动，只恐弄出事来，自此日以后，每见安禄山，必切切私嘱，叫他语言慎密，出入小心。禄山亦晓得国忠嗔怪他，恐为他所算。又想国忠还不足惧，那李林甫最能窥察人之隐微，这不是个好惹的。今杨、李之交方合，倘二人合算我一人，老大不便，不如讨个外差暂避，且可徐图远大之业。但恐贵妃与虢国夫人不舍他，因此踌躇未决。

那边杨国忠暗想：“安禄山将来必与我争权，我必当剪除之。但他方为天子所宠幸，又有贵妃与虢国夫人等助之，急切难以动摇，只不可留他在京，须设个法儿，弄他到边上去了，慢慢的算计他便是。”正在筹量，却好李林甫上奏一疏，请用番人为边镇节度使。

原来唐时边镇节度使都用有才略、有威望的文臣，若有功绩，便可入为宰相。今林甫专权，欲绝边臣入相之路，奏称文人为边帅，怯于矢石，无以御侮；不若尽用番人，则勇而习战，可为国家捍卫。玄宗允其所奏，于是边镇节度使都改用番人。

国忠乘此机会，要发遣安禄山出去，便上疏说：“河东重地，固须得番人为帅；然亦必以番人之中有才略、有威望者镇之，非安禄山不足以当此重任。”玄宗览疏，深以为然，即召安禄山出

来面谕道：“汝以满腹赤心事朕，本应留汝在京，为朕侍卫，但河东重镇，非汝不可，今暂遣出为边帅，仍许不时入朝奏对。”遂降旨以安禄山为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赐爵东平郡王，克期走马赴任。禄山闻命，倒也合着他的意思，叩头领旨，即日入宫拜辞杨妃。

两下依依不舍。杨妃叫入密室，执手私语道：“你今此行，皆因吾兄相猜忌之故。我和你欢叙多时，一旦远离，好生不忍。但你在京日久，起人嫌疑，出为外镇，未必非福。你放心前去，我自常使心腹人来通信与你，早晚在天子面前，留心照顾着你。你只顾自去图功立业，不必疑虑。”安禄山点头应诺。正说间，宫人传报说道：“三位夫人已入宫来了。”杨贵妃接见叙礼毕，安禄山也各各相见。虢国夫人闻知安禄山今将远行，甚为快快，奈朝命已下，无可如何。禄山也不敢久留宫中，随即告辞出宫。到临行之时，玄宗又赐宴于便殿，禄山谢过了恩，辞朝赴镇。

李林甫等设席饯行。饮酒之间，林甫举杯相嘱道：“安公为节度，出镇大藩，责任非轻，凡所作为，须熟计详审，合情中理。林甫身虽在朝，而各藩镇利弊日夕经心，声息俱知。今三大镇得安公为节度使，正足为朝廷屏障，唯善图之。”这几句话，明明笼络挟制。禄山平日素畏林甫，今闻此言，惟有唯唯听命，且逡巡逊谢道：“禄山才短气粗，当此大镇，深惧不能胜任，敢不恪遵明训，诸凡不到之处，全赖相公照拂。”说罢作别，拜辞起行。

前一日，杨国忠曾设宴请禄山饯别，禄山托故不往。这日国忠也假意来相送。禄山怀忿，傲倨不为礼。国忠大怒，自此心中愈加衔怨。禄山既至任所，查点军马钱粮，训练士卒，屯积粮草，坐镇范阳，兼制平卢、河东，自永平以西至太原，凡东北一带要

害之地，皆其统辖，声势强盛，日益骄恣。后人诗云：

番人顿使作强藩，只为奸臣进一言。

今日虎狼轻纵逸，会看地覆与天翻。

第八十四回 幻作戏屏上婵娟 小游仙空中音乐

词曰：

宝屏历现娇容，姓名通，绝胜珠围翠绕肉屏风。
青云路杳，鹊桥可驾任行空。明日恍然疑想，如在梦魂
中。

右调《相见欢》

自来神神怪怪之事不常有，然亦未尝无，惟正人君子能见怪不怪，而怪亦遂不复作，此以直心正气胜之也。孔子不语怪，亦并不语神，盖怪固不足语，神亦不必语。人但循正道而行，自然妖孽不能为患，即鬼神亦且听命于我矣。若彼奸邪之辈，其平日所为，都是变常可骇之事，只他便是国家之妖孽了，何怪乎妖孽之忽见？此所谓妖由人兴，孽自己作也。至若身为天子，不务修实德，行实政，而惑于神仙幽怪之说，便有一班方士术者来与之周旋，或高谈长生久视，或多作游戏神通，总无益于身心，而适足为其眩惑，前代如秦皇、汉武，俱可为殷鉴。

且说杨国忠乘机遣发了安禄山出去，少了个争权夺宠之人，眼前止让得李林甫一个人了。这一个人却摇动他不得的，他既生性阴险，天子又十分信他，眷宠隆重。一日降旨，着百官公阅岁贡之物于尚书省，阅毕回奏。玄宗命将本年贡物，以车载往李林甫家中赐之，其宠眷如此！林甫之子李岫亦官于朝，颇怀盈满之惧，尝从林甫闲步后园，见一役夫倦卧树下，因密告林甫道：

“大人久专朝政，仇怨满天下，倘一旦祸患忽作，欲似役夫之高卧，岂可得乎？”林甫默然不答。自此常恐有刺客侠士暗算他，出则步骑百余人左右翼卫，前驱在数百步外，辟人除道，居则重门复壁，如防大敌，一夕屡徙其卧榻，虽家人莫知何处。

那个杨国忠却又不然，他自恃椒房之戚，爵居右相之尊，一味骄奢淫佚，也不怕人嗔恨，也不管人耻笑。

时值上巳之辰，国忠奉旨，与其弟杨钊及诸姨姊妹，齐赴曲江修禊。于是五家各为一队，各著一色衣，姬侍女从不计其数，新妆炫服，相映如百花焕发，乘马驾车，不用伞盖遮蔽，路傍观者如堵。国忠与虢国夫人并辔扬鞭以为谐谑，众人直游玩至晚夕，秉烛而归。遗簪坠，遍于路衢。杜工部有《丽人行》云：

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态浓意远淑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绣罗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银鳞鳞。头上何所有？翠微匍叶垂鬓唇。背后何所见？珠压腰褊稳称身。就中云幕椒房亲，赐名大国虢虢秦。紫驼之峰出翠釜，水晶之盘行素鳞。犀箸厌饫久未下，銚刀缕切空纷纶。黄门飞鞚不动尘，御厨络绎送八珍。萧鼓哀吟感鬼神，宾从杂遝实要津。后来鞍马何逡巡，当轩下马入锦茵。杨花雪落覆白苹，青鸟飞去衔红巾。炙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丞相嗔。

当日一行人游玩过了，次日俱入宫见驾谢恩。玄宗赐宴内殿，国忠奏道：“臣等奉旨修禊，非图燕乐，正为天子及诸宫眷，迎祥迓福，昨赴曲江，威仪美盛，万姓观瞻，众情欣悦，具见太平景象，臣等不胜庆幸。”玄宗大喜道：“卿等于游戏之中，不忘君上，忠爱可嘉，当有赏赉。”宴罢，至明日，出内府珍玩颁赐诸人，赐韩国夫人照夜玳，赐虢国夫人锁子帐，赐秦国夫人七叶

冠。当时杨妃奏道：“陛下前以宝屏赐妾，屏上雕刻前代美人容貌，以妾对之，自觉形秽，今请陛下转赐妾兄国忠如何？”玄宗笑道：“朕闻国忠婢妾极多，每至冬月，选婢妾之肥硕者，环立于后，谓之肉屏遮风；今此屏赐之，殊胜他家肉屏风也。”

原来这屏名号为“虹霓屏”，乃隋朝遗物，屏上雕镂前代美人的形象，宛然如生，各长三寸许，水晶为地，其间服玩衣饰之类，都用众宝嵌成，极其精巧，疑为鬼工，非人力所能造作的。后人有词为证：

屏似虹霓变幻，画非笔墨经营，浑将杂宝当丹青，雕刻缀精工莫并。试看冶容种种，绝胜妙画真真。若还逐一唤娇名，当使人人低应。

玄宗将此屏赐与国忠，又命内侍传述贵妃奏请之意。国忠谢恩拜受，将屏安放内宅楼上，常与亲友族辈家眷等观玩，无不叹美欣羨，以为希世之珍。

一日，国忠独坐楼上纳凉，看看屏上众美人，暗想道：“世间岂真有此等尤物，我若得此一二人，便为乐无穷矣。”正想念间，不觉困倦，因就榻上偃卧。才伏枕，忽见屏上众美人一个个摇头动目，恍惚间都走下屏来，顿长几尺，宛如生人，直来卧榻前，一一自称名号。或云：“我，裂繒人也。”或云：“我，步莲人也。”或云：“我，淙纱人也。”或云：“我，当垆人也。”或云：“我，解佩人也。”或云：“我，拾翠人也。”或云：“我是许飞琼。”或云：“我是薛夜来。”或云：“我是桃源仙子。”或云：“我是巫山神女。”如此等类，不可枚举。杨国忠虽睁着眼儿历历亲见，却是身体不能动一动，口中不能发一声。诸美女各以椅列坐，少顷有纤腰倩妆女妓十余人，亦从屏上下来，云是楚章华踏谣娘也，

遂连袂而歌，其声极清细。歌罢诸女皆起，那一个自称巫山神女的指着国忠说道：“汝自恃权相，实乃误国鄙夫，何敢褻玩我等，又辄作妄想，殊为可笑可恶！”诸女齐拍手笑说道：“阿环无见识，三郎又轻听其言，以致虹霓宝屏见辱于庸奴。此奴将来受祸不小，吾等何必与他计较，且去且去。”于是一一复回屏上。国忠方才如梦初醒，吓得冷汗浑身，急奔下楼，叫家下的用人将此屏掩过，锁闭楼门。自此每当风清月白之夜，即闻楼上有隐隐许多女人歌唱笑语之声。家内大小上下男女，无一人敢登此楼者。国忠入宫，密将此事与杨贵妃说知，只隐过了被美人责骂之言。

杨妃闻此怪异，大为惊诧，即转奏玄宗，欲请旨毁碎此屏。玄宗说道：“屏上诸女，既系前代有名的佳人美女，且有仙娥神女列在其内，何可轻毁？吾当问通元先生与叶尊师，便知是何妖祥。”

你道通元先生同叶尊师是谁？原来玄宗最好神仙，自昔高宗尊奉老君为玄元皇帝，至玄宗时又求得李老君的遗像，十分敬礼，命天下都立庙奉侍。于是方士辈竞进。有人荐方士张果是当世神仙，用礼召至京师，拜为银青光禄大夫，赐号通元先生。又有人荐方士叶法善，有奇术，善符咒，玄宗亦以礼召来至京师，称为尊师。其他方士虽多，惟此二人为最。

当下玄宗将国忠屏上美人出现之说问之。张果道：“妖由人兴，此必杨相看了屏上的娇容，妄生邪念，故妖孽应念而作耳，叶师治之足矣！”叶法善说道：“凡宝物易为精怪，况人心感触，自现灵异。臣当书一符，焚于屏前以镇之。今后观此屏者，勿得玩褻，每逢朔望用香花供奉，自然无恙。”玄宗便请法善手书正乙灵符一道，遣内侍赍付国忠，且传述二人之言。国忠闻说妖由

邪念而生，自己不觉毛骨悚然，随即登楼展屏，将符焚化。焚符之顷，只见满楼电光闪烁。自此以后，楼中安静，绝无声响。至朔望瞻礼时，说也奇异，见屏上众美人愈加光彩夺目，但看去自有一种端庄之度，甚觉比前不同了。正是：

正能治邪，邪不胜正。以正治邪，邪亦反正。

玄宗闻知，愈信叶法善之神术。一日私问法善道：“张果先生道德高妙，朕常询其生平，但笑而不答，何也？”法善道：“他的生平，即神仙辈亦莫能推测，但知他在唐尧时，曾官为侍中耳。若其出处履历，惟臣知之，余人不知也。”玄宗欣然道：“尊师请试言之。”叶法善说道：“臣惧祸及，故不敢直言奏听。”玄宗道：“尊师神仙中人，有何祸之可惧？幸勿托词隐秘。”法善沉吟道：“陛下必欲臣直言，臣今言之必立死。陛下幸怜臣，可立召张先生，不惜屈体求之，臣庶可更生矣。”玄宗连声许诺，法善请屏退左右，密奏道：“他是混沌初分时白蝙蝠精也。”言未已，忽然口吐鲜血，昏绝于地。玄宗即呼内侍，速传口敕，立召张果入宫见驾。少顷张果携杖而至，玄宗降座迎之，说道：“叶尊师得罪于先生，皆朕之过，朕今代为之请，幸看薄面恕之。”说罢，便欲屈膝下去。张果忙扶起道：“何敢劳陛下屈尊，但小子不当饶舌耳！”遂以手中杖，连击法善三下道：“可便转来！”只见法善蹶然而醒，即时站起，整衣向玄宗谢恩，随向张果谢罪。张果笑道：“吾杖不易得也。”法善再三称谢。玄宗大喜，各赐之茶果而退。

过了几日，适有使者从海上来，带得一种恶草，其性最毒，海上人传言，虽神仙亦不敢食此草。玄宗以示法善，问识此草否。法善道：“此名乌堇草，最能毒人，使臣食之，亦当小病也。他

仙若中其毒，性命不保。惟张果先生或不畏此耳。”玄宗乃密置此草于酒中，立召张果至内殿赐宴，先饮以美酒，玄宗问：“先生实能饮几何？”张果说道：“臣饮不过数爵，臣寓中有一道童，可饮一斗，多亦不能也。”玄宗道：“可召来否？”张果道：“臣请呼之。”乃向空中叫道：“童子，可速来见驾！”叫声未绝，只见一个童子从房檐飞下，年可十四五岁，头尖腹大，整衣肃容拜于御前。玄宗惊异，即命以大斗酌酒赐之。童子谢了恩，接过酒来一口气吃干。玄宗皇帝见他吃得爽快，命更饮一斗，童子接来便吃，却吃不上两三口，只见那吃的酒，从头顶上骨都都滚将出来。张果笑道：“汝量有限，何得多饮？”遂取桌上桃核一枚掷之，阁阁有声，应手而仆，酒流满地，仔细一看，却原来不是童子，是一个盛酒的葫芦，其中仅可容酒一斗。玄宗看了大笑道：“先生游戏，神通甚妙，可更进一觞。”乃密令内侍把乌董酒斟与他吃。张果却不推辞，一饮而尽。

少顷，只见张果垂头闭目，就坐席上，昏然睡去，玄宗当时分付内侍说，不要惊动他，由他熟睡。没半个时辰，即欠伸而起笑道：“此酒非佳酒也，若他人饮此酒，不复醒矣！”袖中出一小镜子自照道：“恶酒竟坏我齿。”玄宗看时，果见其齿都黑了。张果不慌不忙，双手向两颐一拍，把口中黑齿尽数都吐了出来，登时又重生了一口雪白的好齿。玄宗一见，惊喜赞叹。正是：

戏将毒草试神仙，只博先生一觉眠。

不坏真身依旧在，齿牙落得换新鲜。

自此玄宗愈信神仙之术。

时至上元之夕，玄宗于内庭高扎彩楼，张灯饮宴，不召外臣陪饮，亦不召嫔妃奉侍，只召张果、叶法善二人。张果偶他往未

即至，法善先来。玄宗赐坐首席，举觞共饮。一时灯月交辉，歌舞间作，十分欢畅。玄宗酒酣，指着灯彩笑道：“此间灯事可谓极盛。他方安能有此耶！”法善举眼，四下一看，用手向西指道：“西凉府城中，今夜灯事极盛，不亚于京师。”玄宗道：“先生若有所见，朕不得而见也。”法善道：“陛下欲见，亦有何难？”玄宗连忙问道：“尊师有何法术，可使朕一见胜境乎？”法善道：“臣今承陛下御风而往，转回不过片时。”玄宗欣然而起。旁边走过高力士，俯伏奏道：“叶尊师虽有妙法，皇爷岂可以身为试，愿勿轻动。”玄宗道：“尊师必不误朕，汝切勿多言，我亦不须汝同行，你只在此候着了。”高力士不敢再说，唯唯而退。

法善请玄宗暂撤宴更衣。小内侍二人亦更换衣服，俱出立庭中，都叫紧闭双目；只见两足腾起，如行霄汉中。俄顷之间，脚已着地，耳边但闻人声喧闹，都是西凉府语音。法善叫请开眼。玄宗开眼一看，只见彩灯绵亘数里，观灯之人，往来杂沓；心上又惊又喜，杂于稠人之中，到处游看，私问法善道：“尊师得非幻术乎？”法善道：“陛下若不信今夜之游，请留征验。”遂问内侍：“你等身边带有何物件？”内侍道：“有皇爷常把玩的小玉如意在此。”法善乃与玄宗入一酒肆中，呼酒共饮，须臾饮讫，以小玉如意暂抵酒价，请店主写了一纸手照，约几日遣人来取赎。出了店门，步至城外，仍教各自闭目，顷刻之间，腾空而回，直到殿前落地。高力士接着，叩头口称万岁，看席上所燃的金莲宝烛犹未及半也。

玄宗正在惊疑，左右传奏张果先生到，玄宗即时延入。张果道：“臣偶出游，未即应召而至，伏乞陛下恕臣之罪。”玄宗道：“先生辈闲云野鹤，岂拘世法，有何可罪？但未知先生适间何在？”

张果道：“臣适往广陵访一道友，不意陛下见召，以致来迟。”玄宗道：“广陵去此甚远，先生之往来，何其速也！”张果笑道：“朝游北海，暮宿苍梧，仙家常事，况如西凉广陵，直跬步间耳。”因问法善道：“西凉灯事若何？”法善道：“与京师略同。”玄宗问道：“先生适从广陵来，广陵亦行灯事否？”张果笑道：“广陵灯事亦极盛，此时正在热闹之际。”法善道：“臣不敢启请陛下，更以余兴至彼一观，亦颇足以怡悦圣情。”玄宗欣喜道：“如此甚妙。”因问张果道：“先生肯同往么？”张果道：“臣愿随圣驾，此行可不须腾空御风，亦不须游行城市。臣有小术，上可不至天，下可不着地，任凭陛下玩赏。”玄宗道：“此更奇妙，愿即施行神术。”张果道：“请陛下更衣，穿极华美冠裳。”叫高力士亦着华服，又使梨园伶工数人，亦都著着锦衣花帽。张果却解下自己腰间丝绦向空一掷，化成一座彩桥，起自殿庭，直接云霄。怎见得这桥的奇异？有《西江月》词一阕为证：

白玉莹莹铺就，朱栏曲曲遮来。凌云驾汉近瑶台，一望霞明云霭。稳步无须回顾，安行不用疑猜。临高视下叹奇哉，恍若身居天界。

当下张果与法善前导，引玄宗徐步上桥。高力士及伶工等俱从，但戒勿回头反顾，只管向前行去。行不数百步，张果，法善二人早立住了脚，说道：“陛下请止步，已至广陵地。”城中灯火之多，陈设之盛，不减于西凉。那些看灯的士女们，忽观空中有五色彩云，拥着一簇人各样打扮，衣冠华丽，疑是星官仙子出现，都向空中瞻仰叩拜。玄宗及高力士等立于桥上，仰看天汉，月明如昼，低头下视广陵城市灯火，大喜。法善请敕伶工奏霓裳羽衣一曲。奏毕，张果同法善仍引玄宗与高力士伶工众人等于桥上步

回宫禁。才步下桥，张果即把袖一拂，桥忽不见，只见张果手中，原拿着丝绦一条，仍旧把来系于腰间。高力士伶工众人等，皆大惊异。玄宗此时说道：“先生神术通灵，真乃奇妙！”张果回说道：“此是仙家游戏小术，何足多美。”玄宗再命洗杯赐酒，直至天晓时候，方才罢宴各散。后人有诗叹道：

仙家游戏亦神通，却使君王学御风。

万乘至尊宜自重，怎从术士步空中。

次日，玄宗密遣使者，即将西凉府酒店中主人写的手照，到彼酒店取赎小玉如意。使者行了几日，却果然取赎回来，乃信上元十五夜之游，是真非幻。过了几月，广陵地方官上疏奏称：“本地于正月十五夜二更后，天际中忽见五色祥云万朵，云中仙灵，历历可睹；又闻仙乐嘹亮，迥非人间声调，此诚圣世瑞征，合应奏闻。”玄宗览疏，暗自称奇，即不明言此事，只批个“知道了”。原来这《霓裳羽衣曲》，乃是玄宗于开元之时，尝梦游月宫，见有仙女数十，素练宽衣，环珮丁东，歌舞于广寒宫中，声调佳妙，非人世所能有。玄宗因问：“此何为曲？”众女答道：“名为《霓裳羽衣曲》。”玄宗梦中密记其声调，及醒来一一记得，遂传示乐工，谱成此曲，果然不是人间声调也。玄宗益信二人为神仙。又闻张果每出，必乘一白驴，其行如飞。及归，便把此驴折叠如纸，置于巾箱中，欲乘则以水喷之，依旧成驴。玄宗愈奇其术，思欲与之联为姻眷，要将玉真公主下嫁与他。张果说道：“臣有别业在王屋山中，向曾以太平钱三十万聘娶韦女在彼，今岂容再娶？况臣疏野性成，不慕荣禄，入京已久，念切还山，伏乞天恩放回，实为至幸。”玄宗说道：“先生不肯尚主，朕亦不敢

相强；却如何便欲舍朕而去耶！先生与叶尊师同在朕左右，二位不可缺一。方思朝夕就教，幸勿遽萌去志。”张果感其诚意，遂与叶法善仍留京邸。

法善昔年尝隐于松阳，与刺史李邕相契。李邕极是多才，既能作文，又能写字，法善曾求他为其祖作碑文一篇，及被召入京时，李邕也升了京官，心中却不喜法善弄术，恐其眩惑君心。法善要把他前日所作碑文，求他一写，李邕再三不肯，说道：“吾方悔为公作，岂能更为公写！”法善笑道：“公既为吾作，岂能不为吾写？今日且不必相强，容后更图之。”当下含笑而别。是夜法善乃于密室中陈设纸墨笔砚。至二三更时，仗剑步罡，焚符一道，口中念念有词，把令牌一拍，只见李邕忽从壁间步出。法善更不同他言语，只把剑来指挥，叫他将纸笔墨砚写碑文，一面使道童剪烛磨墨。须臾之间，碑文写完，法善再写一符焚化，口中念动咒语，把剑一指，喝一声：“去！”李邕倏然不见。原来因日间求他写文不肯，故于夜间摄他的魂魄来写了。

至明日亲往拜谢，以其所书示之，笑说道：“此即会昨夜梦中所书也。”李邕看了，吓得目瞪口呆，通身汗下。法善道：“既重公之文，不欲屑以他人之笔，故即求公大笔一书。因公未许，故而聊以相戏，多有开罪之处，幸恕不恭。”李邕又惊又恼，未发一言，法善仍具一分厚礼，以为润笔之资，李邕不肯受。玄宗闻知此事，惊叹说道：“神仙固不可相抗也。”李邕所写此碑，当时就名为“追魂碑”。自此朝廷益信神仙之道，那些方士，亦日益进。一日，鄂州地方守臣上疏荐方士罗公远广极神通，大有奇术，特送来京见驾。正是：

朝里仙人尚未归，远方仙客又来到。

莫道仙人何太多，只因天子有酷好。

未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八十五回 罗公远预寄蜀当归 安禄山请用番将士

词曰：

仙客寄书天子，无几字，药名儿最堪思。 双
戌忽更番戎，君王偏不疑。信杀姓安人，好却忘危。

右调《定西番》

从来为人最忌贪、嗔、痴三字，况为天子者乎！自古圣帝贤王，惟是正己率物，思患防微，励精图治，必不惑于异端幽渺之说。若既身为天子，富贵已极，却又想长生不老之术，因而远求神仙，甚且以万乘之尊严，欲学他家的幻术，学之不得，而至于怨怒，妄行杀戮，岂非贪而又嗔。究竟其人若果可杀，即非神仙；若是神仙，杀亦不死，不惟不死而已，他还把日后之事，预先寄个哑谜儿与你，还不省悟，依然崇信奸邪，以致变更旧制，贻害于后，毕竟认定恶人为好人，这又是极痴的了。

且说玄宗款留住了张果、叶法善，不放还山，鄂州守臣又荐罗公远，表奏他的术法神通，起送到京师。那罗公远不知何处人也，亦不知为何代人，其容貌常如十六、七岁一个孩子，到处闲游，踪迹无定。一日游至鄂州，恰值本州官府因天时亢旱，延请僧道于社坛内启建法事，祈求雨泽。祷告的人甚多，人丛中有个穿白的人，在那里闲看，其人身长丈余，顾盼非常，众皆瞩目，或问其姓名居处，答道：“我姓龙，本处人氏。”正说间，罗公远适至，见了那人，怒目咄嗟道：“这等亢旱，汝何不去行雨济人，

却在此闲行？”那人敛容拱手道：“不奉天符，无处取水。”公远道：“汝但速行，吾当助汝。”那人连声应诺，疾趋而去。众人惊问：“此是何人？”罗公远道：“此乃本地水府龙神也，吾敕令速行雨，以救亢旱；奈他未奉上帝之敕令，不敢擅自取水。吾今当以滴水助之，救济此处的禾稻。”一面说，一面举眼四下观看，见那僧道诵经的桌上，有一方大砚，因才写得疏文，砚台池中积有这些墨水。公远上前把口向砚中池里一口吸起，望空一喷，喝道：“速行雨来！”只见霎时间日掩云腾，大风顿作。公远即对众人说道：“雨将至矣！列位避着，不要被雨打湿了衣服。”说犹未了，雨点骤至，顷刻之间，如倾盆倒瓮，落了半晌，约有尺余，方才止息。却也作怪，那雨落在地上，沾在衣上，都是黝黑的一般。原来龙神全凭仗仙力，就这口墨水化作雨泽，以救亢旱，故雨色皆黑。当下人人嗟异，个个欢喜，问了罗公远的姓名，簇拥去见本州太守，具白其事。太守欲酬以金帛，公远笑而不受。太守说道：“天子尊信神仙，君既有如此道术，吾明当引至御前，必蒙敬礼。”公远道：“吾本不喜遨游帝庭，但闻张、叶二仙在京师，吾正欲一识其面，今乘便往见之，无所不可。”于是太守具疏，遣使伴送。公远来至京中，使者将疏章投进，玄宗览疏，即传旨召见。

那日玄宗坐庆云亭上，看张果与叶法善对奕。内侍引公远入来，将至亭下，玄宗指着张、叶二仙道：“此鄂州送来异人罗公远，二位先生试与一谈。”张、叶二人举目一看，遥见公远体弱容嫩，宛如小孩童将要成冠一般的样儿，都笑道：“孩提之童，有何知识，亦称异人。”公远不慌不忙，行至亭阶之下，玄宗敕免朝拜，命升阶赐坐，因指张、叶二仙师道：“卿识此二人否？此

即张果先生、叶法善尊师也。”公远道：“闻名未曾谋面，今日幸得相晤。”张果笑道：“小辈固当不识我。”叶法善道：“安有神仙中人而不识张果先生者乎？”公远道：“世无不知礼让之神仙，况今二师简傲如此，仆之不相识，亦未足为恨也。”张果大笑说道：“吾且不与子深谈，人人都称子为异人，想必当有异术。吾今姑以极鄙浅之技相试，倘能中窍，自当刮目相待。”便与法善各取棋子几枚，握于手中问道：“试猜我二人手中棋各几枚。”公远道：“都无一枚。”二人哈哈大笑，即开手来看时，却果一个也不见了。只见罗公远袖中，伸出双手，棋子满把，笑说道：“棋子已入吾手中矣；二位老仙翁遇着小辈，直教两手俱空的了。”张、叶二仙师方大惊异，各起身致敬。正是：

学无前后达为先，莫恃高年欺少年。

混沌初分张果老，还同小辈并称仙。

当下玄宗大喜，即赐宴于亭上，给以冠袍，又赐与邸第，尊称为仙师。自此公远常与张、叶二人，谈论仙家宗旨，彼此敬服。过了几日，张果、叶法善具疏，坚请还山道：“罗公远道术殊胜臣辈，留彼在京，足备陛下咨访。臣等出山已久，思归念切，乞赐放还，以遂臣等野性。”玄宗知其归志已决，不便强留，准其暂回家山，有问之处，再候宣召。二人谢恩出京，凡玄宗天子所赐之物及各官员所赠之珍奇，一无所受，二人遂各飘然而去。正是：

闲云野鹤，海阔天空。

来去自由，不受樊笼。

自此之后，在京方士辈只有罗公远为玄宗所尊信，时常召见，叩问长生不死之方。公远道：“长生无方，只要清心寡欲，便

可却病延年。”玄宗勉从其说，或时独处一宫，嫔妃不御，后庭宴会，比前也略稀疏了。杨妃意中甚不喜欢，时值中秋月明之夜，玄宗不召嫔妃宴集，独自与公远对月闲谈。说起去年上元佳节，曾同张、叶二位仙师腾空远游，甚是奇异，因问：“先生亦有此道术否？”公远道：“此亦何难之有！陛下昔年曾梦游月宫，却不曾身亲目睹，臣今请陛下亲见月宫之景可乎？”玄宗大喜。公远即起身，向庭前桂树上折取数枝，用彩线相结，置于庭中，吹口气化做一乘彩舆，请玄宗升舆端坐，又将手中所执如意，化做一只大白鹿，驾车而行，往观月殿。时当高力士奉差他往，又有一个得宠的太监，叫做辅璆琳，叩头启奏道：“前张、叶二师，奉驾行游，多曾带内侍同行，今奴婢愿随驾而往。”罗公远道：“月宫非比他处，汝辈何得往观，只我一人护驾足矣！”说罢，即喝一声道：“起！”只见那只白鹿驾着彩舆，腾空而起，直入霄汉。公远步于空中，紧紧相随，教玄宗只把双眼望着月，千万不可回顾，亦不可他视。

转瞬间已近月宫，公远扶住车子，玄宗凝眸一望，只见月宫中宫殿重重，门户洞开，遥见里面琪花瑶草，映耀夺目，远胜昔日梦中所见。玄宗道：“可入去否？”公远道：“陛下虽贵为天子，却还是凡躯，未容遽入，只可在外面观望。”少顷只闻得异香氤氲，一派乐声嘹亮，仔细听之，正是《霓裳羽衣曲》。玄宗听罢，低声问道：“世人称美貌女子，必比之月里嫦娥，今嫦娥已在咫尺，可使朕一睹其冶容乎？”公远道：“昔穆天子与王母相会，夙有仙缘故也，陛下非此之比，今得至此瞻仰宫殿，已是奇福，岂可妄生轻褻之念？”言未已，忽见月中门户尽闭，光彩四散，寒风袭人。公远即唤白鹿来驾彩舆，以羽扇障风而行，少顷冉冉有

声及地。公远道：“陛下几触嫦娥之怒，且喜万安。”玄宗才下车，只见彩舆仍化为桂枝，白鹿亦不见，如意仍在公远手中。玄宗又惊又喜。当下公远告辞回寓。玄宗还独坐呆想，啧啧叹异。那内监辅璆琳因怪公远不许他同往，便进言道：“此幻术惑人，何足惊异？愿皇爷切勿轻信。”玄宗道：“就是幻术，亦殊可喜，朕当学其一二，以为娱悦。”辅璆琳便逢迎道：“幻术中惟隐身法可学，皇爷若学得时，便可暗察内外人等机密之事。”玄宗喜道：“汝言甚是。”

次日，即召公远入宫，告以欲学隐身法之意。公远道：“隐身法乃仙家借以避俗情缠扰，或遇意外仓卒相逼之事，聊用此法自全耳。陛下一身为天下之主，正须向阳出治，如《易经》云：圣人作而万物睹。如何要学起隐身法来？”玄宗道：“朕学此法，亦借以防身耳。”公远道：“陛下尊居万乘，时际太平，车驾所至，百灵呵护，有何不虞？欲以此法防身耶！陛下若学得此法，只于宫中偶一为之尚且不可，况月后以为常情，定将怀玺入人家，为所不当为，万一更遇术士能破此法者，那时白龙鱼服，必为豫且所困矣。”玄宗道：“朕学得此法，不过在宫中偶一为戏，决不轻试于外，幸即相传，望先生万勿吝教。”公远此时，当不过玄宗再三恳求，只得将符咒秘诀，一一传授，并教以学习之法。玄宗大喜，便就宫中如法教习。

及至习熟试演，始则尚露半身，既而全身俱隐，但终不能泯然无迹，或时露一履，或时露冠髻，或时露衣裙，往往被宫人觉着。玄宗立召公远入宫，要他面作此法来看。公远把手向空书符，口中念念有词，即时不见其形，少顷却见他 from 殿门外入来。玄宗便也学他书空作符，捻诀念咒，却只是隐了身子，露出衣冠。内

侍们都含着笑。玄宗问道：“同此符咒，如何自我做起来。独不能尽善？”公远道：“陛下以凡躯而遽学仙法，安能尽善？”玄宗因演隐身法不灵，致被左右窃笑，已是怀惭无地了，见公远对着众人说他是凡人之躯，好生不悦道：“便是神仙不少也是凡躯，如何凡躯便学不得仙法，还是传法者不肯尽传其诀耳！”说罢拂衣而入，传命公远且退。自此玄宗心中怀怒。

恰值宰相李林甫因夫人患病垂危，闻得公远常以符药救人危疾，因自来求他救治夫人之病。公远说道：“夫人禄命已尽，不可救疗；况夫人幸得善终于相公之前，生荣死哀，其福过相公十倍矣，何必多求？”李林甫怪其言慢，也心中怀怒，是夜其妻果死。过了一日，秦国夫人忽然患病沉重，杨国忠奉着贵妃之命，来见公远，要求他救治。公远道：“神仙只救得有缘分之人，与能修行之人，夫人夙世既无仙缘，今生又无美行，享非分之福，还不自知修省，恶孽且未易忏除，今得令寿终于内寝，较之诸姊妹已为万幸矣，岂复有方有术可疗？七日之后，名登鬼篆矣！”国忠怒道：“不能相救也罢，何得妄言谤毁？”遂回报杨妃。杨妃大怒，泣奏天子，说道：“罗公远谤毁宫眷，且加咒诅，大不敬上。”李林甫也便乘间奏他妖妄惑众。玄宗已是不悦，况又内外谗言交至，激成十分大怒来了，传旨立即将罗公远斩首西市。公远在寓邸闻命，呵呵大笑，也不肯绑缚，直飞步西市中伸颈就刑，钢刀落处，并无点血，但见一道青气从头顶中直出，透上重霄。正是：

如闕宾国王，斩师子和尚。

是亦善知识，以杀为供养。

玄宗一时恨怒，立即命斩罗公远，旋即自思他是个有道术之人，何可轻杀？连忙呼内侍快传旨停刑，及到时却已早杀过了。

玄宗懊悔不已，命收其尸首，用香木为棺椁成殓。至七日之后，秦国夫人果然病死。玄宗闻讣，不胜嗟悼，赠恤极其丰厚。正是：

三姨如鼎足，秦国命何促？

死或贤于生，寿终还是福。

玄宗因秦国夫人之死，益信公远之言不谬，念念不忘，然而无可如何。因思张果、叶法善不知今在何处，遂命辅璆琳往王屋山迎请张果，他若不肯复来，便往访叶法善，二人之中，必得其一。璆琳奉了圣旨。带着仆从车马，出京趲行，忽闻路人传说：“张果先生，已死于扬州地方了。”璆琳正在疑信之际，却接得京报，扬州守臣某人上疏，奏张果于本年某月某日，在琼花观中端坐而逝，袖中有谢恩表文一道：其尸身未及收殓，立时腐败消化。璆琳得了此信，遂不往王屋山去了，只专心访问叶法善居处。有人说曾在蜀中成都府见过他来，辅璆琳即令仆人等，望蜀中道上一路而行。

既入蜀境，山路崎岖，甚是难走。忽见山岭上一个少年道者迤邐而来，口中高声歌唱道：

山路崎岖那可行，仙人往矣那可迎？

须知死者何曾死，只愁生者难长生。

那道者一头歌，一头走，渐渐行至马前。辅璆琳仔细一看，大吃一惊，原来不是别人，却是罗公远。辅璆琳连忙下马作揖，问：“仙师无恙？”公远笑道：“天子尊礼神仙，却如何把贫道恁般相戏？如今张果先生怕杀，已诈死了；叶尊师也怕杀，远游海外，无处可寻，你不如回京去罢。”辅璆琳道：“天子方悔前过，伏祈仙师同往京中见驾，以慰圣心。”公远笑道：“我去何如天子来？你不必多言，我有一封书并一信物寄上天子，你可为我致意。”即

刻于袖中取出一封书来，内有垒然一物，外面重重缄题，付与璆琳收了。璆琳道：“天子正有言语，欲叩问仙师。还求师驾一往。”公远道：“无他言，但能远却宫中女子，更谨防边上女子，自然天下太平。”璆琳私问朝中诸大臣休咎何如。公远道：“李相恶贯满盈，死期近矣，还有身后之祸。杨相尚有几年顽福，其后事可想而知也。”璆琳又问自己将来休咎。公远道：“凡人能不贪财，便可无祸患。”说罢，举手作揖而别，腾空直去。

璆琳同从人等无不咄咄称异，想道：“叶法善既难寻访，不如回京覆奏候旨罢。”主意已定，遂趲程回京。直到宫里，见了玄宗，细细备奏路遇罗公远之事，把书信呈上。玄宗大为惊诧，拆视其书，却无多语，只有四个大字，下注一行小字，道是：

安莫忘危 外有一药物名曰“蜀当归”谨附上

玄宗看了书同药物，沉吟不语。璆琳又密奏公远所云“宫中女子”、“边上女子”之说。玄宗想道：“他常劝我清心寡欲，可以延年；今言须要远女子，又言安莫忘危，疑即此意。那蜀当归或系延年良药，亦未可知；但公远明明被杀，如何却又在那里？”遂命内侍速启其棺视之，原来棺中一无所有。玄宗嗟叹说道：“神仙之幻化如此，朕徒为人所笑耳！”

看官，你道他所言“宫中女子”明明指是杨妃；其所云“边上女子”是说安禄山也，以“安”字内有“女”字故耳。“蜀当归”三字，暗藏下哑谜；至于“安莫忘危”，已明说出个“安”字了，玄宗却全不理睬。

此时安禄山正兼制范阳、平卢、河东三镇，坐拥重兵，久作大藩，又有宫中线索，势甚骄横。但常自念：“当时不拜太子，想太子必然见怪。玄宗年纪渐高，恐一旦晏驾，太子即位，决无好

处到我。”因此心志不安，常怀异想。禄山平日所畏忌的只有一个李林甫，常呼李林甫为十郎，每遇使者从京师来，必问李十郎有何话说。若闻有称奖他的言语便大欢喜；若说李丞相寄语安节度好自检点，即便攒眉嗟叹，坐卧不安。李林甫也时常有书信问候他，书中多能揣知其情，道着他的心事，却又预着布置安放，以此受其笼络，不敢妄有作为。那知林甫自妻亡之后，自己也患病来了。适当辅璆琳回京时，林甫已卧床不能起来，病中忽闻罗公远未死，这个吃惊非同小可，自说道：“我曾劾奏他的，不意他果是一个神仙，杀而不死，今倘来修怨，不比凡人可以防备，却如何解救？”自此日夕惊惶恐惧，病势愈重，不几日间呜呼死了。正是：

天子殿前去奸相，阎王台下到凶囚。

可恨那李林甫自居相位，惟有媚事左右，迎合上意，以固其宠；杜绝言路，掩蔽耳目，以成其奸；妒贤嫉能，排抑胜己，以保其位；屡起大狱，诛逐贤臣，以张其威，自东宫以下，畏之侧目。为相一十九年，养成天下之乱，玄宗到底不知其奸恶，闻其身死，甚为叹悼。太子在东宫，闻林甫已死，叹道：“吾今日卧始贴席矣！”杨国忠本极恨李林甫，只因他甚得君宠，难与争权，积恨已久，今乘其死，复要寻事泄忿，乃劾奏林甫生前多蓄死士于私第，托言出入防卫，其实阴谋不轨；又道他屡次谋陷东宫，动摇国本，其心叵测。又讽朝臣交章追劾他许多罪款。杨妃因怪他挟制安禄山，也于玄宗面前说他多少奸恶之处。玄宗此时方才省悟。下诏暴其恶逆之状，颁贴天下，追削官爵，剖其棺，籍其家产。其子侍郎李岫亦即革职，永不复用。果然应了罗公远所言这身后之祸。正是：

生作权奸种祸殃，那知死后受摧戕。

非因为国持公论，各快私心借宪章。

李林甫死后，杨国忠兼左右相，独掌朝权，擅作威福，内外文武各官莫不震畏。惟有安禄山不肯相下，他只因李林甫狡猾胜于己，故心怀畏忌，那杨国忠是平日所相狎，一向藐视他的，今虽专权用事，禄山全不在意。四处藩镇都遣人赍礼对贺，独禄山不贺。杨国忠大怒，密奏玄宗道：“安禄山本系番人，今雄据三大镇，殊非所宜，当有以防之。”玄宗不以为然，国忠乃厚结陇西节度使哥舒翰，要与他并力排挤安禄山。时陇右富庶甲天下，自安远门西尽唐境，凡一万二千余里，阡陌相望，桑麻遍野。国忠奏言，此皆节度使哥舒翰抚循调度之功，宜加优擢诏。以哥舒翰兼河西节度使，控制两镇。禄山闻知，明知得是国忠借为党援，愈加不乐，常于醉后对人前将国忠谩骂。国忠微闻其语，一发恼恨，又密奏玄宗，说：“安禄山向同李林甫狼狈为奸，今林甫死后，罪状昭著，安禄山心不自安，目前必有异谋。陛下若不肯信，诏遣使往召之，彼必不奉诏，便可察其心矣。”

玄宗唯唯而起，退入宫中，沉吟不决。杨妃问：“陛下有何事情萦于心中？”玄宗道：“汝兄国忠屡奏安禄山必反，我未之深信。今劝朕遣使往召之，若他不来，其意可知，便当问罪。我意此儿受我原恩，未必相负于我，故心中筹画未定。”杨妃着惊道：“吾兄何遽疑禄山必反耶！彼既如此怀疑，陛下当如其所奏，遣一内侍往召安禄山。若禄山肯来，妾兄同陛下便可释疑矣。”玄宗依其言，即作手敕，遣辅璆琳赍赴范阳召安禄山入朝见驾。辅璆琳领了敕命正将起行，杨妃私以金帛赐之，付手书一封密致安禄山，教他：“闻召即来，凡事有我在其中周旋，包管他有益

无损，切勿返回观望，致启天子之疑。”璆琳领命，星夜来至范阳。禄山拜迎敕谕。辅璆琳当堂宣读道：

皇帝手敕东平郡王，范阳、平卢、河东节度使安禄山：卿昔事朕左右，欢叙如家人，乃者远镇外藩，遂尔睽隔。朕甚念卿，意卿亦必念朕，顾卿即相念，非征召何缘入见？兹于敕到，即可赴阙，暂来即反，无以跋涉为劳，朕亦欲面询边庭事也。见谕速赴来京，毋怠。

安禄山接入手敕，设宴款待天使，问道：“天子召我何意？”璆琳道：“天子不过相念之深耳！”禄山沉吟道：“杨相有所言否？”璆琳道：“相召是天子意，非宰相意也。”禄山笑道：“天子意即宰相意也。”璆琳屏退左右，密致杨妃手书并述其所言，禄山方才欢喜，即日起马星驰到京，入朝面圣。玄宗大喜道：“人言汝未必肯来，独朕信汝必至，今果然也。”遂命行家人礼，赐宴于内殿。禄山泣涕道：“臣本番人，蒙陛下宠擢至此，粉身莫报。奈为杨国忠所嫉忌，臣死无日矣！”玄宗抚慰说道：“有朕在，汝可无虑也。”是夜留宿内庭。

次日，入见杨妃，赐宴宫中，深情畅叙。禄山道：“儿非不恋，但势不可久留，明日便须辞行。”杨妃道：“吾亦不敢留你，明日辞朝后速走勿迟。”禄山点头会意。次日奏称边政重任，不敢旷职，告辞回镇。玄宗准奏，亲解御衣赐之，禄山涕泣拜受，即日辞朝谢恩。临行之时，走马至杨国忠府第，匆匆一见，即刻飞星出京，昼夜兼行，不日到镇。他恐国忠请奏留之，故此急急回任。自此玄宗愈加亲信，人有首告禄山欲反者，玄宗命将此人缚送范阳，听其究治，由是人无敢言者。

禄山自此益无忌惮，因想：“三镇之中，把守各险要处的将

士都是汉人，倘他日若有举动，必不为我所用，不如以番将代之为妙。”遂上疏奏称，边庭险要之处，非武健过人者不能守御；汉将柔弱，不若番将骁勇，请以番将三十一人代守边汉将。疏上，同平章事韦见素进言道：“禄山久有异志，今上此疏，反状明矣，其所请必不可许。”玄宗不悦，说道：“向者边政俱用文臣，渐至武备废弛。今改用番人为节度，边庭壁垒一新，即此看来，安见番人不可以代汉将？禄山为国家计，欲慎固封守，故有此请，卿等何得动言其反？”遂不听韦见素之言，即就批旨：依卿所奏，三镇各险要处都用番将戍守；其旧戍汉将，调内地别用。自此番人据险，禄山愈得其势，边事不可问矣。正是：

番人使为汉地守，汉地将为番人有。

君王偏独信奸谋，枉却朝臣言苦口。

未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八十六回 长生殿半夜私盟 勤政楼通宵欢宴

词曰：

恩深爱深，情真意真。巧乘七夕私盟，有双星证明。

时平世平，赏心快心。楼存勤政虚名，奈君王倦勤。

右调《醉太平》

却说佛氏之教，最重誓愿一道。若是那人发一愿，立一誓，冥冥之中，便有神鬼证明，今生来世必要如其所言而后止。说便是这等说，也须看他所发之愿合理不合理，可从不可从。难道那不合理、不可从的誓愿，也必如其所言不成？大抵人生誓愿，唯于男女之间最多。然山盟海誓，都因幽期密约而起，其间亦有正有不正，有变有不变。至若身为天子，六宫九嫔以时进御，堂堂正正，用不着私期密约，又何须海誓山盟？惟有那耽于色、溺于爱的，把三千宠幸萃于一人，于是今生之乐未已，又誓愿结来生之欢，殊不知目前相聚还是因前生之节义，了宿世之情缘，何得于今生又起妄想？且既心惑于女宠，宜乎惟妇言是用，以奢侈相尚，以风流相赏，置国家安危于不理，天下将纷纷多事，却还只道时平世泰，极意娱乐，亦何异于处堂之燕雀乎？

且说玄宗听信安禄山之言，将三镇险要之处尽改用番人戍守。韦见素进谏不从。一日，韦见素与杨国忠同在上前，高力士侍立于侧。玄宗道：“朕春秋渐高，颇倦于政，今以朝事付之宰

相，以边事付之将帅，亦复何忧？”高力士奏道：“诚如圣谕，但闻南诏反叛，屡致丧师；又边将拥兵太盛，朝廷必须有以制之，方能无有后患。”玄宗说道：“汝且勿言，宰相当自有调度。”原来那南诏即今云南地方，南蛮人称其王为“诏”，本来共有六诏，其中有名蒙舍诏者，地在极南，故曰南诏。五诏俱微弱，南诏独强，其王皮逻阁，行贿于边臣，请合南地六诏为一。朝廷许之，赐名归义，封之为云南王，后竟自恃强大，举兵反叛。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率兵与战，被他杀败，兵卒死者甚多。杨国忠与鲜于仲通有旧好，掩其败状，仍叙其功；后又命剑南留守李密引兵七万讨之，复被杀败，全军覆没。国忠又隐其败，转以捷闻，更发大兵前往征讨，前后死者，不计其数，人莫有敢言者。高力士偶然言及，国忠连忙掩饰道：“南蛮背叛，王师征讨，自然平定，无烦圣虑。至若边将拥兵太盛，力士所言是也。即如安禄山坐制三大镇，兵强势横，大有异志，不可不慎防之。”玄宗闻其言，沉吟不语。韦见素奏道：“臣有一策，可潜消安禄山之异志。”玄宗问道：“是有何策？”韦见素道：“今若内擢安禄山为平章事，召之入朝，而别以三大臣为范阳、平卢、河东三镇，则安禄山之兵权既释，而奸谋自沮矣。”杨国忠道：“此策甚善，愿陛下从之。”玄宗口虽应诺，意犹未决。

当日朝退回宫，把这一席话说与杨妃知道。杨妃意中虽极欲禄山入朝，再与相叙，却恐怕到了京师，未免为国忠所谋害。乃密启奏玄宗道：“安禄山未有反形，为何外臣都说他要反？他方今握兵在外，无故频频征召，适足启其疑惧；不如先遣一中使往觐之，若果有可疑之处，然后召之，看他如何便了。”玄宗依其言，即遣内侍辅璆琳，资珍果数种，往赐安禄山，潜察其举动。

瑶琳当奉玄宗之命，直至范阳。

禄山早已得了宫中消息，知其来意，遂厚款璆琳，又将金帛宝玩送与璆琳，托他好为周旋。璆琳受了贿赂，一力应承，星夜回来复旨，极言安禄山在边，忠诚为国，并无二心。玄宗听说，信以为然，乃召杨国忠入宫面谕道：“国家待安禄山极厚，安禄山亦必能尽忠报国，决不敢于相负、朕可自保其无他，卿等不必多疑。”国忠不敢争论，只得唯唯而退。正是：

奸徒得奥援，贿赂已通神。

莫漫愁边事，君王作保人。

自此玄宗竟以边境无事，安意肆志，且又自计年已渐老，正须及时行乐，遂日夕与嫔妃内侍及梨园子弟们征歌逐舞，十分快活。杨妃与韩国夫人、虢国夫人辈愈加骄奢淫佚。华清宫中，更置香汤泉一十六所，俱极精雅，以备嫔妃侍女们不时洗浴。其奉御池俱用文瑶宝石砌成，中有玉莲温泉，以文木雕刻鳧雁鸳鸯等水禽之形，缝以锦绣，浮于泉水之上，以为戏玩。每至天暖之时，酒阑之后，池中温暖，玄宗与杨妃各穿单袷短衣，乘小舟游荡于水中，游至幽隐之处，或正炙热难堪，即令宫人扶杨妃到处就浴。每自宫眷浴罢之后，池中水退出御沟，其中遗珠残珥，流过街渠，路人时有所获，其奢靡如此。杨妃因身体颇丰，性最怕热，每当夏日，止衣轻绡，使侍儿交扇鼓风，犹挥汗不止。却又奇怪得很，他身上出的汗，比人大不相同，红腻而多香，拭抹于巾帕之上，色如桃花，真正天生尤物，绝不犹人，又因有肺渴之疾，常含一玉鱼儿于口中，取凉津润肺。一日偶患齿痛，玉鱼儿也含不得，于是手托香腮，闷闷的闲坐窗前。玄宗看了愈见其妩媚，可怜可爱，说道：“为朕的恨不能为妃子分痛也！”后人画杨妃齿痛图

者，冯海粟题其上云：

华清宫一齿痛，马嵬坡一身痛。渔阳鼙鼓动地来，天下痛。

天宝十载之夏，玄宗与杨妃避暑于骊山宫。那宫中有一殿名曰长生殿，极高爽凉快。其年七月七日夜，乞巧之夕，天气正当炎热，玄宗坐于长生殿中纳凉，杨妃陪着同坐，直至二更以后，方才入寝室中同卧，宫女亦都散去歇息。杨妃苦热，睡不安稳，乃拉着玄宗起来，再同出庭前乘凉，更不呼唤宫女们伏侍。

二人坐到更深，天热未卧，手挥轻扇，仰看星斗。此时万籁无声，夜景清幽，坐了一回，渐觉凉爽，玄宗低声密语道：“今夜牛女二星相会，未知其乐何如？”杨妃道：“鹊桥渡河之说，未知果有此事否？若果有之，天上之乐，自然不比人间。”玄宗笑道：“若论他会少离多，倒不如我和你日夕欢聚。”杨妃说道：“人间欢乐，终有散场，怎如天上双星，永久成配。”说罢不觉怆然嗟叹。玄宗感动情怀，说道：“你我恁般恩爱，岂忍相离？今就星光之下，你我二人密相誓愿，心中但愿生生世世，长为夫妇。”杨妃听玄宗之说，点头道：“阿环同此誓言，双星为证。”玄宗听了此说，不觉大喜之极。后来白居易《长恨歌》中，曾咏及此事，有句云：

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

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

后人有诗讥刺玄宗，溺宠偏爱，私心妄想，道是：

皇后无端遭废斥，今生夫妇且乖张。

如何妃子偏承宠，来世还期莫散场。

又有诗讥笑杨贵妃云：

长生私语长成恨，空自盟心牛女前。

若与三郎永配合，禄山密约岂无缘？

且说玄宗自此把杨妃更加恩爱。是年秋九月，蓬莱宫中那柑橘结实。这种柑橘是开元年间江陵进贡来的，味极甘美。玄宗命将数枚种于蓬莱宫中，一向只开花不结实，还有时鲜花也不开，那年忽然结实二百余颗，与江南及蜀中进贡者毫无异味。玄宗欣喜，亲自临视，命摘来颁赐各朝臣。杨国忠率众官上表，俯伏金阶之下称贺，其表略云：

伏以自天所育者，不能改有常之质；旷古所无者，乃可谓非常之祥。橘柚所植，南北异名，惟陛下元风真纪，六合一家。雨露攸均，混天区而齐被；草木有性，凭地气以潜通。故兹江外之珍果，结成禁中之佳实。绿蒂含霜，芳流绮殿；金衣烂日，色丽彤庭。欣荷宠颁，惭无补报。臣等欣瞻之至，不胜景仰之诚，谨上表以闻。

玄宗览表大悦，温旨批答。那柑橘中却有一个是合欢的，左右进上。玄宗见了愈加欢喜，与杨妃互相把玩。玄宗说道：“此果早知人意，我与妃子同心一体，所以结此合欢之实。我二人可共食之，以应其祥。”乃促坐同剖，交口而食。因命画工写《合欢柑橘图》，传之于后世。杨国忠于此又复献谀词，以为此非常之祥瑞，陛下宜颁酺称庆。正是：

屈轶曾生黄帝时，草能指佞最称奇。

唐家柑橘成何用？翻使谀臣进佞词。

玄宗听了杨国忠谀佞之言，遂降旨以宫中有珍果之祥，赐民大酺。于是选择吉日，率嫔妃及诸王辈御勤政楼，大张声乐，陈设百戏，听人纵观，与民同乐。

京城内百姓中士民男女拥集楼前，好不热闹。教坊女人有王大娘者，能为舞竿之戏，将一丈八尺长的一根大竹竿捧置头顶，竿儿上缀着一座木山，为瀛洲、方丈之状，使一小儿手持绛节，出入其间，口中歌唱，王大娘头顶着竿旋舞不辍，却正与那小儿的歌声节奏相应。玄宗与嫔妃诸王等看了，俱啧啧称奇。时有神童刘晏，年方九岁，聪颖过人，因朝臣举荐登朝，官为秘书省正字。是日玄宗召于楼中侍宴，因命刘晏咏王大娘舞竿的诗一首。刘晏应声即吟道：

楼前百戏竞争新，惟有长竿妙入神。

说道绮罗偏有力，犹嫌轻便更着人。

玄宗同嫔御及诸王见刘晏吟诗敏捷，词中又有隐带谐谑之意，都欢喜赞叹。杨贵妃抱他坐于膝上，亲为之梳发。梳罢，玄宗招之近前，亲执其手戏问道：“汝以童年，官为正字，未知正得几字？”刘晏应口说道：“诸字都正，只有一个朋字未正。”这句话分明说那些一班朝臣，各立朋党，难于救正，恰好合着“朋”字形体偏而不正之意。玄宗闻其言，连声称善，顾左右道：“此儿非特聪慧，且识力异人，将来居官任事，必有可观者焉！”众人俱称朝廷得佳士。玄宗大喜，即命以牙笏锦袍赐之，说道：“朕知汝他年必能自立，必不傍人门户也。”后人诗云：

同道为朋何有党，正因邪正两途分。

漫言“朋”字终难正，欲正臣时先正君。

是日欢宴至晚夕，楼上挂起花灯，各样名色不同，光彩炫目。玄宗正与众官赏玩间，只听得楼前人声鼎沸，也有嬉笑的，也有争嚷的，也有你呼我应者的，声音极其嘈杂。玄宗问是何故，内侍众人启奏，说楼下百姓，争看花灯，拥挤喧哗，呵斥不止，伏

候圣裁。玄宗道：“可着该管官严饬禁约，再着卫士振威弹压，如再不止，拿几个责治示众便了。”刘晏忙奏道：“人聚已众，不可轻责，况陛下与民同乐，许其纵看，如何又加责治？以臣愚见，莫如使梨园乐工当楼奏技，传谕众人静听，无令喧哗，彼百姓喜于闻所未闻，则人声自息矣。”玄宗点头道：“此言极善。”遂命内侍先传圣旨，晓谕众人，随后命梨园众子弟，一个个的锦衣花帽，手执乐器，出至楼头，齐齐整整的都站立于花灯之下。

众人拥着观望，那欢笑之声虽未即止，然不似从前的喧闹了。高力士奏道：“众乐人之中，惟李谔的羌笛尤为擅名，是乃众人之所最为喜听，宜令其先清吹一曲，以息众喧。”玄宗依其所奏，传命李谔先独自当楼吹笛。李谔领旨，当楼面向下把手一指，高声说道：“我李谔奉圣旨先自吹笛，与你们众人听，你们若果知音，须静听者。”说罢，双手按着一枝紫纹云梦竹的笛儿，嘹亮嘹亮吹将起来了。这一曲笛儿，真吹得响彻云霄，鸾翔鹤舞，楼下万万千千的人，都定睛侧耳，寂然无声。玄宗大喜。正是：

莫道喧哗难禁止，一声可息万千声。

你道李谔的那笛如何恁般入妙？盖缘玄宗洞晓音律，丝竹管弦，无不各尽其妙。有时自制曲调，随意即成，清浊疾徐，回环转变，自合节奏。于诸乐器中独不喜琴声，闻人鼓琴，便欲别奏他乐以洗耳，谓之“解秽”。其所最爱者，羯鼓与笛，以此为八音之领袖，为诸乐之所不可少。每当宫中私宴，梨园奏曲，玄宗或亲自击鼓，或吹玉笛以和之。杨妃亦善吹玉笛。

先是，天宝初年，尝遇二月初旬，晨起巾栉方毕，时值宿雨初晴，景色明丽，内殿庭中，柳、杏将芽。玄宗闲坐四顾，咄嗟

而起道：“对此景物，岂可不与他判断？”遂命杨妃先吹起玉笛一遍，随后亲自临轩，击羯鼓一通，其名曰《春光好》，亦是玄宗自制的雅调。鼓音才歇，回顾庭前，柳、杏都已叶舒花放，天颜大喜，指向众嫔妃看了，笑道：“此一事可不唤我作天工耶！”众皆顿首，口称万岁。

又一日，玄宗昼寝于玉清宫中，忽梦有仙女数人从空而降，容貌俱极美丽，手中各执一乐器，向着玄宗舞吹了一回，声音之绝妙异常。其中笛声尤为佳妙。仙女道：“此乃神仙之乐，名曰《紫云回》。陛下既深通音律，可传受了去。”玄宗醒来，音乐犹然在耳，遂自吹玉笛习之，尽得其节奏。过了两三日，偶乘月明之夜，与高力士改换了衣服，出宫微行游戏，走过了几处街坊，回走至宫墙外一座大桥之上，立着看月，忽闻远远的地方有笛声嘹亮，仔细听之，却正是《紫云回》的声调。玄宗惊讶道：“吾梦中所传受，亲自谱就的新翻妙曲，并未曾传授他人，何故外间亦有此调？”大为可怪，遂密谕高力士道：“明日可与我查访那个吹笛的人，不要惊吓了他，好好引来见我。”

高力士领旨。至次日早晨，带着从人，依昨夜笛声所在，挨户查过。有人说：“此间有个姓李的少年，最善吹笛，昨夜吹笛的就是他。”力士着人引至李家，以天子之命，召那少年入宫见驾。玄宗问他：“昨夜所吹的笛曲，从何处得来？”那少年奏道：“臣姓李名谔，自幼性好吹笛，因精于其技。前两三夜，偶于宫墙外大桥上步月，闻得宫中的笛声，细听节奏，极其新异，非复人间所有，因用心暗记，以爪指书谱，回家即依调试吹之，愈知其妙。昨夜便自演习，不料有污圣耳，臣该万死，望陛下恕之。”玄宗喜其聪慧知音，遂命为梨园押班，时常得供奉左右。此正

《连昌宫词》所云：

李谟抚笛傍宫墙，悟得新翻数般曲。

自此李谟更得尽传内府新声，其技愈加精妙。当夜在勤政楼头奏技，万民乐闻，天子称赏。笛声既毕，众乐齐作，继以清歌妙舞，楼下众人，都静观寂听，更无喧闹。玄宗直欢宴到晓钟初鸣，方才罢散。正是：

但向楼头勤取乐，何尝肯把政来勤。

未知事后何如，且听下回分解。

第八十七回 雪衣娘诵经得度 赤心儿欺主作威

词曰：

死生有命不相饶，禽鸟也难逃。还仗慈悲佛力，顿教脱去皮毛。笑他养子，飞扬跋扈，恶胜鸱鸢。向道赤心满腹，而今渐觉蹊跷。

右调《朝中措》

圣人云：“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此不但人之死生有命，即一物之微，其死生亦有命存焉。人当死期将至，往往先有个预兆。以此推之，一切众生，凡有情有识之物，当其将死，亦必先有预兆。人虽不知之，彼必自惊觉，但口不能言耳。大抵死生有定限，凡事既不能与命争，则生寄死归，听其自然，惟须稍种福因，以作后果可也。至于富贵为人所同欲，却又不是人力所可强求；若说大富大贵，固主之在于天，就是一命之荣，一钱之获，亦无非天意主之，天者理而已矣。可笑那无理之人，作非理之想，为非理之事，以图非理之富贵，却不自思现在所享之富贵已属非分，如何还要逆天而行，欺君背德，肆志作威，此真获罪于天，后祸不小。

且说玄宗御勤政楼，赐民大酺，通宵宴乐，自以为天降休祥，天下太平无事。杨国忠总理朝政，一味逢君欺君，招权纳贿。这些贪位慕禄趋炎附势之徒，奔走其门如市。只有个陕郡进士张彖在京候选，见此光景，慨然叹息道：“此辈倚杨右相如泰山，以

我视之，乃冰山耳。皎日一出，附之者即失所恃矣！吾褰裳避之，犹恐波及其身，何可与同事耶！”遂绝意仕进，即日出京，隐居嵩山去了。

那时有识者都知天下将乱。玄宗却自恃承平，安然无虑，惟日夕在宫中取乐。杨妃亦愈加骄纵，内庭掌管贵妃位下织锦刺绣及雕镂器物者数百人，以供其贺生辰庆时节之用。玄宗又常遣中使往各处采办新奇可喜之物进奉。各处地方官有以奇巧珍玩衣物等物贡献贵妃者，俱得不次升迁。玄宗游幸各处，多与杨妃同车并辇而行。杨妃平常不喜坐舆，欲试乘马，因命御马监选择好马，调养得极纯良，以备妃子坐骑。每当上马时，众宫娥侍女扶策而上，高力士执辔授鞭，内宫女伏侍者数十人，前后拥护。杨妃倩妆紧束，窄袖轻衫，垂鞭缓走，媚态动人。玄宗亦自乘马，或前或后，扬鞭驰骋，以为快乐。杨妃见了笑道：“妾舍车骑马，初次学乘，怎及陛下常事游猎，鞍马娴熟？驰逐之际，固当让着先鞭。”玄宗戏道：“只看骑马我胜于你，可知风流阵上，你终须让我一头。”杨妃也戏说道：“此所谓老当益壮。”说罢，二人相顾，皆大笑不止。后人诗云：

虢国朝天走马来，蛾眉淡扫见乔才。

今看肥婢乔乘马，预兆他年到马嵬。

自此宫中饮宴即创为风流阵之戏。你道如何作戏？玄宗与杨妃酒酣之后，使杨妃统率宫女百余人，玄宗自己统率小内侍百余人，于掖庭之中排下两个阵势，以绣帟锦被张为旗帐，鸣小锣，击小鼓，两下各持短画竹竿，嬉笑呐喊，互相戏斗，若宫女胜了，罚小内侍各饮酒一大觥，要玄宗先饮；若内侍们胜了，罚宫女们齐声唱歌，要杨妃自弹琵琶和曲。此戏即名之曰《风流阵》。时

人以为宫中之游戏，忽一变为战争之状，乃不祥之兆，有诗云：

宫人学作战场人，阵号风流乐事新。

他日渔阳鼙鼓动，堪嗟嬉戏竟成真。

一日风流阵上，宫女战胜了，杨妃命照例罚内侍们一斗酒，将金斗奉于玄宗先饮。玄宗亦将金杯赐与杨妃说道：“妃子也须陪饮一杯。”杨妃道：“妾本不该饮，既蒙恩赐，请以此杯与陛下掷骰子赌色，若陛下色胜于妾，妾方可饮。”玄宗笑而许之，高力士便把色盆骰子进上。玄宗与杨妃各掷了两掷，未有胜负，至第三掷，杨妃已占胜色，玄宗将次输了，惟得重四，可以转败为胜。于是再赌赛一掷，一头掷，一头吆喝道：“要重四！”只见那骰儿辗转良久，恰好滚成重四。玄宗大喜，笑向杨妃道：“朕呼卢之技如何？你可该饮酒么？”杨妃举杯说道：“陛下洪福齐天，妾虽不胜杯斝，何敢不饮？”玄宗道：“朕得色，卿得酒，福与共之。”杨妃拜谢立饮，口称万岁。玄宗回顾高力士说道：“此重四殊合人意，可赐之以俸。”当时高力士领旨，便将骰子第四色都用胭脂点染，如今骰子上红四自此始。正是：

骰子亦蒙赐绯，可谓泽及枯骨。

如以赤心相托，君恩至今不没。

当日玄宗因掷骰得胜，心中甚为欣喜，同杨妃连饮了几杯，不觉酣醉，乘着醉兴，再把骰子来掷。收放之间，滚落一个于地，高力士忙跪而拾之。玄宗见高力士爬在地下拾骰子，便戏将骰子盆儿摆在他背上，扯着杨妃席地而坐，就在他背上掷骰。两个一递一掷，你呼六，我喝四，掷个不停。高力士双膝跪地，双手撑地，一动也不敢动，正好吃力，只听得屋梁上边唧唧哑哑说话之声道：“皇爷与娘娘只顾要掷四掷六，也让高力士起来直直腰。”

谁知他说的，不是“直直腰”，却是说的“擢擢么”，这“擢擢么”三字，正隐着说“直直腰”。玄宗与杨妃听了，俱大笑而起，命内侍收过了骰盆，拉了高力士起来，力士叩头而退。玄宗与杨妃亦便同入寝宫去了。

看官，你道那梁间说话的是谁？原来是那能言的白鹦鹉。这鹦鹉还是安禄山初次入宫，谒见杨妃之时所献，畜养宫中已久，极其驯良，不加羁绊，听其飞止，他总不离杨妃左右，最能言语，善解人意，聪慧异常。杨妃爱之如宝，呼为“雪衣女”。忽一日飞至杨妃妆台前，说道：“雪衣女昨夜梦兆不祥，梦己身为鸩鸟所逼，恐命数有限，不能常侍娘娘左右了。”说罢惨然不乐。杨妃道：“梦兆不能凭信，不必疑虑。你若心怀不安，可将般若心经时常念诵，自然福至灾消。”鹦鹉道：“如此甚妙，愿娘娘指教则个。”杨妃便命女侍灯内添香，亲自捧出平日那手书的心经来，合掌庄诵了两遍。鹦鹉在旁谛听，便都记得明白，朗朗的念将出来，一字不差。杨妃大喜。自此之后，那鹦鹉随处随时念心经，或朗声念诵，或闭目无声默诵，如此两三个月。

一日，玄宗与杨妃游于后苑，玄宗戏将弹弓弹鹞，杨妃闲坐于望远楼上观看鹦鹉也飞上来，立于楼窗横槛之上。忽有个供奉游猎的内侍，拿着一只青鹞，从楼下过；那鹞儿瞥见鹦鹉，即腾地飞起，望着楼槛上便扑。鹦鹉大惊叫到：“不好了！”急飞入楼中，亏得有一个执拂的宫女，将拂子尽力一拂，恰正拂着了鹞儿的眼，方才回身展翅，飞落楼下。杨妃急看鹦鹉时，已闷绝于地下，半晌方醒转来。杨妃忙抚慰之前：“雪衣女，你受惊了。”鹦鹉回说道：“恶梦已应，惊得心胆俱碎，谅必不能复生，幸不为他所啖，想是诵经之力不小。”于是紧闭双目，不食不语，只闻

喉嗓间喃喃呐呐的念诵心经。贵妃时时省视。三日之后，鹦鹉忽张目向杨妃说道：“雪衣女全仗诵经之力，幸得脱去皮毛，往生净土矣。娘娘幸自爱。”言讫长鸣数声，耸身向着西方，瞑目戢翼，端立而死。正是：

人、物原皆有佛性，人偏昧昧物了了。

鹦鹉能言更能悟，何可人而不如鸟？

鹦鹉既死，杨妃十分嗟悼，命内侍殓以银器，葬于后苑，名为“鹦鹉冢”，又亲自持诵心经一百卷，资其冥福。玄宗闻之，亦叹息不已，因命将宫中所畜的能言鹦鹉共有几十笼，尽数都取出来，问道：“你等众鸟，颇思乡否？吾今日开笼，放你们回去何如？”众鹦鹉齐声都呼万岁。玄宗即遣内侍持笼，送至广南山中，一齐放之，不在话下。

且说杨妃思念雪衣女，时时堕泪。他这一副泪容，愈觉嫣然可爱。因此宫中嫔妃侍女之辈俱欲效之，梳妆已毕，轻施素粉于两颊，号为“泪妆”，以此互相炫美。识者已早知其以为不祥之兆矣。有诗云：

无泪佯为泪两行，纵然妩媚亦非祥。

马嵬他日悲凄态，可是描来作泪妆？

杨妃平日爱这雪衣女，虽是那鹦鹉可爱可喜，然亦因是安禄山所献，有爱屋及乌之意。今日悲念亦是感物思人。那安禄山在范阳，也常想着杨妃与虢国夫人辈，奈为杨国忠所忌，难续旧好。他想：若非夺国篡位，怎能再与欢聚？因此日夜欲提兵造反，只为玄宗待之甚厚，要俟其晏驾，方才起事。叵耐那国忠时时寻事来撩拨他，意欲激他反了，以实己之言。于是安禄山也生了一个事端来，撩拨朝廷，遂上一章疏来，请献马于朝廷。其疏略云：

臣安禄山承乏边庭，所属地方多产良马。臣今选得上等骏骑三千馀匹愿以贡献朝廷。臣虽不如昔日王毛仲之牧马蕃庶，然以此上充天厩，他年或大驾东封西狩，亦足稍壮万乘观瞻。计每马一匹，用执鞍军二人，臣更遣番将二十四员部送，俟择吉日，即便起行。伏乞敕下经历地方，各该官吏，预备军粮马草供应，庶不致临期缺误，谨先以表奏闻。

安禄山此疏，明明是托言献马，谋动干戈，要乘机侵据地方，且看朝廷如何发付他。当下玄宗览疏，也沉吟道：“禄山献马，固是美事；只却如何要这许多军将遣送？”因将此疏付中书省议覆。杨国忠次日入奏道：“边臣献马于朝廷，亦是常事。今禄山故意要多遣军将，部送三千匹马而执鞭随送者反有六千人，那二十四员番将，又必各有跟随的番汉军士，共计当有万馀人，行动与攻城夺地者何异！其心叵测，不可轻信，当降严旨切责，破其狡谋。”玄宗道：“彼以贡献为本，伪托所请，无所开罪。即云部送人多，亦未必便有异志，何可遽加切责？只须谕令减省人役罢了。”国忠道：“彼名贡献，实欲叛逆耳，若非严旨切责，说破他不轨之谋，彼将以为朝廷无人。”玄宗道：“事勿急遽，朕当更思之。”国忠怏怏而退。

玄宗正在犹豫时，有河南尹达奚珣，即达奚盈盈的宗族，他因阅邸报见了安禄山请献马之疏，大为惊异，即飞章密奏道：“安禄山表请献马，而欲多遣部送军将，事有可疑，乞以温言谕止之。”

玄宗看了达奚珣的密疏，还沉吟未决。是日，燕坐于便殿，高力士侍立于殿陛下，玄宗呼之近前，对他说道：“朕之待安禄山，可谓至厚，彼既受我厚恩，当必不相负。今表请献马于朝，

虽欲多遣军将部送，谅亦无他意，而外臣多疑之。杨国忠至欲请严旨切责，朕意不以为然，前者朕曾遣辅璆琳到彼窥察，回奏说道他是忠诚爱国，并无二心，难道如今便忽然改变了不成？”原来辅璆琳平日恃宠专恣，与高力士不睦，因此高力士便乘间叩头奏说道：“人心难测，陛下亦不可过信其无他。以老奴所耳闻，辅璆琳两番奉使差到范阳，多曾私受安禄山贿赂，故此饰词复旨，其所言未可信也。”玄宗听说，惊讶道：“有这等事！辅璆琳受贿，汝何以知之？”高力士奏：“老奴向已微闻其事，而未敢深信，近因璆琳奉差采办回来，老奴往候之，值其方浴，坐待其出，因于其书斋案头上，见有安禄山私书一封，书中细询朝中举动与宫中近事；又托他每事须曲为周旋遮饰，又须每事密先报知。那时老奴方窃窥未完，璆琳遂出，连忙取来藏过。据此看来，他内外交结贿赂，故此相通，信有其事矣。老奴正欲将此事上闻，适蒙上谕，敢此启知。”玄宗大怒道：“辅璆琳这个恶奴，我以何等之事相托，乃敢大胆受贿欺主，好生可恨！”遂传旨立唤辅璆琳来面讯；又即着高力士率羽林官校至其第中，搜取私书物件。

不一时，璆琳唤到，其所取的私书与所受的贿赂都被搜出，上呈御览。原来璆琳与禄山往来的私书甚多。高力士检看其中有关涉杨妃说话的，即行销毁去了，因此宫中私情之事，幸未有败露。当下玄宗怒甚，欲重处辅璆琳立死，高力士密启道：“皇爷即欲加罪璆琳，就于内庭立时扑杀，须托言他事以惩之，且请陛下万勿发露通私信之事及受贿之举动，不然恐有激变。”玄宗点头道是，速命将璆琳正法。只说因采办不称旨赐死。可笑那辅璆琳因贪贿赂丧了性命。当初罗公远先师原曾对他说来道只莫贪贿，自然免祸，彼自不能悟耳。正是：

不贪乃为宝，有贿必焚身。

忘却仙师语，时时与祸邻。

玄宗平日认定安禄山是个满腹赤心的好人，今见他贿结辅璆琳，去探朝廷与宫闱之事，方才有些疑心起来。杨妃也不能复为之解，惟有暗地咨嗟叹息罢了。玄宗依着达奚珣为所奏，温言谕止禄山献马，遣中使冯神威赍手诏往谕之。其略云：

览卿表献马于朝廷，具见忠悃，朕甚嘉悦。但马行须冬日为便，今方秋初，正田稻将成，农务未毕之时，且勿行动。俟至冬日，官自给夫部送来京，无烦本军跋涉，特此谕知。

冯神威赍了诏书，星夜来至范阳，禄山已窥测朝廷之意，且又探知杨国忠有这许多说话，心中十分恼怒，及闻诏到，竟不出迎。冯神威不见安禄山接诏，竟自赍诏到他府第来。禄山乃先于府中大陈兵仗，排列得刀枪密密，剑戟层层，旌旗耀日，鼓角如雷。冯神威见了，心甚惊疑。安禄山踞胡床而坐，见冯神威赍诏而来，也不起身迎接。冯神威开诏宣读毕，禄山满面怒容说道：“传闻贵妃近日于宫中也学乘马，吾意官家亦必爱马，我这里最有好马，故欲进献几匹。今诏书既如此，我不献亦可。”冯神威见他恁般作威做势，意态骄傲，语言唐突，必不怀好意，遂不敢与他争论，只有唯唯而已。禄山也不设宴款待他，且教他出就馆舍。

过了几日，冯神威欲还京复命，入见禄山，问他可有回奏的表文否。禄山道：“诏书云：马行须俟冬日，至十月间，我即不献马，亦将亲诣京师，以观朝臣近政，今亦不必用表文，为我口奏可也。”冯神威不敢多言，逡巡而别；兼程趲行，回京见驾，将他这些无礼之状与无礼之言，一一奏闻皇上。玄宗听了，又惊，

又羞，又恼。时杨妃侍坐于侧，玄宗向他怒说道：“我和你待此倭奴不薄，今乃如此无状，其反叛之形已露，无怪人之多言也。自今人言不可不信！”说罢，抚几叹息。杨妃也低着头，嗟叹不已。正是：

今日方嗟负心汉，从前误认赤心儿。

未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八十八回 安禄山范阳造反 封常清东京募兵

词曰：

狼子野心终难养，大负君王，不顾娘行，陟起干戈太逞狂。权奸还自夸先见，激反强梁，势已披猖，纵募新兵那可当！

右调《丑奴儿》

自古以来，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所赖为君者，能觉察于先，急为剪除，庶不致滋蔓难图；更须朝中大臣，实心为国，烛奸去恶，防奸于未然，弭患于将来，方保无虞。若天子既误认奸恶为忠良，乱贼在肘腋之间而不知，始则养痍，继则纵虎；朝中大臣又徇私背公，其初则朋比作奸，其后复又彼此猜忌，那乱贼尚未至于作乱，却以私怨，先说他必作乱，反弄出许多方法去激起变端，以实己之言，以快己之意，但能致乱，不能定乱，徒为大言，欺君误国。以致玩敌轻进之人，不审事势，遽议用兵，于是旧兵不足，思得新兵，召募之事，纷纷而起，岂不可叹可恨！

且说玄宗因内监冯神威奏言安禄山不迎接诏书，倨傲无礼，心中甚怒。神威又奏道：“据他恁般情状，奴婢那时如入虎口，几乎不能复见皇爷天颜矣！”说罢呜咽流涕，玄宗愈加恼怒。自此日夕在宫中说安禄山负恩丧心，恨骂一回，又沉吟凝想一回。杨妃没奈何，只得从容解劝道：“安禄山原系番人，不知礼数；又因平日过蒙陛下恩爱宠极，待之如家人父子一般，未免习成骄傲

情慢之性，故不觉一时狂肆，何足恼乱圣怀？他前日表请献马，或者原无反意，现今他有儿子在京师，结婚宗室，他若在外谋为不轨，难道不自顾其子么？”

原来禄山的长子名庆宗，次子名庆绪。那庆宗聘玄宗宗室之女荣义郡主为配，因此禄山出镇范阳时，留他在京师就婚。既成婚之后，未到范阳，尚在京师，故杨妃以此为解。当下玄宗听说，沉吟半晌道：“前日安庆宗与荣义郡主完婚之时，朕曾传谕礼官召禄山到京来观礼，他以边务倥偬为辞，竟不曾来。如今可即着安庆宗上书于其父，要他入朝谢罪，看他来与不来，便可知其心矣。”随命高力士谕意于安庆宗，作速写书，遣使送范阳去。又道：“朕近于华清宫新置一汤泉，专待禄山来洗浴，彼岂不忆昔年洗儿之事乎？书中可并及此意。”

庆宗领旨，随写下一书呈上御览，即日遣使赍去，只道禄山自然见书便来。谁知杨国忠心里却恐怕禄山看了儿子的书，真个来京，时朝廷必要留他在京。他有宫中线索，将来必然重用，夺宠争权，与我不便，不如早早激他反了，既可以实我之言，又可永绝了与我争权之人，岂不甚妙。时有禄山的门客李超在京中，国忠诬害他，打通关节，遣人捕送御史台狱，按治处死，欲使禄山危不能自安。又密奏玄宗道：“庆宗虽奉旨写书，一定另自有私书致其父。臣料禄山必不肯来，且不日必有举动。”又一面密差心腹，星夜潜往范阳一路，散布流言，说道：“天子以安节度轻褻诏书，侮慢天使，又察出他交通宫中的私事，十分大怒，已将其子安庆宗拘囚在宫，勒令写书，诱他父亲入朝谢罪，便把他们父子来杀了。”禄山闻此流言，甚是惊惧。

不一日，果然庆宗有书信来到，禄山忙拆书观看，其书略云：

前者大人表请献马，天子深嘉忠愍，止因部送人多，恐有骚扰，故谕令暂缓，初无他意。乃诏使回奏，深以大人简忽天言，可为怪。幸天子宽仁，不即督过，大人宜便星驰入朝谢罪，则上下猜疑尽释，谗口无可置喙，身名俱泰，爵位永保，岂不善哉！昨又奉圣谕云：华清宫新设泉汤，专等尔父来就浴，仿佛往时洗儿之戏，此尤极荷天恩之隆渥也。况男婚事已毕，而定省久虚，渴思仰视慈颜，少申子妇孝敬之意。不孝男庆宗，书启到日，希即命驾。

禄山看了书信，询来使道：“吾儿无恙否？”使者回说道：“奴辈出京时，我家大爷安然无事。但于路途之间，闻说门客李超犯罪下狱。又闻人传说，近日宫里边有什么事情发觉了，大爷已被朝廷拘禁在那里，未知此言何来？”禄山道：“我这里也是恁般传说，此言必有来由。”因又密问道：“你来时，贵妃娘娘可有甚密旨着你传来么？”使者道：“奴辈奉了大爷之命，赍着书未停就走，并不闻贵妃娘娘有甚旨意。”安禄山闻言，愈加惊疑。

看官，你道杨妃是用心照顾他安禄山的，时常有私信往来，如何这番却没有？盖因安庆宗遵奉上命，立逼着他写书遣使，杨妃不便夹带私信，心中虽甚欲禄山入京相叙，只恐他身入樊笼，被人暗算；若竟不来，又怨天子发怒，因欲密遣心腹内侍，寄书与禄山，教他且勿亲自来京，只急急上表谢罪便了。书已写就，怎奈杨国忠已先密地移檄范阳一路关津驿递所在，说边防宜慎，须严察往来行人，稽查奸细。杨妃探闻如此，深怕嫌疑是非之际，倘有泄露，非同小可，因此迟疑未即遣使。

这边安禄山不见杨贵妃有密信来，只道宫中私事发觉之说是真，想道：“若果觉寨出来我的私情之事，却是无可解救处。今

日之势，且不得不反了！”遂与部下心腹孔目官太仆丞严庄、掌书记屯田员外郎高尚、右将军阿史那承庆等三人密谋作乱。

严庄、高尚极力撻掇道：“明公拥精兵，据要地，此时不举大事，更待何时？”禄山道：“我久有此意，只因圣上待我极厚，俟其晏驾，然后举动耳。”严庄道：“天子今已年老，荒于酒色，权奸用事，朝政舛错，民心离散，我乘此时举事，正可得计。若待其晏驾之后，新君即位，苟能用贤去佞，励精图治，则我不但无机可乘，且恐有祸患之及。”阿史那承庆道：“若说祸患，何待新君？只目下已大可虞。但今不难于举事，而难于成事，须要计出万全，庶几一举而大功可集。”高尚道：“今国家兵制日坏，武备废弛。诸将帅虽多，然权奸在内，使之不得其道，必不乐为之用，徒足以僨事耳。我等只须同心协力，鼓勇而行，自当所向无敌，不日成功，此正万全之策耳！”禄山大喜，反志遂决。

次日，即号召部下大小将士尽集于府中。禄山戎服带剑，出坐堂上，却先诈为天子敕书一道，出之袖中，传示诸将说道：“昨者吾儿安庆宗处有人到来，传奉皇帝密敕，着我安禄山领兵入朝，诛奸相杨国忠，公等务当努力同心，助我一臂之力，前去扫清君侧之恶。功成之后，爵赏非轻，各宜努力。”诸将闻言，愕然失色，面面相觑，不敢则声。严庄、高尚、阿史那承庆三人，按剑而起，对着众人厉声说道：“天子既有密敕，自应奉敕行事，谁敢不遵！”禄山亦按剑厉声道：“有不遵者，即治以军法。”诸将平日素畏禄山凶威，又见严庄等肯出力相助，便都不敢有异言。

禄山即刻遂发所部十五万众兵卒，反自范阳，号称二十万。即日大飨军将，使范阳节度副使贾循守范阳；平卢副使吕知诲守

平卢，又令别将高秀岩守大同。其余诸将俱引兵南下，声势浩大，此天宝十四载十一月事也。后人诗叹云：

番奴反相人曾说，天子偏云是赤心。

漫道猪龙难致雨，也能骤使水淋淋。

原来当初宰相张九龄在朝之时，曾说过安禄山有反相，若不除之，必为后日心腹之患，玄宗不以为然。又尝于勤政楼前陈设百戏，召禄山观之。玄宗坐在一张大榻上，即命禄山坐于榻旁，一样的朝外坐着，皇太子倒坐在下面。少顷，玄宗起身更衣，太子随至更衣之处，密奏说道：“历观古今，从未有君与臣南面并坐而阅戏者，父皇宠待禄山，毋乃太过乎？众人属目之地，恐失观瞻。”玄宗微笑道：“传闻外人都说禄山他有异相，吾故此让之耳！”禄山侍宴尝在于宫中，醉而假寐，宫人们窃窥之，只见其身变为龙，而其首却似猪，因大奇异，密奏于玄宗知道。玄宗略无疑忌，以为此猪龙耳，非兴云致雨之物，不足惧也，命以金鸡帐障之。那知他到今日却是大为国家祸患。所以后人作诗言及此事。

且说当日禄山反叛，引兵南下，步骑精锐，烟尘千里。那时海内承平已久，百姓累世不见兵革，猝然闻知范阳兵起，远近惊骇。河北一路，都是他的一路统属之地，所过州县，望风瓦解。地方官员或有开门出迎的，或有弃城逃走的，或有为他擒戮的，无有一处能拒之者。安禄山以太原留守杨光翊依附杨国忠为同族，欲先杀之。乃一面发动人马，一面预遣部将何千年、高邈引二十余骑，托言献射生手，乘驿至太原。杨光翊此时尚未知安禄山的反信，只道范阳有使臣经过，出城迎之，却被劫掳去了，解送禄山军前杀了。

玄宗初闻人言安禄山已反，还疑是怪他的讹传其事，及闻杨光翽被杀，太原报到，方知安禄山果然反了，大惊大怒。杨妃也惊得目瞪口呆。玄宗于是召集在朝诸臣共议此事。众论纷纷不一，也有说该剿的，也有说该抚的，惟有杨国忠洋洋得意说道：“此奴久萌反志，臣早已窥其肺腑，故屡渎天听，陛下乃今日方知臣言之不谬。”玄宗道：“番奴负恩背叛，罪不容诛，今彼恃士卒精锐，冲突而前，当何以御之？”国忠回奏说道：“陛下勿忧，今反者止禄山一人而已，其余将士都不欲反，特为安禄山逼耳。朝廷只须遣一旅之师，声罪致讨，不旬日之间，定当传首京师，何足多虑。”玄宗信其言，遂坦然不以为意。正是：

奸相作恶，乃致外乱。大言欺君，以寇为玩。

却说安庆宗自发书遣使之后，指望其父入京，相会有日。不想倒就反起来了，一时惊惶无措，只得肉袒面缚，诣阙待罪。玄宗怜他是宗室之婿，意欲放之。杨国忠奏说道：“安禄山久蓄异志，陛下不即诛之，致有今日之叛乱。今庆宗乃叛人之子，法不可贷，岂容复留此逆子以为后患乎？”玄宗意犹未决，国忠又奏说道：“安禄山在京城时，蒙圣旨使与臣为亲，平日有恩而无怨，乃无端切齿于臣。杨光翽偶与臣同姓，禄山且迁怒及于臣，诱而杀之。庆宗为禄山亲子，陛下今倒赦而不杀，何以服天下人心乎？”玄宗乃准其所奏，传旨将安庆宗处死。国忠又奏请将其妻子荣义郡主亦赐自尽。自是：

未将元恶除，先将逆孽去。

他年弑父人，只须一庆绪。

玄宗诛安庆宗，即下诏宣布安禄山之罪状，遣将军陈千里往河东招募民兵，随使团练以拒之。其时适有安西节度使封常清入

朝奏事，玄宗问以讨贼方略。那封常清乃是封德彝之后裔，是个志大言大之人，看的事体轻忽，便率意奏道：“今因承平已久，世不知兵，武备单弱，所以人多畏贼，望风而靡。然事存顺逆，势有奇变，不必过虑。臣请走马赴东京，开府库，发仓康，召募骁勇，跳马捶渡河，击此逆贼，计日取其首级，献于阙下。”玄宗大喜，遂命以封常清为范阳平卢节度使，即日驰赴东京，募兵讨贼，听其便宜行事。

说话的，自古道：“养兵千日，用在一朝。”那兵是平时备着用的，如何到变起仓卒，才去募兵？又如何才有变乱，便要募兵起来？难道安禄山有兵，朝廷上到没有兵么？看官，你有所不知。原来唐初时，府兵之制甚妙，分天下为十道，置军府六百三十四，而关内居其半，俱属诸卫管辖，各有名号，而总名为折冲府。凡府兵多寡之数分上、中、下三等：一千二百人为上等；一千人为中等；八百人为下等。民自二十岁从军，至六十岁而免，休息有时，征调有法。折冲府都设立木契铜鱼，上下府照，朝廷若有征发，下敕书契鱼，都督郡府参验皆合，然后发遣。凡行兵则甲胄衣装俱自备，国家无养兵之费，罢兵则归散于野，将帅无握兵之重，其法制最为近古。止为从军之家不无杂徭之累，后来渐渐贫困，府兵多逃亡。张说在朝时建议，另募精壮为长从宿卫兵，名曰彍骑，于是府兵之制日坏，死亡者有司不复添补，府兵调入宿卫者，本卫官将役使之如奴隶，其守边者，亦多为边将虐使，利其死而侵没其资财，府兵因此尽都逃匿。李林甫当国，奏停折冲府上下鱼书，自是折冲府无兵，空设官吏而已。到天宝年间，并彍骑之制亦皆废坏，其所召募之兵，俱系市井无赖子弟，不习兵事。且当此时承平已久，议者多谓国中之兵可稍禁约，民间挟持

兵器、人家子弟有为武官者，父兄摈弃不齿。猛将精兵多聚于边塞，而西北尤甚。国中全无武备，所谓一旦有变，无兵可用，其势不得不出于召募。盖祖宗之善制，子孙不能修弊补废，振而起之，轻自更张，以致大坏兵政。那安禄山所用兵马本来众盛，又因番人部落突厥阿布司为回纥攻破，安禄山诱降其众，所以他的部下兵精马壮，天下莫及。

闲话少说，且言封常清奉诏募兵，星夜驰至东京，动支仓库钱粮，出榜召募勇壮。一时应募者如市，旬日之间募到六万余人，然皆市井白徒，并非能战之士。又探听得安禄山的兵马强壮，竟是个劲敌，方自悔前日不该大言于朝，今已身当重任，无可推委，只得率众断河阳桥，以为守御之备。玄宗又命卫尉卿张介然为河南节度使，统陈留等十三郡，与封常清互为声援。

禄山兵至灵昌，时值天寒，禄山令军士以长绳连束战船并杂草木，横截河流。一夜冰冻坚厚，似浮梁一般，兵马遂乘此渡河，陷灵昌郡。贼兵步骑纵横，莫知其数，所过残杀。张介然到陈留才数日，安禄山兵众突至。介然连忙督率民兵登城守御，怎奈人不及战，民心惧怕。天气又极其苦寒，手足僵冷，不能防守。太守郭纳径自率众开城出降。禄山入城，擒获张介然，斩于军门之下。

次日，有探马来报说道：“天子诏谕天下，说安禄山反叛，罪大恶极，其长子安庆宗在京已经伏诛。文武官员军民人等，有能斩安禄山之头来献者，封以王爵，罪止及安禄山一人而已，其余附从诸将文武官员兵卒等归顺，俱赦宥一概不问。”安禄山听说其子安庆宗在京被杀，大怒，大哭道：“吾有何罪，而今竟杀吾子，是所势不两立也！”遂纵大兵大杀降人，以泄胸中之忿。正

是：

身亲为叛逆，还说吾何罪。

迁怒杀无辜，罪更增百倍。

陈留失守，张介然被害之信报到京师，举朝震怒。玄宗临朝，面谕杨国忠与众宫道：“卿等都说安禄山之造反，不足为虑，易于扑灭，今乃夺地争城，斩将害民，势甚猖獗，此正劲敌，何可轻视？朕今老矣，岂可貽此患于后人？今当使皇太子监国，朕亲自统领六师，躬自带兵将出征，务要灭此忘恩负义之逆贼！”正是：

天子欲亲征，太子将监国。

奸臣惊破胆，庸臣计无出。

未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八十九回 唐明皇梦中见鬼 雷万春都下寻兄

词曰：

人哀鬼弄，魑魅公然来入梦。女貌男形，尔我相看前世身。难兄难弟，今日行踪彼此异。全节全忠，他日芳名彼此同。

右调《减字木兰花》

大凡有德之人，无论男女与富贵贫贱，总皆为人所敬服，即鬼神亦无不钦仰，所谓德重鬼神钦敬是也。若无德可钦敬，徒持此势位之尊崇以压制人，当其盛时，乘权握柄，作福作威，穷奢极欲，亦复洋洋志得意满，叱咤风生；及至时运衰微，禄命将终之日，不但众散亲离，人心背叛，即魑魅魍魉也都来了，生妖作怪，播弄着你，所谓人衰鬼弄人是也。惟有那忠贞节烈之人，不以盛衰易念，即或混迹于俳優技艺之中，厕身于行伍偏裨之列，而忠肝义胆天性生成，虽未即见之行事，要其志操，已足以塞天地而质诸鬼神，此等人甚不可多得，却又有时钟于一门，会于一家。

如今且说玄宗因安禄山攻陷陈留郡，张介然遇害报到京师，方知贼势甚猛，未易即能扑灭，召集朝臣共议其事，众论纷纷，并无良策。杨国忠前日故为大言，到那时也俯首无计。玄宗面谕群臣道：“朕在位已经五十载，心中久已要退闲，去秋便思传位于太子，只因水旱频仍，不欲以余灾遗累后人，故尔迟迟。今不

意逆贼横发，朕当亲自统兵征讨之，使太子暂理国事，待寇乱既平，即行内禅，朕将高枕无忧矣！”遂下诏御驾亲征，命太子监国。群臣莫敢进一言。

杨国忠乃大吃了一惊，想道：“我向日屡次与李林甫朋谋，陷害东宫，太子心中好不怀恨，只碍着贵妃得宠，右相当朝，他还身处储位，未揽大权，故隐忍不发。今若秉国政，必将报怨。吾杨氏无噍类矣！”当日朝罢，急回私宅，哭向其妻裴氏与韩、虢二夫人道：“吾等死期将至矣！”众夫人惊问其故。国忠道：“天子欲亲征，将使太子监国，行且禅位于太子，奈太子素恶于吾家，今一旦大权在手，我与姊妹都命在旦夕矣，如之奈何？”于是举家惊惶泣涕，都说道：“反不如秦国夫人先死之为幸也。”虢国夫人说道：“我等徒作楚囚，相对而泣，于事无益，不如同贵妃娘娘密计商议，若能劝止亲征，则监国禅位之说，自不行矣。”国忠说道：“此言极为有理，事不宜迟，烦两妹入宫计之。”

两夫人即日命驾入宫，托言奉候贵妃娘娘，与杨妃相见，密启其事，告以国忠之言。杨妃大惊道：“此非可以从容缓言者！”乃脱去珥，口衔黄土，匍匐至御前，叩头哀泣。玄宗惊讶，亲自扶起问道：“妃子何故如此？”杨妃说道：“臣妾闻陛下将身亲临战阵，是褻万乘之尊，以当一将之任，虽运筹如神，决胜无疑，然兵凶战危，圣躬亲试凶危之事，六宫嫔御闻之，无不惊骇。况臣妾尤蒙恩宠，岂忍远离左右？自恨身为女子，不能随驾从征，情愿碎首阶前，欲效侯生之报信陵君耳！”说罢又伏地痛哭。玄宗大不胜情，命宫人掖之就坐，执手抚慰说道：“朕之欲亲征，原非得已之计，凯旋之日，当亦不远，妃子不须如此悲伤。”杨妃道：“臣妾想来，堂堂天朝，岂无一二良将，为国家殄灭小丑，何

劳圣驾亲征？”正说间，恰好太子具手启，遣内侍来奏辞监国之命，力劝不必亲征，只须遣一大将或亲王督师出剿，自当成功。

玄宗看了太子奏启，沉吟半晌道：“朕今竟传位于太子，听凭他亲征不亲征罢，我自与妃子退居别宫，安享余年何如？”杨妃闻言，愈加着惊，忙叩头奏道：“陛下去秋欲行内禅之事，既而中止，谓不忍以灾荒遗累太子也。今日何独忍以寇贼遗累太子乎？陛下临御已久，将帅用命，还宜自揽大权，制胜于朝堂之上，传位之说，待徐议于事平之后，未为晚也。”玄宗闻言点头道：“卿言亦颇是。”遂传旨停罢前诏，特命皇子荣王琬为元帅，右金吾大将军高仙芝副之，统兵出征。又欲以高力士为监军，力士叩头固辞，乃以内监边令诚为监军使。诏旨一下，杨贵妃方才放心，拭泪拜谢。当时玄宗命宫人为妃子整妆，且令宫中排宴与妃子解闷；韩国、虢国二位夫人都来见驾，一同赴席饮宴。后人诗云：

脱簪永巷称贤后，为欲君王戒色荒。

今日玉环苦肉计，毁妆一似学周美。

那日筵席之上，玄宗心欲安慰妃子；杨妃姊妹三人，又欲使玄宗天子开怀，真个是愁中取乐，互相劝饮。梨园子弟与宫女们，歌的歌，舞的舞，饮至半酣，玄宗自击羯鼓，杨妃弹一回琵琶，吹一回玉笛，直饮至夜阑方罢。两夫人辞别出宫。

是夜玄宗与杨妃同寝，毕竟因心中有事，寤寐不宁。朦胧之间，忽若己身在华清宫中，坐一榻上，杨妃坐于侧边椅上，隐几而卧，其所吹玉笛悬挂于壁。却见一个奇形怪状的魑魅，不知从何而至，一直来到杨妃身畔，就壁上取下那枝玉笛按上口呜呜咽咽的吹将起来。玄宗大怒，待欲叱喝他，无奈喉间一时哽塞，声

唤不出。那鬼公然不惧，把笛儿吹罢，对着杨妃嘻笑跳舞。玄宗欲自起逐之，身子再立不起，回顾左右，又不见一个侍从；看杨妃时，只是伏在桌上，睡着不醒。恍惚间，见那伏在桌上的却不是杨妃，却是一个头戴冲天巾、身穿袞龙袍的人，宛然是一朝天子模样，但不见他面庞；那鬼还跳舞不休，看看跳舞到玄宗身前，忽地手执着一圆明镜把玄宗一照。玄宗见自身却是个女子，头挽乌云，身披绣袄，十分美丽，心中大惊。正疑骇间，只见空中跳下一个黑大汉来。你道他怎生打扮，怎生面貌？

头上元冠翘曲，腰间角带围圆。黑袍短窄皂靴尖，执笏还兼佩剑。

眼坚交睁豹目，鬓蓬连接虬髯。专除邪祟治终南，魑魅逢之丧胆。

那黑大汉把这跳舞的鬼只一喝，这鬼登时缩做一团，被这黑大汉一把提在手中，好像做捉鸡的一般。玄宗急问道：“卿是何官？”黑大汉鞠躬应道：“臣乃终南不第进士钟馗是也。生平正直，死而为神，奉上帝命令治终南山，专除鬼祟。凡鬼有作祟人间者，臣皆得啖之。此鬼敢于乘虚惊驾，臣特来为陛下驱除。”言讫，伸着两手，把那个鬼的双眼挖出，纳入口中吃了，倒提着他的两脚，腾空而去。玄宗天子悚然惊醒，却是一场大梦，凝神半晌，方才清楚。

那时杨妃从睡梦中惊悸而寤，口里犹作呓哑之声。玄宗搂着便问道：“阿环为甚不安么？”杨妃定了一回，方才答说道：“我梦中见一鬼魅从宫后而来，对着我跳舞，旁有一美貌女子，摇手止之，鬼只是不理；他却口口声声称我‘陛下’，我不敢应他，他便把一条白带儿扑面的丢来，就兜在我项颈上，因此惊魇。”玄

宗听说，便也把自己所梦的述了一遍，杨妃咄咄称怪。玄宗宽解道：“总因连日心绪不佳，所以梦寐不安，不足为异。但我所梦钟馗之神甚奇，不知终南果有其人否？”杨妃道：“梦境虽不足凭，只是如何女变为男，男变为女？又怎生我梦中也见一女子，也恰梦见那鬼呼我为陛下，这事可不作怪么？”玄宗戏道：“我和你恩爱异常，原不分你我，男女易形，亦鸾颠凤倒之意耳！”说罢大家都笑起来。看官，你可知杨贵妃本是隋炀帝的后身，玄宗本是贵儿再世。梦中所见的，乃其本来面目。此亦因时运向衰，鬼来弄人，故有此梦。正是：

时衰气不旺，梦中鬼无状。

帝妃互易形，现出本来相。

次日玄宗临朝，传旨问：“在朝诸臣，可知终南有已故不第进士，姓钟名馗者么？”文班中只见给事中王维出班奏曰：“臣维向曾侨居终南，因终南有进士钟馗于高祖皇帝武德年间，为应举不第，以头触石而死，故时人怜之，陈请于官，假袍笏以殉葬之；嗣后颇著灵异，至今终南人奉之如神明。”玄宗闻奏，一发惊异，遂宣召那最善图画的吴道子来，当面告以梦中所见钟馗之形象，使画一图，传为真像，特追赐袍笏，兼赐钟馗状元及第。又因杨妃梦鬼从宫后而来，遂命以钟馗之像永镇后宰门，如昔年太宗皇帝画尉迟敬德、秦叔宝之像于宫门的故事一样。至今人家后门上，都贴钟馗画像，自此始也。又时人至今呼之为“钟状元”。正是：

当年秦尉两将军，曾为文皇辟邪移。

今日还看钟状元，前门后户遥相对。

玄宗因书钟馗之像，想起昔年太宗书秦叔宝、尉迟敬德二人

之像，喟然说道：“我梦中的鬼魅，得钟馗治之，那天下的寇贼，未知何人可治？得再有跟尉迟敬德、秦叔宝这般人材，与我国家扶危定乱。”因忽然想着秦叔宝的玄孙秦国模、秦国桢兄弟二人：“当年他兄弟曾上疏谏我不宜过宠安禄山，极是好话。我那时不惟不听他，反加废斥，由此思之，诚为大错，还该复用他为是。”遂以手敕谕中书省起复原任翰林承旨秦国模、秦国桢仍以原官入朝供职。

却说那秦氏兄弟两个人，自遭废斥即屏居郊外，杜门不出，间有朋友过访，或杯酒叙情，或吟诗遣兴，绝口不谈及朝政。国桢有时私念起那当初集庆坊所遇的美人，却怕哥哥嗔怪，只是不敢出诸口；也有时到那里经过，密为访问，并无消息。那美人也不知何故，竟不复来寻访。

忽然一日，有一个通家旧朋友款门而来，姓南名霁云，排行第八，魏州人氏。其为人慷慨有志节，精于骑射，勇略过人。他祖上也是个军官出身，与秦叔宝有交，因此他与国模兄弟是通家世交，投契之友。幼年间，也随着祖父来过两次，数年以来踪迹疏阔，那日忽轻装策马而来。秦氏兄弟十分欢喜，接着叙礼罢，各道寒暄。秦国模道：“南兄久不相晤，愚兄弟时刻思念，今日甚风吹得到此？”南霁云说道：“小弟自祖父背弃，一身沦落不偶，无所依托，行踪靡定。前者弟闻贤昆仲高发，方为雀跃，随又闻得仕途不利，暂时受屈，然直声著闻，天下不胜钦仰。今日小弟偶尔浪游来京，得一快叙，实为欣幸。”

秦国模道：“以兄之英勇才略，当必有遇合，但斯世直道难容，宜乎所如不偶。今日未谂我兄欲何所图？”霁云道：“原任高要尉许远，是弟父辈相知，其人深沉有智，节义自矢，他有一契

友是南阳人，姓张名巡，博学多才，深通战阵之法，开元中举进士，先为清河县尹，改调真源，许公欲使弟往投之。今闻其朝观来京，故此特来访他。”秦国桢道：“张、许二公，是世间奇男子，愚兄弟亦久闻其名。”秦国模道：“吾闻张巡乃文武全才，更有一奇处，人不可及；任你千万人，一经他目，即能认其面貌，记其姓名，终身不忘，真奇士也。那许远乃许敬宗之后人，不意许敬宗却有此贤子孙，此真能盖前人之愆者。”霁云道：“弟尚未得见张公，至于许公之才品，弟深知之久矣，真可为国家有用之人，惜尚未见其大用耳！”国模道：“兄今因许公而识张公，自然声气相投，定行见用于世，各著功名，可胜欣贺。”国桢道：“难得南兄到此，路途辛苦，且在舍下休息几日，然后往见张公未迟。”当下置酒款待，互叙阔情，共谈心事。

正饮酒间，忽闻家人传说，范阳节度使安禄山举兵造反，有飞驿报到京中来了。秦氏兄弟拍案而起说道：“吾久知此贼心怀反叛，况有权奸多方以激之，安得不遽至于此耶！”霁云拍着胸前说道：“天下方乱，非我辈燕息之时，我这一腔热血须有处洒了！却明日便当往候张公，与议国家大事，不可迟缓。”当夜无话。次日早膳饭罢，即写下名帖，怀着许远的书信，骑马入京城，访至张巡寓所问时，原来他已升为雍丘防御使，于数日前出京上任去了。霁云乘兴而来，败兴而返，怏怏的带马出城，想道：“我如今便须别了秦氏兄弟，赶到雍丘去，虽承主人情重，未忍即别，然却不可逗留误事。”一头想，一头行，不觉已到秦宅门首。

才待下马，只见一个汉子，头戴大帽，身穿短袍，策着马趲行前来。看他雄赳赳甚有气概，霁云只道是个传边报的军官，勒

着马等他。行到面前，举手问道：“尊官可是传报的军官么？范阳的乱信如何？”那汉见问，也勒住马把霁云上下一看，见他一表非俗，遂不敢怠慢，亦拱手答道：“在下是从潞州来，要入京访一个人。路途间闻人传说范阳反乱，甚为惊疑。尊官从京中出来，必知确报，正欲动问。”霁云道：“在下也是来访友的，昨日才到。初闻乱信，尚未知其详。如今因所访之友不遇，来此别了居停主人，要往雍丘地方走走，不知这一路可好行哩？”那汉道：“贵寓在何处？主人是谁？”霁云指道：“就是这里秦府。”那汉举目一看，只见门前有钦赐的兄弟状元匾额，便问道：“这兄弟状元可是秦叔宝公的后人，因直言谏君罢官闲住的么？”霁云道：“正是。这兄弟两个、一名国模，一名国桢的了。”一面说，一面下马；那汉也连忙下马施礼道：“在下久慕此二公之名，恨无识面，今岂可过门不入？敢烦尊公，引我一见何如？只是造次得狠，不及具柬了。”霁云道：“二公之为人，慷慨好客，尊官便与相见何妨，不须具柬。”

那汉大喜，遂各问了姓名，一同入内，见了秦氏兄弟，叙礼毕，就相邀坐。霁云备述了访张公不遇而返，门首邂逅此兄，说起贤昆仲大名，十分仰敬，特来晋谒。二秦逡巡逊谢，动问尊客姓名居处。那汉道：“在下姓雷名万春，涿州人氏，从小也学读几行书，求名不就，弃文习武，颇不自揣，常思为国家效微力，争奈未遇其时。今因访亲特来到此，幸遇这一位南尊官，得谒贤昆仲两先生，足慰生平仰慕之意。”霁云与二秦见他言词慷慨，气概豪爽，甚相钦敬，因问：“雷兄来访何人？”万春道：“要访那乐部中雷海青。”霁云听说，怫然不悦道：“那雷海青不过是梨园乐部的班头，俳優之辈，兄何故还来访他，难道兄要屈节贱工耶？

以为谋进身之地，似乎不可。”万春笑道：“非敢谋进身之地，因他是在下的胞兄，久不相见，故特来一候耳。”霁云道：“原来如此，在下失言了。”秦国模说道：“令兄我也常见过，看他虽屈身乐部，大有忠君爱主之心，实与俳優辈不同，南兄也不可轻量人物。”万春因问：“南兄，你说访张公不遇，是那个张公？”霁云道：“是新任雍丘防御使张巡是也。”雷万春说道：“此公是当今一奇人，兄与他是旧相知么？”霁云道：“尚未识面，因前高要尉许公名远的荐引来此。”万春道：“许公亦奇人也。兄与此两奇人相周旋，定然也是个奇人。今即欲去雍丘，投张公麾下么？”霁云道：“今禄山反乱，势必猖狂，吾将投张公共图讨贼之事。”雷万春慨然说道：“尊兄之意，正与鄙意相合，倘蒙不弃，愿随侍同行。”秦国桢说道：“二兄既有同志，便可结盟，拜为异姓兄弟，共图戮力皇家。”南、雷二人大喜，遂大家下了四拜，结为生死之交，誓同报国，患难相扶，各无二心。正是：

为寻同胞兄，得结同心友。

笃友爱兄人，事君必不苟。

当下秦氏兄弟设席相待。万春道：“南兄且暂住此一两日，待小弟入城去见过家兄，随即同行。”霁云道：“方才秦先生说，令兄亦非等闲人，弟正欲与今兄一会。今晚且都住此，明日我同兄入城，拜见令兄一会何如？”雷万春应诺。

至次日早晨，用过点心，二人一齐骑马进城。来到雷海青住宅，下了马，万春先入宅内，拜见了哥哥，随同海青出来迎迓霁云到宅内，叙礼而坐。万春略说了些家事，并述在秦家结交南霁云，要同往雍丘之意。海青欢喜，向霁云拱手道：“秦家两状元是正人君子，尊官和他两个相契，自非凡品。舍弟得与尊官作伴，

实为万幸。”霁云逊谢道：“此是令弟谬爱，量小子有何才能。”海青对着万春道：“贤弟你听我说：我做哥哥的，虽然屈身俳优之列，却多豪圣上恩宠，只指望天下无事，天子永享太平之福。谁知安禄山这个逆贼大负圣恩，称兵谋反，闻其势甚猖獗，以诛杨右相为辞。那知这个杨右相却一味大言欺君，全无定乱安邦之策，将来国家祸患，不知如何。我既身受君恩，朝夕盘桓，自当拼得捐躯图报。贤弟素有壮志，且自勇略胜人，今又幸得与南官人交契，同往投张公，自可相与有成，实当竭力报国。从今以后，我自守我的分，你自尽你的忠，你自今不必以我为念。”说罢泪下如雨，万春也挥泪不止。霁云在旁，慨然叹息不止。

海青着人取出酒肴，满酌三杯，随即起身说道：“我逐日在内庭供奉，无暇久叙。国家多事，正英雄建功立节之时也，不必作儿女留恋之态了。”遂将一包金银赠为路费，大家各自洒泪而别。霁云嗟叹道：“雷兄，你昆仲二人，真乃难兄难弟，我昨日狂言唐突，正所谓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矣！”当日二人同回至秦家，兄弟又置酒相待。毕后便束装起行，秦氏兄弟送至十里长亭，又饮酒饯别，各赠赆仪。二人别了主人，自取路径，直往雍丘去了。

且说秦国模、秦国桢二人，自闻安禄山反信，甚为朝廷担忧，两个人日夕私议征讨之策，后又闻官军失利，地方不守，十分忿怒，意欲上疏条陈便宜；又想不在其位，不当多言取咎。正踌躇间，恰奉特旨降下，起复秦氏兄弟二人原官。中节省行下文书来，秦国模、秦国桢兄弟二人拜恩受命，即日入朝，面君谢恩。正是：

只因梦中一进士，顿起林间两状元。

未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九十回 矢忠贞颜真卿起义 遭妒忌哥舒翰丧师

词曰：

由来世乱见忠臣，矢志扫妖氛。堪羨一门双义，笑他诸郡无人。专征大将，待时而动，可建奇勋。只为一封丹诏，顿教丧却六军

右调《朝中措》

从来忠臣义士，当太平之时，人都不见得他的忠义，及祸乱既起，平时居位享禄，作威倚势，摇唇鼓舌的这一班人，到那时无不从风而靡。只有一二忠义之士，矢丹心，冒白刃，以身殉之，百折不回，而今而后，上自君王，下至臣庶，都闻其名而敬服之，称叹之不已，以为此真是有忠肝义胆的人，然要之非忠臣义士之初心也。他的本怀，原只指望君王有道，朝野无虞，明良遇合，身名俱泰，不至有捐躯殉难之事为妙；若必到时穷世乱，使人共见其忠义，又岂国家之幸哉！至国家既不幸祸患，不得已命将出师，那大将以一身为国家安危所系，目必相度时势，可进则进，不可进则暂止，其举动自合机宜。阍以外，当听将军制之，奈何惑于权贵疑忌之言，遥度悬揣，生逼他出兵进战，以致堕敌人之计中，丧师败绩，害他不得为忠臣义士，真可叹息痛恨，怆天呼地而不已也！

却说玄宗天子复召秦国模、秦国桢仍以原官起用，二人入朝面君。谢恩毕后，玄宗温言抚慰一番，即问二人讨贼之策。兄弟

二人以次陈言，大约以用兵宜慎，任将宜专为对。正议论间，吏部官启奏说：“前者睢阳太守员缺，逆贼安禄山乘间伪进其党张通悟为睢阳太守，随被单父尉贾贲率吏民斩之，今宜急选新官前去接任。特推朝臣数员，恭候圣旨选用。”秦国模奏道：“睢阳为江淮之保障，今当贼氛扰乱之后，太守一官，非寻常人所能胜任，宜勿拘资格擢用。以臣所知，前高要尉许远，既有志操，更饶才略，堪充此职，伏乞圣裁。”玄宗听说准奏，即谕吏部以许远为睢阳太守。又问：“二卿，亦知今日可称良将者为谁人？”秦国桢奏道：“自古云：天下危，注意帅。今陛下所用之将，如封常清、高仙芝之辈，虽亦娴于军旅之事，未必便称良将。昔年翰林学士李白，曾上疏奏待罪边将郭子仪，足备干城之选，腹心之寄，陛下因特原其所犯之罪，许以立功自效。郭子仪屡立战功，主帅哥舒翰表荐，已历官至朔方右厢兵马使、九原太守，此真将才也。李白之言不谬。”玄宗点头道是，因又问：“哥舒翰将才何如？”秦国模奏道：“哥舒翰素有威名，只嫌用法太峻，不恤士卒。朝廷若专任之，听其便宜行事，当亦不负所委托，但近闻其抱病不治事。”玄宗道：“彼自能为我力疾办事。”遂降旨即升郭子仪为朔方节度使，又命哥舒翰为兵马副元帅。哥舒翰上奏告病，玄宗不准所告，令将兵十万，防御安禄山。

那时，安禄山既陷灵昌及陈留，声势益张，并攻破荥阳，直逼东京。封常清屯兵武牢以拒之，无奈部下新募的官军，都是市井白徒，不习战阵，见贼兵势猛，先自惶惧。安禄山以铁骑冲来，官军不能抵挡，大败而走。正是：

早知今日取胜难，追悔当初出大言。

当下封常清收合余众，再与厮杀，又复大败，贼兵乘势奋击，

遂陷东京。河南尹达奚珣出城投降，独留守李愬、中丞卢奕、采访判官蒋清不肯投降，城破之日，穿朝服坐于堂上，安禄山使人擒至军前，三人同声骂贼，一时三人都被杀。封常清收聚败残兵马，西走陕州。时高仙芝屯兵于陕，封常清往见之，涕泣而言道：“在下连日血战，贼锋锐不可当。窃计潼关兵少，倘贼冲突入关，则长安危矣！不如引屯陕之兵，先据潼关以拒贼。”高仙芝从其言，即与封常清引兵退守潼关，修完守备。贼兵果然复至，不得入而退。这也算是二人守御之功了。

谁知那监军宦官边令诚常有所干求于仙芝，不遂其欲，心中怀恨，又怪封常清时时无所馈献，遂密疏劾奏封常清以贼摇众，未战先奔，高仙芝轻弃陕地数千里，又私减军粮，以入己囊，大负朝廷委任之意。玄宗听信其言，勃然大怒，即赐令诚密敕，使即军中斩此二人。令诚乃佯托他事，请二人面议。二人既至，未及叙礼，边令诚举手道：“有圣旨敕赐二位大夫死。”遂喝左右：“与我拿下！”宣敕示之。常清道：“败军之将，死罪奚逃？但朝议俱以禄山之众为不难珍戮，非确论也。臣死之后，愿勿轻视此贼，宜专任良将，多练精兵以图之。”仙芝道：“吾遇贼而退，罪固当死不辞，谓我私侵军粮，岂不冤哉！”二人就刑之时，部下士卒皆大呼称冤枉，其声震天地。后人诗叹云：

宦者监军军气沮，何当轻杀两将军。

此时偏听犹如此，那得人心肯向君？

二人既死，命哥舒翰统其众，并番将火拔归仁部卒亦属统辖，号称二十万，镇守潼关。

且说安禄山既陷河南，遣其党段子光赍李愬、卢奕、蒋清之首，传示河北，令速纳款，传至平原郡。平原郡的太守乃临沂人，

姓颜名真卿，字清臣，复圣颜子之后裔，是个忠君爱国的人。他于禄山未反之先，预早知其必反，时值久雨之时，借此为由筑城浚濠，简练丁壮，积贮仓廩，暗作准备。禄山以书生目真卿，不把他放在心中。及到反叛之时，河北郡县俱披靡，只道平原亦必降顺，乃檄令真卿，将本郡兵防守河津。真卿佯受其檄，密遣心腹，怀牒驰赴诸郡，暗约其举兵讨贼，一面招募勇士得万余人，涕泣谕以大义，众皆感愤，愿效死力。那贼党段子光冒冒失失的将那三个忠臣的头来传示，被真卿拿住缚于城上，腰斩示众。取三人之头续以蒲身，棺殓葬之，祭哭受吊。于是清池尉贾载、盐山尉穆宁，闻真卿举义，乃共杀伪景城太守刘道元，获其甲仗五十余船并其首级，送至长史李晔处。晔以禄山叛党严庄是景城人，遂收其宗族数十口，尽行诛戮，将刘道元的首级与甲仗等物转送平原太守颜真卿处。饶阳太守卢全诚、河间司法李旼，济阳太守李随都将禄山所署的伪太守、长史等官多皆杀了，各有兵数千，推颜真卿为盟主。真卿即遣本州司法兵马使李平赍表文并伪檄，从间道直入京师，秦闻玄宗。

初禄山作乱时，河北震恐，无一能与之抗者。玄宗闻之，嗟叹说道：“二十四郡曾无一义士耶！”及李平赍表章至，乃大喜道：“朕不识颜真卿作何状，乃能如此！”遂即降旨诏加颜真卿河北采访使，在任即升，仍领平原等处事务，免其来京陛见。后来宋朝忠臣文天祥过平原有诗云：

平原太守颜真卿，长安天子不知名。一朝渔阳动鼙鼓，大河以北无坚城。君家兄弟奋戈起，二十七郡同连盟。贼闻失色分军还，不敢长驱入两京。明皇父子得西狩，由是灵武起义兵。唐家再造李、郭力，逆贼牵制公威灵。哀哉常山贼钩舌，公归朝廷气

不折。崎岖坎坷不得去，出入四朝老忠节。当年幸脱安禄山，白首竟陷李希烈。希烈安能遽杀公，宰相卢杞欺日月。乱臣贼子归何所？茫茫烟草中原土。公视于今六百年，忠精赫赫雷行天！

那诗中所云“白首竟陷李希烈”，是说颜真卿至德宗时，奸相卢杞忌其忠直，使往宣慰逆贼李希烈，竟为其所害，时年已七十有七矣。此是后话。所云“常山钩舌”之事，乃颜真卿的族兄颜杲卿，其人之忠义，与真卿无异。当禄山叛乱之时，他为常山太守，禄山兵至藁城，常山危急。杲卿自度常山兵力不足，一时难以拒守；乃以长史袁履谦计议，姑先往迎之，以缓其锋。禄山喜其来迎，赐以紫袍金带，使仍旧守常山。杲卿遂与履谦密谋起义，恰好真卿遣其甥卢逖至常山，与杲卿相约，欲连兵断禄山的归路。那时安禄山方僭号称大燕皇帝，改元圣武，杲卿乃假传禄山的恩命，召伪井陉守将李铁凑率众前来，受那登极的犒赏。俟其来至，与之痛饮至醉，缚而斩之，宣谕解散其众。贼将高邈何千年适奉禄山之命，往北方征兵，路过常山，亦为杲卿所杀。时禄山手下部将名张献诚正统兵围困饶阳，杲卿先声言，朔方节度使郭子仪令兵马使李光弼与武锋使仆固怀恩统众兵卒出井陉来了。献诚闻之大惧，杲卿乃遣人往说之，使解饶阳之围，献诚遂引兵遁去。杲卿令袁履谦入饶阳，慰劳将士，传檄诸郡，于是河北响应。杲卿以李钦凑的首级与高邈、何千年二人献于京师，使其子颜泉明与内丘丞张通幽赍表文赴京奏报。那张通幽即张通悟之弟，他恐因其兄降贼，祸及家门，思为保全之计。知太原尹王承业与杨国忠有交，欲借以为援，乃劝王承业留住颜泉明，改其奏文，攘其功为己功。杲卿起义才数日，贼将史思明引兵突至城下，杲卿使人往太原告急，王承业既攘其功，正利于杲卿之死，

拥兵不救。杲卿悉力拒战，粮尽兵疲，城遂陷，为贼所执，解送禄山军前。安禄山大喝一声道：“你何背我而反！”杲卿瞋目大骂，禄山恚甚，令人割其舌，并袁履谦一同遇害。二人至死，骂不绝口。正是：

通幽顾家不顾国，承业冒功更忌功。

坐使忠良被兵刃，空将血泪洒西风。

杲卿尽节而死，却因王承业掩冒其功，张通幽诡诞其事，杨国忠蒙蔽其说，朝廷竟无恤赠之典。直至肃宗乾元年间，颜真卿泣涕诉于肃宗，转达上皇。那时王承业已为别事被罪而死；张通幽尚在，上皇命杖杀之。追赠杲卿为太子太保，谥曰“忠节”。其子泉明为贼所掠，后于贼中逃脱，求得其父尸，并求得袁履谦之尸，一体棺殓以归。凡颜氏族人及其父子之旧将吏妻子流落者，都出资赎回五十余家，共三百余口，人皆称其高义。此亦是后话。

且说真卿一日闻杲卿之死，大哭大惊，哭是哭其兄，惊的是常山失守，贼据要冲，深为可虑。忽探马来报，说郭子仪奉诏进取东京，特荐李光弼为河东节度使，分兵万余从井陉而来，一路进取。颜真卿喜道：“如此则常山可复矣！”

时清河县吏民使其邑人李萼至平原，奉粟帛器械以资军用，且乞借兵以为战守之助。那李萼年方弱冠，器宇轩昂，言词明快。真卿奇其人，以兵五千借之。李萼因进言说道：“朝廷已遣兵出崞口，贼据险相拒，官军不得前。公今引兵先击魏郡，分兵开崞口以引出官军，因讨平汲邺以北诸郡县，然后合诸镇兵南临孟津，据守要害，制其北走之路。但须表奏朝廷，坚壁勿战，不过月余，贼必有内溃相图之事矣！”真卿然其说，命参军李择交等将兵会清河、博平，兵屯于堂邑。伪魏郡太守袁知泰率众来战，

官军奋力击之，贼众溃败，遂拔魏郡，军声大振。北海太守贺兰进明引来兵会屯于平原城之南，真卿待之甚厚，且以堂邑之功让之。进明居之不疑，竟自具表上奏，真卿亦不以为怪。又闻李光弼已恢复常山，郭子仪与李光弼合兵一处。贼将史思明来战，子仪用计，思明露髻跣足，持折枪步行，私自逃去，河北十余郡皆下。又闻雍丘防御使张巡与贼连战，屡败贼众。正欢喜间，忽闻朝廷上有诏，催促副元帥哥舒翰出战。

原来哥舒翰屯军潼关，为长安屏障之计，按兵不动，待时而进。河源军副使王思礼乘间进言曰：“今天下以杨国忠召乱，莫不切齿，公当上表，请斩杨国忠之头，以谢天下，则人心皆快，各效死力矣！”哥舒翰摇头不应。王思礼又道：“若是上表，未必便如所请，仆愿以三十骑，劫取杨国忠至潼关斩之。”哥舒翰愕然道：“若如此，真是哥舒翰反，不是安禄山反了。此言何可出诸君口？”思礼乃不敢复言。那边杨国忠也有人对他说道：“朝廷重兵，尽在哥舒翰掌握之中，倘假人言为口实，如拔旗四指，为不利于公，将若之何？”国忠听说乃大惧，方寻思无计，忽人报贼将崔乾佑在陕，兵不满四千，羸弱不堪，甚属无备。国忠即奏启玄宗，遣使催哥舒翰进兵恢复陕洛。哥舒翰飞章奏言道：“安禄山习于用兵，岂真无备？今特示其弱者，诱我出兵耳！我兵若径出敌，正堕他的诡计。且贼远来，利在速战，我兵据险，利于坚守；况贼残虐，失众民心，势已日蹙，将有内变，因而乘之，可不战而擒。要在成功，何必务速？今诸道征兵，尚多未集，请姑待之。”郭子仪、李光弼亦上言：“请引兵北攻范阳覆其巢穴，擒贼党之妻孥为质以招之，贼必内溃。潼关大兵惟宜固守，不可轻出。”颜真卿亦上言：“潼关险要之地，屏障长安，固守为尚。贼

赢师以诱我，幸勿为闲言所惑。”奏章纷纷而上。无奈国忠疑忌特深，只力持进战之说。玄宗迷其言，连遣中使往来不绝的催出战，且降手敕切责云：

卿拥重兵，不乘贼无备，急图恢复要地，而欲待贼自溃，按兵不战，坐失事机，卿之心计，朕所未解。倘旷日持久，使无备者转为有备，我军迁延，或无成功之绩，国法具在，朕自不敢徇也。

哥舒翰见圣旨降下，严厉切责，势不能止，抚膺恸哭一回，遂整饬队伍，引兵出关。与崔乾佑之兵遇于灵宝西原。贼兵据险以待，南向阻山，北向阻河，中间隘道七十余里。王思礼等将兵五万俱前，副将庞忠等引兵十万继进。哥舒翰自引兵三万，登河南高阜，扬旗擂鼓，以助其势。崔乾佑所率不过万人，部伍不整，官军望见，都笑之。谁知他已先伏精兵于险要之处，未及交兵，佯为偃旗曳戈，好像要逃遁的一般。官军懈不为备，方观望间，只听连声炮响，一时伏兵齐起，贼众乘高抛下木石，官军被击死者甚多，隘道之中，人马受束，枪杆俱不施用。哥舒翰以毡车数十乘为前驱，欲借以为冲突。崔乾佑却以草车数十乘，塞于毡车之前，纵火焚烧。恰值那时东风暴发，火趁风威，风因火势，烟焰沸腾，官军不能开目，妄自相杀，只道贼兵在烟焰中，一齐把箭射将去，及知箭尽，方知无贼。乾佑遣将率精骑数万从山南转出官军之后，首尾夹攻，官军骇乱，大败而奔，或弃甲窜匿，而逃入山谷，或抛枪奔走，而误入河中，溺死者不计其数。后军见前军如此败走，亦皆自溃，河北军望见，也都逃奔，一时两岸官军俱空。这一场好厮杀，但见：

初焉诱敌，诈为散散疏疏；乍尔交锋，故作慌慌缩缩。一霎

时后兵拥至，转瞬间伏兵齐起。炮响连天，鼓声动地。相逢狭路，用不着大剑长枪；独占高冈，乱抛下木头石块。风能助火，顿教双目被烟迷；箭未伤人，却笑一时都射尽。眼见全军既覆，足令大将获擒。

官军既败，哥舒翰独与麾下百余骑自首阳山渡河，向西入关。余众奔至关外，时已昏夜，关前原有三个极阔极深的大坑堑，以防贼人冲突的，那时败兵逃归，争先入关，慌乱里，黑暗中，不觉连人带马，多被跌入坑堑内。须臾之间坑堑填满，后来者践之而过，如履平地。二十万人马出战，败后得归者八千余人。崔乾佑乘胜攻破潼关。哥舒翰退至关西驿中，揭榜收合败卒，欲图再战。部下番将火拔归仁心欲降贼，乃声言贼兵将至，促哥舒翰出驿上马。火拔归仁言道：“主帅以二十万众一战而尽，有何颜复见天子？况又为权相所疑忌，独不见高仙芝、封常清之事乎？即请东行，以图自全之策。”哥舒翰道：“吾身为大将，岂肯降贼？”便欲下马。归仁叱部卒系哥舒翰两足于马腹，不由分说，加鞭而行，诸将有不从者，都被缠缚。恰遇贼将田乾真，引兵来接应，遂将哥舒翰等执送禄山军前。

禄山本与哥舒翰不睦的，那时却不记旧怨，用言劝他降顺。哥舒翰只得降了，火拔归仁自夸自功，大言于众，以为哥舒翰之降，我之力也。禄山闻之大怒道：“归仁背朝廷，逼主帅，不忠不义！”命即斩其首以示众。当年安禄山奏请用番将守边，后来反叛，多得番将之力。火拔归仁自夸是番将，故敢大言夸功，亦不想竟为禄山所杀。正是：

反贼亦难容反贼，小人枉自为小人。

哥舒翰既降贼，禄山命为司空，逼令作书，招李光弼等来降。

光弼等皆复书切责之。禄山知其无效，乃囚之于后院中。后人
有诗叹云：

哥舒本名将，丧师非其罪。

权奸能制命，大帅如傀儡。

战所不宜战，我心先自馁。

辱身更辱国，千载有余悔。

这一场丧师，非同小可。此信报到京师，吃惊不小。正是：

将军失利边疆上，天子惊心宫禁中。

未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九十一回 延秋门君臣奔窜 马嵬驿兄妹伏诛

词曰：

昔日穷奢极丽，今日残山剩水。抛离宫院陟崔嵬，
问因谁？昔日皇恩独眷，今日人心都变。冰山消尽玉环
捐，悔从前。

右调《添字昭君怨》

自古贤君相与贤妃后，无不谨身修德，克俭克勤，上体天心，
下合人意，所以能防患于患未作之先，转祸于祸将至之日，庶几
四方可以无虑，万民因而得所。如其不然，为上者骄奢淫佚，不
知敬天劝民；而权恶庸劣之臣，与那怙宠恃势、败检丧节的嫔妃
戚婉，擅作威福，只徇一己之私，不顾国家之事，以致天怒人怨，
干戈顿起，地方失守，宗社几倾。彼卖国权臣，以及蛊惑君心的
女子小人固终不免于诛戮，然万民已受其涂炭，天子且至于蒙
尘，到那时方咨嗟叹悼，追悔前非，则亦何益之有哉！

却说玄宗听信杨国忠之言，催逼哥舒翰出战，遂至全军覆
没，主帅遭殃，潼关失陷。于是河东、华阴、冯翊、上洛等处守
将都弃城而走。唐朝制度，各边镇每三十里设立一烟墩，每日黄
昏时分，放烟一炬，接递至京，以报平安，谓之平安火。那时平
安火三夜不至，玄宗心甚惶惑。忽飞马连报，说哥舒翰丧师失地，
贼兵乘胜而进，势不可当。玄宗大惊，立即召集廷臣商议。

杨国忠怕人埋怨他催战之误，倒先大言道：“哥舒翰本当早

战，以乘贼之无备。只因战之不早，使贼转生狡谋，堕彼之计。”同平章事韦见素道：“轻敌而败，悔已无及。为今之计，宜速征诸道兵入援，更命大将督率京中新募丁壮守卫京城。”翰林承旨秦国桢道：“还须速敕郭子仪、李光弼等，急移兵以御贼入京之路。”杨国忠却只沉吟不语。玄宗问：“宰相之见若何？”国忠奏道：“征兵御贼，督兵守城，固皆要著，但潼关既陷，长安危甚，贼势方张，渐逼京师，外兵未能遽集，所谓远水难救近火。以臣愚见，莫如车驾暂幸西蜀，先使圣躬安稳，不为贼所侵扰，然后徐待外兵之至，乃为万全之策。”玄宗闻奏，未及开言，只见翰林承旨秦国桢出班奏道：“逆贼犯顺，势虽披猖，然岂能敌天朝兵力？即今郭子仪、李光弼、颜真卿、张巡等，皆屡战屡胜。近又报东平太守吴王祗义师屡次杀贼其多。闻安禄山诟骂其党严庄、高尚说：‘汝前日劝我反，以为计出万全，今我屡为官军所逼，万全何在？’高、严二贼无言可对。禄山欲杀之，左右劝解而止。是贼气已挫，行当殄灭。今我兵潼关之败，失在违众议而催出战，非尽哥舒翰之罪也。若外兵云集，恢复有期，奈何以一败之故，遽思奔避？大驾一行，京都孰守？独不为宗庙社稷计乎？幸蜀之说，臣愚以为不可。”玄宗传谕在廷诸臣各抒所见，诸臣部唯唯莫对，但回奏道：“容臣等赴中书省共议良策覆旨。”玄宗闷闷不悦，随罢朝回宫。

看官，你道杨国忠为何忽有幸蜀之说？却原来他向曾为剑南节度使，西川是他的熟径。前日一闻禄山反叛，他即私遣心腹，密营储蓄于蜀中，以备缓急，故今倡议幸蜀，图自便耳。正是：

只因自己营三窟，强欲君王驻六飞。

当下国忠见众论不一，上意未决，想道：“前日天子又欲亲

征，又欲禅让，多亏我姊妹们劝止。今日幸蜀之计，也须得他们去撺掇才妙。”遂乘间打从便门来到虢国夫人府中，相与密议其事。那时虢国夫人正从宫中宴会出来，同韩国夫人各归私第。每家一队，队着五色衣，车仗仪从，灯火辉煌，相映如百花之焕发，正在那里下辇，步到厅堂。恰好国忠慌慌张张的来到，口中只连声道：“急走为上！急走为上！”虢国夫人忙问：“有何急事？”国忠道：“潼关失守，贼兵将至，为今之计，莫如劝圣驾速幸蜀中。我们有家业在彼，到那里可不失富贵。争奈众论纷纭，圣意不决，须得你姊妹急入宫去，与贵妃一同劝驾为妙。若更迟延，贼信紧急，人心一变，我辈齑粉矣！”虢国夫人闻言着了慌，把家中这桩怪事且丢过一边，急约了韩国夫人一齐入宫。见了杨妃，密将国忠所言述了一遍。

姊妹三个同见玄宗，力劝早早幸蜀。你一句，我一言，继以涕泣，不由玄宗不从，遂密召国忠入宫共议。国忠又极言幸蜀之便，且云：“陛下若明言幸蜀，廷臣必多异议，必至迟延误事，今宜虚下亲征之诏，一面竟起驾西行。”玄宗依言，遂下诏亲征，以京兆尹魏方进为御史大夫兼置顿使，少尹崔光远为西京留守将军，命内官边令诚掌管宫门锁钥，又特命龙武将军陈元礼整敕护驾军士，给与钱帛，选闲厩马千余匹备用，总不使外人知道。是日玄宗密移驻北内。

至次日黎明，独与杨妃姊妹、皇太子并在宫中的皇子、妃主、皇孙、杨国忠、韦见素、魏方进、陈元礼及亲近宦官、宫人出延秋门而去。临行之时，玄宗欲召梅妃江采苹同行。杨妃止之，道：“车驾宜先发，余人不妨另日徐进。”玄宗又欲遍召在京的王孙王妃随驾同行。杨国忠道：“若如此，则迟延时日，且外人都知其

事了。不如大驾先行，徐降密旨，召赴行在可也。”于是玄宗遂行。梅妃与诸王孙妃主之在外者，俱不得从。

车驾既行，人犹未知。百官犹入朝，宫门尚闭，犹闻漏声，三卫立仗俨然。及宫门一启，宫人乱出，嫔妃奔窜，喧传圣驾不知何往，中外扰攘。秦国模、秦国桢料玄宗必然幸蜀，飞骑追随，其余官员士庶，四出逃避。小民争入宫禁及官宦之家盗取财宝，或意骑驴上殿。公子王孙，有一时无可逃避者，号泣于路旁。后来杜工部曾有《哀王孙》诗云：

长安城头头白乌，夜飞延秋门上呼。又向人家啄大屋，屋底达官走避胡。金鞭断折九马死，骨肉不得同驰驱。腰下宝块青珊瑚，可怜王孙泣路隅。问之不肯道姓名，但道困苦乞为奴。已经百日窜荆棘，身上无有完肌肤。高帝子孙尽隆准，龙种自与常人殊。豺狼在邑龙在野，王孙善保千金躯。不敢长语临交衢，且为王孙立斯须。昨夜春风吹血腥，东来橐驼满旧都。朔方健儿好身手，昔何勇锐今何愚。窃闻天子已传位，圣德北服南单于。花门剺面请雪耻，慎勿出口他人狙。哀哉王孙慎勿疏，五陵佳气无时无。

且说玄宗仓卒西幸，驾过左藏，只见有许多军役，手中各执草把在那里伺候。玄宗停车问其故，杨国忠奏道：“左藏积财甚多，一时不能载去，将来恐为贼所得，臣意欲尽焚之，无为贼守。”玄宗愀然道：“贼来若无所得，必更苛求百姓，不如留此与之，勿重困吾民。”遂叱退军役，驱军前进。才过了便桥，国忠即使人焚桥，以防追者。玄宗闻之，咄嗟道：“百姓各欲避贼求生，奈何绝其生路？”乃敕高力士率军士速往扑灭之。后人谓玄宗于患难奔走之时，有此二美事，所以后来得仍归故乡，终享寿考。正

是：

三言星退舍，天意原易回。

仓卒不忘民，庶几国脉培。

玄宗驾至咸阳望贤宫，地方官员俱先逃避。日已晌午，犹未进食。百姓或献粝饭，杂以麦豆，王孙辈争以手掬食之，须臾而尽。玄宗厚酬其值，好言慰劳，百姓多哭失声，玄宗亦挥泪不止。众百姓中有个白发老翁，姓郭名从谨，涕泣进言道：“安禄山包藏祸心，已非一日，当时有赴阙若言其反者，陛下辄杀之，使得逞其奸逆，以致乘舆播迁。所以古圣王务延访忠良，以广聪明也。犹记宋璟为相，屡进直言，天下赖以安。然顷岁以来，诸臣皆以为讳，唯阿谀取容，是以阙门之外，陛下俱不得而知。草野之人，早知有今日久矣，但九重严邃，区区之心无路上达，事不至此，何由得睹天颜而诉语乎？”玄宗顿足嗟叹道：“此皆朕之不明，悔已无及。”温言谢遣之。从行军士乏食，听其散往各村庄觅食。是夜宿金城馆驿，甚是不堪。

次日，驾临至马嵬驿，将士饥疲，都怀愤怒。适河源军使王思礼从潼关奔至，玄宗方知哥舒翰被擒，因即以思礼为河西陇右节度使，令即赴镇收集散卒，以候东讨。思礼临行，密语陈元礼道：“杨国忠召乱起祸，罪大恶极，人人痛恨，仆曾劝哥舒翰将军上表，请杀之，惜其不从我言。今将军何不扑杀此贼，以快众心？”陈元礼道：“吾正有此意。”遂与东宫内待李辅国商议，正欲密启太子，恰值有吐蕃使者二十余人，因来议和好，随驾而行。

这一日遮杨国忠马前，诉以无食，国忠未及回答，陈元礼即大呼：“杨国忠交通番使谋反，我等何不杀反贼！”于是众军一齐鼓噪起来。国忠大骇，急策马奔避，众军蜂拥而前，兵刃乱下，

登时砍倒，屠割肢体，顷刻而尽，以枪揭其首于驿门外，并杀其子户部侍郎杨暄。正是：

任是冰山高万丈，不难一旦付东流。

国忠才被杀，凑巧韩国夫人乘车而至，众军一齐上前，也将韩国夫人砍死。虢国夫人与其子裴徽并国忠的妻子幼儿都逃至陈仓，被县令薛景仙率吏民追捕着，也都被诛戮。正是：

昔年淡扫眉，今日血污颈。

可怜天子姨，卒难保首领。

恨不如沐猴，幻化潜踪影。

玄宗当日闻杨国忠为众军所杀，急出至驿门，用好言安慰众军，令各收队。众军只是喧闹扰攘，围住驿门不散。玄宗传问：“尔等为何还不散？”众军哗然道：“反贼虽杀，贼根犹在，何敢便散？”陈元礼奏道：“众人之意，以国忠既诛，贵妃不宜复侍至尊，伏候圣断。”玄宗惊讶失色道：“妃子深居宫中，国忠即谋反，与他何干？”高力士奏道：“贵妃诚无罪，但众将士已杀国忠，而贵妃犹在帝左右，岂能自安？愿皇爷深思之，将士安则圣躬方万安。”玄宗默然点头，转步回驿，不忍入行宫，只于驿旁巷中，倚杖垂首而立。京兆司录韦谔，即韦见素之子，那时正侍立于侧，乃跪奏道：“众怒难犯，安危在顷刻间，愿陛下割恩忍爱，以宁国家。”玄宗乃步入行宫，见了贵妃，一字也说不出口，但抚之而哭。门外呼声愈甚，高力士道：“事宜速决。”玄宗携着贵妃，出至驿道北墙口，大哭道：“妃子，我和你从此永别矣！”杨妃亦涕泣呜咽道：“愿陛下保重，妾负罪良多，死无所恨，乞容礼佛而死。”玄宗哭道：“愿仗佛力，使妃子善地受生。”回顾高力士：“汝可引至佛堂善处之。”说罢，大哭而入。

杨妃上佛堂礼佛毕，高力士奉上罗巾，促令自缢于佛堂前一梨树下，年三十有八，时天宝十五载六月也。噫，此正白乐天《长恨歌》中所云：

九重城阙烟尘生，千乘万骑西南行。翠华摇摇行复止，西出都门百余里。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峨眉马前死。

后人题咏马嵬坡甚多，惟杜真卿一诗极佳。诗云：

杨柳依依水拍堤，春城茅屋燕争飞。

海棠正好东风恶，狼籍残红衬马蹄。

杨妃既死，高力士即出驿门，对众宣言道：“妃子杨氏已奉圣旨赐死了！”众军还未肯信，高力士奉谕将杨妃之尸用绣衾覆于榻上，置之驿庭中，敕陈元礼率领众军将入视。元礼揭其半衾抬其首，以示众人，于是众人知其果死，都免甲释胄顿首呼万岁而出。玄宗命高力士速具棺殓，草草的葬之于西郊之外道北坎下。才葬毕，适南方进荔枝到来。玄宗触物思人，放声大哭，即命以荔枝祭于冢前。后张祜有诗云：

旌旗不整奈君何，南去人稀北去多。

尘土已残香粉艳，荔枝犹到马嵬坡。

玄宗因顾谓高力士道：“妃子向常有异梦，今日应矣！”力士道：“贵妃何梦？老奴未知。”玄宗道：“妃子曾说来，梦与朕同游骊山，至兴元驿对食。后院忽火发，仓卒出走，回望驿门中，树木俱为烈焰。俄有二龙至，朕跨白龙，其行甚速；妃子跨黑龙，其行甚迟。左右无人，惟见一蓬头黑面之物，状如鬼魅，自云：‘是此峰之神，承上帝之命，授妃子为益州牧蚕元后。’悚然而觉，明日即闻渔阳叛信。如今想起来，与朕游骊山，骊者离也，方食火发，失食之兆；火为兵象，驿木俱焚，驿与易同，加木于旁，

‘杨’字也。朕跨白龙，西行之象，妃子跨黑龙，幽阴之象；峰神者，山鬼也，山鬼乃‘嵬’字，益州牧蚕元后，牧蚕所以致丝，‘益’旁加丝，‘缢’字也，正缢死于马嵬之兆。”高力士道：“梦兆不祥，诚如圣谕，老奴犹记昔年遇一术士李遐周，他曾咏一诗云：‘燕市人皆云，函关马不归。若逢山下鬼，环上系罗衣。’彼说此诗所言应在后日，由今思之，燕市一句，指禄山之叛；函关句谓哥舒翰之败；山下鬼乃‘嵬’字，即马嵬驿也。贵妃小字玉环，今日老奴奉以罗巾自缢，所谓‘环上系罗衣’也。定数如此，至上宜自宽，不必过于伤情。”正说间，陈元礼入奏，请旨约飭军队起行。玄宗传谕即行。时乐工张野狐在侧，玄宗挥泪向他说：“此去剑门，鸟啼花落，水绿山青，无非助朕悲悼妃子之由也。”正是：

好景不堪愁里看，偶然触目更伤情。

未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九十二回 留灵武储君即位 陷长安逆贼肆凶

词曰：

西土忽来大驾，朔方顿耀前是。共言人事随天意，
急难岂忘亲？独恨轻抛骨肉，致教并受遭邈。权奸
女宠多貽祸，不止自家门。

右调《乌夜啼》

国家当太平有道之时，朝廷之上，既能君君臣臣，则宫闱之间，自然父父子子。由是从一本之亲，推而至于九族之众，凡属天潢，无不安享尊荣，共被一人彛叙之德。流及既衰，为君者不能正其身，为臣者专务惑其主，因而内宠太甚，外寇滋生。一旦变起仓卒，遂至流离播迁，犹幸天命未改，人心未去，天子虽不免蒙尘，储君却已得践祚。然而事势已成，仓皇内禅，毕竟授者不能正其终，受者不能正其始；何况势当危迫，匆匆出奔，宗庙社稷，都不复顾，其所顾恋不舍者，惟是一二嬖幸之人。其余骨肉至戚俱弃之如遗，遂使王孙公子都至飘零；玉叶金枝悉遭戕贼，如唐朝天宝末年之事，真思之痛心，言之发指者也。

且说玄宗驾至马嵬，众将诛杀杨国忠及韩、虢二夫人，玄宗没奈何，只得把杨妃赐死，陈元礼方才约饬众军，请旨启行。众人以杨国忠部下将吏俱在蜀中，不肯西行，或请往河陇，或请往太原，或请复还京师，众论纷纷不一。玄宗意在入蜀，却又恐拂众人之意，只顾低头沉吟，不即明言所向。韦谔奏道：“太原河

陇，俱非驻蹕之地；若还京师，必须有御贼之备。今士马甚少，未易为计。以臣愚见，不知且至扶风，徐图进止。”玄宗闻言首肯，命以此意传谕众人，众皆从命，即日从马嵬发驾起行。及临行之时，有许多百姓父老遮道挽留，纷纷攘攘，都道：“宫阙是陛下家居，陵寝是陛下坟墓，今日舍此，将欲何往？”玄宗用好言抚慰，一面宣谕，一面前行，百姓却越聚得多了。

玄宗乃命太子于车驾之后，谕止众百姓。于是众百姓拥住太子的马说道：“皇爷既不肯留驾，我等愿率子弟从太子东向去破贼，保全长安。”太子道：“至尊冒危而行，我为子者，岂忍一日暂离左右？”众百姓道：“若皇太子与至尊都往蜀中去了，中原百姓谁为之主？”太子道：“尔等众百姓即欲留我，奈何尚未面辞，亦须还白至尊，更禀进止。”说罢，策马欲行，却被众百姓簇拥住了，不得行动。

那时太子之子广平王俶，建宁王倓，俱乘马随后。此二王都是极有智勇的，当下建宁王见人情如此，乃前执太子之鞍进谏道：“逆贼犯阙，四海分崩，不因人情，何以兴复？今殿下若从至尊入蜀，倘贼兵烧绝栈道，则中原土地，拱手授贼。人情既离，岂能复合？他日虽欲复至此，不可得矣！为今之计，不如收集西北守边之兵，召郭子仪、李光弼于河北，与之并为东讨逆贼，克复二京，削平四海，扫除宫禁，以迎至尊，使社稷危而复安，宗庙毁而复存，此岂非孝之大者！何必徒事区区温清定省之文，为儿女子之慕恋乎？”广平王亦从旁赞言道：“人心不可失，倓之言甚善，愿殿下审思之。”东宫侍卫李辅国至皇太子马前，叩首请留，众百姓又喧呼不止。太子乃使广平王俶驰马往驾前启奏，请旨定夺。

此时玄宗方执辔停车，以待太子，久不见至，正欲使人侦探。恰好广平王来见驾，具述百姓遮留之状，玄宗道：“人心如此，即是天意。朕不使焚绝便桥，欲与百姓同奔，正为人心不可失耳！今人心属太子，是朕之幸也。”遂命将后军二千人及飞龙厩马匹分与太子，且传谕将士云：“太子仁孝，可奉宗庙，汝等宜善辅之。”又传语太子道：“西北诸部落，吾抚之素厚，今必得其用，汝勉图之，吾即当传位于汝也。”太子闻诏，西向号泣，广平王即宣谕众百姓道：“太子已奉诏留后抚安尔等。”于是众百姓都呼万岁，欢然而散。

太子既留，莫知所适，李辅国道：“日已晏矣，此地非可久驻，今众意将欲往何处？”众皆莫对。建宁王道：“殿下昔日曾为朔方节度使，彼处将吏岁时致启，佻略识其姓名。今河陇之众多败降于贼，其父兄子弟多在贼中，恐生异志。朔方道近，士马全盛，河西行军司马裴冕在彼，此人乃衣冠名旅，必无二心，可往就之，徐图大举。贼初入长安，未暇徇地，乘此急行，乃为上策。”众皆以为然，遂向朔方一路而行。至渭水之滨，遇着潼关来的败残人马，误认为贼兵，与之厮杀，死伤甚众。及收聚余卒，欲渡渭水，苦无舟楫，乃择水浅之处，策马涉水而渡。步卒无马者，都涕泣而返。

太子至新平，连夜驰三百余里，士卒器械失亡过半，所存军众不过数百而已。正是：

从来太子堪监国，若使行军号抚军。

此日流离国难守，无军可抚愧储君。

话分两头。且说玄宗既留下太子，车驾向西而进，来至岐山，讹传贼兵前锋将到。玄宗催趲众军星夜驰至扶风郡宿歇。众士卒

因连日饥疲，都潜怀去就之志，流言频兴，语多不逊。陈元礼不能挟制，玄宗甚以为忧。秦国桢奏道：“众心汹汹之际，非可以威驱势迫，当以情意感动之。”玄宗然其说。适成都守臣贡常例春彩十万余匹至扶风。玄宗命陈列于庭，召众将士入至庭下，亲自临轩宣谕道：“朕年来昏耄，任托失人，以致逆贼作乱，势甚披猖，不得不暂避其锋。卿等仓卒从行，不及别父母妻子，跋涉至此，劳苦已极，此由朕政之不德所致，心甚愧之。今将入蜀，道路阻长，人马疲瘁，远行不易，卿等可各自还家，朕自与子孙及中官内人辈，勉力前往。今日与卿等别，可共分此春彩，以助资粮，归见父母妻子及长安父老，为朕致意，幸好自爱，无烦相念也。”言罢，涕泪沾襟。众人闻言伤感，亦都涕泣，叩头奏道：“臣等死生愿从陛下，不敢有贰。”玄宗亦挥泪不止，良久起身入内，犹回顾众人道：“去留听卿，不忍相强。”秦国模在后宣言道：“天子仁爱如此，众心岂不知感？”于是众人大哭而出。玄宗命陈元礼将春彩尽数给赏于军上，流言自此顿息。正是：

三军一时忽欲变，谁说威尊命必贱？

不用势迫与刑驱，仁心入人心可转。

军心既定，玄宗即于次日起驾，望蜀中进发。行至河池地方，蜀郡长史崔圆前来迎驾，且说蜀上丰稔，甲士全备。玄宗欢喜，即令于驾前为引导。既入蜀境，路过一大桥，玄宗问是何桥，崔圆道：“此名万里桥。”玄宗闻言，恍然点头道：“一行僧之言验矣，朕可无忧矣！”你道甚么一行僧之言？原来唐朝有一神僧，法名一行，精通天文历法，曾造浑天仪覆矩图，极为神妙。其数学与袁天罡、李淳风不相上下。玄宗尝幸东都，与他同登天宫寺西楼，徘徊瞻眺，慨然发叹道：“朕抚有此山川，必得长享无虞方

好。”因问一行道：“朕得终无祸患否？”一行道：“陛下游行万里，圣寿无疆。”玄宗当时闻此言，只道是祝颂之语，谁知今日远行西川，历过此桥，恰名“万里”，因想一行之言，至今始验；又想他说圣寿无疆，可知朕躬无恙，所以心中欣喜说道“朕可无忧矣！”正是：

万里桥名应远游，神僧妙语好推求。

幸然圣寿还无量，珍重前途可无忧。

当下玄宗催趲军士前行，不则一日，来至成都驻蹕。其殿宇宫室与一切供御之物虽都草创，不甚齐整，却喜山川险峻，城郭完固，贼氛已远，且暂安居。只是眼前少了一个最宠爱的人，想起前日马嵬驿之事，时时悲叹。高力士再三宽解。韦见素、韦谔、秦国模、秦国桢等俱上表请亟为讨贼之计。玄宗降诏，以诸皇子分总节制，然都不即使出镇，特敕永王璘充山南东道、岭南、黔中、江南西道节度都使，以少府西监窦绍为之傅；以长沙太守李岷为副都大使，即日同赴江陵坐镇。又诏以太子充天下兵马大元帅，领朔方、河北、平卢节度都使，收复长安、洛阳。

那知此诏未下之先，太子已正位为天子了。你道如何便正位为天子？原来太子当日渡过渭水，来到彭城，太守李遵出迎，以衣粮奉献，至平凉阅监牧马，得几万匹；又召募得勇士三千余人，军势稍振。时有朔方留后杜鸿渐、六城水陆运使魏少游、节度判官崔漪、度支判官卢简金、监池判官李涵等五人相与谋议道：“太子今在平凉，然平凉散地，非屯兵之所。灵武地方兵食完富，若迎请太子至此，北收诸城兵，西发河陇劲骑，南向以定中原，此万世一时也。”谋议既定，李涵上笺于太子，且籍朔方士马甲兵粟帛军需之数以献。杜鸿渐、崔漪亲王平凉，面启太子道：

“朔方乃天下劲兵之处，今吐蕃请和，回纥内附，四方郡县俱坚守拒贼，以俟兴复。殿下若治兵于灵武，移檄四方，收揽忠义，按轡长驱，逆贼不足屠也。臣等已使魏少游、卢简金在彼葺治宫室，整备资粮，专候殿下驾幸。”广平王、建宁王俱以两人之言为然，于是太子遂率众至灵武驻扎。

过了数日，适河西司马裴冕奉诏入为御史中丞，因至灵武参谒太子，乃与杜鸿渐等定议，上太子笺，请遵大驾发马嵬时欲即传位之命，早正大位，以安人心。太子不许道：“至尊方驰驱道途，我何得擅袭尊位？”裴冕等奏道：“将士皆关中人，岂不日夜思归？其所以不惮崎岖，远涉沙塞者，亦冀攀龙附凤，以建尺寸之功耳。若殿下守经而不达权，使人心一朝离散，大勋不可复集矣！愿即勉徇众情，为社稷计。”太子犹未允许，笺凡五上，方准所奏。天宝十五载秋七月，太子即位于灵武，是为肃宗皇帝，即改本年为至德元载，遥尊玄宗为上皇天帝；裴冕、杜鸿渐等俱加官进秩。

正欲表奉玄宗，恰好玄宗命太子为元帅的诏到了。肃宗那时方知玄宗车驾已驻蹕蜀中，随即遣使赍表入蜀，将即位之事奏闻。玄宗览表喜道：“吾儿应天顺人，吾更何忧？”遂下诏：“自今章奏，俱改称太上皇。军国重事，先请皇帝旨，仍奏闻朕。俟克复两京之后，朕不预事矣。”又命文部侍郎平章事房琯与韦见素、秦国模、秦国桢赍玉册玉玺赴灵武传位，且谕诸臣不必复命，即留行在听新君任用。肃宗涕泣拜领册宝，供奉于别殿。未敢即受。正是：

宝位已先即，宝册然后传。

授受原非误，只差在后先。

后来宋儒多以肃宗未奉父命，遽自称尊，谓是乘危篡位，以子叛父。说便这等说，但危急存亡之时，欲维系人心，不得已而出此；况玄宗屡欲内禅传位之说，已曾宣之于口，今日肃宗灵武即位之事，只说格遵前命，理犹可恕，篡叛之说，似乎太过。若论他差处，在即位之后宠嬖张良娣，当军务倥偬之际与之博戏取乐，此真可笑耳。正是：

若能不以位为乐，便是真心干蛊人。

然虽如此，即位可也，本年便改元，是真无父矣。若使此时邺侯李泌早在左右，必不令其至此。后人诗叹云：

灵武遽称尊，犹日遭多故。

本岁即改元，此举真大错。

当时定策者，无能正其误。

念彼李邺侯，咄哉来何暮？

闲话少说。且说当日天子西狩，太子北行。那些时为何没有贼兵来追袭？原来安禄山不意车驾即出，戒约潼关军士勿得轻进。贼将崔乾祐顿兵观望，及车驾已出数日之后，禄山闻报，方遣其部将孙孝哲督兵入京。贼众既入京城，见左藏充盈，便争取财宝，日夜纵酒为乐。一面遣人往洛阳报捷，专候禄山到来，因此无暇遣兵追袭，所以车驾得安行入蜀，太子往朔方亦无阻虞，此亦天意也。正是：

左藏不焚留饵贼，遂教今日免追兵。

禄山至长安，闻马嵬兵变，杀了杨国忠，又闻杨妃赐死了，韩、虢二夫人被杀，大哭道：“杨国忠是该杀的，却如何又害我阿环姊妹？我此来正欲与他们欢聚，今已绝望，此恨怎消！”又想起其子安庆宗夫妇被朝廷赐死，一发忿怒，乃命孙孝哲大索在

京宗室皇亲，无论皇子皇孙，郡主县主，及驸马郡马等国戚尽行杀戮。又命将宗室男妇，被杀者悉剗取其心，以祭安庆宗。禄山亲临设祭，那日于崇仁坊高挂锦帐，排下安庆宗的灵座，行刑刽子聚集众尸，方待动手剗心，说也奇怪，一霎时天昏地暗，雷电交加，狂风大作，刽子手中的刀，都被狂风刮去城垛儿上插着，霹雳一声，把安庆宗的灵位击得粉碎，锦帐尽被雷火焚烧。禄山大惧，向天叩头请罪，于是不敢设祭，命将众尸一一埋葬。正是：

治乱虽由天意，凶残大拂天心。

不意雷霆警戒，这番惨痛难禁。

看官听说，前日玄宗出奔时，原要与众宗室皇亲同行的，因杨国忠谏阻而止。今日众人尽遭屠戮，皆国忠害之也，此贼真死有余辜矣。正是：

一言遗大害，万剗不蔽辜。

当日众尸虽免剗心之惨，然凡禄山平日所怨恶之人，都被杀戮。还道：“李太白当日乘醉骂我，今日若在此，定当杀之！”又凡杨国忠、高力士所亲信的人也都杀戮。朝官从驾而出者，其家眷在京，亦都被杀。只有秦国模、秦国桢的家眷，俱先期远避，未遭其害。内侍边令诚投降，以六宫锁钥奉献。禄山遣人遍搜各宫，搜到梅妃江采苹的宫畔，获一腐败女人之尸，便错认梅妃已死，更不追求。天幸梅妃不曾被贼人搜去，上皇归后，因得团圆偕老。可笑杨妃于仓皇被难之时犹怀嫉妒，谏阻天子不使梅妃同行。那知马嵬变起，自己的性命倒先断送了。后人诗云：

自家姊妹要同行，天子嫔妃反教弃。

马嵬聚族而歼旃，笑杀当初空妒忌。

禄山下令，凡在京官员，有不即来投顺者，悉皆处死。于是

京兆尹崔光远、故相陈希烈，与刑部尚书张均、太常卿张垪等，俱降于贼。那张均、张垪、乃燕国公张说之子也，张垪又尚帝女宁亲公主，身为国戚，世受国恩，名臣后裔，未意败坏家声一至于此！

父爵燕国公，子事伪燕帝。

辱没燕世家，可称难兄弟。

禄山以陈希烈、张垪为相，乃以崔光远为京兆尹，其余朝士都授以伪官，其势甚炽。然贼将俱粗猛贪暴，全无远略。既克长安，志得意满，纵酒焚财，无复西出之意。禄山亦心恋范阳与东京，不喜居西京，正是：

贪残恋土贼人态，妄窃燕皇圣武名。

未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九十三回 凝碧池雷海青殉节 普施寺王摩诃吟诗

词曰：

谈忠说义人都会，临难却通融。梨园子弟，偏能殉节，莫贱伶工。伶工殉节，孤臣悲感，哭向苍穹。吟诗写恨，一言一泪，真达宸聪。

古调《青衫湿》

自古忠臣义士都是天生就这副忠肝义胆，原不论贵贱的。尽有身为尊官，世享厚禄，平日间说到忠义二字，却也侃侃凿凿，及至临大节、当危难，便把这两个字撇过一边了，只要全躯保家，避祸求福。于是甘心从逆，反颜事仇。自己明知今日所为，必致骂名万载，遗臭无穷也顾不得。偏有那位非高品，人非清流，主上平日不过以俳優畜之，即使他当患难之际，贪生怕死，背主降贼，人也只说此辈何知忠义，不足深责。不道他到感恩知报，当伤心惨目之际，独能激起忠肝义胆，不避刀锯斧钺，骂贼而死。遂使当时身被拘囚的孤臣，闻其事而含哀，兴感形之笔墨，咏成诗词，不但为死者传名于后世，且为己身免祸于他年。可见忠义之事，不论贵贱。正唯贱者而能尽忠义，意足以感动人心。

却说安禄山虽然僭号称尊，占夺了许多地方，东、西两京都被他窃据，却原只是乱贼行径，并无深谋大略，一心只恋着范阳故土，喜居东京，不乐居西京。既入长安，命搜捕百官、宦者、宫女等，即以兵卫送赴范阳，其府库中的金银币帛，与宫闱中的

珍奇玩好之物，都辇去范阳藏贮。又下令要梨园子弟与教坊诸乐工，都如向日一般的承应，敢有隐避不出者，即行斩首。其厩苑中所有驯象舞马等物，不许失散，都要照旧整顿，以备玩赏。

看官听说，原来当初天宝年间，上皇注意声色，每有大宴集，先设太常雅乐，有坐部，有立部。那坐部诸乐工，俱于堂上坐而奏技；立部诸乐工，则于堂下立而奏技。雅乐奏罢，继以鼓吹番乐，然后教坊新声与府县散乐杂戏，次第毕呈。或时命宫女各穿新奇丽艳之衣，出至当筵清歌妙舞，其任载乐器往来者，有山车、陆船制度，俱极其工巧。更可异者，每至宴酣之际，命御苑掌象的象奴引驯象入场，以鼻擎杯，跪于御前上寿，都是平日教习在那里的。又尝教习舞马数十匹，每当奏乐之时，命掌厩的圉人牵马到庭前。那些马一闻乐声，便都昂首顿足，回翔旋转的舞将起来，却自然合着那乐声的节奏。宋儒徐节孝先生曾有《舞马诗》云：

开元天子太平时，夜舞朝歌意转迷。

绣榻尽容骐驎足，锦衣浑盖渥洼泥。

才敲画鼓头先奋，不假金鞭势自齐。

明日梨园翻旧曲，范阳戈甲满关西。

当年此等宴集，禄山都得陪侍。那时从旁谛观，心怀艳羨，早已萌下不良之念。今日反叛得志，便欲照样取乐。可知那声色犬马，奇术淫物，适足以起大盗觊觎之心。正是：

天子当年志太骄，旁观目眩已播摇。

漫夸百兽能率舞，此日奢华即盗招。

那时禄山所属诸番部落的头目，闻禄山得了西京，都来朝贺。禄山欲以神奇之事夸哄他们。乃召集众番人赐宴于便殿，对

众人宣言道：“我今受天命为天子，不但人心归附，就是那无知的物类，莫不感格效顺。即如上林苑中所蓄的象，见我饮宴，便来擎杯跪献；那御厩中的马，闻我奏乐，也都欣喜舞蹈，岂非神奇之事！”众番人听说，俱俯伏呼万岁。那禄山便传令，先着象奴牵出象来看。不一时，象奴将那十数头驯象一齐都牵至殿庭之下。众番人俱注目而观，要看他怎么样擎杯跪献。不想这些象儿举眼望殿上一看，只见殿上南面而坐者不是前时的天子，便都僵立不动，怒目直视。象奴把酒杯先送到一个大象面前，要他擎着跪献。那象却把鼻子卷过酒杯来，抛去数丈。左右尽皆失色，众番人掩口窃笑。禄山又差又恼，大骂道：“孽畜，恁般可恶！”喝把这些象都牵出去，尽行杀讫。于是辍宴罢席，不欢而散。当时有人作诗讥笑道：

有仪可象故名象，见贼不跪真倔强。

堪笑纷纷降贼人，马前屈膝还稽颡。

禄山被象儿出了丑，因疑想那些舞马或者也一时倔强起来，亦未可知，不如不要看他罢，遂命将舞马尽数编入军营马队去。后来有两匹舞马流落在逆贼史思明军中。那思明一日大宴将佐，堂上奏乐，二马偶系于庭下，一闻乐声，即相对而舞。军士不知其故，以为怪异，痛加鞭箠。二马被鞭，只道嫌他舞得不好，越发摆尾摇头的舞个不止。军士大惊，棍棒交加，二马登时而毙。贼军中有晓得此马之事者，忙叫不要打时，已都打死了。岂不可笑？正是：

象死终不屈节，马舞横被大杖。

虽然一样被杀，善马不如傲象。

此是后话，不必赘言。只说禄山在西京恣意杀戮，因闻前日

百姓乘乱盗取库中所藏之物，遂下令着府县严行追究，且许旁人首告。于是株连蔓引，搜捕穷治，殆无虚日。又有刁恶之人，挟仇诬首，有司不问情由，辄便追索，波及无辜，身家不保。民间虽然无日不思念唐室，相传皇太子已收聚北方劲兵，来恢复长安，即日将至；或时喧称太子的大兵已到了，百姓们便争相奔走出城，禁止不住，市里为之一空。贼将望见北方尘起，也都相顾惊惶。禄山料长安不可久居，何不早回洛阳？乃以张通儒为西京留守，安忠顺为将军，总兵镇守关中；又命孙孝哲总督军事，节制诸将，自己与其子安庆绪率领亲军及诸番将还守东都，择日起行。

却于起行之前一日，大宴文武官将，于内府四宜苑中凝碧池上，先期传谕梨园子弟，教坊乐工，一个个都要来承应。这些乐工子弟们，惟李谔、李野狐、贺怀智等数人随驾西去。其余如黄幡绰、马仙期等众人不及随驾，流落在京，不得不凭禄山拘唤，只有雷海青托病不至。

那日凝碧池头便殿上排设下许多筵席。禄山上坐，安庆绪侍坐于旁，众人依次列坐于下。酒行数巡，殿陛之下先大吹大擂，奏过一套军中之乐。然后梨园子弟、教坊乐工，按部分班而进。第一班接东方木色，为首押班的乐官头戴青霄巾，腰系碧玉软带，身穿青锦袍，手执青幡一面，上书“东方角音”四字，其字赤色，用红宝缀成，取木生火之意；幡下引乐工子弟二十人，都戴青纱帽，著青绣衣，一簇儿立于东边。第二班按南方火色，为首押班的乐官头戴赤霞巾，腰系珊瑚软带，身穿红棉袍，手执红幡一面，幡上书“南方徵音”四字，其字黄色，用黄金打成，取火生土之意；幡下引乐工子弟二十人，都戴绛绡冠，着红绣衣，

一簇儿立于南边。第三班按西方金色，为首押班的乐官头戴皓月巾，腰系白玉软带，身穿白锦袍，手执白幡一面，幡上书“西方商音”四字，其字黑色，用乌金造成，取金生水之意；幡下引乐工子弟二十人，都戴素丝冠，著白绣衣，一簇儿立于西边。第四班按北方水色，为首押班的乐官头戴玄霜巾，腰系黑犀软带，身穿黑锦袍，手执黑幡一面，幡上书“北方羽音”四字，其字青色，用翠羽嵌成，取水生木之意；幡下引乐工子弟二十人，各戴皂罗帽，著黑绣衣，一簇儿立于北边。第五班按中央土色，为首押班的乐官头戴黄云巾，腰系蜜蜡软带，身穿黄锦袍，手执黄幡一面，幡上书“中央宫音”四字，其字以白银为质，兼用五色杂宝镶成，取土生金，又取万宝土中生之意；幡下引乐工子弟四十人，各戴黄绫帽，著黄绣衣，一簇儿立于中央。五个乐官，共引乐人一百二十名，齐齐整整，各依方位立定。

才待奏乐，禄山传问：“尔等乐部中人，都到在这里么？”众乐工回称诸人俱到，只有雷海青患病在家，不能同来。禄山道：“雷海青是乐部中极有名的人，他若不到，不为全美，可即着人去唤他来。就是有病，也须扶病而来。”左右领命，如飞的去传唤了。禄山一面令众乐人且各自奏技。于是凤箫龙笛，象管鸾笙，金钟玉磬，秦箏羯鼓，琵琶箜篌，方响手拍，一霎时，吹的吹，弹的弹，鼓的鼓，击的击，真个声音铿锵，悦耳动听。乐声正喧时，五面大幡一齐移动，引着众人盘旋错纵，往来飞舞，五色绚烂，合殿生风，口中齐声歌唱。歌罢舞完，乐声才止，依旧各自按方位立定。

禄山看了心中大喜，掀髯称快，说道：“朕向年陪着李三郎饮宴，也曾见过这些歌舞，只是侍坐于人，未免拘束，怎比得今

日这般快意！今所不足者，不得再与杨太真姊妹欢聚耳。”又笑道：“想我起兵未久，便得了许多地方，东西二京俱为我取，赶得那李三郎有家难住，有国难守，平时费了许多心力，教成这班歌儿舞女，如今不能自己受用，到留下与朕躬受用，岂非天数？朕今日君臣父子相叙宴会，务要极其酣畅，众乐人可再清歌一曲侑酒。”

那些乐人听了禄山说这番话，不觉伤感于心，一时哽咽不成声调，也有暗暗堕泪的。禄山早已瞧见，怒道：“朕今日欢宴，尔众人何得作此悲伤之态！”令左右查看，若有泪容者，即行斩首。众乐人大骇，连忙拭去泪痕，强为欢颜。却忽闻殿庭中有人放声大哭起来。你道是谁？原来是雷海青。他本推病不至，被禄山遣人生逼他来，及来到时，殿上正歌舞的热闹，他胸中已极其感愤，又闻得这些狂言悖语，且又恐喝众人，遂激起忠烈之性，高声痛哭。当时殿上殿下的人，尽都失惊。左右方待擒拿，只见雷海青早奋身抢上殿来，把案上陈设的乐器尽抛掷于地，指着禄山大骂道：“你这逆贼，你受天子厚恩，负心背叛，罪当万剐，还胡说乱道！我雷海青虽是乐工，颇知忠义，怎肯伏侍你这反贼！今日是我殉节之日，我死之后，我兄弟雷万春自能尽忠报国，少不得手刃你等这班贼徒！”禄山气得目瞪口呆，一句话也说不出，只教“快砍了！”众人扯下举刀乱砍，雷海青至死骂不绝口。正是：

昔年已见安金藏，今日还看雷海青。

一样乐工同义烈，满朝愧此两优伶。

雷海青已死，禄山怒气未息，命撤去筵席，将众乐人都拘禁候发落。正传谕时，忽探马来报：皇太子已于灵武即位，年号都有了。今以山人李泌为军师，命广平王、建宁王与郭子仪、李光

弼等，分统军马，恢复两京。又报令狐潮屡次攻打雍丘，奈雍丘防御使张巡又善守，又善战，令狐潮屡为所败。

禄山闻此警报，遂下令即日起马回东京，另议调遣军将应敌。其西京所存宫女宦官、奇珍玩物及一切乐器与众乐人，尽数带往东京去。临行之时，禄山乘马过太庙前，忽勒住马，命军士将太庙放火焚烧。军士们领命，顷刻间四面放起火来。禄山立马观之，火方发，只见一道青烟直冲霄汉。禄山方仰面观看，不想那烟头随即环将下来，直冒入禄山眼中，登时两眼昏迷，泪流如注，不便乘马，另驾轻车而去。自此禄山害了眼病，日甚一日，医治不痊，竟双瞽了。正是：

逆贼毁宗庙，先皇目不瞑。

旋即夺其目，略施小报应。

禄山至东京后，二目失视，不见一物，心中焦躁，时常想要唤些乐人来歌唱遣闷。又因雷海青这一番，心中疑虑，不敢与他们亲近，欲待把他们杀了，又惜其技能，且留着备用。

且说雷海青死节一事，人人传述，个个颂扬，因感动了一个有名的朝臣。那臣子不是别人，就是前日于上皇前奏对钟馗履历的给事中王维。他表字摩洁，原籍太原人氏，少时尝读书终南山，开元年间进士及第。天性孝友，与其弟王缙俱有俊才。王维更博学多能，书画悉臻其妙，名重一时。诸王驸马俱礼之为上宾。尤精于乐律，其所著乐章，梨园教坊争相传习，曾有友人得一幅奏乐画图，不识其名，王维一见便道：“此所画者乃《霓裳》第三叠第一拍也。”当时有好事者，集众乐工奏《霓裳》之乐，奏到第三叠第一拍，一齐都住着不动，细看那些乐工，吹的、弹的、敲的、击的，其手腕指尖起落处，与画图中所画者一般无二。众

人无不叹服。天宝末年，官为给事中。当禄山反叛，上皇西幸之时，仓卒间不及随驾，为贼所获，乃服药取痢，佯为痢疾，不受伪命。禄山素重其才名，不加杀害，遣人伴送至洛阳，拘于普施寺中养病。王维性本极好佛，既被拘寺中，惟日以禅诵为事。或时闲坐，想起昔年上皇梦中，见钟馗挖食鬼眼，今禄山丧其二目，正应此兆。如此看来，鬼魅不久即扑灭矣，独恨我身为朝臣，不及扈从车驾，反被拘困于此，不知何时再得瞻天仰圣，正在悲思，忽闻人言雷海青殉节于凝碧池，因细询缘由，备悉其事，十分伤感，望空而哭。又想那梨园教坊所学的乐章中，多是我的著作，谁知今日却奏与贼人听，岂不大辱我文字？又想那雷海青虽屈身乐部，其平日原与众不同，是个有忠肝义胆的人，莫说那贼人的骄态狂言，他耳闻目见，自然气愤不过；只那凝碧池在宫禁之中，本是我大唐天子游幸的所在，今却被贼人在彼宴会，便是极伤心惨目的事了。想到其间，遂取过纸笔来，题诗一首云：

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再朝天？

秋槐叶落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

王维这首诗只自写悲感之意，也不曾赞到雷海青，也不曾把来与人看。不想那些乐工子弟，被禄山带至东京，他们都是久仰王维大名的，今闻其被拘在普施寺，便常常到寺中来问候。因有得见此诗者，你传我诵，直传到那肃宗行在。肃宗闻知，动容感叹，因便时时将此诗吟讽。只因诗中有“凝碧池”三字，便使雷海青殉节之事愈著。到得贼平之后，肃宗入西京褒赠死节诸臣，雷海青亦在褒赠之中。那些降贼与陷于贼中官员，分别定罪。王维虽未曾降贼，却也是陷于贼中，该有罪名的了。其弟王缙时为刑部侍郎，上表请削己之官，以赎兄之罪。肃宗因记得《凝碧

池》这首诗，嘉其有不忘君之意，特旨赦其罪，仍以原官起用，这是后话。正是：

他人能殉节，因诗而益显。

己身将获罪，因诗而得免。

且说禄山自目盲之后，愈加暴躁，虐使其下，人人自危。且心志狂惑，举动舛错，于是众心离散，亲近之人，皆为仇敌矣。所谓：

恶贯已将满，天先褫其魄。

未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九十四回 安禄山屠肠殒命 南霁云啖指乞师

词曰：

逆臣负却君恩重，受报亲生逆种。家贼一时发动，老命无端送。渠魁虽殄兵还弄，强帅有兵不用。烈士泪如泉涌，断指何知痛？

右调《胡捣练》

君之尊犹天也，犹父也，人而逆天背父，罪不容于死。然使其被戮于王师，伏诛于国法，犹不足为异。唯是逆贼之报，即报之以逆子。臣方背其君，子旋弑其父，既足使人快心，又足使人寒心。天之报恶人，可谓巧于假手矣。乃若身虽未尝为背逆之事，然手握重兵，专制一方，却全不以国家土地之存亡为念，只是心怀私虑，防人暗算，忌人成功，坐视孤城危在旦夕。忠臣义士，枵腹而守，奋身而战，力尽神疲，痛心泣血，哀号请教，不啻包胥秦庭之哭，而竟拥兵不发，漠然不关休戚于其心，以致城池失陷，军将丧亡，百姓罹灾，忠良殒命，此其人与乱臣贼子何异，言之可为发指！

且说安禄山自两目既盲之后，性情愈加暴厉。左右供役之人，稍不如意即痛加鞭撻，或时竟就杀死。他有个贴身伏侍的内监，叫做李猪儿，日夕不离左右，却偏是他日夕要受些鞭撻。更可笑者，那严庄是他极亲信的大臣了，却也常一言不合，便不免于鞭撻。因此内外诸人都怀怨恨。禄山深居宫禁，文武官将希得

见其面。向已立安庆绪为太子，后有爱妾段氏，生一子，名唤庆恩，禄山因爱其母，并爱其子，意欲废庆绪而立庆恩为嗣。

庆绪因失爱于父，时遭捶楚，心中惊惧，计无所出。乃私召严庄入宫，屏退左右，密与商议，要求一自全之策。严庄这恶贼是惯劝人反叛的，近又受了禄山鞭撻之苦，忿恨不过。平日见庆绪生性愚驽，易于播弄，常自暗想：“若使他早袭了位，便可凭我专权用事。”今因他来求计，就动了个歹心，要劝他行弑逆之事，却不好即出诸口，且只沉吟不语。

庆绪再三请问道：“我目下受父皇的打骂还不打紧，只恐怕偏爱了少子，将来或有废立之举。必得先生长策，方可无虑，幸勿吝教。”严庄慨然发叹道：“从来说母爱者子抱，主上既宠幸段妃，自然偏爱那段氏所生之子，将来废立之事，断乎必有。殿下且休想承袭大位了，只恐怕还有不测之祸，性命不可保。”庆绪愕然道：“我无罪，何至于此？”严庄道：“殿下未曾读书，不知前代的故事。自古立一子废一子，那被废之子，曾有几个保得性命的？总因猜嫌疑忌之下，势必至驱除而后止，岂论你有罪无罪。”庆绪闻言，大骇道：“若如此则奈何？”严庄道：“以父而临其子，惟有逆来顺受而已。”庆绪道：“难道便无可逃避了？”严庄道：“古人有云：小杖则受，大杖则走。此不过谓一家父子之间教训督责，当父母盛怒之时，以大杖加来，或受重伤，反使父母懊悔不安，且贻父母以不慈之名，不若暂行逃避，所以说‘大杖则走’。今以父而兼君之尊，既起了忍心，欲杀其子，只须发一言，出片纸，便可完事，更无走处，待逃到那里？”庆绪道：“此非先生不能救我！”严庄道：“臣若以直言进谏，必将复遭鞭撻，且恐激恼了，反速其祸，教我如何可以相救！”庆绪道：“我

是嫡出之子，苟不能承袭大位，已极可恨，岂肯并丧其身？”严庄道：“殿下若能自免于死亡之祸，便并不致有废立之事矣！”庆绪道：“愿先生早示良策，我必不肯束手待死！”

严庄假意踌躇了半晌，说道：“殿下，你不肯束手待死么？你若束手，则必至于死；若欲不死，却束不得了。俗谚云：‘君要臣死，不得不死；父要子亡，不得不亡。’说便如此说，人极则计生。即如主上与唐朝皇帝，岂不是君臣？况又曾为杨妃义子，也算君臣而兼父子，只因后来被他逼得慌了，却也不肯束手待死，竟兴动干戈起来，彼遂无如我何，不但免于祸患，且自攻城夺地，正位称尊，大快平生之志。以此推之，可见凡事须随时度势，敢作敢为，方可转祸为福，但不知殿下能从此万无奈何之计，行此万不得已之事否？”庆绪听说低头一想，便道：“先生深为我谋，敢不敬从。”严庄道：“虽然如此，必须假手于一人，此非李猪儿不可，臣当密谕之。”庆绪道：“凡事全仗先生大力扶持，迟恐有变，以速为贵。”严庄应诺，当下辞别出宫，恰好遇见李猪儿于宫门首，遂面约他：“晚间乘闲到我府中来，有话相商。”

至夜李猪儿果至，严庄置酒肴于密室，二人相对小饮。严庄笑问道：“足下日来又领过几多鞭子了？”李猪儿忿然道：“不要说起，我前后所受鞭子，已不计其数，正不知鞭挞到何日是了？”严庄道：“莫说足下，即如不佞忝为大臣，也常遭鞭挞，太子以储贰之贵，亦屡被鞭挞。圣人云：‘君使臣以礼’。又道：‘为人父，止于慈。’主上恁般作为，岂是待臣子之礼，岂是慈父之道？如今天下尚未定，万一内外人心离散，大事去矣！”李猪儿道：“太子还不知道哩！今主上已久怀废长立幼，废嫡立庶之意，将来还有不可知之事。”严庄道：“太子岂不知之，日间正与我共虑

此事。我想太子为人仁厚，若得他早袭大位，我和你正有好处，不但免于鞭辱而已。怎地画个妙策，强要主上禅位于太子才好。”

李猪儿摇手道：“主上如此暴厉，谁敢进此言，如何勉强得他？”严庄道：“若不然呵，我是大臣，或者还略存些体面，不便屡加挞辱。足下屈为内侍，将来不止于鞭挞，只恐喜怒不常，一时断送了性命。”李猪儿听说，不觉攘臂拍胸道：“人生在世，总是一死，与其无罪无辜，俯首被戮，何如惊天动地做一场，拼得碎尸万段，也还留名后世！”严庄引他说出此言，便抚掌而起，说道：“足下若果能行此大事，决不至于死，到有分做个佐命的功臣哩！只是你主意已定否？”李猪儿道：“我意已决，但恐非太子之意，他顾着父子之情，怎肯容我胡为？”严庄道：“不瞒你说，我已启过太子了。太子也因失爱于父，怕有祸患，向我说道：‘凡事任你们做去罢。’我因想着足下必与我同心，故特约来相商。”李猪儿道：“既然如此，事不宜迟，只明夜便当举动。趁他两日因双眸痛，不与女人同寝，独宿于便殿，正好动手，但他常藏利刃于枕畔，明晚先窃去之，可无虑矣！”言毕作别而去。

次日，严庄密与庆绪约会，到黄昏时候，庆绪与严庄各暗带短刀，托言奏事，直入便殿门来，值殿官不敢阻挡。禄山此时已安寝于帏帐之内，不防李猪儿持刀突入帐中。禄山目盲，不知何人，方欲问时，李猪儿已揭去其被。灯火之下，见禄山袒着大腹，说时迟，那时快，把刀直砍其肚腹。禄山负痛，急伸手去枕畔摸那利刃，却已不见了，乃以手撼帐竿道：“此必是家贼作乱！”口中说话，那肚肠已流出数斗，遂大叫一声，把身子挺了两挺，呜呼哀哉了。时肃宗至德二载正月也。可恨此贼背君为乱，屠戮忠良，虐害百姓，罪恶滔天，今日却被弑而死。乱臣受弑逆之报，

天道昭彰。后人有两只《挂枝儿》词说得好，道是：

安禄山，你做张守珪的走狗，犯死刑，姑饶下这驴头。却怎敢恃兵强，要学那虎争龙斗，你本是狼子野心肠，又道是猪首龙身兽，到今日作孽的猪龙，也倒死在猪儿手！

安禄山，你负了唐明皇的宠眷，不记得拜母妃，钦赐洗儿钱，怎便把燕代唐，要将江山占。可笑你打家贼的鞭何重，那禁他斫大腹的刀太尖。则见你数斗的肠流也，为甚赤心儿没一点！

禄山既被杀，左右侍者方惊骇间，庆绪与严庄早到，手中各持短刀，喝叫不许声张。众人一则平日被禄山打毒，今日正幸其死；二来见庆绪与严庄作主，便都不敢动。严庄令人就床下掘地深数尺，以毡裹其尸而埋之，戒宫中勿漏泄。次早宣言禄山病骤危笃，命传位于庆绪。于是庆绪僭即伪位，密使人将段氏与庆恩缢死，伪尊禄山为太上皇，重加诸将官爵，以悦其心。过了几日，方传禄山死信，命群臣不必入宫哭临，密起其尸于床下。尸已腐烂，草草成殓，发丧埋葬。严庄见庆绪昏庸，恐人不服，不要他见人。庆绪日以酒色为事，凡禄山所宠的姬侍，都与淫乱；凡大小诸事皆取决于严庄，封他为冯翊王。严庄以庆绪之命，使伪汴州刺史尹子奇引兵十三万攻睢阳城，睢阳太守许远求救于雍丘防御使张巡。

且说张巡在雍丘，那南霁云与雷万春，已投入麾下为郎将。当车驾西幸之时，贼将令狐潮来攻雍丘。张巡率许、雷二人及诸将佐，悉力拒贼。令狐潮与张巡原系旧同学，因遣使致书，申言夙契，且云：“天子存亡未卜，守此孤城何益？不如早降为上。”张巡部下有大将六人，亦劝张巡出降。张巡大怒，设天子画像于堂，率众前拜涕泣，逾以大义，众皆感奋。张巡乃斩来使，并斩

劝降六将。于是人心愈坚。

拒守既久，城中缺少了箭，张巡命作草人千余，蒙以黑衣，乘夜缒下城去。贼兵惊疑，放箭乱射，遂得箭无数。次夜，仍复以草人缒下，贼都大笑，更不为备。张巡乃选壮士五百人，缒将下去，径到贼营。贼出其不意，一时大乱，弃营而奔，杀伤甚众。

令狐潮忿怒，亲自督兵攻城。张巡使雷万春登城探视，时万春因传闻得其兄雷海青殉难的消息，十分哀愤，才哭得过，便咬牙切齿的上城来。方举目而望，不防贼兵连发管箭。雷万春面上连中六矢，仍是挺然立着不动。令狐潮遥望见，疑为木偶人。及见其用手拔箭，流血被面，方询知是雷万春，大为骇异。正是：

草人错认是真、真人反疑为木。

笑尔草木皆兵，羨他智勇具足。

少顷，张巡亲自临城，令狐潮望着楼上叫道：“张兄，我见雷将军，知足下军令矣！然如天道何？”张巡说：“足下未识人伦，安知天道？你平日也谈忠说义，今日忠义何在？勿更多言，可即决一胜负。”遂率兵与战，兵皆奋勇争先，生获贼将十四人，斩首八百余级。令狐潮败入陈留，余众屯于沙涡。张巡乘夜袭击，又大破之，奏凯而回。忽探马来报说：“贼将杨朝宗欲引兵袭取宁陵。断我归路。”张巡乃分兵守雍丘，自引兵将星夜至宁陵，恰直许远亦引兵到来，遂合兵与贼战，昼夜数十回合，大破杨朝宗之众，斩首数千级。

捷音至行在，肃宗诏以张巡为河南节度副使，许远亦加官进秩，仍守睢阳。至是尹子奇来攻睢阳，许远因兵少，遣使至张巡处求救。张巡以睢阳要地，不可不坚守，乃自宁陵引兵三千至睢阳，合许远所部兵不过七千人。张巡与南霁云、雷万春等数将，

并力出战，屡次得胜。张巡欲放箭射尹子奇，奈不识其面，乃以篙为矢射去，贼兵疑城中箭已尽，遂将篙矢呈于子奇。于是张巡识其状貌，命南霁云射之，中其左目。正是：

禄山两目俱盲，子奇一目不保。

相彼君臣之面，眼睛无乃太少！

自此许远将战守事宜，悉听张巡指挥。张巡真是文武全才，不但善战，又极善谋，行兵不拘古法，随机应变，出奇制胜。其生性忠烈，每临战杀贼，咬牙怒恨，牙齿多碎。却又能于军务倥偬之际，不废吟咏。因登城楼，遥闻笛声，遂作《军中闻笛》，诗云：

苔莠试一临，敌骑附城阴。

不辨风尘色，安知天地心。

门开边月近，战苦阵云深。

旦夕更楼上，遥闻横笛音。

闲言少说。且说许远向于睢阳城中，积军粮十余万石，后被宗藩虢王巨调其半分给他郡，不由许远不肯。因此睢阳城中粮少。到那时渐已告匱，每人日止给米一、二合，杂以茶纸树皮为食。贼兵攻城愈急，造为云梯，其状如虹，使勇卒三百立于上，推梯临城，欲便腾人。张巡预知，使人于城墙潜凿三穴，俟梯将近，每穴出一大木，一木挂定其梯，使不得进；一木上有铁钩挽住其梯，使不得退；一木上置铁笼盛火药，发火焚之，梯即中断，梯上军士都被火烧跌、落地而死。贼兵又作木驴攻城，张巡命熔金汁灌之，登时消铄。凡此拒守之事，俱应机立办，贼服其智，不敢来攻，但于城外列营围困。张巡、许远分城而守，与众同食茶纸，亦不复下城。那时大帅许叔冀在谯郡，贺兰进明在临淮，

俱拥兵不救。而临淮与睢阳尤近，张巡乃命南霁云赴临淮借粮，乞师援救。

霁云领命，引三十骑出城突围而走，贼众数万挡之，霁云直冲其众，左射右射，矢无虚发，贼皆披靡。遂出重围至临淮见贺兰进明，涕泣求救。谁知进明素与许叔冀不睦，恐分兵他出，或为所袭；二来又心怀妒忌，不欲许远、张巡成功，竟不肯发兵，亦无粮米相借，说道：“此时睢阳当已失陷，我即发兵借粮，亦无及矣！”霁云道：“睢阳死守待救，大兵速去，必不至于陷；若果已失，我南八男儿，请以死谢大夫。”进明只不允。霁云奋然道：“睢阳与临淮如皮毛之相依，睢阳若陷，即及临淮，岂可不救？”说罢仰天号恸。

进明爱其忠勇，意欲留之，乃用温言抚慰，且命设宴款待，奏乐侑酒。霁云大哭道：“仆来时，睢阳城中已不食月余矣，今即欲独食，安能下咽！大夫坐拥强兵，并无分灾救患之意，岂忠臣义士之所为乎？”因发狠自咬下一指，以示进明道：“仆既不能达主将之意，请留此指以示信，归报主将与同死耳！”一时指血泪血，有如泉涌，座客俱为之挥涕。进明决意不救，又度霁云不可留，竟谢遣之。此真千古可恨之事，所以至今张睢阳庙中，铜铸一贺兰进明之像，裸体绑缚，跪于阶下，任人敲打，以泄此恨。后人也有两只《挂枝儿》说得好，正是：

进明呵，你也食唐家禄否？人望你拯灾危，冒险的来求救。谁知你拥强兵，竟不能相救。不曾见你兴师去，倒要将他勇士留。可怜那南八男儿也，十指儿只剩九。

进明呵，你不顾千年的唾骂，任南八苦求救，只不听他，眼

睁睁看他将指头儿咬下。他当时临去空咬指，我今日说来亦咬牙，好把你睢阳庙里铜人，也尽力的狠敲打！

南霁云自临淮奔至宁陵，与偏将廉坦引步骑数百，冒围至睢阳城下，与贼力战，砍坏贼营，方得入城门。城中人闻救兵不至，无不号哭，或议弃城而走。张巡、许远婉言晓谕众人道：“睢阳乃江淮保障，若弃之而去，贼必长驱东下，是无江淮也。况我众饥疲，即走亦不能远，徒遭残杀耳！临淮虽不来相救，诸镇岂无一仗义者，不如坚守以待之。但是城中绝粮，何忍留尔众同受饥寒，今任尔众自便，我二人为朝廷守士，义当以身守之，不敢言去也！”众人闻言感激，愿同心竭力，以守此城。茶纸食尽，杀马而食；马食尽，罗雀掘鼠而食；雀鼠亦尽，张巡杀其爱妾，许远烹其家僮，以享壮卒。人心愈加衔感，明知必死，终无叛志。

又挨过了数日，军将都羸瘦患病，不能拒守，贼遂登城。张巡西向再拜道：“臣力竭矣！不克全城以报朝廷，死当为厉鬼以杀贼！”今盛京慈仁寺所塑青魑菩萨，赤发蓝面，口衔巨蛇，如夜叉之状，云即张睢阳自矢所为厉鬼像也。城既破，张、许二公及诸将俱被执。尹子奇将许远解赴洛阳。张巡与南霁云等共三十六人皆遇害。张巡至死，神色如常，万春、霁云俱骂不绝口而死。其余三十余人。亦无一肯屈节者。后人诗赞曰：

张巡先殒固尽忠，许远后亡亦矢节。

从死不独有南、雷，三十六人同义烈。

睢阳失陷三日之后，河南节度使张镐引救兵到来。原来张镐闻睢阳危急，倍道来援，犹恐不及，先遣飞骑驰檄谯郡太守阎丘晓，使速引本部兵先往。阎丘晓素傲狠，不奉节制，竟不起兵。

及张镐至，城已破三日矣。张镐大怒，令武士擒闾丘晓，至军前杖杀之。正是：

恨不移此闾丘杖，并杖临淮狠贺兰。

未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九十五回 李乐工吹笛遇仙翁 王供奉听棋谒神女

词曰：

声音入妙感仙家，月夜引仙槎。只嫌笛管未全佳，吹破共嗟呀。更惊弈理通仙道，决胜负数着无加。只将常势略谈些，国手已堪夸。

右调《月中行》

人生世上，不特忠孝节义与夫功勋事业、道德文章，足以流芳后世，垂名不朽，就是那一长一技之微，若果能专心致志，亦足以轶类超群，独步一时。且其艺既精妙入神，不难邀机遇于君上，致感动于神仙，使其身所遭逢之事，传为千秋佳话。

却说张镐既杖杀闾丘晓，即移书于贺兰进明，责其不救睢阳。恰闻朝廷有旨，命张镐镇临淮，着进明移驻别镇。张镐乃率兵攻打睢阳城，与尹子奇大战。子奇正战之间，忽然阴云四合，寒风扑面，贼众都闻鬼哭神号之声，空中如有鬼兵来冲突，一时大乱，四散狂奔。正是：

死为厉鬼忠臣志，须信忠魂自有灵。

尹子奇兵溃，只得弃了睢阳城，退奔陈留。谁想陈留百姓恨其荼毒睢阳，痛惜忠良被害，遂出其不意，杀将起来，斩了尹子奇，开城迎降。张镐安民已毕，分兵留守。一面引众回镇，一面将睢阳死难诸臣，具表奏闻朝廷。恰好上皇有手诏至肃宗行在，命褒录死节之人。

且说上皇在蜀中，眼前少了个杨妃，常怀愁闷。那些梨园子弟又大半散失，供御者无多人，更加不快；还亏有高力士日夕侍侧，时为劝解。及闻安禄山焚毁祖庙，杀害宗室，残虐臣民，遂抚心顿足，十分哀痛。随又传闻禄山已死，乃叹恨道：“朕恨不及手自寸磔此贼也！”因追念故相张九龄昔年曾说禄山有反相，不宜宥其死，此真先见之明，当时若从其言，何至有今日之祸？于是特遣中使往曲江，致祭于其墓，御制祭文一道，手书付中使赴墓前宣读。其文云：

惟卿昔者曾有谏言，谓安禄山反相昭然，不宜宥死，宜亟歼旃。朕听不聪，轻纵巨奸，既宽显戮，更予大藩，酿兹凶祸。追悔从前，卿今若在，朕复何颜！追念老臣，曷胜涕涟。特遣致祭，侑以短篇，嘉卿先见，志吾过愆。尚飨。

上皇既遣祭张九龄，且厚恤其家，因即降手诏，命朝臣查录一切死难忠臣，申奏新君，并加恤典，不得遗漏。又闻雷海青殉节于凝碧池，不胜嘉叹。

张野狐因乘机启奏道：“梨园旧人黄幡绰向羁贼中，今从东京逃来，欲请见驾。只因失身陷贼，恐上皇爷欲加之罪，故逡巡未敢。”上皇道：“汝等俳优之辈，安能尽如雷海青这般殉节？失身贼中，不足深责。黄幡绰既从贼中来，必知雷海青殉节之详，朕正欲问他，可便唤来。”

左右领旨，即将黄幡绰宣到。幡绰叩首阶前，涕泣请罪。上皇赦其罪，问道：“雷海青殉节于凝碧池之日，你也在那里么？”幡绰道：“此事臣所目睹。”上皇道：“汝可详细奏来。”幡绰便把那安禄山如何设宴奏乐，众乐工如何伤感堕泪，禄山如何要杀那堕泪的，雷海青如何大哭，如何抛掷乐器，骂贼而死，一一奏闻。

上皇叹息道：“海青乃能尽忠如此，彼张均、张洎辈，真禽兽不若矣！”因问幡绰道：“汝于此时亦曾堕泪否？”幡绰道：“触目伤心，那得不堕泪？”

时内监冯神威在侧，向日幡绰曾于言语之间戏侮了他，心中不悦，奏道：“此言妄也。奴婢闻人传说，幡绰在贼中，把安禄山极其谄奉。禄山在宫中梦纸窗破碎，幡绰解云：‘此为照临四方之兆。’禄山又梦自身所穿袍袖甚长，幡绰又为之解云：‘此所谓垂衣而天下治。’如此进谏，岂是肯堕泪者？”上皇即问幡绰：“汝果有此言否？”那黄幡绰本是个极滑稽、善戏谑的人，平日在御前惯会插科打诨，取笑作耍的，那时若惊惶抵赖，便没趣了，他却不慌不忙，从容奏道：“禄山果有此梦，臣亦果有此言。臣因禄山有此不祥之二梦，知其必败，故不与直言取祸，只以巧言对之，正欲留此微躯，再睹天颜耳。”上皇道：“怎见得此二梦之不祥，汝便知其必败？”幡绰道：“纸窗破者，不容糊做也；袍袖长者，出手不得也。岂非必败之兆乎？”上皇听说，不觉大笑，遂命仍旧供御。正是：

闻之既堪为解颐，言者自可告无罪。

自此上皇时常使黄幡绰侍侧，询问东西二京之事。幡绰恐感动圣怀，应对之间，杂以诙谐，常引得上皇发笑。忽一日，又有一个梨园旧人到来，你道是谁？却是笛师李谔。原来李谔于圣驾西行时，同着一个从人奔走随驾，不想走迟了，却追随不及，失落在后。遇着哥舒翰的败残军马冲来，前路难行，急慌慌的奔窜，一时无处逃匿，只时权避入一山谷中。其中有古寺一所，寺僧询知是御前供奉之人，不敢怠慢，因留他暂寓，一连住了五、七日。

一夕，月朗风清，从人先自去睡了。李谔心中烦闷，且不即

睡，又爱那风清月白，徘徊观玩了一回，便向行囊中，取出平日所吹的那枝笛儿来，独自步出寺门，在一大树之下石台上坐着，把那笛儿吹起。真个声音嘹亮，响彻山谷。才吹罢，遥见园林中走出一个彪形大汉，大踏步行至前来，仔细视之，乃一虎头人也。李谔大骇，那虎头人身穿一件白夹单衣，露脚赤足，就寺门槛上箕踞而坐，说道：“笛声甚妙，可再吹一曲。”李谔那时不敢不吹，只得按定了心神，吹起一套繁靡之调。虎头人听到酣适之际，不觉瞑然睡去，横卧于槛上，少顷之间，鼾声如雷。李谔欲待跨入寺门槛去，又恐惊醒了他不是耍处；回首四顾，没处藏身，只得将笛儿安放在草间，尽力爬上那大树，直爬到那极高的去处，借树叶遮身，做一堆儿伏着。

不移时虎头人醒来，不见了吹笛人，懊悔道：“恨不早食之，却被他走了。”遂立起身来，向空长啸一声，便有十余只大虎，腾跃而至，望着虎头人俯首伏地，状如朝谒。虎头人道：“适有一吹笛小儿，乘我睡熟，因而逃脱。我方才当槛而卧，量彼不敢入寺，必奔他处，汝等可分路索之。”众虎遂四散奔去，虎头人依然踞坐不动。约五更以后，众虎俱回，都作人言道：“我等四路追寻不获。”正说间，恰值月落斜照，见有人影在树。虎头人笑道：“我道有云行雷掣，却原来在这里！”乃与众虎望着树上，跃身攫取。幸那树甚高，跃攫不及。李谔此时却吓得魂不附体，满身抖颤，几乎坠下，紧紧抱着树枝。

正在危急，忽闻空中有人喝道：“此乃御前之人，汝等孽畜，不得猖獗！”于是虎头人与众虎一时俱惊散。少间天曙，仆从来寻，李谔方才下树。且喜那笛儿原在草间无损，仍旧收得。正是：

萧能引凤，笛乃致虎。

岂学虞廷。百兽率舞。

李谔受此惊恐，卧病数日。病愈之后，方欲起身，适有旧日相知的京官皇甫政新任越州刺史，因赴任途次，偶来山寺借宿，遇见了李谔，各叙寒暄，问李谔：“将欲何往？”李谔道：“将欲西行，追随大驾。”皇甫政道：“近日西边一路，兵马充斥，岂可冒险而行；不如同我到越州暂住，俟稍平定，西行未迟。”李谔应诺，遂别了寺僧，随着皇甫政迤邐来至越州，即寓居于刺史署中。

那越州有个镜湖，是名胜之处，皇甫政公事之暇，常与李谔到彼观览。李谔道：“湖光可人，尤宜月夜。”皇甫政点头道：“我亦正欲为月夜泛湖之游。”乃于月明之夜，具酒肴于舟中，约集僚友，同了李谔泛湖饮宴。但见月光如水，水光映月，放舟中流，如游天际，正合着苏东坡《赤壁赋》中两句，道是：

桂棹兮兰桨，击空明兮溯流光。

众官饮酒至半酣，都要听李谔的妙笛，说道：“昔年勤政楼头一曲笛音，止住了千万人的喧哗，天下传闻绝技。今夕幸得相叙，切勿吝教。”皇甫政笑道：“李君所用之笛，我已携带在此了。”众官都喜道：“可知妙哩！”李谔谦逊了一回，取出笛儿吹将起来，其声音之妙，真足以怡情悦耳，听者无不啧啧称叹。一曲方终，只见前面有扁舟一叶，一童子鼓棹而行，船上立着一个老翁，口中高声的喊道：“大好笛音，肯容我登舟一听否？”众人于月下视之，见他：

数髯瑟瑟，一貌堂堂。野服葛巾，绝似仙家妆束；开襟挥麈，更饶名士风流。果然顾盼非凡，真乃笑谈不俗。

众官看了，知其非常人，不敢轻忽，即请过大船中，以礼相

见。老翁道：“山野之人，多有唐突，幸勿见罪。”众官揖之就坐。

那老翁道：“偶游月下，忽闻笛声甚佳，故冒昧至此，欲有所陈。”李谔道：“拙技不足污耳，承翁丈闻声而来，定是知音，正欲请教大方。”老翁道：“顷所吹者，乃《紫云回》曲也，此调出自天宫，今尊官已悉得其妙，但婉转之际，未免微涉番调，何也？”李谔惊叹道：“翁丈真精于音律者，仆初学笛时所从之师，实系番人。”老翁道：“笛者涤也，所以涤邪秽而归之于雅正也，岂可杂以番调邪！宜尽脱去为妙。”李谔拱手道：“谨受教。”老翁道：“尊官所吹之笛，是平日惯用的么？”李谔道：“此笛乃紫纹云梦竹所造，出自上赐，正是平时用熟的。”老翁道：“紫纹竹生在云梦之南，于每年七月望前生；但今年七月望前生，必须于明年七月望前伐，若过期而伐，则其音窒；先期而伐，则其音浮。适间细听笛音，颇有轻浮之意，当是先期而伐者。但可吹和平繁靡之音调，若吹金石清壮之调，笛管必将碎裂。”

众官听了，都未肯信。李谔口虽唯唯，也还半信半疑。老翁道：“公等如不信，老朽请一试之。”说罢，便取过李谔所吹的笛儿，吹起一曲金石调来，果然其声清壮，可以舞潜蛟而泣嫠妇。李谔与众官都听得呆了。及吹至入破之时，众人正听得好，忽地刮刺一声，笛儿裂作两半，众方惊叹信服。老翁笑道：“损坏佳笛，如之奈何？老朽偶带得二笛在此，当以其一奉偿。”遂向衣裾中取出二笛，一极长，一稍短，乃以短者送李谔道：“便请试吹。”李谔接过来，略一吹弄，果然应手应口，非他笛可比，心中欢喜，再三称谢。皇甫政笑道：“从来说宝剑赠与烈士，红粉寄与佳人。老丈既以敝友为知音，何不并将那一枝惠赐之？”老翁道：“非敢吝惜，其实那一笛非人间所宜吹者，即使相赠，亦

未必能吹。”李谔道：“小子愿一试之。”

老翁便把那笛递过来，李谔吹之再四，都不入调，且亦不甚响亮。老翁道：“此非人间笛，固未易吹也。”李谔道：“此笛量非老丈不能吹，必求赐教。”老翁摇头道：“人间吹不得。”李谔道：“人间吹了便怎么？”老翁笑道：“尊官前日山谷中所吹，不过是人间之笛，尚有虎妖闻声而至，今于湖中吹动那一笛，岂不大惊蛟龙乎？”众人闻言，都道：“不信有这等事。”老翁道：“诸公如必欲吹，老朽试略吹之，倘有变动，幸忽惊讶。”于是取过那笛来，信口一吹，其声震耳，树头宿鸟俱惊飞叫噪；到五六声之后，只见月色惨黯，大风顿作，湖水鼓浪，巨鱼腾跃，举舟之人大骇，都道：“莫吹罢！莫吹罢！”

老翁呵呵大笑，收过了笛，起身告别，众人挽留不住。李谔道：“还不曾拜问尊姓大名。”老翁笑道：“前宵于空中喝退虎妖者即我也，不须更问姓名。”言讫，耸身跃入小舟，童子鼓棹如飞，顷刻不见。众人又惊又喜，都赞叹李谔妙笛，能使仙翁来降。正是：

笛既能致虎，亦复可通仙。

虎因畏仙去，仙还把笛传。

李谔自得了仙翁所授之笛，其技愈精。皇甫政因他是御前侍奉的人，不敢久留，打听得路途稍通，遂赍送盘费，遣发起行。不则一日，来到蜀中。先投谒高力士，引至上皇驾前朝见。上皇怜其间关跋涉而来，赐与衣帽，仍令供御。李谔将途中遇仙之事，从容启奏。上皇本是极好神仙的，闻其所奏，十分叹异。高力士因奏道：“老奴向闻翰林院弈棋供奉王积薪，亦曾于旅次遇仙。”上皇道：“此事朕所未闻，王积薪今在此，当面问之。”于是传旨，

宣王积薪。

且说那王积薪乃长安人，原是世家巨族的后裔，从幼性好弈棋，屡求善奕者指教，遂成高手。少年时曾与一班贵介子弟四、五人，于长安城外一个有名的园亭上宴会。正酣饮间，忽有一人乘马至园门首下了马，昂然而入，看他打扮，不文不武，对众举手笑道：“诸君雅集，本不当来吵扰，止缘渴吻，欲得杯酒润之，未识肯见赐否？”王积薪见其器宇轩昂，知非恒辈，不等众人开口，先自起身迎揖，逊之上座。那人也不推辞，便就坐了。积薪取大杯斟酒送上，那人接来饮讫，叫再斟来。王积薪一面再斟酒，一面供他举箸。那些众少年尽是贵公子，平日不看人在眼里的，今见此人突如其来，又甚简傲，俱心怀不平，不知他是何等人，又不敢向前问他。其中一少年乃举杯出令道：“我等各自道家世，其最贵显者饮三杯，请客先道。”那人笑道：“吾请先饮三杯而后言。”积薪便令童子快斟酒。那人连进三杯，起身出席，举手向众人道：“我高祖天子，曾祖天子，祖天子，父天子，本身天子。”说罢，大步出门，上马疾驰而走。众人方相顾错愕，早有内监与侍卫等人，策着马来寻问。原来那时玄宗常为微行。这一日改换衣装，出城闲玩，因偶与众少年相遇。次日，命高力士访知那敬酒的少年是王积薪，特召入见，厚有赏赐，且云：“诸少年自矜家世，真乞儿相，汝独大雅可喜。”因命送翰林院读书，后知其善弈，遂令为弈棋供奉。正是：

不因杯酒力，安得侍君王？

王积薪有此遭遇，日侍至尊。及安禄山作乱，车驾西幸之时，多官随行。积薪带着一个老仆，随众奔走。奈蜀道险隘，每当止宿时，旅店多被贵官占住，积薪只得随路于民家借宿。一日迂道

大宽转沿山溪而行，不觉走入一荒村。时已薄暮，那村中只有一家人家，茅舍三间，柴扉半掩。积薪主仆扣扉求宿。内里走出一个老婆婆来，说道：“此间止老身与一个媳妇儿住着，本不该留外客在此，舍此更无宿处，客官可权就廊檐下宿一宵罢！”积薪谢道：“只此足矣！”婆婆取些茶汤与几个面饼来供客，叫了安置，关了柴门，自进去了。积薪听得他姑媳二人各处一室，各自阖户而寝。积薪主仆卧于廊下，老仆先已睡着，积薪转辗未寐。

忽闻那婆婆叫应了媳妇，说道：“良宵无以消遣，我和你对弈一局如何？”媳妇应道：“既如此甚妙。”积薪惊异道：“乡村妇女，如何知弈？且二人东西各宿，如何对弈？”便爬起来从门缝里张看，内边黑洞洞，已皆灭烛矣，乃附耳门扉细听之，闻得婆婆道：“饶你先起。”媳妇道：“我于东五南九置子起矣！”停了半晌，婆婆道：“我于东五南十二置子矣！”又停了半晌，媳妇道：“我于西八南十置子矣！”又停了半晌，婆婆道：“我于西九南十四置子矣！”每置一子，必良久思索，夜至四更，共下三十六子，积薪一一密记。忽闻婆婆笑道：“媳妇你输了，我止胜你九枰耳！”媳妇道：“我错算了一着，固宜败北。”自此寂然。

天明启扉，积薪整衣入见，看那婆婆鬓发斑斑，丰采奕奕，绝不似乡村老媪。积薪请见其媳，婆婆即呼媳妇儿出来相见，你道那媳妇怎生模样？

虽是村家装束，自然光彩动人。举止安闲，不啻闺中之秀；丰姿潇洒，亦如林下之风。若遇楚襄王，定疑神女；即非蓝桥驿，宛似云英。

积薪相见过，即叩问弈理。婆婆道：“我姑媳无以遣此良宵，

偶尔对局，岂堪闻于尊客？”积薪再三请教，婆婆道：“弈虽小数，其中自有妙理。尊客既好此，必善于此，今可率己意布局置子，使老身观之，或当进一言相商。”乃取棋局棋子出来，积薪尽平生之长布置，未及四五十子，只见那媳妇微微含笑，对婆婆说道：“此客可教以人间常势。”婆婆遂指示攻守杀夺，救应防拒之法，其意甚略，然皆平时思虑所不及。积薪更欲请益，婆婆笑道：“只此已无敌于人间矣！大驾已前行，客官可速往。”积薪称谢而别。行不十数步，回头看时，茅舍柴扉，都已不见，方知是通了仙人，不胜叹诧。正是：

弈通太极阴阳理，妙诀从来原不多。

好向人间称莫敌，笑他空烂手中柯。

积薪自此弈艺绝伦。当日上皇因高力士言及，特召积薪面询其事。积薪把上项事奏闻，黄幡绰在旁，听了插诨道：“弈称‘手谈’，那家妈妈媳妇，却又口著，真是异事。”上皇笑道：“常人之弈，以手为口，必须目视，不若仙人之弈，以口为手，不须用目也。”积薪道：“臣常布置其姑媳对弈之势，虽罄竭心思，推算其所言九枰胜负之说，终不可得。”上皇道：“此必非人间常势，存此以待后之识者可耳。”高力士道：“积薪昔年饮酒，曾得遇圣人，今日弈棋又遇仙人，何其多佳遇也。”上皇道：“李谟所遇吹笛仙翁，积薪所遇弈棋姑媳，总是仙人，但未知是何仙，此时若张果，叶法善、罗公远辈有一人在此，必知其来历矣！”

正闲谈间，肃宗遣使来奏言，永王璘谋反，称帝于江南。上皇大怒，命速遣将讨之。不一日，有中使啖廷瑶，赍奉肃宗告捷表文，奏称广平王与郭子仪屡胜贼兵，又得回纥助战，已恢复西

京，今即移兵东向，将并恢复东京矣。上皇大喜。正是：

且喜耳闻好消息，会须眼看捷旌旗。

未知如何复两京，且听下回分解。

第九十六回 拚百口郭令公报恩 复两京广平王奏绩

词曰：

感恩思报英雄志，欲了平生事。因他冤陷，拼吾百口，贷他一死。友朋情谊犹如此，何况为臣子！亲王奏凯，全亏大将，丹诚共矢。

右调《贺圣朝》

从来能施恩者，未必望报，而能图报者，方不负恩。战国时的侯生对信陵君说得好，道是：“公子有德于人，愿公子忘之；人有德于公子，愿公子无忘之，无忘之者，必思有以报之也。”孔子曰：“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夫报德不曰以直，而曰以德者，报德与报怨不同，报怨不可过刻，以直足矣；且怨有当报者，有不当报者，有时以报为报，有时以不报为报，皆所谓直也。若夫德是必要报的，不可不厚报的，说不得个他如此来，我亦当如此答。一饭之恩，报以千金，岂是掂斤估两的事？我当危困之时，那人肯挺身相救，即时迫于事势，救我不成，他这段美意，也须终身衔感；况实能脱我于患难之中，真个生死而肉骨，我到后来建功立业，皆此人之赐。此等大恩，便舍身拼家以报之，诚不为过。推此报恩之念，其于君臣之间，虽不可与论报施，然人臣匡君定国，戡乱扶危，成盖世之奇勋，总也是不忘君恩，勉图报效而已。

却说肃宗自灵武即位后，即令郭子仪为武部尚书、灵武长

史；李光弼为户部尚书、北都留守并同平章事；又特遣使征召李泌。那李泌字长源，京兆人氏，生而颖异，身为仙骨。幼时尝闻空中有仙乐来相迎，其身飘飘欲举，家人共相抱持。后来每闻音乐，家人即捣蒜向空泼洒，自此音乐渐绝。至七岁，便能吟诗作赋，聪慧异常。

上皇开元年间，下诏召集京中能谈佛老者，互相议论。有一童子姓员名俶，年方十岁，与众问答词辩无穷。上皇嘉叹，因问员俶：“外边还有与你一般聪慧的童子么？”原来员俶乃是李泌的姑娘所生，与李泌为中表兄弟，当下便奏说：“臣母舅之子李泌，小臣三岁，而聪慧胜臣十倍。”上皇即遣中使召之，李泌应召而至，朝拜之际，礼仪娴雅。其时上皇方与燕国公张说弈棋，遂命张说出题试之。张说使赋“方圆动静”。李泌请言其略，以便措辞。张说指着案上棋枰说道：“方若棋局，圆若棋子，动若棋生，静若棋死。”说罢，张说还恐他年太幼，未能即解，又对他说道：“此是我借棋以为方圆动静之喻，汝自赋方圆动静四字，不可泥棋为说也。”李泌道：“这晓得。”即信口答道：“方若行义，圆若用智，动若骋才，静若得意。”张说听了，大为惊异道：“此吾小友也！”因起身拜贺朝廷得此神童。正是：

堪使老臣称小友，共夸圣主得神童。

上皇厚加赐赉，命于翰林院读书。及长，欲授以吏职，李泌再三辞谢，乃赐与太子为布衣交，太子甚相敬爱。李林甫、杨国忠都忌之，李泌因遂告归，隐居颖阳。

至是肃宗思念旧交，遣使征至行在，待以宾礼，出则联骑，寝则对榻，事无大小，皆与商酌；欲命为右相，李泌固辞，只以白衣随驾。

一日，肃宗与李泌并马而出，巡视军营。军士们窃相指道：“黄衣的是圣人，白衣的是山人。”肃宗微闻此语，因谓李泌道：“艰难之际，不敢以官职相屈，但且衣紫，以绝群疑。”遂出紫袍赐之，李泌只得拜受。肃宗即令左右为之换服。李泌换服讫，正欲谢恩，肃宗笑道：“且住，卿既服此，岂可无称？”乃于袖中取出敕书一道，以李泌为参谋军国元帅府行军长史，李泌犹固辞，肃宗道：“朕非敢相屈，期共济艰难耳，俟赋平，任行高志。”李泌拜受命。肃宗欲以建宁王倓为大元帅，李泌道：“建宁王果堪作元帅，然广平王居长，若建宁王功成，岂可使广平王为吴泰伯？”肃宗道：“广平王系冢嗣，何必以元帅为重？”李泌道：“广平王未正位东宫，今艰难之际，人心所属在于元帅，若建宁大功既成，陛下即欲不以储贰，彼同立功者，其肯已乎？太宗、上皇即其事也。”肃宗点头道：“卿言良是，朕当思之。”李泌退朝，建宁王迎谢道：“顷传闻先生奏对之言，正合吾心，吾受赐多矣。”李泌道：“殿下孝友如此，真国家之福也。”于是肃宗以广平王俶为天下兵马大元帅，郭子仪、李光弼等所部之军，俱属统率。

时李光弼驻防太原，其麾下精兵俱调往朔方，在太原者仅万人。贼将史思明等引兵十余万人来攻城，诸将皆议修城以待之。光弼道：“太原城周四十里，修之非易，贼垂至而兴役，是未见敌而先自困也。”乃命士卒于城外凿濠以自固，掘坑堑数千，及贼攻城于外，光弼即令以坑堑中掘出的泥土增垒于内为守御。贼围攻月余，无隙可乘。光弼访得钱冶内有铸钱的佣工兄弟三人，善穿地道，以重赏购之，使率其伙伴掘地道以俟贼。有贼将于城下仰面侮骂城上人。光弼即遣人从地道拽其足而入，缚至城上斩之，自此贼行动必低头视地。光弼又作大炮，飞巨石，每一发必

击死几十人，贼乃退营于数十步外。光弼遣使诈称城中粮尽，与贼相约刻期出降。史思明信以为真，不复为备。光弼暗使人穿地道，直至贼营，支之以木。至期使二千余人，走马出城，恰像要去投降的一般。贼方瞻望喜跃，忽然营中地陷，压死者无数，贼众惊乱，官军鼓噪而出，斩杀万计。史思明乃引众纷纷遁去。光弼上表奏捷。广平王正以太原要地被围，欲遣兵往救，因得捷报而止。

郭子仪以河东居两京之间，得河东而后两京可图。时贼将崔乾佑守河东，郭子仪密使人入河东，与唐官之陷于贼中者约为内应，内外夹攻，崔乾佑不能抵敌，弃城而逃。子仪引兵追击，斩杀甚众，乾佑仅以身免。河东遂平。正是：

从来郭李称名将，战守今朝各奏功。

肃宗以郭子仪为天下兵马副元帅，正谋恢复两京，忽闻报永王璘反于江陵，僭称帝号。原来永王璘出镇江陵，自恃富强，骄蹇不恭。及闻肃宗即位灵武，乃与部将属官等共私议，以为太子既遽自称尊，我亦可据有江表，独帝一方。正在谋议起事，肃宗恶其骄蹇，诏使罢镇还蜀，永王竟不奉诏，至是举兵反，自称皇帝。思欲招致有名之士，以为民望。闻知李白退居庐山，距江陵不远，遣使征之。李白辞不应赴。永王使人伺其出游，要之于路，劫取至江陵，欲授以官。李白决意不受。永王不能屈其志，但只羁縻住他，不放还山。

肃宗闻永王作乱，一面表奏上皇，一面遣淮南节度使高适、副使李成式共引兵征讨。时内监李辅国阴附宫中，张良娣专权用事。那降贼的内监边令诚因为贼所忌，乃自贼中逃至行在，依托李辅国图复进用。李泌上言道：“令诚以宦官蒙上皇委任，外掌

兵权，内掌宫禁，而贼至即降，且以宫门锁钥付贼，如此叛徒，罪不容诛！”肃宗遂命将边令诚斩首，为降贼者示警。于是李辅国奏称：“原任翰林学士李白，现为逆藩永王璘谋主，宜诏刑官注名叛党，俟事平日按律治罪。”

你道李辅国为何忽有此奏？只因李白当初在朝时，放浪诗酒，品致高尚，全不把这些宦官看在眼里，所以此辈都不喜他。今辅国乘机劾奏，一来是私怨；二来迎合朝廷显诛叛党之意；三来怪李泌奏斩了边令诚。他今劾奏李白，见得那文人名士，受过上皇宠爱的，也不免从逆，莫只说宦官不好。当日肃宗准其奏，传旨法司。却早惊动了郭子仪，他想：“昔年李白救我性命，大恩未报，今日岂容坐视？”遂连夜草成表章，次日即伏阙上表。其表略云：

臣伏睹原任词臣李白，昔蒙上皇知遇之恩，将不次擢用，乃竟辞荣遁隐，高卧庐山，斯其为人可知。今不幸为逆藩所逼，臣闻其始而却聘，继乃被劫，伪命屡加，坚意不受，身虽羁困，志不少降。而议者辄以叛人谋主目之，则亦过矣。臣请以百口保其无他。白故有恩于臣，然臣非敢以私恩为白游说也，事平之后，当有众目共见者可为援证。倘不如臣所言，臣与百口甘伏国法。

肃宗览表，命法司存案，待事平日察明定夺。后来永王璘兵败自尽，该地方有司拘系从逆之人，候旨处决，李白亦被系于浔阳狱中。朝廷因郭子仪曾为保救，特遣官查勘。回奏李白系被逼胁，与从逆者不同，罪宜减等。有旨李白长流夜郎，其余从逆者尽行诛戮。至乾元年间，诏赦天下，李白乃得放归，行至当涂县界，于舟中对月饮酒大醉，欲提取水中之月，堕水而卒。当时江畔之人，恍惚见李白乘鲸鱼升天而去，这是后话。正是：

有恩必报推英杰，无罪长流叹谪仙。

英杰拼家酬昔日，谪仙厌世再生天。

此事表过不提。

且说肃宗既以广平王为元帅，即欲立为太子。李泌道：“陛下灵武即位，止为军事迫切，急须处分故耳。若立太子，宜请命于上皇，不然后世何由知陛下不得已之心乎？”广平王亦固辞道：“陛下尚未奉晨昏，臣何敢当储副？”肃宗因此暂停建储之事。建宁王私语李泌道：“我兄弟俱为李辅国、张良娣所忌，二人表里为恶，我当早除此害。”李泌道：“此非臣子所愿闻，且置之勿论。”建宁不听，屡于肃宗前直言二人许多罪恶。二人乃互相谗譖，诬建宁欲谋害广平，急夺储位，激怒肃宗，立即传旨，赐建宁王死。李泌欲谏阻，已无及矣。可惜一个贤主，被谗殒命。想肃宗居东宫时，为李林甫所忌，受尽惊恐，岂不知戒？今巨寇未灭，先杀一贤子，何忍心昧理至此！后人诗叹云：

信谗杀其子，作俑自上皇。

肃宗心忍父，可怜建宁王。

不记在东宫，时恐罹祸殃。

何今循故辙。谗口任噏张。

君子听不聪，佳儿被摧戕。

遗恨彼妇寺，寸磔宁足偿！

至德二载，肃宗驾至凤翔，命广平王与郭子仪等出师恢复两京。子仪以番人回纥的兵马甚精锐，请旨征其助战。回纥可汗遣其子叶护领兵一万前来助战，肃宗许以重赏。叶护请于克城之日，土地土庶归朝廷，金帛子女归回纥。肃宗急于成功，只得许诺。聚朔方等处军马与回纥西域之众，共一十五万，刻日起行。

李泌献策，拟先攻范阳，捣其巢穴。肃宗道：“大军既集，正须急取长宏，岂可反先劳师以攻范阳？”李泌道：“今所用者皆北兵，其性耐寒而畏暑，今乘其新至之锐，攻已老之师，两京必克。然贼收其余众遁归巢穴，关东地热，春气一发，官军必困而思归，贼休兵秣马，伺官军一去，必复南来，是征战之未有已时也。不如先用之于寒乡，除其巢穴，贼退无所归，然后大兵合而攻之，必成擒矣！”肃宗道：“此言诚善，但朕定省久虚，急欲先恢复西京迎回上皇，不能待此矣！”遂不用李泌之言，兵马望西京进发。

行至长安城西，列阵于澧水之东。李嗣业领前军；广平王、郭子仪、李泌居中军；王思礼统后军。贼众数万，列阵于澧水之北。贼将李归仁出挑战，子仪令前军迎敌。贼军尽起，官军少却。李嗣业肉袒执戈，身先士卒，大呼奋击，立杀数十人。于是官军气壮，各执长刀，如墙而进，贼众不能抵挡。都知兵马使王难得，被贼射中其眉，皮垂遮目。难得手自拔箭，扯去其皮，血流满面，力战不退。贼伏精骑于阵之东，欲击官军之后。子仪探得其情，急令朔方左厢兵马使仆固怀恩引回纥兵，突往击之，斩杀殆尽。李嗣业又引回纥兵出贼阵后，与大军夹击，王思礼亦引后军继进，并力攻杀。自午至酉，斩首六万余级，贼兵大溃，余众退入城中，一夜器声不息。

至天明，探马来报，贼将李归仁、安守忠、田乾真、张通儒等俱已遁去，广平王遂帅众入西京城。百姓老幼，夹道欢呼。叶护欲如前约，掠取金帛子女，广平王下马，拜于叶护马前道：“今方得西京，若便俘掠，则东京之人必为贼固守，难以复取了。请至东京，乃如约。”叶护惊跃下马答拜，跪捧王足道：“愿为殿下即往东京。”遂与仆固怀恩引了西域及本部之兵，从城南过，更

不停留，径向东京进发。众人见广平王为百姓下拜，无不涕泣感叹。

为民屈体非为屈，赢得人人爱戴深。

番众亦因仁义感，不缘贪利起戒心。

广平王驻西京三日，即留兵镇守，自引大军东出。捷书至行在，百官称贺。肃宗即日具表，遣中使啖廷瑶赴蜀奏闻上皇，请驾回京复位。一面遣官入西京祭告宗庙，宣慰百姓；一面以快马召李泌于军中。李泌星驰至凤翔入见，叩问何故召见。肃宗道：“朕得西京捷报，即表奏上皇，请驾东归复位，朕当退居东宫，以尽子职。未识卿意以为何如？欲急召面询。”李泌愕然道：“此表已去否？”肃宗道：“已去。”李泌道：“还可追转否？”肃宗道：“已去远矣，为何欲追转？”李泌咄嗟道：“上皇不肯东归矣！”肃宗惊问何故。李泌道：“陛下正位改元，已历二载，今忽奉此表，上皇心疑，且不自安，怎肯复归？”肃宗爽然自失，顿足道：“朕本以至诚求退，今闻卿言，乃悟其失，表已奏上，为之奈何？”李泌道：“今可更为群臣贺表，具言自马嵬请留，灵武劝进，及今克复两京，皇上思恋晨昏，请即还宫，以尽孝养。如此则上皇心安，东归有日矣。”肃宗连声道是，便命李泌草表，立遣中使霍韬光入蜀奏闻。

不则一日，啖廷瑶自蜀回，传上皇口谕云：“可与我剑南一道自奉，不复归矣。”肃宗惶惧无措。数日后，霍韬光还报，言上皇初得皇帝请退东宫之表，彷徨不能食，欲不东归；群臣贺表至，乃大喜，命食作乐，下诰定行期了。肃宗大喜，召李泌入宫告之道：“此皆卿之力也！”因命酒与饮。是夜留宿于内，肃宗与之同榻而寝。正是：

御床并坐非王导，帝榻同眠胜子陵。

李泌本不乐仕进，久有去志，因乘间乞身道：“臣已略报圣恩，今请仍许作闲人。”肃宗道：“卿久与朕同忧，朕今将欲与卿同乐，何忽思去？”李泌道：“臣有五不可留：臣遇陛下太早，陛下宠臣太深，任臣太重，臣功太大，迹太奇。有此五者，所以断不可留也！”肃宗笑道：“且睡，另日再议。”李泌道：“陛下今就臣同榻同卧，尚不允臣所请，况异日香案之前乎？陛下不许臣去，是欲杀臣也！”肃宗惊讶道：“卿何疑朕至此，朕岂是欲杀卿者。”李泌道：“杀臣者非陛下，乃五不可也。陛下向日待臣如此之厚，臣于事犹有不得尽言者，况他日天下既安，臣未必能尚邀圣眷，尚敢言乎？”肃宗道：“卿此言必因朕不从卿先伐范阳之计也。”李泌道：“臣不因此，臣实有感于建宁王之事耳。”肃宗道：“建宁欲害其兄，朕故不得已而除之耳。”李泌道：“建宁若有此心，广平当极恨之。今广平王每与臣言其冤，为之流涕，况陛下昔欲用建宁为元帅，臣请用广平，若建宁果有害兄之意，宜深恨臣，乃当日以臣为忠，愈加亲信，即此可察其心矣。”肃宗闻言，不觉泪下道：“卿言是也，朕知误矣，然既往不咎。”李泌道：“臣非咎既往，只愿陛下警戒将来。昔天后无故酖杀太子弘，其次子贤忧惧，作《黄台瓜》词，其中两句云：‘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今陛下已一摘矣，幸勿再摘。”

李泌这句话，因知张良娣忌广平王之功也，常谗譖他，恐肃宗又为其所惑，故言及此。当下肃宗闻言，悚然道：“安有是事？卿之良言，朕当谨佩。”李泌复恳求还山。肃宗道：“且待东宫报捷，朕入西京时再议。”自此又过几日，东京捷报到了，报说贼将自西京战败后，收合余众走保陕城。安庆绪遣严庄引兵助之。

郭子仪与贼战于新店，叶护引本部兵追击其后，腹背夹攻，贼兵大溃，尸横遍野。贼将弃陕而走，子仪遣兵分道追击。严庄奔回东京，劝安庆绪弃东京城，率其党走河北，临行杀前被擒唐将哥舒翰等三十余人，独许远自刎而死。子仪奉广平王入东京城，出府库中物与叶护，又命民间助输罗锦万匹与之，免于俘掠，百姓欢悦。正是：

大帅用番兵，贤王赖名将。

土地得恢复，其功同开创。

肃宗闻报大喜，即具表遣韦见素入蜀奏捷。随后又遣秦国模、秦国桢往成都迎接上皇。一面择日起驾，先入西京，候上皇回銮。李泌上表，请如前谕，恳放还山。肃宗知其去志已决，乃降温旨许其暂归。李泌即日谢恩辞朝，隐居衡山去了。后来广平王嗣位，复征李泌出山，又历事两朝，正有许多嘉言善策，都不在话下。最可惜肃宗不曾从其先伐范阳之计，以致两京虽复，贼氛未殄。安家父子乱后，又继以史家父子之乱，劳师动众，久而后定。究竟安禄山既为其子庆绪所弑，而庆绪又为其臣史思明所弑，而史思明又为其子朝义所弑，乱臣贼子，历历现报。这些都是后话，如今且只说上皇还京之事。正是：

前日兴嗟行路难，今朝且喜回銮稳。

未知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九十七回 达奚女钟情续旧好 采苹妃全躯返故宫

词曰：

缘未了，漫说离多欢会少。此日重逢巧。已判珠沉玉碎，还幸韬光敛耀。笑彼名花难自保，原让寒梅老。

右调《长命女》

大凡人情，莫不恶离而喜合，而于男女之间为尤甚。然从来事势靡常，不能有合而无离，但或一离而不复合，或暂离而即合，或久离而仍合，甚或有生离而认作死别，到后来离者忽合，犹如死者复生，此固自有天意，然于此即可以验人情，观操守。彼墙花路草尚且钟情不舍，到底得合，况贵为妃嫔者乎？使当患难之际，果不免于殒身，诚可悲可恨，若还幸得保全此躯，重侍故主，岂不更妙？且见得那恃宠嫉妒的平时不肯让人，临难不能自保；不若那遭妒夺宠的，平时受尽凄凉，到今日却原是在帝左右，真乃快心之事。

话说肃宗闻东京捷报，即遣太子太师韦见素入蜀奏闻上皇，复请回銮。随后又遣翰林学士秦国模、秦国桢前往迎驾。秦国桢奏言东京新复，亦当特遣朝臣赍诏到彼，褒赏将士，慰安百姓。肃宗准其所奏，乃仍命中使啖廷瑶与秦国模赴蜀，迎接上皇。改命秦国桢以翰林学士充东京宣慰使；又命武部员外郎罗采为之副，一同赍诏往东京，即日起行。

那罗采乃故将罗成的后裔，与秦国桢原系中表旧戚，二人作伴同行，且自说得着。罗采对国桢说道：“当初先高祖武毅公有两位夫人，一窦氏一花氏，各生一子，弟乃花氏所生一子一支的子孙。那窦氏所生一支，传至先叔祖没有儿子，止生一女，小名素姑，远嫁河南兰阳县白刺史家，无子而早寡，守志不再醮，性喜的是修真学道。得遇仙师罗公远，说与我罗氏是同宗，因敬素姑是个节妇，赠与丹药一粒，服之却病延年，今已六十余岁，向在本地白云山中一个修真观中焚修。彼处男女都敬信他。自东京乱后，不见有书信来，我今此去，公事之暇，当往候之。”国桢道：“他是兄的姑娘，就是小弟的表姑娘了。弟亦闻其寡居守节，却不知又有修道遇仙的奇事，明日到那里与兄同往一候便了。”当下驰驿趲行。不则一日，来到东京，各官迎接诏书，入城宣读。诏略云：

西京捷后，随克东京，具见将帅善谋，士卒用命，国家再造，皆卿等之力也。已经表奏上皇，当即论功行赏，所有士庶，宜加抚慰。其未下州郡，还宜速为收复。城下之日，府库钱粮，即以其半犒军，毋得骚扰百姓。又访有汲郡隐士甄济，及国子司业苏源明，向在东京，俱能不为贼所屈，志节可嘉。其以济为秘书郎，源明为考功郎知制诰，即着来京供职。其降贼官员达奚珣等三百余人，都着解至西京议处。

原来那甄济，为人极方正，安禄山未反之时，因闻其名，欲聘为书记。甄济知禄山有异志，诈称疯疾，杜门不出。及禄山反，遣使者与行刑武士二人，封刀往召之。甄济引颈就刀，不发一语。使者乃以真病复命，因得幸免。那苏源明原籍河南，罢官家居。禄山造反之时，欲授以显爵，源明以笃疾坚辞，不受伪命。肃宗

向闻此二人甚有志节，故今诏中及之。当时军民人等闻诏，欢呼万岁，不在话下。且说秦国桢与罗采宣谕既毕，退就公馆。安歇了两日，即便相约同往访候罗氏素姑。遂起身至兰阳县，且就馆驿歇下。

至次日，二人各备下一份礼物，换了便服，屏去驺从，只带几个家人，骑着马来至白云山前。询问土人，果然山中深僻处，有一修真观，名曰小蓬瀛，观中有个老节妇，在内修行，人都称他为白仙姑。土人说道：“这仙姑年虽已老，却等闲不轻见人，近来一发不容闲杂人到他观里去。二位客官要去见他，只恐未必。”罗采道：“他是我家姑娘，必不见拒。”遂与国桢及家人们策马入山，穿冈越岭，直至观前下马。见观门掩闭，家人轻轻叩了三下，走出一个白发老婆婆来，开门迎住，说道：“客官何来？我们观主年老多病，闭关静养，有失迎接，请回步罢！”罗采道：“我非别客，烦你通报一声，说我姓罗名采，住居长安，是观主的侄儿，特来奉候姑娘，一定要拜见的。”那婆婆听说是观主的亲戚，不敢峻拒，只得让他们步入。观中的景象，果然十分幽雅。有《西江月》词儿为证。道是：

炉内香烟馥郁，座间神像端凝。悬来匾额小蓬瀛，委实非同人境。双鹤亭亭对立，孤松郁郁常青。云堂钟鼓悄无声，知是仙姑习静。

那婆婆掩了观门，忙进内边去通报。少顷出来，传观主之命，请客官于草堂中少坐，便当相见。又停了一会，钟声响处，只见素姑身穿一件蓝色镶边的白道服，头裹幅巾，足踏棕履，手持拂子，冉冉而出。看他面容和悦，举止轻便，全不像六旬以外的人，此因服仙家丹药之力也。正是：

少年久已谢铅华，老去修真作道家。

鬓发不斑身更健，可知丹药胜流霞。

罗采与秦国桢一齐上前拜见。素姑连忙答礼，命坐看茶。罗采动问起居，各叙寒暄。素姑举手向国桢问道：“此位何人？”罗采道：“此即吾罗氏的中表旧戚，秦状元名国桢的便是。”素姑道：“原来就是秦家官人。”说罢，只顾把那秦字来口中沉吟。国桢道：“愚表侄久仰表姑的贞名淑德，却恨不曾拜识尊颜，今日幸得瞻谒。向因山川间阻，以致疏阔，万勿见罪。”于是国桢与罗采各命从人，将礼物献上。素姑道：“二位还来相探，足见亲情，何须礼物？”二人道：“薄礼不足为敬，幸勿麾却。”素姑逊谢再三，方才收下，因问：“二位为何事而来？”罗采道：“我二人都奉钦差赍诏到此。请问姑娘，前日贼氛扰乱之时，此地不受惊恐么？”素姑道：“此地幽僻，昔年罗公远仙师曾寄迹于此。他说当初留侯张子房也曾于此辟谷，居此者可免兵火，因指点我来此住的。我自住此，立下清规，并不使俗人来缠扰。今二位是我至戚，我又忝居长辈，既承相顾，不妨随喜一随喜。”便叫那老婆婆与几个女童摆上点心素斋来吃了，随即引着二人徐步入内边，到处观玩。

只见回廊曲槛，浅沼深林，极其幽胜。行过一层庭院，转出一小径，另有静室三间，门儿紧闭，重加封锁，只留一个关洞，也把板儿遮着。二人看了，只道是素姑习静之所，正看间，忽然闻得一阵扑鼻的梅花香。国桢道：“里边有梅树么？此时正是冬天，如何便有梅香，难道此地的梅花开得恁早？”素姑微微而笑，把手中拂子指着那三间静室道：“梅花香从此室中来，却不是这里生的，也不是树上开的。”罗采道：“这又奇了，不是树上开的，

却是哪里来的哩？”国桢道：“室中既有梅花，大可赏玩，肯赐一观否？”素姑道：“室中有人，不可轻进。”二人忙问：“是何人？”素姑道：“说也话长，原请到外厢坐了，细述与二位贤侄听。”

三人仍至堂中坐下，素姑道：“这件事甚奇怪，说来也不肯信，我也从未对人说，今不妨为二位言之。我当年初来此地，仙师罗公远曾云：‘日后有两个女人来此暂住，你可好生留着，二女俱非等闲之人，后来正有好处。’及至安禄山反叛，西京失守之时，忽然有个女人，年约三十以外，淡素衣妆，骑着一匹白驴，飞也似跑进观来。我那时正独自在堂中闲坐，见他来得奇异，连忙起身迎住扶他下驴，他才下得来，那驴儿忽地腾空而起，直至半天，似飞鸟一般的向西去了。我心中骇异，问那女人时，他不肯明言来历，但云：‘我姓江氏，为李家之妇，因在西京遭难欲死，遇一仙女相救，把这白驴与我乘坐，叫我闭了眼，任他行走，觉得此身行在空中，霎时落下地来，不想却到这里。据那仙女说，你所到之处，便且安身，今既到此，不知相容否？’我因记着罗仙师的言语，知此女子必非常人，遂留他住在这静室中，不使外人知道，也不向观中人说那白驴腾空之事。那女人自在静室中，也足不出户，我从此将观门掩闭，无事不许开。不意过了几时，却又有个少年美貌的女子，叩门进来要住。那女人是原任河南节度使达奚珣的族侄女，小字盈盈，向在西京，已经适人。因其夫客死于外，父母俱都亡故，只得依托达奚珣，随他到任所来。不想达奚珣没志气，竟降了贼，此女知其必有后祸，立意要出家，闻说此间观中幽静，稟知达奚珣，径来到此。我亦因记着罗仙师有二女来住之言，遂留他与那姓江的女人同居一室之中，闭关静坐，只在门洞里传递饮食。两月之前，罗仙师同着一位道者，说

是叶法善尊师，来到此间，那姓江的女人却素知二师之神妙，乃与达奚女出关拜谒。叶尊师便向空中幻出梅花一枝，赠于江氏说道：‘你性爱此花，今可将这一枝花儿供着，还你四时常开，清香不绝，更不凋残，直待还归旧地，重见旧主，享完后福，那时身命与此花同谢耳。’自此把这枝梅花，供在室中瓶里，直香到如今，近日更觉芬芳扑鼻，你道奇也不奇。”

秦、罗二人听了，都惊讶道：“有这等奇事！”因问：“这二位仙师见了那达奚女，可也有所赠么？”素姑道：“我还没说完。当下罗仙师取过纸笔来，题诗八句，付与达奚氏说道：‘你将来的好事，都在这八句中。你有遇合之时，连那江氏也得重归故土了。’言讫，仙师飘然而去。”国桢道：“这八句怎么说，可得一见否？”素姑道：“仙师手笔，此女珍藏，未肯示人。那诗句我却记得，待我诵来，二位便可代他详解一详解。”其诗云：

避世非避秦，秦人偏是亲。

江流可共转，画景却成真。

但见罗中采，还看水上苹。

主臣同遇合，旧好更相亲。

二人听了，大家沉吟半晌，国桢笑道：“我姓秦，这起两句倒像应在我身，如何说非避秦，又说秦人偏是亲？”素姑道：“便是呢，我方才听得说是秦家官人，也就疑想到此。当日达奚女见了这诗句，也曾私对我说，在京师时，有个朝贵姓秦的，与他家曾有婚姻之议，今观仙师此诗，或者后日复得相遇，亦未可知也。这句话我记在心里，不道今日恰有个姓秦的来。”罗采道：“这一发奇了，如今朝贵中姓秦的，只有表兄昆仲赫赫著名，不知当初曾与达奚女有亲么？”国桢沉吟了一回，说道：“此女既有此言，

敢求表姑去问他一声，在京师的时节住居何处？所言姓秦的朝贵是何名字？官居何职？就明白了。”素姑道：“说得是，我就去问来。”遂起身入内。

少顷欣然而出，说道：“仙师之言验矣，原来所言姓秦的，正是贤表侄。他说向住京师集庆坊，曾与状元秦国桢相会来。”国桢听了，不觉喜动颜色道：“原来我前所遇者，乃达奚盈盈，几年忆念，岂意重逢此地！”便欲请出相见。素姑道：“且住，我才说你在此，他还未信，且道：‘我既出家，岂可重提前事，复与相会。’”罗采笑道：“表兄昔日既有桑间之喜，今又他乡逢故，极是奇遇，如何那美人反多推阻。你二人当初相会之时，岂无相约之语？今日须申言前约，事方有就。”国桢笑道：“此未可藉口传言。”即索纸笔题诗一首道：

记得当年集庆坊，楼头相约莫相忘。

旧缘今日应重续，好把仙师语意详。

写罢，折成方胜，再求素姑递与他看。

盈盈见了诗，沉吟不语。素姑道：“你出家固好，但详味仙师所言，只怕俗缘未断，出家不了，不如依他旧好重新之说为是。”看官，你道盈盈真个立志要出家么？他自与国桢相叙之后，时刻思念，欲图再会，争奈夫主死了，母亲又死了，族叔达奚珣以其无所依，接他到家去，随又与家眷一同带到河南任所，因此两下隔绝，今日重逢，岂不欣幸？况此时达奚珣已拿京师去了，没人管得他，只是既来出了家，不好又适人，故勉强推却。及见素姑相劝，便从直应允了。

国桢欣喜自不必说，但念身为诏使，不便携带女眷同行，因与素姑相商，且叫盈盈仍住观中，等待我回朝复了命，告知哥哥，

然后遣人来迎。当下只在门洞前相见，盈盈止露半身，并不出门。国桢见他丰姿如旧，道家妆束，更如仙子临凡，四目相视，含悲带喜，不曾交一言。正是：

相思无限意，尽在不言中。

是晚秦国桢、罗采不及出山，都就观中止宿。素姑挑灯煮茗，与二人说了些家庭之事，因又谈及罗公远这八句诗。国桢道：“起二句已应，那画影一句也不必说了，其余这几句却如何解？今盈盈虽与江氏同居，行将相别，却怎说‘江流可共转’？”素姑道：“那江氏突如其来，所乘之驴，腾空而去。看他举止，矜贵不凡，我疑他是个被谪的女仙，只是罗仙师道：‘达奚有遇合之时，连江氏也得归故土。’此是何意？”二人闲话间。只见罗采低头凝想，忽然跌足而起道：“是了是了，我猜着的了！”素姑道：“你猜着什么？”罗采低声密语道：“这江氏说是江家女李家妇，莫非是上皇的妃子江采苹么？你看诗句中，明明有江采苹三字，他便性爱梅花，宫中称为梅妃。前日传闻乱贼入宫，获一腐败女尸，认是梅妃，后又传闻梅妃未死，逃在民间，或者真个遇仙得救，避到这里，日后还可重归宫禁，再侍上皇，也像达奚女与秦兄复续旧好一般，不然，如何说‘主臣同遇合’呢？”国桢点头道：“这一猜甚有理，但据我看来，表兄娃罗名采，诗语云：‘但见罗中采，还看水上苹。’却像要你送他归朝的。”素姑道：“若果是江贵妃，他既在我观中，我侄儿恰到此，晓得贵妃在这里，自然该奏报请旨。”罗采道：“只要问明确是江贵妃，我即日就具表申奏便了。”素始道：“要问不难。他见达奚氏矢志不随那降贼的叔叔，因此甚相敬爱，有话必不相瞒，我只问达奚，便知其实了。”当晚无话。

次日，素姑至静室中见了盈盈。说话之间，私问道：“小娘子，你不日便将与江氏娘子相别了，这娘子自到此，不肯自言其履历，他和你极说得来，必有实言相告。你必知其详，毕竟是谁家内眷？”盈盈笑道：“他一向也不肯说，昨日方才说出。你莫小觑了他，他不是等闲的女人，就是上皇当日最宠幸的梅妃江采苹哩！我正欲把这话告知姑娘。”素姑闻言，又惊又喜，顿足道：“我侄儿猜得一些不错。”

看官听说，原来梅妃向居上阳宫，甘守寂寞。闻安禄山反叛，天下骚然，时常叹恨杨玉环肥婢酿成祸乱。及贼氛既近，天子西狩，欲与梅妃同行，又被杨妃阻挠，竟弃之而去。那时合宫的人都已逃散，梅妃自思：“昔日曾蒙恩宠，今虽见弃，宁可君负我，不可我负君，若不即死，必至为贼所逼。”遂大哭一场，将白绫一幅，就庭前一株老梅树上自缢。气方欲绝，忽若有人解救，身子依然立地，睁开眼看时，却是一个星冠云帔的美貌女子立在面前。梅妃忙问：“你是那一宫中的人？”那女子道：“我非宫中人，我乃韦氏之女，张果先生之妻也，家住王屋山中。适奉我夫之命，乘云至此，特地相救。你日后还有再见至尊之时，今不当便死，我送你到一处去，暂且安身，以待后遇。”遂于袖中取出一个白纸折成的驴儿放在地上，吹口气，登时变成一匹极肥大的白驴，鞍辔全备，扶梅妃骑上，嘱咐道：“你只闭着眼，任他行走，少不得到一个所在，自有人接待你。”说罢，把驴一拍，那驴儿冉冉腾空而起。

梅妃心虽骇怕，却欲下不能，只得手挽丝缰，紧闭双眸，听其行止，耳边但闻风声谡谡，觉得其行甚疾，且自走得平稳。须臾之间，早已落地。开眼一看，只见四面皆山，驴儿转入山径里，

竟望小蓬瀛修真观中来，因此得遇罗素姑相留住下。当时不敢实说来历，素姑又见那白驴腾空而走，疑此女是天仙，不敢盘问。那罗公远诗中，藏下“江采苹”三字，他人不知，梅妃却自晓悟。今见诏使罗采姓名与诗相合，盈盈又得与秦状元相遇，诗中所言，渐多应验。又闻两京克复，上皇将归，因把实情告知盈盈，要他转告素姑，使罗采表奏朝廷。恰好罗采猜个正着，托素姑来问，当下盈盈细说其事。

素姑十分惊喜，随即请见梅妃，要行朝拜之礼。梅妃扶住道：“多蒙厚意，尚未报谢，还仗姑姑告知罗诏使，为我奏请。”素姑应诺，便与罗采说知。

罗采与国桢商议，先上笺广平王启知其事。广平王遂于东京宫中选几个旧曾供御的内监宫女，都到观中参谒识认，确是梅妃无疑，乃具表奏闻。罗采亦即飞疏上奏，疏中并及国桢与达奚盈盈之事，竟说盈盈是国桢向所定之副室，因乱阻隔，今亦于修真观中相遇。虽系降贼官员达奚珣之族女，然能心恶珣之所为，甘作女冠，矢志自守，其节可嘉。肃宗览表，一面遣人报知上皇，一面差内监二人率领宫女数人，赴白云山小蓬瀛迎请梅妃归故宫，候上皇回銮朝见，并着该地方官厚赏罗素姑，仍候上皇诰谕褒奖。又降诏达奚盈盈，即归秦国桢为副室，给与封诰。

那时国桢与罗采别过了素姑，起马回朝。中途闻诏，即差家人速至修真观中传语盈盈，叫他仍唤达奚珣家人仆妇女使随侍，跟着梅妃的仪从，一齐进京。当下梅妃与盈盈谢别了素姑，即日起程。梅妃自有内监宫女拥卫，香车宝马，望西京进发。盈盈与仆从女使们亦即随驾而行。梅妃车前，有内侍赍捧宝瓶，供着那枝仙人所赠的梅花，香闻远近，人人骇异。梅妃于临行时，手书

疏启，差中使星夜赍奉上皇驾前呈进，正是：

昔日楼东空献赋，今朝重上一封书。

未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九十八回 遗锦袜老姬获钱 听雨铃乐工度曲

词曰：

人逝矣，宝髻花钿都委地。锦袜独留余媚，见者犹惊喜。万里归程迅速，正追思往事。被雨滴愁肠碎碎，愁歌曲内。

右调《归国谣》

凡人于男女生死离别之际，不但当时的悲伤不可言逾；至事后追思，更难为情。倘那人竟如冰消雾散，一无流遗，徒使我望空怀想，摹影拟形，固极悲楚；若还那人平日服御玩好之物，留得一件两件，这些余踪剩迹，一发使人触目伤心。此即旁人不关情的，犹且慕芳踪而愿睹，观遗物而兴嗟；何况恩爱宠幸之人，平时片刻不离，一但变起意外，生巴巴的拆开，活刺刺的弄死，其悲痛何可胜言！到后来痛定思痛，凡身之所经，目之所睹，耳之所闻，无一不足以助其悲思，于是托之歌咏，寄之声音，此真以歌当哭，一声一泪。

话说梅妃自小蓬瀛修真观中起行回西京。临行之时，先具手疏，遣内侍赴蜀进呈上皇。原来上皇在蜀中也常思念梅妃，因有人传说：“贼人曾于宫中获一女尸，疑是梅妃之尸。”上皇闻此信，只道梅妃已死，十分伤感。时有方士张山人在蜀，上皇召至宫中，命其探幽索冥，访求梅妃魂魄所在。那张山人结坛默坐一日一夜，回奏言：“臣飞魂遍游三界，搜访仙魂，俱无踪影。”上皇怅

然道：“芳魂何往耶！若梅妃之魂可访，则太真之魂亦可访，今皆不可得矣！”因挥泪不止。高力士见上皇悲思甚切，乃求得梅妃画真一幅进呈御览，上皇看了嗟叹道：“此画像绝肖，惜不活耳！”展看再三，御笔亲题绝句一首于其上云：

忆昔娇娃侍紫宸，铅华懒御得天真。

霜绡虽似当年态，怎奈秋波不顾人。

自此上皇时常展图观玩，后又有人说：“梅妃并不曾死，前所获死尸不是梅妃之尸。”上皇闻之，疑其散失民间，乃下诏军民士庶，有知妃子江采苹所在者，即行奏报候赏；或有遇见奉送来京者，予六品官，赐钱百万。诰谕方下，恰好肃宗见了罗采的表章，遣使来奏闻。那时上皇已发驾起行，途次得奏，龙颜大悦，传旨罗采等俟驾回京颁赏，江采苹着回宫候见。过了一日，梅妃所遣的内使亦途次迎着车驾，随将梅妃的手疏进献。其疏略云：

臣妾自楼东献赋，多有触忌。荷蒙圣恩，不加诛戮。幸得屏处，以延一息。凄凉之况，甘之如饴。客岁之夏，逆贼犯阙。乘舆西狩，事起仓卒。圣心眷妾，欲与偕行。有言间之，使俟后命。事势既蹙，后命不及。当此之时，举官骇散。妾之一命，轻于鸿毛。殉节投环，气已垂绝。忽有仙姬，从空而降。手为解救，绝而复苏。询厥所由，来自王屋。韦家女子，张果其夫。云奉夫言，指妾远遁。袖出纸驴，化为骏骑。乘以行空，顷刻千里。任其所止，则在兰阳。白云深处，蓬瀛道院。中有女冠，实系节妇。素姑罗氏，公远族属。讶妾来踪，疑以为仙。引处奥密，奉事唯谨。妾亦韬晦，不与明言。有与同处，达奚闺秀。秦姓所聘，状元侧室。二女同居，人莫能知。前此公远，预言罗姑：谓有二女，暂来即去。各归其主，当在异日。两月以前，罗师忽来。所同来者，

叶师法善。赠妾以梅，从厥攸好。阆苑天葩，常花不谢。更吟诗句，字里藏机。罗秦二使，访亲而来。妾缘达奚，因秦及罗。藉以奏报，适符仙语。奇迹怪踪，妾所身经。敢具手疏，上达天听。残喘余生，不宜再渎。邀恩格外，许归故宫。旦夕之间，与梅同落。随逐花魂，渺焉空际。较之惨死，何啻天渊？是所深幸，夫复何求？若蒙异数，不忘旧眷。俾兹朽质，重睹天颜。有如落英，复缀枝头。非敢所期，伏候明诏。临疏涕泣，不知所云。

上皇前得肃宗奏报，已略知其事，今见梅妃手疏，更悉其详，深为叹异。遂温旨批去云：

贤妃遇难自经，具见殉节之志；仙女临期相救，正因矢志之诚。千里行空，异焉蓬瀛之托迹；一枝寓意，美哉花萼之留香。朕方观画题诗，索芳魂而不得；卿已逢仙赠句，卜嘉会于将来。种种奇迹，历历动听，斯皆真诚感召，故有遇合因缘。今其遽返紫宸，勿复徒悲清夜。缅怀旧眷，伫俟新恩。

中使赍旨驰报梅妃，此时梅妃已至西京，承肃宗之意，入居上阳宫了。上皇行至凤翔府，传命护从军士，将衣甲兵器都交纳凤翔府库中。李辅国奏请肃宗发精骑三千迎驾。及驾将到，肃宗率百官出都门奉迎。百姓遮道罗拜，俱呼万岁。肃宗府伏上皇车前，涕泣不止。上皇亦涕泣抚慰。肃宗奏请避位，上皇不允。时肃宗不敢穿黄袍，只穿紫袍，上皇立命取黄袍，令内侍与肃宗换了。车驾即日至太庙告谒，因见太庙残毁，仰天大哭，臣民无不感伤。告谒毕，车驾回朝，肃宗步行御车。上帝屡却之，方乘马傍车而行。上皇顾谓诸臣曰：“朕为天子五十年，不自见为尊，今为天子父，乃真尊之至耳。”诸臣皆俯首称万岁。上皇车驾入朝，不御大殿，只就便殿暂行下诰：朕尊为太上皇，以南内兴庆宫为

娱老之所。朝廷政事，不复与闻。后人读史至此，谓上皇纳甲兵于府库，是何意思？肃宗子迎父驾，却用精骑三千，又是何意？有诗叹云：

甲兵输库非无意，父子之间亦远嫌。

迎驾只须仪从盛，何劳精骑发三千？

上皇既至兴庆宫，即召梅妃入宫见驾。梅妃朝拜之际，婉转悲啼。上皇意不胜情，好言慰劳，即以所题画真与看。梅妃拜谢道：“圣人之情见乎辞矣。臣妾虽死，亦当衔感九泉。”因又把当日投环，遇仙避难，逢仙之事面奏一番，道：“妾若非张果先生使其妻远来相救，安能今日复见天颜？”上皇道：“昔年朕欲以玉真公主与张果为婚，他坚却不允，原说有妻韦氏在王屋山中，不意你今日蒙其救援。那纸驴儿想即张果巾箱中物也。”

梅妃又将叶法善所赠梅花，呈于上皇观览。上皇见花色晶莹，清香袭人，不觉惊异道：“你得此仙梅，庶不愧梅妃之称矣！”梅妃又将罗公远诗句奏闻道：“此诗虽赠达奚女，而妾得罗采奏报之事，已寓于中。”上皇点头嗟叹道：“罗公远昔曾寄书与朕，说‘安不忘危’，这‘安’字明明说安禄山；又寄药物名‘蜀当归’，是说朕避乱入蜀，后来仍当归京都。仙师之言，当时莫解其意，今日思之，无有不验。我正在这里想他。”

梅妃因奏言罗采与罗素姑就是他的戚属。上皇遂传命，加罗采官三级，赐钱百万；封罗素姑为贞静仙师，赐钱二百万，增修观宇，又命塑张果、叶法善、罗公远三仙之像于观中虔诚供奉。梅妃又念达奚盈盈同处多时，互相敬爱，情谊不薄，因奏请上皇，以虢国夫人旧宅赐与居住。这正应了罗公远诗中“画景却成真”一句。当初盈盈把虢国宅院的画图与秦国桢看了，隐过了自家的

事，谁想今日就把那画图中的宅院赐与他，却不是弄假成真？

当下秦国桢接到了盈盈，一面告知亲兄秦国模，不说是旧好，只说在修真观中相遇，承罗采为媒两个订定的。国模因他已奉旨准娶，便也由他罢了。盈盈就于赐第中与秦国桢相聚，重讲旧情，这一段的恩爱非可言喻。有一曲《黄莺儿》为证：

重会状元郎，上秦楼，卸道装，从今勾却相思帐。姓儿也双，名儿也双。前时瞒过难寻访。笑娘行，今须听我低叫耳边厢。

原来秦国桢的夫人徐氏，就是徐懋功的裔孙女，极是贤淑，因此妻妾相得，后来各生贵子。国桢与哥哥国模，俱以高官致仕。盈盈常得入宫谒见梅妃，又常遣人往候罗素姑。那罗素姑寿至百有余岁，坐化而终。此皆后话，不必再说。

且说梅妃当日朝见上皇过了，便要辞回上阳宫。上皇道：“朕年已老，无人侍奉，得卿相叙，正好娱我晚景，如何还要到上阳宫去？”梅妃道：“臣妾自翠华西阁得侍至尊，触忌遭谗，自分永弃，今以未死余生，复覩大颜，已出望外。至于侍奉左右，当更择佳丽，以继前宠。妾衰朽之质，自宜退避。”说罢，挥泪如雨。上皇执手抚慰道：“向来与卿疏阔，实朕之过。然珍珠投赠，未始无情，今当依仙师旧好从新之语，岂忍弃朕别居？”梅妃见上皇凭般眷顾，乃遵旨留兴庆宫，与上皇同处。正是：

杨花已逐东风散，梅萼偏能留晚香。

上皇复得梅妃侍奉，甚可消遣暮年，但每常念及杨妃惨死，不胜悲痛。前自蜀中回京，路过马嵬，特命致祭，彼时便欲以礼改葬，礼部侍郎李揆奏云：“昔日龙武将士因诛杨国忠，故累及妃子，今欲改葬故妃，恐龙武将士疑惧生变。”上皇闻奏，暂止其事。及回京后，秘遣高力士潜往改葬。且密谕：若有贵妃所遗

物件，可以取来。高力士奉了密旨，至马嵬驿西道之北坎下，潜起杨妃之尸移葬他处，其肌肤已都销尽，衣饰俱成灰土，只有胸前紫罗香囊一枚，尚还完好。那紫罗乃外国贡来冰丝所织，囊中又放着异香，故得不坏。力士收藏过了，又闻得有遗下锦裤袜一只，在马嵬山前一个老姬钱妈妈处，遂以钱十千买之。

原来当日杨妃缢死于马嵬驿中，匆匆瘞埋。车驾既发，众驿卒俱至驿中打扫馆舍，其中有一姓钱的驿卒于佛堂墙壁之下，拾得锦裤袜一只，知道是宫中嫔妃所遗，遂背着众人，密自藏过，回家把与母亲钱妈妈看。那个妈妈见这裤袜上用五色锦绣成一对并头合蒂的莲花，光彩炫目，余香犹在，便道：“此必是那亡过的妃子娘娘所穿，这样好东西，不容易见的哩！”正看间，恰有个邻家的妈妈走过来闲话，因便大家把玩了一回。于是传说开了，就有那好事的人来借观，这个看了去，那个也要来看。钱妈妈初时还肯取将出来与人瞧瞧，后来要看的人多了，他便索起钱钞来。越索得钱多，越有人要看，直索至百文一看，那妈妈获钱几及数万，好不快活。

原来杨妃的裤袜，有名叫做藕履。你道那“藕履”二字如何解？只因杨妃平日最爱穿绣莲裤袜。天子尝戏语之云：“你的裤袜上，正宜绣着莲花，若不是莲花，何故内中有此白藕？”杨妃因此自名其裤袜为藕履。不想身死之后，遗下一只于驿庭，为众人之所争看，到作成那钱妈妈着实得利。后来刘禹锡作《马嵬行》，也说及那遗袜之事。道是：

履綦无复有，文组光未灭。

不见岩畔人，空见凌波袜。

邮童爱踪迹，私手解鞶结。

传看千万眼，缕绝香不绝。

又有人说，那遗袜毕竟有时销毁，不能长留于世，亦殊不足观。有诗云：

锦袜传观只一时，凌波今日有谁知？

不如西子留遗迹，人到灵岩便系思。

当下高力士闻遗袜在钱妈妈处，将钱来买。钱妈妈不敢不与。力士把这锦裤袜与那紫罗香囊一并献与上皇覆旨。上皇见了这二物，嗟悼不已，即命宫人藏好，闲时念及，常取来观看叹惜。梅妃要排遣圣怀，令高力士访求旧日那梨园子弟来应承。一夕，上皇乘月登勤政楼，凭栏眺望，烟云满目，追思昔日此楼中盛事，恍如隔世，不觉怆然，因抗声而歌道：

庭前琪树已堪攀，塞外征人殊未还。

歌未竟，只闻得远远地亦有歌唱之声。上皇静听良久，虽听不出他唱些什么，却觉得音声清亮，回顾左右道：“此歌者莫非也是梨园旧人么？”高力士奏道：“此或是民间男妇偶然歌唱，未必便是梨园旧人。昨闻黄幡绰已病故，梨园旧人供御的，亦渐稀少了。”上皇闻奏，愈觉怆然道：“朕近日所作《雨淋铃》曲，幡绰唱来最好，今不可得闻矣！”时李谟、张野狐二人侍侧，力士因奏言此二人的技艺亦不亚于幡绰。上皇遂命野狐将《雨淋铃》曲奏来，李谟可吹笛和之。二人领旨，野狐顿开喉咙唱将起来，李谟即将仙翁所赠短笛相和，音声清澈，真个如怨如慕，如泣如诉，足使近听增悲，远闻兴慨。

看官，你道那《雨淋铃》曲为何而作？当时上皇自成都起驾回京，路途之间，思念杨妃，满腔愁绪。至斜谷口值连雨经旬，车驾过栈道，雨中闻车上铃声，隔山相应，其声甚觉凄凉，因顾

黄幡绰道：“你听这铃声何如？朕愁耳听来，甚是不堪。”幡绰便插科道：“这铃儿大不敬，当治罪。”上皇道：“你又来作戏了，铃声如何是不敬？”幡绰道：“铃声如话，臣独解之，但不敢奏闻。”上皇晓得他是戏言，便道：“汝尽管说来，朕不罪汝。”幡绰道：“臣细听其声。明明说道‘三郎郎当，三郎郎当’。岂非大不敬？”上皇闻言，不觉失笑，于是采其声为《雨淋铃》曲，以自写其郎当之意。正是：

雨声铃响本凄凉，愁耳听来更断肠。

叹息马嵬人已杳，三郎空自怨郎当。

次日，上皇与梅妃闲话，谈及归途中闻铃声而兴感的事，因道：“朕那时正心绪作恶，忽得小蓬瀛之信，顿开愁绪。”梅妃道：“妾闻上皇正下诏访求妾身，乃知圣心不弃旧人，衔恩无地。”正说间，内侍传到肃宗的表章，为欲请命赦宥两个降贼的朝官。正是：

欲屈皋陶法，愿施尧帝仁。

未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九十九回 赦反侧君念臣恩 了前缘人同花谢

词曰：

天王明圣，臣罪当诛。恩流法外，全生更矜死，赖
宫中推爱。岂意宫中人渐急，看梅花飘零。无奈佳人与
同谢，叹芳魂何在？

右调《忆少年》

古人云：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又云：移孝可以作忠。夫事亲则守身为大，发肤不敢有伤；事君则致身为先，性命亦所不顾。二者极似不同，而其理要无或异。故不孝者自然不忠，而尽忠者即为尽孝。古者尚有其父不能为忠臣，其子干父之蛊，以盖前衍者。况忝为名臣之子，世受国恩，乃临难不思殉节，竟甘心降贼，堕家声于国宪。国之叛臣，即家之贼子，不忠便是不孝，罪不容诛，虽天子思想其父，曲全其命，然遗臭无穷，虽生犹死了。倒不如那失恩的妃子不负君恩，患难之际，恐被污辱，矢志捐躯却得仙人救援，死而复生，安享后福，吉祥命终，足使后人传为佳话。

却说上皇正与梅妃闲话，内侍奏言：“皇帝有表章奏到。”上皇看时，却为处分从贼官员事。肃宗初回西京时，朝议便欲将此辈正法。同平章事李岷奏道：“前者贼陷西京，上皇仓卒出狩。朝廷未知车驾何往，各自逃生，不及逃者，遂至失身于贼。此与守土之臣甘心降贼者不同，今一概以叛法处死，似乖仁恕之道。且

河北未平，群臣陷于贼中者尚多，若尽诛西京之陷贼者，是坚彼附贼之心也。”肃宗准奏，诏诸从贼者姑从宽典。后因法司屡请正叛臣之罪，以昭国法。上皇亦云叛臣不可轻宥，肃宗乃命分六等议处。法司议得达奚珣等一十八人应斩，家眷人口没官；陈希烈等七人应勒令自尽；其余或流或贬或杖，分别拟罪具表。肃宗俱依所议，只于斩犯中欲特赦二人。那二人即故相燕国公张说之子，原任刑部尚书张均，太常卿驸马都尉张垪。

你道肃宗为何欲赦此二人？只因昔日上皇为太子时，太平公主心怀妒嫉，朝夕伺察东宫过失纤微之事，俱上闻于睿宗。即宫中左右近习之人，亦都依附太平公主，阴为之耳目。其时肃宗尚未生，其母杨氏本是东宫良媛，偶被幸御，身遂怀孕，私心窃喜，告知上皇。那时上皇正在危疑之际，想道：“这件事，若使太平公主闻之，又要把来当做一桩话柄，说我内多嬖宠，在父皇面上谗譖，不如以药下其胎罢，只可惜其胎不知是男是女。”左思右想，无可与商者。

时张说为侍讲官，得出入东宫。乃以此意密与商议，张说道：“龙种岂可轻动？”上皇道：“我年方少，不患子嗣不广，何苦因宫人一胎，滋忌者之谣言。吾意已决，急欲觅堕胎药，却不可使闻于左右，先生幸为我图之。”张说只得应诺。回家自思：“良媛怀胎，若还生子，非帝即王，今日轻易堕胎，岂不可惜？且日后定然追悔，但若不如此，谗谤固所不免。太子已决意欲堕，难与强争，他托我觅药，我今听之天数，取药二剂，一安胎，一堕胎，送与太子，只说都是堕胎药，任他取用那一剂，若吃了那安胎药即是天数不该绝，我便用好言劝止了。”

至次日，密袖二药入宫献上，道：“此皆下胎妙药，任凭取

用一剂。”上皇大喜，是夜尽屏左右，置药炉于寝室，随手取一剂来，亲自煎好了，手持与杨氏，谕以苦情，温言劝饮。杨氏好生不忍，却不敢违太子命，只得涕泣而饮之。上皇看饮了，只道其胎即堕，不意腹中全无发动，竟沉沉稳稳的直睡至天明。原来吃了那剂安胎药了。上皇心甚疑怪，那日因侍睿宗内宴，未与张说相见，至夜回东宫，仍屏去左右，密置炉火，再亲自煎起那一剂药来，要与杨氏喝。正煎个九分，忽然神思困倦，坐在椅上打盹，恍惚之间，见屋宇边红光闪闪中现出一尊神道。怎生模样：

赤面美髯，蚕眉凤眼。身长约一丈，披一领锦绣绿罗袍；腰大可十围，束一条玲珑白玉带。神威凛凛，法貌堂堂。疑是大汉寿亭侯，宛如三界伏魔帝。

那神道绕着火炉走了一转，忽然不见。上皇惊醒，忽起身看时，只见药铛已倾翻，炉中炭火已尽熄，大为惊骇。次日，张说入见，告以夜来之事，且命更为觅药。张说再拜称贺，因进言道：“此乃神护龙种也！臣原说龙种不宜轻堕，只恐重违殿下之意，故欲决之于天命。前所进二药，其一实系安胎之药，即前宵所服者是也。臣意二者之中任取其一。其间自有天命，今既欲堕而反安，再欲堕则灵神护之，天意可知矣！殿下虽忧谗畏讥，其如天意何？腹中所怀，必非寻常伦匹，还须调护为是。”上皇从其言，遂息了堕胎之念，且密谕杨氏善自保重。杨氏心中常想吃些酸物，上皇不欲索之于外，私与张说言之，张说常于进讲时，密袖青梅、木瓜以献，且喜胎气平稳。未几，睿宗禅位。至明年，太平公主以谋逆赐死，宫闱平静，恰好肃宗诞生。幼时便英异不凡，及长，出见诸大臣，张说谓其貌类太宗，因此上皇属意，初封忠王，及太子瑛被废，遂立为太子。正是：

调元护本自胎中，欲堕还留最有功。

又道仪容浑类祖，暗教王子代东宫。

张说因此于开元年间极被宠遇。肃宗即位时，杨氏已死，追尊为元献皇后。他平日曾把怀胎时的事说与肃宗知道，肃宗极感张说之恩。张家二子张均、张垍，肃宗自幼和他嬉游饮食，似同胞兄弟一般。张说亡后，二子俱为显官，张垍又尚公主为驸马，恩荣无比，不意以从逆得罪当斩。肃宗不忘旧恩，欲赦其罪，却因上皇曾有叛臣不可轻宥之谕，今若特赦此二人，不敢不表奏上皇。只道上皇亦必念旧，免其一死。不道上皇览表，即批旨道：

张均、张垍世受国恩，乃丧心从贼，此朝廷之叛臣，即张说之逆子，罪不容逭。余老矣，不欲更闻朝政，但诛叛惩逆，国法所重，即来请命，难以徇情，宜照法司所拟行。

你道上皇因何不肯赦此二人？当日车驾西狩，行至咸阳地方，上皇顾问高力士道：“朕今此行，朝臣尚多未知，从行者甚少。汝试猜这朝臣中谁先来，谁不来？”力士道：“苟非怀二心者必无不来之理。窃意侍郎房琯，外人俱以为可作宰相，却未蒙朝廷大用，他又尝为安禄山所荐，今恐或不来。尚书张均、驸马张垍受恩最深，且系国戚，是必先来。”上皇摇首微笑道：“事未可知也。”及驾至普安，房琯奔赴行在见驾。上皇首问：“张均、张垍可见否？”房琯道：“臣欲约与俱来，彼迟疑不决，微窥其意，似有所蓄而不能言者。”上皇顾谓高力士道：“朕固知此二奴贪而无义也。”力士道：“偏是受恩者竟怀二心，此诚人所不及料。”自此上皇常痛骂此二人，今日怎肯赦他！

肃宗得旨，心甚不安，即亲至兴庆宫朝见上皇，面奏道：“臣非敢徇情坏法，但臣向非张说，安有今日？故不忍不曲宥其

子，伏乞父皇法外推恩。”上皇犹未许。梅妃在旁进言道：“若张家二子俱伏法，燕国公几将不祀，甚为可伤。况张垪系驸马，或可邀议亲之典。”肃宗再三恳请，上皇道：“吾看汝面，姑宽赦张垪便了。张均这奴，我闻其引贼搜宫，破坏吾家，决不可活。”肃宗不敢再奏，谢恩而退。上皇即日乃下诰云：

张均、张垪，本应俱斩，今从皇帝意止将张均正法，张垪姑免死，长流岭南。达奚珣于逆贼安禄山奏请献马之时，曾有密表谏阻，今止斩其身，其家免入官，余俱依所拟。

诰下，法司遵诰施行，张均逐与达奚珣等众犯同日俱斩于市。正是：

昔日死姚崇，曾算生张说。

今日死张说，难顾生张均。

当初张说建造居住的宅第，其时有个善观风水的僧人名唤法泓，来看了这所第宅的规模，说道：“此宅甚佳，富贵连绵不绝，但切勿于西北隅上取土。”张说当时却不把这句话放在意里，竟不曾分付家人。数日后，法泓复来，惊讶道：“宅中气候，何忽萧条，必有取土于西北隅者！”急往看时，果因众工人在彼取土，掘成三四个大坑，俱深数尺。张说急命众工人以土填之，法泓道：“客土无气。”因叹息不已，私对人说道：“张公富贵止及身而已，二十年后，其郎君辈恐有不得令终者。”至是其言果验。后人诗云：

非因取土便成灾，数合凶灾故取土。

卜宅何须泥风水，宅心正直吾为主。

闲话少说。只说上皇自居兴庆宫，朝政都不管，惟有大征讨、大刑罚、大封拜，肃宗具表奏闻。那时肃宗已立张良娣为皇后。

这张后甚不贤良，向从肃宗于军中，私与肃家博戏打子，声闻于外。乃潜刻木耳为子，使博无声。其性狡而慧，最得上意。及立为后，颇能挟制天子，与权阉李辅国比附；辅国又引用其同类鱼朝恩。时安、史二贼尚未殄灭，命郭子仪，李光弼等九节度各引本部兵往剿，乃以宦官鱼朝恩为观军容使，统摄诸军，于是人心不服。临战之时，又遇大风昼晦，诸军皆溃。郭子仪以朔方军断河阳桥守东京。肃宗听鱼朝恩之言，召子仪回朝，以李光弼代之。

子仪临发，百姓涕泣遮道请留，子仪轻骑竟行。上皇闻之，使人传语肃宗道：“李、郭二将，俱有大功，而郭尤称最。唐家再造，皆其力也。今日之败，乃不得专制之故，实非其罪。”肃宗领命，因此后来灭贼功成，行赏之典，李光弼加太尉中书令，郭子仪封汾阳王。

子仪善处功名富贵，不使人疑忌，虽握重兵在外，一纸诏书征之，即日就道，故谗谤不得行。其子郭暖尚代宗皇帝之女升平公主，尝夫妇口角，郭暖道：“你恃父亲为天子么？我父薄天子而不为。”公主将此言奏闻天子，子仪即囚其子待罪。天子知之，置之不问。又恐子仪心怀不安，乃谕之曰：“不痴不聋，做不得阿家翁。儿女子闺阁中语，不必挂怀。”其历朝恩遇如此。子仪晚年退休私第，声色自娱，旧属将佐，悉听出入卧内，以见坦白无私。七子八婿俱为显官。家中珍货山积，享年八十有五，直至德宗建中二年，薨方逝。朝廷赐祭，赐葬，赐谥，真个福寿双全，生荣死哀。《唐史》上说得好，道是：

天下以其身为安危者殆三十年。功盖天下而主不疑，位极人臣而众不嫉，穷奢极欲而人不非之。自古功臣之富贵寿考，无出于其右者。

这些都是后话，不必再述。

且说上皇常于宫中想起郭子仪的大功，因道：“子仪当初若不遇李白，性命且不可保，安能建功立业？李白甚有识英雄的眼力，莫道他是书生，止能作文字也。”此时李白正坐永王璘事流于夜郎，上皇特旨赦归，方欲使朝廷用之，旋闻其已物故，不觉叹息。梅妃常闻上皇称赞李白之才，因想起前事，私语高力士道：“我昔年曾欲以千金买赋，效长门故事，汝以世间难得才子为辞。若李白者，宁遽逊于相如乎？”力士道：“彼时李白尚未入京，老奴无从访求，且彼时贵妃之宠方深，亦非语言文字所能夺。若不然，娘娘楼东一赋，岂不大妙，竟然不能移其宠。”梅妃点头道：“汝言亦良是。”

正说间，内侍来禀说，江南进梅花到。原来梅妃服侍上皇之后，四方依旧进贡梅花，但梅妃既得了那枝仙梅，把人间凡卉都看得平常了。这仙梅果然四季常开，愈久愈香，花色亦愈鲜洁，梅妃随处携带把玩。

忽一日早起，觉得那花的香气顿减，花色也憔悴了。把手去移动时，只见花瓣儿多飘飘零零的落将下来。梅妃惊骇道：“仙师云我命当与此花同谢。今花已谢矣，我命可知。”自此心中恍惚不宁，遂染成一病，卧床不起。太医院官切脉进药，梅妃不肯服药，道：“命数当终，岂药石所能挽回？”上皇亲来看视，坐于床头，遍体抚摩，执手劝慰道：“妃子偶病，遂尔瘦损，还须服药为是。”梅妃涕泣道：“臣妾自退处上阳，自分永弃；继遭危难，命已垂绝，岂意复侍至尊，得此真万幸。今福缘已尽，仙师所云，与花同谢，此其期矣！妾死之后，那枝仙梅留在人间，难以种植，若然殉葬，又恐渎褻，宜取佛炉火焚之。”上皇道：“妃子何遽言

及此？”梅妃道：“人谁无死，妾今日之死，可称令终，较胜于他人矣。况妾死后，性灵不泯，当入佳境，谅无所苦。但圣恩如天，图报无地，为可叹恨耳！”上皇道：“以妃子之敏慧清洁，自是神仙中人，但何由自知身后的佳境？”梅妃道：“妾前宵梦寐之间，复见那韦氏仙姑于云端中手执一只白鹦鹉，指谓妾道：‘此鸟亦因宿缘善果，得从皇宫至佛国，今从佛国来仙境，可以人而不如鸟乎？汝两世托生皇宫，须记本来面目，今不可久恋人世，蕊珠宫是你故居，何不早去？’据此看来，或不致堕落恶道。”上皇垂泪道：“妃子若竟舍朕而仙去，使朕暮年何以为情？”梅妃就枕上顿首道：“愿上皇圣寿无疆，切勿以妾故，有伤圣怀。”言讫，忽然起身坐，举手向空道：“仙姬来了，我去也！”遂瞑目而逝。正是：

昔日纵教梅下死，胜他驿馆丧残躯。

于今幸与花同谢，还与芳魂到蕊珠。

上皇不意梅妃一病遽死，放声大哭。高力士极力劝慰。上皇道：“此妃与朕，几如再世姻缘，今复先我而逝，能无痛心？”遂命以贵妃之礼殓葬，又命于其墓所多种梅树，特赐祭筵，自为文诔之。其略云：

妃之容兮，如花斯新。妃之德兮，如玉斯温。余不忘妃，而寄意于物兮，如珠斯珍；妃不负余，而几丧其身兮，如石斯贞。妃今舍余而仙去兮，身似梅而飘零；余今舍妃而寂处兮，心如结以牵萦。

上皇记念梅妃的遗言，即命将这一枝仙梅以佛炉中火焚化于其灵前。说也奇怪，那梅枝一入火中，香气扑鼻，火星万点，腾空而起，好似放烟火的一般。那些火星都作梅花之状，飞入云

霄而没。正是：

仙种不留人世，琼花仍入瑶台。

昔人有以枯梅枝焚入炉中，戏作下火文，其文甚佳，附录于此：

寒勒铜瓶冻未开，南枝春断不归来。这回莫入梨花梦，却把芳心作死灰。惟恭炉中处士梅公之灵，生自罗浮，派分庾岭。形如槁木，棱棱山泽之癯；肤似凝脂，凜凜雪霜之操。春魁占百花头上，岁寒居三友图中。

玉堂茅屋总无心，调鼎和美期结果。不料道人见挽，遂离有色之根；夫何冰氏相凌，遽返华胥之国。瘦骨拥炉呼不醒，芳魂剪纸竟难招。纸帐夜长，犹作寻香之梦；筠窗月淡，尚疑弄影之时。虽宋广平铁石心肠，忘情未得；使华光老丹青手段，摸索难真。却愁零落一枝春，好与茶毗三昧火。惜花君子，你道这一点香魂，今在何处？咦！炯然不逐东风去，只在孤山水月中。

且说当日肃宗闻知梅妃薨逝，上皇悲悼，遂亲来问慰。即于梅妃灵前设祭，各宫嫔妃辈也都吊祭如礼。只有皇后张氏托病不至。上皇心甚不悦，因对高力士说道：“皇后殊觉骄慢。”力士密启道：“内监李辅国阿附皇后，凡皇后之骄慢，皆辅国导之使然。”上皇愕然曰：“朕久闻此奴横甚，俟吾儿来，当与言之。”力士道：“皇后侍上久，辅国握兵权，其势不得不为优容，所以皇帝亦多不与深较。太上即有所言，恐亦无益，不如且置勿论。”上皇沉吟不语。正是：

顽妻与恶奴，无药可救治。

纵有苦口言，恐反为不利。

未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百回 迁西内离间父子情 遣鸿都结证隋唐事

词曰：

最恨小人女子，每接踵比肩而起，搅乱天家父子意。远庭帙，移宫寝，尊养废。晚景添憔悴，追思旧宠常挥泪。魂魄还堪寻觅未？遇仙翁，说前因，明往事。

右调《夜游宫》

百行莫先于孝，而天子之孝，又与常人之孝不同。孟子云：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尊亲之至，莫大乎以天下养。尊之至，养之至，方为孝之至。顽如瞽瞍，而舜能尽事亲之道，故孔子称之为大孝。迨乎后世，偏是帝王之家，其于父子之间，偏是易起嫌疑，易生衅隙，此不必皆因亲之不慈，子之不孝，大抵多因势阻于妻子，情间于小人。即如唐肃宗之奉事上皇，原未尝不孝，上皇之待肃宗，亦尝未不慈，却因媳妇骄悍，宦竖肆横，遂致为父的老景失欢，为子的孝道有缺。乃或者云：上皇当年听信谗言，一日杀三子，且纳寿王之妃杨氏为贵妃，有伤伦理。后来受那逆妇逆奴的气，正是天之报施，然后如此。上皇与杨妃原因宿世有缘，所以今生会合，其他诸人，或承宠幸，或被诛戮，当亦各有宿因，事非偶然。此系仙翁所言，见之逸史，今编述于演义之末，完结隋炀帝、唐明皇两朝天子的事，好教看官们明白这些前因后果。

话说上皇自梅妃死后，愈觉寂寥，又因肃宗的皇后张氏，骄蹇不恭，失事上之礼。上皇且闻宦官李辅国内外比附弄权，心上甚是不悦，要与肃宗说知，教他严加训饬。高力士再三谏阻，上皇只是忍耐不住。一日，肃宗来问安，上皇赐宴，饮宴之际，说了些朝务。上皇道：“从来治国平天下，必先齐其家，今闻阉奴李辅国附比宫中，怙势作威，汝知之否？”肃亲闻言，悚然起应道：“容即查治。”上皇道：“此时若不即为防禁，恐后将不可复制。”肃宗唯唯而退。原来那皇后恃宠骄悍，肃宗因爱而生畏，不敢少加以声色。李辅国掌握兵权，阿附张后，恃势弄权。肃宗虽亦心忌之，却急切奈何他不得，故虽承上皇严谕，且只隐忍不发。正是：

堪笑君王也怕婆，奴乘姿势莫如何。

小人女子真难养，一任严亲相诋诮。

肃宗便隐忍不发。那知上皇这几句言语，内侍们私相传说，早传入李辅国耳中。辅国密地启知皇后，各怀怨怒，相与计议道：“上皇深居宫禁，久已不预朝政，今何忽有烦言？此必高力士妄生议论，闻于上皇故也。力士为上皇耳目，当图去之，更须使官家莫要常与上皇相见，须迁上皇于西内为妙。”自此肃宗欲往朝上皇，都被张后寻些事情阻隔住了。上皇所居南内兴庆宫，与民间阊阖相近。其西北隅有一高楼名长庆楼，登楼而望，可见街市。上皇时常临幸此楼，街市过往的人遥望叩拜。上皇有时以御膳余剩之物，命高力士宣赐街市中父老。人都欢欣共呼万岁。李辅国便乘机借端密奏肃宗道：“上皇居兴庆宫，而高力士日与外人交通，恐其不利于陛下。且兴庆宫与民居逼近，非至尊所宜居。西内深严，当奉迎太上居之，庶可杜绝小人，无有他虞。”肃宗道：

“上皇爱兴庆宫，自蜀中归，即退居于此，今无故迁徙，殊拂逆圣意，断乎不可。”辅国见肃宗不从其言，乃密启张后，使亦以此言上奏。肃宗恐惊动上皇，也不肯听。张后忿然道：“此妾为陛下计耳，今日不听良言，莫叫后日追悔！”说罢，拂衣而起。肃宗默默含怒，适又偶触风寒，身子不豫，暂罢设朝，只于宫中静养。

辅国遂乘此机会与张后定计，矫旨遣心腹内侍及羽林军士整备车马，往兴庆宫奉迎上皇迁居西内，请即日发驾。上皇措愕不知所谓，内侍奏称皇爷以兴庆宫逼近民居，有褻至尊，故特奉请驾幸西内。皇爷现在西内，候太上驾到。上皇心下惊疑，欲待不行，又恐有他变。高力士奏道：“既皇帝有旨来迎，太上且可一往，俟至彼处，与皇帝面言，或迁或否，再作计议。老奴护驾前去。”上皇无奈，只得匆匆上辇。高力士命军士前导，内侍拥护銮舆缓缓行动。

将至西内，只见李辅国戎服佩剑，率领军士数百人，各执戈矛，排列道旁。上皇在辇上望见，大惊失色。高力士见这光景，勃然怒起，厉声大喝道：“太上皇驾幸西内，李辅国戎服引众而来，意欲何为？”辅国蓦被这一喝，不觉丧气，忙俯伏奏道：“奴辈奉旨来迎护车驾。”力士喝道：“既来护驾，可便脱剑扶辇！”辅国只得解下腰间佩剑，与力士一同护辇而行。力士传呼军士们且退，不必随驾。

既入西内，至甘露殿，上皇下辇，升殿坐定，问：“皇帝何在？”辅国奏道：“皇爷适间正欲至此迎驾，因触风寒，忽然疾作，不能前来，命奴辈转奏，俟日稍痊便来朝见。”上皇道：“皇帝既有恙，不必便来，待痊愈了来罢。”辅国领旨，叩辞而去。上皇

叹息谓高力士道：“今日非高将军有胆，朕几不免。”力士叩头道：“太上皇过于惊疑耳，五十年太平天子，谁敢不敬？”上皇摇首道：“此一时，彼一时。”力士道：“今日迁宫之举，还恐是辅国作祟，皇后主张，非皇帝圣意。”上皇道：“兴庆宫是朕所建，于此娱老，颇亦自适，不意忽又徙居此地，茕茕老身，几无宁处，真可为长叹！”上皇说罢，凄然欲泪。后人诗云：

三子冤诛最惨凄，那堪又纳寿王妻？

今当逆妇欺翁日，应悔从前志太迷。

李辅国既乘肃宗病中矫旨迁上皇于西内，恐肃宗见责，乃托张后先为奏知。肃宗骇然道：“毋惊上皇乎？”张后奏道：“太上自安居甘露殿，并无他言。”肃宗方沉吟疑虑间，李辅国却率文武将校等，素服诣御前俯伏请罪。肃宗暗想：“事已如此，追究亦无益。”且碍着皇后，不便发挥。又见辅国挟众而来请罪，只得倒用好言安慰道：“汝等此举，原是防微杜渐，为社稷计。今太上既相安，汝等可勿疑惧。”辅国与将校都叩头呼万岁。后人亦有诗叹云：

父遭奴劫不加诛，反把甘言相囁嚅。

为见当年杀子惯，也疑今日有他虞。

那时肃宗病体未痊，尚未往朝西内。及病小愈，即欲往朝，又被张后阻住了。一日召山人李唐入西殿见驾，肃宗抚着一个小公主，因请李唐道：“朕爱念此女，卿勿见怪。”李唐道：“臣想太上皇之爱陛下，当亦如陛下之爱公主也。”肃宗悚然而起，立即移驾往西内，朝见上皇。问起居毕，上皇赐宴，没甚言语，惟有咨嗟叹息。肃宗心中好生不安，逡巡告退，回至宫中，张后接见，又冷言冷语了几句，肃宗受了些闷气，旧病复发。

上皇闻肃宗不豫，遣高力士赴寝宫问安。肃宗闻上皇有使臣到，即命宣来。那知张后与李辅国正怨恨高力士，要处置他，便密令守宫门的阻住，不放入宫，遣小内持假传口谕，教他回去罢。待力士转身回步后，方传旨宣召。力士连忙再到宫门时，李辅国早劾奏说：“高力士奉差问疾，不候旨见驾，辄便转回，大不敬，宜加罪斥。”张后立逼着肃宗降旨，流高力士于巫州，不得复入西内。一面别遣中官，奏闻上皇；一面着该司即日押送高力士赴巫州安置。

可怜高力士夙膺宠眷，出入宫禁，官高爵显，荣贵了一生，不想今日为张后、李辅国所逐。他到巫州，屏居寂寞，还恐有不测之祸，栗栗危惧。后至上皇晏驾之时，他闻了凶信，追念君恩，日夜痛哭，呕血而死。后人诗云：

唐李阉奴多跋扈，此奴恋主胜他人。

虽然不及张承业，忠谨还推迈群伦。

此是后话。

且说上皇被李辅国逼迁于西内，已极不乐，又忽闻高力士被罪远谪，不得回来侍奉，一发惨然。自此左右使令者都非旧人，只有旧女伶谢阿蛮及旧乐工张野狐、贺怀智、李谟等三、四人，还时常承应。一日，谢阿蛮进一红玉支，说道：“此是昔日杨贵妃娘娘所赐。”上皇看了，凄然道：“昔日我祖太宗破高丽，获其二宝：一紫金带，一红玉支。朕以紫金带赐岐王，以红玉支赐妃子，即是物也。后来高丽上言本国失此二宝，风雨不时，民物枯瘁，乞仍赐还，以为镇国之重器。朕乃还其紫金带，惟此未还。自遭丧乱，只道人与物俱亡，不意却在汝处！朕今再睹，益兴悲念耳！”言罢不觉涕泣。

又一日，贺怀智进言道：“臣记昔年，时当炎夏，上皇爷与岐王于水殿围棋，令臣独自弹琵琶于座侧，其琵琶以石为槽，鵲鸡筋为弦，以铁拨弹之。贵妃娘娘手抱着康国所进的雪猧猫儿，立于上皇爷之后，耳听琵琶，目视弈棋。上皇爷数棋子将输，贵妃乃放手中雪猧猫跳于棋局，把棋子都踏乱了，上皇爷大悦。时臣一曲未完，忽有凉风来，吹起贵妃领带，缠在臣巾幘上，良久方落。是晚归家，觉得满身香气，乃卸巾幘贮锦囊中，至今香气不散，甚为奇异。今敢将所贮巾幘，献上御前。”上皇道：“此名瑞龙脑香，外国所贡。朕曾以少许贮于暖池内玉莲朵中，至再幸时，香气犹馥馥如新；况巾幘乃丝缕润腻之物乎？”因嗟叹道：“余香犹在，人已无存矣！”遂凄怆不已，自此衷怀耿耿。口中常自吟云：

刻木牵丝作老翁，鸡皮鹤发与真同。

须臾舞罢寂无事，还似人生一世中。

其时有一方士姓杨，名通幽，自称鸿都道士，颇有道法，从蜀中云游至西内。闻得上皇追念故妃，因自言有李少君之术，能致亡灵来会。李谟、张野狐俱素知其人，遂奏荐于上皇，召入西内，要他作法，招引杨妃与梅妃魂魄来相见。通幽乃于宫中结坛，焚符发檄，步罡诵咒，竭其术以致之，竟无影响。上皇不悻，咨嗟道：“前者张山人访求梅妃之魂而不得，因其时梅妃实未死故也，今二妃已薨，而芳魂不可复致，岂真缘尽耶！”通幽奏道：“二妃必非凡品，当是仙子降生。仙灵杳远，既难招来，定须往访。臣请游神驭气，穷幽极渺，务要寻取仙踪回报。”于是俯伏坛中，运出元神，乘云御风，游行霄汉。只见云端里有一只白鹦鹉，展翅飞翔，口作人言道：“寻人的这里来。”通幽想道：“此

鸟能知人意，必是仙禽。”遂随其所飞之处而行，早望见缥缈之中现出一所宫殿，那鹦鹉飞入宫殿中去了。看那宫殿时，但见：

瑶台如画，琼阁凌空。栋际云生，恍似香烟霭霭；帘前霞映，浑疑宝气腾腾。果然上出重霄，真乃下临无地。景象必非蜃楼海市，规模无异蓬岛瀛洲。

通幽来至宫门，见有金字玉匾，大书“蕊珠宫”三字。通幽不敢擅入，正徘徊间，忽见二仙女从内而出，一穿绣衣，手执如意；一穿素衣，手执拂子。那绣衣女子把手中如意指着通幽道：“下界生魂，何由来此？通幽稽首道：“下界道士，奉唐皇命，访求故妃魂魄。适逢灵禽引路，来至此间，幸得见二位仙娥，莫非二仙娥即杨太真、江采苹乎？”绣衣仙女道：“非也，我本郭子仪之小女，河伯夫人也。”通幽道：“河伯夫人，如何却是郭公之女？又如何却在此间？”绣衣仙女道：“昔日吾父出镇河中时，河流为患。吾父默祷于河伯，许于河治之后，以小女奉嫁。及河患既平，我即无疾而卒，我父葬我于河神庙后，我遂为河伯夫人。此事世人所未知。”指着那素衣仙女道：“此位乃内苑凌波池中的龙女，昔日上皇曾于梦中见之，为鼓胡琴，作凌波曲，醒来犹能记忆，因立龙女庙于凌波池上，即此是也。龙女与河伯有亲，我常得与相会。后来龙女被选入蕊珠宫，我因是亦得常常至此。那梅妃江采苹，宿世原是蕊珠宫仙女，两番谪落人间，今始仍归本处。他尘缘已尽，今虽在此，汝未可得见。那杨玉环宿孽未偿，幸生入人世，以了尘缘，却又骄奢淫佚，多作恶孽，今孽报正未已，安得在此？汝欲访他，可往别处去。”通幽道：“梅妃既不可见，必须访得杨妃踪迹，才好覆上皇之命，望仙女指示则个。”素衣女道：“你只顾向东行去，少不得有人指示你。”说罢，拉着绣衣仙

女转步入宫去了。

通幽果然趁着云气望东而行。来到一座高山上，说不尽那山上的景致，遥见苍松翠柏之下，坐着三位仙翁：二仙对弈，一仙旁观。通幽上前鞠躬参谒。二仙辍弈而笑。通幽叩问三仙姓氏。那坐上首的仙翁道：“我即张果，此二人即叶法善、罗公远也。我等与上皇原有宿因，故尝周旋于其左右。奈他俗缘沉着，心志蛊惑，都忘却本来面目，故且舍之而去。他今已老矣，嬖宠已都丧亡，也该觉悟了，却又要你来访求魂魄，何其不洒脱至此？”通幽道：“梅妃在蕊珠宫中，弟子适已闻之矣，只不知杨妃魂魄在何处，伏乞仙师指引一见，以便覆上皇之命。”张果道：“你可知上皇与杨妃的前因后果么？”通幽道：“弟子愚昧，多所未知，愿闻其详。”张果道：“上皇宿世乃元始孔升真人，与我辈原是同道。只因于太极宫中听讲，不合与蕊珠宫女相视而笑，犯下戒律，谪堕尘凡，罚作女身，为帝王嫔妃，即隋宫中朱贵儿是也。贵儿在世，便是大唐开元天子了。”

通幽道：“朱贵儿何故便转生为天子？”张果道：“贵儿忠于其主，骂贼殉节而死。天庭最重忠义，应得福报；况系谪仙，本宜即复还原位，只因他与隋炀帝本有宿缘，又曾私相誓愿，来生再得配合，故使转生为天子，完此一段誓愿。”通幽道：“请问朱贵儿与隋炀帝有何宿缘？”张果道：“炀帝前生乃终南山一个怪鼠，因窃食了九华宫皇甫真君的丹药，被真君缚于石室中一千三百年。他在石室潜心静修，立志欲作人身，享人间富贵。那孔升真人偶过九华宫，知怪鼠被缚多年，怜他潜修已久，力劝皇甫真君，暂放他往生人世，享些富贵，酬其夙志，亦可鼓励来生悔过修行之念。有此一劝，结下宿缘。此时适当隋运将终，独孤后妒

悍，上帝不悦。皇甫真君因奏请将怪鼠托生为炀帝，以应劫运。恰好孔升真人亦得罪降谪为朱贵儿，遂以宿缘而得相聚，不意又与炀帝结下再世姻缘，因又转生为唐天子，未能即复仙班。”

通幽道：“贵儿便转生为唐天子，那炀帝却转生为何人？”张果笑道：“你道炀帝的后身是谁？即杨妃是也！炀帝既为帝王，怪性复发，骄淫暴虐，况有弑逆之罪，上帝震怒，止判与十三年皇位，酬其一千三百年静修之志，不许善终，敕以白练系颈而死。罚为女身，仍姓杨氏，与朱贵儿后身完结孽缘，仍以白练系死，然后还去阴司，候结那段弑逆淫暴的罪案。当他为妃时，又恃宠造孽，罪上加罪。如今他的魂魄，正好不得自在，你那里去寻他？”

通幽道：“原来有这些因果，非仙师指示，弟子何由而知？但弟子奉上皇之命而来，如今怎好把这些话去回覆？”张果沉吟未答，叶法善道：“上皇也不久于人世了，他身故后自然明白前因。你今不妨姑饰辞以应之。”通幽道：“饰辞无据，恐不相信。”罗公远笑道：“你要有凭据，还去问所见的二仙女，不必在此闲谈，阻了我们的棋兴。”

正说间，遥见一簇彩云从空飞来。叶法善指着道：“你看二仙女早来也！”言未已，云头落处，二仙女向前与三仙讲礼罢，回顾通幽笑道：“你这魂道士，还在此听说因果么？”张果道：“我已将杨妃的两世因果与他说了，但他必欲亲见杨妃以便覆上皇之命，烦二仙女引他到彼处一见罢！”二仙女领命，复引通幽驾云望北而行，须臾来至一处。但见：

愁云幂幂，日色无光；惨雾沉沉，风声甚厉。山幽谷暗，浑如欲夜之天；树朽木枯，疑是不毛之地。恍来到阴司冥界，顿教人魄骇魂惊。

那边有一所宅院，门上横匾大书“北阴别宅”，两扇铁门紧闭，有两个鬼卒把守。二仙女敕令开门，引通幽进去。只见里面景象萧瑟，寒气逼人。走进了两重门，遥见里面一个妇人，粗服蓬头，愁容可掬，凭几而坐。仙女指向通幽道：“此即杨妃也，你可上前一见。我等却不该与他相会。”通幽遂趋步进谒，杨妃起身相接。通幽致上皇之命。杨妃悲涕不止。通幽问：“娘娘芳魂，何至幽滞此间？”杨妃涕泣道：“我有宿愆，又多近孽，当受恶报。只等这些冤对到齐，证结公案，便要定罪。如今本合囚系地狱候审，幸我生前曾手书般若心经念诵；又承雪衣女白鹦鹉感我旧恩，常常诵经念佛，为我忏悔，因得暂时软禁于此。多蒙上皇垂念，你今去回奏，切勿说我在此处，恐增其悲思，只说我在好处便了。”通幽道：“回奏须有实据，方免见疑。”杨妃道：“我殉葬之物，有金钗二股，钿盒一具，是我平日所爱。前托雪衣女衔取在此，今分钗之一、盒之半以为信物可也。”言罢，即取出钗、盒付与通幽收了。通幽沉吟道：“此二物亦人间所有，未足为据，必得一事，为他人所未知者，方可取信。”杨妃低头一想，道：“有了，我记得天宝十载，从上皇避暑骊山宫，于七月乞巧之夕，并坐长生殿庭中纳凉。时已夜半，宫婢俱已寢息，我与上皇密相誓心，愿世世为夫妇，此事更无一人知道。你只以此回奏，自然相信。”

通幽再欲问时，只见二鬼卒跑来催促道：“快去，快去！”通幽不敢停留，疾趋出门，二仙女已不见了。一阵狂风，把通幽吹到一个所在，定眼一看时，却原来就是适间那山上，见三仙依然那里弈棋，方才收局哩！张果呼通幽近前说道：“你既见杨妃讨了凭据，可回去罢！”通幽道：“还求仙师一发说明了梅妃江采苹

的前因，好一并回奏。”张果道：“梅妃即蕊珠宫仙女，也因与孔升真人一笑，动了凡念，谪降人间，两世都入皇宫。在隋时为侯夫人，负才色而不遇主，以致目缢。再转生为梅妃，方与孔升真人了一笑之缘，却又遭妒夺宠，此皆上天示罚之意。后因临难矢志，忠义可嘉，故得仙灵救援，重返旧宫，复从旧主，正命考终，仍作仙女去了。”通幽又问道：“朱贵儿与隋炀帝有私誓，遂得再合。今杨妃与上皇也有私誓，来生亦得再合否？”张果道：“贵儿以忠义相感，故能如愿。杨妃无贞节，而有过恶，其私誓不过痴情欲念，那里作得准？即如武后、韦后、太平、安乐、韩、秦、虢等，都是狂淫无度，当其与狎邪辈纵欲之时，岂无山盟海誓？总只算胡言乱语罢了。”

通幽道：“如今武后、韦后等诸人，以及反贼安禄山等的魂魄，都归何处？”张果道：“武后乃李密后身，故杀戮唐家子孙，以报宿愆，还是劫数当然，独可恨他荒淫残暴，作孽太甚，今已与韦后、太平、安乐等，并当时那些佞臣酷吏，都坠入于阿鼻地狱，永不超身。至如反贼安、史辈，与那助逆的叛臣，致乱的奸相，以及本朝前代这些谗妒的不仁的后妃、宦竖，都是一班凶妖恶怪，应劫运而出，生前造了大孽，死后尽入地狱，万劫只在畜生道中轮回。此等事未可悉数，你今回奏，只说杨妃所言，竟说他也是仙女，不必说他受苦。更须劝上皇洗心忏悔，勿昧前因，若能觉悟，至临终时，我等还去接引他便了。”言讫，把袖一挥，通幽却方在坛上惊醒。

宁神定想了一回，摸衣袖内，果有钗、盒二物，遂趋赴上皇御前启奏。将张果所说的前因都隐过不提，只说梅妃、杨妃俱是那蕊珠宫仙女。梅妃未得一见，杨妃却曾见来，据云：“上皇系

仙真降世，与我有缘，故得聚首。今虽相别，后会有期，不须悲念，奉劝上皇及早明心养性，千秋万岁后，当仍复仙真之位。”因将钗、盒献上为信。上皇看了，虽极嗟叹，却还半信半疑。通幽再把七夕誓言奏上，说道：“臣亦恐钗、盒未足取信，更请一言。贵妃因言及此，但此系私语，并无人知，以此上奏，必不疑为新垣平之诈也。”上皇闻言，呜咽流涕，乃厚赏通幽而遣之。后来白乐天只据了通幽的假语，作《长恨歌》，竟道杨妃是仙女居仙境，遂相传为美谈，那知其实不然。正是：

讹以传讹讹作诗，不如野史谈果报。

阿环若竟得成仙，祸善福淫岂天道！

上皇自此屏去纷华，辟谷服气，日夜念诵经典。至肃宗宝应元年，孟夏月明之夜，偶弄一紫玉笛，略吹数声，忽见双鹤飞来庭中徘徊，翔舞而去。时有侍婢宫媛在侧，上皇因对他说道。“我昨夜梦见张果、叶法善、罗公远三位仙师来说，我宿世是元始孔升真人。谪在人间，已经两世，今命数已终，特来接我到修真观去修行，忏悔一甲子，然后复还原位。今双鹤来降，此其时矣！”遂命具香汤沐浴，安然就寝，谕令左右：“勿惊动我。”至次早，宫媛及诸嫔御辈俱闻上皇睡中有嬉笑之声，骇而视之，已崩矣。正是：

两世繁华总成梦，今朝辞世梦初醒。

上皇既崩，肃宗正在病中。闻此凶信，又惊又悲，病势转重，不隔几时，亦即崩逝。

张后意欲废太子，别立亲王。李辅国弑张后，立太子，是为代宗，于是辅国愈骄横。后来辅国被人刺死，这刺客实代宗所使也。

那安史辈余贼至代宗广德年间方行殄灭。代宗之后，尚有十三传皇帝，其中美恶之事正多，当另具别编。看官不厌絮烦，容续刊呈教。

今此一书，不过说明隋炀帝与唐明皇两朝天子的前因后果，其余诸事，尚未及载。有一词为结证：

闲阅旧史细思量，似傀儡排场。古今帐簿分明载，还看取野史铺张。或演春秋，或编汉魏，我只纪隋唐。隋唐往事话来长，且莫遽求详。而今略说兴衰际，轮回转，男女猖狂。怪迹仙踪，前因后果，炀帝与明皇。

右调《一丛花》